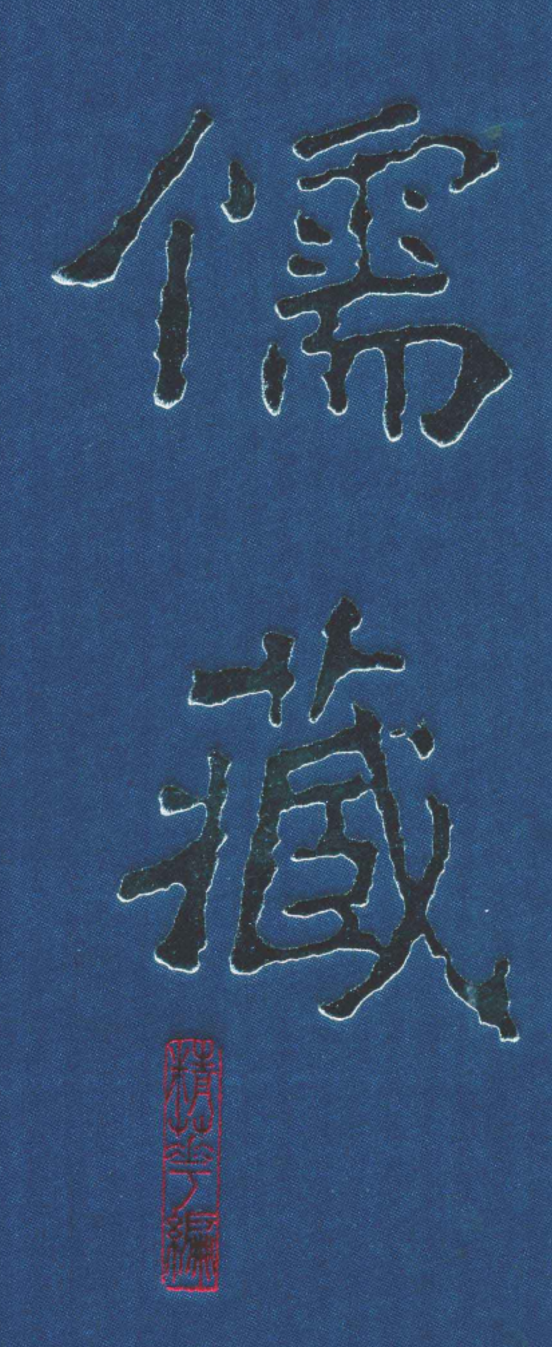

儒藏
精華編

精華編二一二册
集部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 精華編. 二一二/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6

ISBN 978-7-301-11930-3

Ⅰ. 儒… Ⅱ. 北… Ⅲ. 儒家 Ⅳ. 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081556 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二一二)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編
責 任 編 輯: 王　應
標 準 書 號: ISBN 978-7-301-11930-3/B·0616
出 版 發 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電 子 郵 箱: 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6569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43.75 印張　428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500.00 元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二二二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孫欽善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焕法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本册审稿人　王國軒
本册責任編委　沙志利

#《儒藏》精華編第二一二册

集部

二程全書

〔北宋〕程顥 程頤 撰
姜海軍 校點

目録

伊川文集卷之二

伊川文集卷之三……五六六

伊川文集卷之六……六二〇

周易程氏傳目録……六九七

河南程氏經說目録……九九一

校點説明

程顥(一〇三二—一〇八五),字伯淳,世稱明道先生;程頤(一〇三三—一一〇七),字正叔,世稱伊川先生,今河南洛陽人。程顥、程頤兄弟兩人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洛陽聚衆講學,是宋代洛學一派的開創者,也是宋代理學的奠基者,世稱「二程」。二程十五六歲時,同受業於周敦頤,周敦頤教其「尋孔、顔樂處,所樂何事」,引導他們入道學之門。程顥於嘉祐年間中進士,熙寧初任監察御史裏行。王安石執政時,顥爲屬官,後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外任州縣官吏。哲宗立,召爲宗正丞,未赴而卒。嘉定十三年賜謚純。程頤年輕時舉進士不第,後居家潛心著述講學,屢薦不起。哲宗時,司馬光、吕公著等薦爲秘書省校書郎,又擢升爲崇政殿説書。後因黨争落敗,放歸田里,編管涪州。程頤在貶所,撰《周易傳》。不久遇赦,返回洛陽,聚衆講學,傳播理學。徽宗年間病卒。嘉定時賜謚正公。二程在哲學上建立了以「天理」爲核心的理學體系,二程理學後來爲朱熹所繼承和發展,世稱程朱學派。程朱理學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對我國古代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都産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並受到了後世歷代王朝的尊崇,以致逐步演變爲我國古代社會後期占統治地位的思想。

二程著述今所傳者有《遺書》、《外書》、《經説》、《粹言》、《易傳》、《文集》六種。其中《遺書》是弟子所記二程答問之語,爲朱熹所編。《外書》是《遺書》的補遺或續編,亦朱熹所編,此部分來源較雜,使用時應謹慎。《經説》主要是程頤對儒家經典的解説和發揮。《粹言》是楊時對二程言行的記録,曾經張栻重編。《易傳》是程頤對《周易》經傳的注解。《文集》是程顥和程頤文章的合編。這幾種著述,在宋元時期有單刻本,有合刻本。明代以後,二程著述主要以叢刻本《二程全書》的形式流傳。

就《二程全書》而言，明清以來編刻次數較多，卷次多有不一。在不同版本的《二程全書》中，《遺書》二十五卷附録一卷、《外書》十二卷、《經説》八卷、《易傳》四卷、《粹言》二卷在卷次和内容上大體一致。而《文集》部分，根據卷次和内容上的不同，主要有十二卷本和十三卷本兩種（文集補遺不計）。《全書》的《附録》、《後序》等内容，各本多寡不一，有四卷、三卷、二卷、一卷之别，或無此項内容。如果將《文集》作爲版本系統區分的標準，可以將《二程全書》分爲兩個系統，即《文集》十二卷本系統和《文集》十三卷本系統。下面將《二程全書》兩個系統的版本，作一簡單羅列。由雜湊兩個系統而形成的版本，難以分類，姑且作爲附録。由於各本《文集補遺》、《附録》、《後序》部分卷數不同，所以有時各本大體内容相同，但總卷數卻不同，請讀者注意。

（一）《文集》十二卷本系統

《文集》十二卷本系統的源頭是元至正年間譚善心刻本，今已佚。譚刻本包括《遺書》、《外書》、《文集》三部分，共五十一卷。《文集》部分以宋乾道年間長沙本爲底本，長沙本又以胡安國家藏本爲底本。胡安國曾以己意改削家藏《文集》，後來朱熹對此有所指摘並作了校勘。譚善心在刊刻《文集》時，除吸收了朱熹的校勘成果，還對編次作了調整，計有《明道文集》四卷、《伊川文集》八卷。《文集》十二卷系統《二程全書》今存者有：

一、明嘉靖三年（一五二四）李中、余祐刻本，五十一卷，包括《遺書》、《外書》、《文集》。

二、清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六安涂宗瀛求我齋刻本，六十五卷，包括《遺書》、《外書》、《文集》、《易傳》、《經説》、《粹言》。是本系統中首次合刻二程全部著述。所增加的《易傳》、《經説》、《粹言》皆據吕留良刻本。

（二）《文集》十三卷本系統

《文集》十三卷本系統的源頭爲明成化段堅刻本，包括《遺書》、《外書》、《文集》、《經説》，共六十二卷。其《文集》部分亦出胡安國家藏本，其編次因襲

舊刻，於朱子所改定之異文皆兩存之，計有《明道先生文集》五卷、《伊川先生文集》八卷。《文集》十三卷系統《二程全書》今存者有：

一、明成化十二年（一四七六）段堅刻本，六十二卷，包括《遺書》、《外書》、《文集》、《經説》。

二、明弘治十一年（一四九八）陳宣刻本，六十五卷，包括《遺書》、《外書》、《文集》、《經説》。其中《遺書》二十八卷（按：《遺書》二十五卷本中卷二、卷二十一、卷二十二不分上下，此書將其分列成卷，故多出三卷）。

三、明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蔣春芳刻本，六十五卷，爲陳宣刻本的覆刻本。

四、清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石門吕留良刻本，六十七卷，包括《遺書》、《外書》、《文集》、《易傳》、《經説》、《粹言》。本系統中首次合刻二程全部著述的本子。除《易傳》、《粹言》之外，其餘皆以陳宣刻本爲底本（《遺書》恢復爲二十五卷）。

五、清康熙年間内府寫本，六十四卷。包括《遺書》（無《附録》一卷）、《外書》、《文集》、《易傳》、《經説》、《粹言》。

六、清乾隆間《四庫本書》本，各部分單獨著録，共六十六卷。除《經説》七卷外，其餘各部分皆以吕留良刻本爲底本。

七、清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傳經堂刻本，六十七卷。吕留良刻本的覆刻本。

八、清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澹雅局刻本，六十七卷。吕留良刻本的覆刻本。

九、長沙小娜嬛館刻本。吕留良刻本的覆刻本。

十、高麗活字本，六十二卷，包括《遺書》、《外書》、《經説》、《文集》。

（三）附録

一、明萬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徐必達刻本，六十八卷。括《遺書》、《外書》、《文集》、《易傳》、《經説》、《粹言》。其中《遺書》二十八卷，分卷同陳宣刻本；《外書》十卷，將十二卷本之第四、五卷合并爲一卷，第八、九卷合并爲一卷；《文集》雖然也是十三卷，但編次與其他十三卷本不同，據徐必達序，乃依

中州本和五羊本彼此參訂，再加整合，形成的一個新文集版本，在內容和編次上已失宋元刻本舊貌。

二、清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程湛刻本，五十一卷。此書刊刻粗劣，率意刪改，《文集》部分不知以何本刊刻，頗爲混雜。

三、清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正誼堂刊本，三十二卷，刪節本。

四、日本《影印和刻近世漢籍叢刊》（岡田武彥、荒木見悟主編，京都中文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所影印和刻本《二程全書》，其底本是徐必達刻本，缺《伊川易傳》。

另外，明隆慶四年（一五七〇）金立敬刻本，五十一卷，包括《遺書》、《外書》、《文集》。《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録其《文集》部分包括《明道文集》四卷、《伊川文集》七卷，未曾目驗，其編次與內容不能詳知，故未列入以上版本系統中。再者，程頤後裔程德祥先生在《二程全書版本源流及佚文》（《孔孟月刊》第三二卷）中所提到的家刻本，由於只有大體介紹，没有明確的卷次、內容、源流的記載，難以歸類，現逐録於此：清嘉慶程擬章本《二程遺書》（程氏認爲待考）、清同治程德尊本《二程全書》（程氏認爲這是流傳至今保存完整的家刻本《二程全書》）。

此次校點以呂留良刻本《二程全書》爲底本。因爲它是《文集》十三卷系統中首次將二程全部著述合刊的本子，雖然晚出，但校勘精審，「編次有法，板式雅潔，全非明人刻書之體，勝於祠堂本遠矣」（《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七四），且此本在清代非常流行，是此系統中繼陳宣刻本之後流傳最廣的一個版本，是清代諸多刻本的底本。校本我們選擇了同系統較早的陳宣刻本（簡稱陳刻本）以及《文集》十二卷本系統中的精刻涂宗瀛刻本（簡稱涂刻本），必要時還參校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標點時，我們還參考了一九八一年中華書局校點本、一九九五年《傳世藏書》校點本。

校點者　姜海軍

河南二程全書總目

河南程氏遺書目録

第一　二先生語一

端伯傳師説 李籲字端伯，洛人。伊川先生曰：「《語録》只有李籲得其意，不拘言語，無錯編者。」故今以爲首篇。

第二上　二先生語二上

元豐己未吕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吕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於横渠張先生之門，先生卒，乃入洛。己未，元豐二年，然亦有己未後事。

第二下　二先生語二下

附東見録後 别本云亦與叔所記，故附於後。

第三　二先生語三

謝顯道記憶平日語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元豐中從學。謝嘗言：「昔在二先生之門，學者皆有《語録》，惟良佐未嘗録。」然則此書蓋追記云。

第四　二先生語四

游定夫所録 游酢字定夫，建州人。元豐中從學。

第五　二先生語五

此四篇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於此。

第六　二先生語六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曉處，今悉存之，

不敢删去，以俟知者。

第七　　二先生語七

同上篇。

第八　　二先生語八

本自爲一篇，專説《論》、《孟》，似諸別録，然不與諸篇相雜，故附於此。

第九　　二先生語九

少日所聞諸師友説元本在《端伯傳師説》之後，不知何人所記，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於此。

第十　　二先生語十

洛陽議論熙寧十年，横渠先生過洛，與二先生議論。此最在諸録之前，以雜有横渠議論，故附於此。

第十一　　明道先生語一

師訓　　　　蘇昞季明録　關中人，張氏門人也。

第十二　　明道先生語二

戊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元豐五年壬戌。　　　　劉絢質夫録　緱氏人。

第十三　　明道先生語三

亥八月見先生於洛所聞元豐六年癸亥。　　　　劉絢質夫録

第十四　　明道先生語四

亥九月過汝所聞時先生監汝州酒税。　　　　劉絢質夫録

第十五　伊川先生語一或云明道先生語。

入關語録關中學者所記。按《集》，先生元豐庚申、元祐辛未，皆嘗至關中。但辛未年吕與叔已卒，此篇尚有與叔名字，疑庚申年也。

第十六　伊川先生語二

己巳冬所聞不知何人所記。己巳，元祐四年也。

本在《少日所聞諸師友説》後。

第十七　伊川先生語三

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或曰永嘉周行己恭叔，或云永嘉劉安節元承，或云關中學者所記，皆不能明也，故存其篇而闕其目。按元祐三年劉質夫卒，此篇有質夫名字，則三年前語也。

第十八　伊川先生語四

劉元承手編劉安節字元承，永嘉人。所記有元祐五年遭喪後、紹聖四年遷謫前事。延平陳淵幾叟得之於元承之子，有題誌在後。

第十九　伊川先生語五

楊遵道録楊迪字遵道，延平人，文靖公之長子也。

所記有元符末歸自涪陵後事。

第二十　伊川先生語六

周伯忱録周孚先字伯忱，毗陵人。建中靖國初從學。

第二十一上　伊川先生語七上

師説　門人張繹録　張繹字思叔，壽安人。

第二十一下　伊川先生語七下

附師説後胡文定公家本，除複重，得此數章。以其辭意類《師説》，故以附其後。

第二十二上　伊川先生語八上

伊川雜録唐棣彦思　毗陵人。

第二十二下　伊川先生語八下

附雜録後延平陳氏本，自爲一篇，無名氏，間與《雜録》相出入，故以附之。

第二十三　伊川先生語九

鮑若雨録永嘉人，字汝霖，一云商霖。

第二十四　伊川先生語十

鄒德久本毗陵鄒柄，道鄉公之子。未嘗親見先生，不知其所傳授。舊附《東見録》後。

第二十五　伊川先生語十一

暢潛道録暢大隱字潛道，名見《東見録》。此篇見《晁氏客語》中，不云何人之言，亦不云何人所記，獨間見於延平羅氏《别録》，則注云暢本，然則潛道所記與？胡氏本亦有之，而題其上云：「張杲暘叔所傳，識者疑其間多非先生語。」今考之信然，故附於此。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没而其傳寖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

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篇。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録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録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學於孔、孟既没，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游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悮矣。[1]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録。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1]「悮」，涂刻本作「誤」。

附録

明道先生行狀見《伊川先生文集》

門人朋友叙述劉立之　邢恕　朱光庭　范祖禹

書行狀後游酢

哀詞吕大臨

墓表見《伊川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年譜

祭文張繹

奏狀胡安國

右附録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熹嘗竊取《實録》所書，《文集》、内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於篇，合爲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夏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謹記。

河南程氏遺書第一

二先生語一

端伯傳師説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説妄説幻爲不好底性，則請别尋一箇好底性來，换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爲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强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説，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顔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説，此理本無二故也。」

王彦霖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一作「立」。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於立，則進而至於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王彦霖以爲：人之爲善，須是他自肯爲時方有所得，亦難强。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爲善，然又不可爲如此却都不管他，蓋有教焉。『修道之謂教』，豈可不修？」

王彥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曰：「此只是名其德爾，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知、勇亦然。不成却以不憂謂之知，不惑謂之仁也？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也。」

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却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之實事。❶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一作「方」。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别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諸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却患在空虚者，未免此弊。」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❶「却」，涂刻本作「乃」。

先生常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説道也。克己復禮，乃所以爲道也，更無别處。克己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如公之言，即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道在己，不是與己各爲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無真無假。」曰：「既無真，又無假，却是都無物也。到底須是是者爲真，不是者爲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

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從事於斯」，「無是餒也」，「立之斯立」。

佛學一作「氏」。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説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籲曰：「此學，不知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怛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楊、墨之害，在今世則已無之。如道家之説，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瀰漫滔天，其害無涯。舊嘗問學佛者，『《傳燈録》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簀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

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　正如兩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理？　蓋上下、本末、内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　莊子曰「遊方之内」、「遊方之外」者，方何嘗有内外？　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内面是一處，外面又别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爲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便却變壞，便以爲幻，故亦以人生爲幻，何不付與他。　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

天地之間，非獨人爲至靈，自家心便是草木鳥獸之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爾。一本此下云：「人與物，但氣有偏正耳。　獨陰不成，獨陽不生。　得陰陽之偏者爲鳥獸、草木、夷狄，受正氣者人也。」

後漢人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以至道。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何也？　蓋若便以爲仁，則反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爲仁也。　故但曰仁之方，則使自得之，以爲仁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　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　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一作「性」。　故説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徹上徹下，不過如此。　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説。　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

富貴驕人，固不善。　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興於《詩》」，「立於禮」，自然見有著力處。至「成於樂」，自然見無所用力。一本云：「『興於《詩》』，便須見有著力處。『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有無所用力處。」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佗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 如楊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槌提仁義，絶滅禮學，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盗不止」，爲救時反本之言，爲可取，却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道德有取」，❶則蓋自是楊子已不見道，❷豈得如愈也？

「予天民之先覺者」，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未覺者？ 及彼之覺，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義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戇直，不能如此。

❶「道」上，涂刻本有「言」字。「德」下，涂刻本有「則」字。

❷「則」，陳刻本、涂刻本無。

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邐迤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箇道，如此如此。只佗說道時，已與道離。佗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一作「言」。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已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一箇道理。

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饗、祭祀乃官室中事。❶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爲壇，并墓人爲墓祭之尸，亦有時爲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且爲之可也。

《禮經》中既不說墓祭，即是無墓祭之文也。

張橫渠於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荆棘，殽亂桮盤之列」之語，此亦未盡也。如獻尸則可合而爲一，鬼神如何可合而爲一？

墓人墓祭則爲尸，舊說爲祭后土則爲尸者，非也。蓋古人祭社之外，更無所在有祭后土之禮。如今城隍神之類，皆不當祭。

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爲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爲再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却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

❶「官」，陳刻本、涂刻本作「宫」。

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涣》、《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涣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一本有「道」字。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古人爲尸者，亦自處如何，三代之末，已是不得已而廢。

「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内』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楊雄，規模窄狹。道即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强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

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周官》醫以十全爲上，非爲十人皆愈爲上。若十人不幸皆死病，則奈何？但知可治不可治者十人皆中，即爲上。

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佗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王弼注《易》，元不見道，但却以老、莊之意解説而已。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盗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虚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孔子曰：「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中庸》便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有人疑孔子之語，《中庸》又直指郊禘之義以發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爲道，故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又掠下教人。

堯夫嘗言：「能物物，則我爲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爲物之物也。」亦不消如此。人自人，物自物，道理甚分明。

伯淳近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説，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

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除其他有體質可以指論而得名者之外，則天之所以爲天，❶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遂有此名此字。如今之聽聲之精者，便知人性，善卜者知人姓名，理由此也。

籲言：「趙澤嘗云：『臨政事不合著心，惟恕上合著心。』是否？」曰：「彼謂著心，勉而行恕則可，謂著心求恕則不可。蓋恕自有之理，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不待求而後得。然此人之論，有心爲恕，終必恕矣。」

誠者「合内外之道」，「不誠無物」。

持國曰：「凡人志能使氣者，能定其志，則氣爲吾使，志壹則動氣矣。」先生曰：「誠然矣，志壹則動氣。然亦不可不思氣壹則動志。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

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則固可罪；有畏罪

❶「則」，涂刻本作「如」。

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先生曰：「范景仁論性曰：『豈有生爲此，死又却爲彼？』儘似見得，後却云『自有鬼神』，又却迷也。」

少年時見物大，食物美。後不能然者，物自爾也，乃人與氣有盛衰爾。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説，才説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説性，只是説「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强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

嘗與趙汝霖論爲政，切忌臨事著心。曰：「此誠是也，然唯恕上合著心。」

拾遺

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在，剛則無所屈，以直道順理而養，則充塞於天地之間。「配義與道」，氣皆主於義而無不在道，一置私意則餒矣。「是集義所生」，事事有理而在義也，非自外襲而取之也。告子外之者，蓋不知義也。楊遵道所録伊川語中，辨此一段非明道語。

「壹」與「一」，字同。一動氣則動志，一動志則動氣，爲養氣者而言也。若成德者，志已堅定，則氣不能動志。

北宮黝之勇，在於必爲。孟施舍之勇，能於無懼。子夏，篤志力行者也。曾子，明理守約者也。

「必有事」者，主養氣而言，故必主於敬。「勿正」，勿作爲也。「心勿忘」，必有事也。「助長」，乃正也。

「北方之强」，血氣也。「南方之强」，乃理强，故聖人貴之。

人患乎懾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忿懥」，怒也。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處，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爲一句，亦得。』因舉禪語爲況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

河南程氏遺書第一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上

二先生語二上

元豐己未吕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古不必驗。今之所患，止患不得爲，不患不能爲。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明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心」，一作「體」。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正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正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明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間，常包涵數意，聖人常取其重者爲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才，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己，所用莫非中理。知巧之士，雖不自得，然才知稍高，亦能窺測見其一二，得而用之，乃自謂泄天機。若平心用之，亦莫不中理，但不有諸己，須用知巧，亦有元本無「有」字。反失之，如

蘇、張之類。

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牿」，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大者。其次，則「豶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豶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爲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置其檟楚，別以道格其心，則不須檟楚，將自化矣。

事君須體納約自牖之意。人君有過，以理開諭之，既不肯聽，雖當救止，於此終不能回，却須求人君開納處進說。牖乃開明處。如漢祖欲廢太子，叔孫通言嫡庶根本，彼皆知之，既不肯聽矣，縱使能言，無以易此。惟張良知四皓素爲漢祖所敬，招之使事太子，漢祖知人心歸太子，乃無廢立意。及左師觸龍事，亦相類。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明

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仁，體也。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明

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

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明

「博施濟衆」，云「必也聖乎」者，非謂仁不足以及此，言「博施濟衆」者，乃功用也。明

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别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一作「性便是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明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世間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嘗以所求語劉絢，其後以其思索相示，但言與不是，元未嘗告之。近來求得稍親。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顔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真知與常知異。常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説虎傷人，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衆。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爲不善，是亦未嘗真知。若真知，決不爲矣。

蒲人要盟事，知者所不爲，況聖人乎？

果要之，止不之衛可也。盟而背之，若再遇蒲人，其將何辭以對？

嘗言鄭戩作縣，定民陳氏爲里正。既暮，有姓陳人乞分居，戩立笞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夕乞分居？」既而察之，乞分居者，非定里正也。今夫赤子未能言，其志意嗜欲人所未知，其母必不能知之，然不至誤認其意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若使愛敬其民如其赤子，何錯繆之有？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悦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强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虚」。曰：「人之血氣，固有虚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一本下更有「未有之」三字。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明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

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明

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明〇一本此下云：「又嘗稱介甫，顥對曰：『王安石博學多聞斯有之，❶守約則未也。』」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爲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明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箇別有天地。明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果爲政，❷皆興水利有功。

「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

《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明

孔子之列國，答聘而已。若有用我者則從之。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

❶「斯」，涂刻本作「則」。
❷「果」，涂刻本作「累」。

則何義之有？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寡欲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克己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明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一本此下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疾，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君實修《資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辯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

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於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二《傳》無「子」字。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一則誠也，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明

「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季氏强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季、孟之間，則待之之禮爲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此孔子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

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於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繫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

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息，故曰「貞明」。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心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❶「思無

❶「知其」，涂刻本作「却甚」。

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明

良能良知，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德性謂天賦天資，才之美者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明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於百千，至於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爲知道者言，不可爲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須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己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

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

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

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今之學者，惟有義理以養其心。若威儀辭讓以養其體，文章物采以養其目，聲者以養其耳，❶舞蹈以養其血脉，皆所未備。

孟子之於道，若溫淳淵懿，未有如顏子者，於聖人幾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焉。如「盍各言爾志」，子路、顏子、孔子皆一意，但有小大之差，皆與物共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若聖人，則如天地，如「老者安之」之類。孟子疑誤。

《大學》「在明明德」，先明此道。「在新民」者，使人用此道以自新。「在止於至善」者，見知所止。

得而後動，與慮而後動異。得在己，如自使手舉物，無不從。慮則未在己，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不利。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問於郯子、老子，既知則遂行而已，更不須講。

正叔言：「不當以體會爲非心。以體會爲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説。聖人之神，與天一有「地」字。爲一，安得有二？至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即與天地無異，不可小了佗，不可一作「若或」。將心滯在知識上，故反以心爲小。」時本注云：「橫渠云：

❶「者」，陳刻本、涂刻本並作「音」。

「心禦見聞，不弘於性。」」

「鼓舞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爲天之所爲處。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如今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交神明之意，當在事生之後，則可以盡孝愛而得其饗。全用古事，恐神不享。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君與夫人當異廟，故自無配。明

禘，王者之大祭；祫，諸侯之大祭。明

伯淳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❶乃學之要。」

嫂叔無服，先王之權。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矣。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概制服？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先有所據守。

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凡學之雜者，終只是未有所止，內不自足也。譬之一物，懸在空中，苟無所倚著，則不之東則之西，故須著模佗別道理，❷只爲

❶「達」，原誤作「逵」，據陳刻本、涂刻本改。

❷「模」，涂刻本作「摸」。

自家不内足也。譬之家藏良金，不索外求，貧者見人説金，須借他底看。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恨者久之。此説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尚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才卑德薄，無可奈何佗。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况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蓋亦繫時之污隆。清談盛而晉室衰。然清談爲害，却只是閑言談，又豈若今日之害道？今雖故人有一初本無「一」字。爲此學而陷溺其中者，則既不可回。今初本無「今」字。只有望於諸君爾。直須置而不論，更休曰且待嘗試。若嘗試，則已化而自爲之矣。要之，決無取。初本無此上二十九字。其術，初本作「佛學」。大概且是絶倫類，初本卷末注云：「『昨日之會，大率談禪』章内，一本云云，上下皆同，版本已定，不可增益，今附於此。異時有别鋟版者，則當以此爲正。」今從之。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又其迹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皆以爲寄寓，故其爲忠孝仁義者，皆以爲不得已爾。又要得脱世網，至愚迷者也。畢竟學之者，不過至似佛。佛者一懶胡爾，❶佗本是箇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若只如是，亦不過世上少這一箇人。又却要周遍，謂既得本，則不患不周遍。要之，決無此理。一本此下云：「然爲其學者，詰之，理雖有屈時，又却亂説，卒不可憑，考之。」今日所患者，患在引取了中人以上

❶「懶」，涂刻本作「黠」。

者，其力有以自立，故不可回。若只中人以下，自不至此，亦有甚執持？今彼言世網者，只爲些秉彝，又殄滅不得，故當忠孝仁義之際，皆處於不得已，直欲和這些秉彝都消殺得盡，然後以爲至道也。然而畢竟消殺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鼻，既有此氣，則須有此識。所見者色，所聞者聲，所食者味。人之有喜怒哀樂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强曰必盡絶，爲得天真，是所謂喪天真也。持國之爲此學者三十年矣，其所得者，儘説得知有這道理，然至於「反身而誠」，却竟無得處。佗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内」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内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譬之贊《易》，前後貫穿，都説得是有此道理，然須「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一再有「德行」字。處，是所謂自得也。談禪者雖説得，蓋未之有得。其徒亦有肯道佛卒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然又須道得本則可以周遍。

有問：「若使天下盡爲佛，可乎？」其徒言：「爲其道則可，其迹則不可。」伯淳言：「若盡爲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却都没人去理，然自亦以天下國家爲不足治，要逃世網，其説至於不可窮處，佗又有一箇鬼神爲説。」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尚不廢者，猶只是有那些秉彝，卒殄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間可謂孤立，其將誰告耶？

今日卓然不爲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爾，然其所執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者。一日做身主不得，爲人驅過去裏。

君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爲念。」則又是爲中

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佗？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一箇好字。與其爲中所亂，却不如與一串數珠。及與佗數珠，佗又不受。殊不知中之無益於治心，不如數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箇甚？只是不與心爲主，三更常有人喚習也。諸本無此八字。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顔淵問爲邦，孔子既告之以五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佗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煞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觀秦中氣艷衰，邊事所困，累歲不稔。昨來餽邊喪亡，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士人相繼淪喪，爲足粧點關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大氣艷，故生是人。至如闕里，有許多氣艷，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横渠説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只介父一箇，氣艷大小大。伯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曾講論終日，❶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與叔所問，今日宜不在有疑。今尚差池者，蓋爲昔亦有雜學。故今日疑所進有相似

❶「寺」，原作「事」，據陳刻本、涂刻本改。

處，則遂疑養氣爲有助。便休信此說。蓋爲前日思慮紛擾，今要虛静，故以爲有助。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義理，又非事故，如是則只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爲病，故要得虛静。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却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爲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必欲爲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爲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絶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内」，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

有言養氣可以爲養心之助。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更添不得。譬之敬父矣，又豈須得道更將敬兄助之？又如今端坐附火，是敬於向火矣，又豈須道更將敬於水以助之？猶之有人曾到東京，又曾到西京，又曾到長安，若一處上心來，則他處不容參然，則人心裏著兩件物不得。」❶

飲酒不可使醉，不及亂者，不獨不可亂志，只血氣亦不可使亂，但使浹洽而已可也。

邢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爲人明辯有才，後更曉練世事，其於學，亦「日月至焉」者也。尹子曰：「明辯有才而復染禪學，何所不爲也。」

伯淳自謂：「只得佗人待做惡人，敬而遠之。」嘗有一朝士久不見，謂伯淳曰：「以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多時終不肯回頭來？」伯淳答以「蓋恐回頭後錯也」。

巽之凡相見須窒礙，蓋有先定之意。和叔一作「與叔」。據理却合滯礙，而不然者，只

❶「則人」，陳刻本、涂刻本作「在心」，則當屬上讀。

是佗至誠便相信心直篤信。

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橫渠昔常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灰。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一本有「而勿正心」字。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之坦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爾，皆非學之功也。

持國嘗論克己復禮，以謂克却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消克，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己便然後復禮。」

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父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有問：《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伯淳曰：「不然。三百，三千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是擇其合於教化者取之。篇中亦有次第淺深者，亦有元無次序者。」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父欲去數矣。其時介父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

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父，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父之意尚亦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父之意只恐始爲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父道：「此則感賢誠意。」却爲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緣是介父大怒，遂以死力争於上前，上爲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群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當言職，苦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説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爲，則是爲己，尚有私意在，却不在朝廷，不干事理。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佗輩有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

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以感動佗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大氣艷，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誠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

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餒，便是缺了佗浩然之氣處。「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佗，則便這裏没這物。浩然之氣又不

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箇道理，「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只是人不到佗這裏，知此便是明善。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佗萬物自成其一作「甚」。性須得。

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説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行，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一作「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之性，又不爲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修之有？是「由仁義行」也。則是性已失，故修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爲道。

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己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一作「怒」。彼自絶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佗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爲佗惡未著，那誅

得佗？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厠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

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是自私者也。

要修持佗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爲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

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箇定來助知止也。

《詩》、《書》中凡有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涵徧覆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

如天理底意思，誠只是誠此者也，敬只是敬此者也，非是別有一箇誠，更有一箇敬也。

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頭來，更怎生說得存亡加減？是佗元無少欠，百理具備。胡本此下云：「得這箇天理，是謂大人。以其道變通無窮，故謂之聖。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須默而識之處，故謂之神。」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熄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即事一作「只是」。❶盡天理，便是易也。

天地之化，既是二物，必動已不齊。譬之兩扇磨行，便其齒齊，不得齒齊。既動，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轉則齒更不復得齊。從此參差萬變，巧歷不能窮也。

❶「一作」上，涂刻本有小注「一作唯」三字。

天地之間，有者只是有。譬之人之知識聞見，經歷數十年，一日念之，了然胸中，這一箇道理在那裏放著來。

養心者，且須是教他寡欲，又差有功。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内」同理。謂敬爲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没事也。

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須得致之爲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佗命方得。「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已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言求得不濟事。元本無「不」字。此言猶只爲中人言之，若爲中人以上而言，却只道求之有道，非道則不求，更不消言命也。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姦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然無禮不恭極甚。又嘗戒以不仁，己猶不認，以爲人不曾來學。伯淳言：「堯夫自是悠悠。」自言須如我與李之才方得道。

「天民之先覺」，譬之皆睡，佗人未覺來，以我先覺。故搖擺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蓋亦未嘗有所增加也，適一般爾。「天民」云者，蓋是全盡得天生斯民底事業。「天之生斯民也，將以道覺斯民。」蓋言天生此民，將以此道覺此民，則元無少欠，亦無增加，未嘗不足。「達可行於天下」者，謂其全盡天之生民之理，其術亦足以治天下國家故也。

「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云者，百理具備，元無少欠，故「反身而誠」，只是言得已上，更不可道甚道。元本「道」字屬下文。命之曰易，便有理。一本無此七字，但云：「道理皆自然。」若安排定，則更有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二扇磨，升降盈虛剛柔，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周强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堯夫有言：「泥空終是著，齊物到頭爭。」此其肅如秋，其和如春。如秋便是「義以方外」也。如春，觀萬物皆有春意。堯夫有詩云：「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芙蓉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言皆有理。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佗放蕩之場。堯夫却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爲皆有理，故要得縱心妄行總不妨。一本此下云：「堯夫詩云：『聖人喫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著裹，何必如此。」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胸，便可見，打揲了習心兩漏三漏子。今如此混然説做一體，猶二本，那堪更二本三本。今雖知「可欲之爲善」，亦須實有諸己，便可言誠，誠便「合內外之道」。今看得不一，只是心生，除了身只是理，便説合天人。合天人，已是爲不知者引而致之。天人無間。夫不充塞則不能化育，言贊化育，已是離人而言之。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須得。❶

「元亨」者，只是始而亨者也。此通人物而言，「通」，元本作「詠」字。謂始初發生，大概一

❶「須」，涂刻本作「始」。

例亨通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命」後，屬人而言也。利貞者分在性與情，只性爲本，情是性之動處，情又幾時惡。「故者以利爲本」，只是順利處爲性，若情則須是正也。

醫家以不認痛癢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爲不仁，譬最近。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佗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佗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没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説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沉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説約處，則博學詳説而反説約。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横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説一箇清虚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没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别處走。今日且只道敬。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顔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

學顏子。後來曾子、子夏，煞學得到上面也。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元本有「未」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❶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佗箇麤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公掞昨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牓，書「毋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

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習穢惡，日日消鑠，更有甚天理？須人理皆盡，然尚以些秉彝消鑠盡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僞，萌多少機穽。據此箇薰蒸，以氣動氣，宜乎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尋常間或有些時和歲豐，亦出於幸也。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時、或同家並生聖人，及至後世，乃數千歲寂寥？

人多言天地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內外，外面畢竟是箇甚？若言著外，則須似有箇規模。

❶「體」下，涂刻本有小注「一作禮」三字。

凡言充塞云者，却似箇有規模底體面，將這氣充實之。然此只是指而示之近耳。氣則只是氣，更説甚充塞？如化育則只是化育，更説甚贊？贊與充塞，又早却是别一件事也。

理之盛衰之説，與釋氏初劫之言，如何到佗説便亂道，又去窺測得些？彼其言成住壞空，曰成壞則可，住與空則非也。如小兒既生，亦日日長行，元不曾住。是佗本理只是一箇消長盈虧耳，更没别事。

極爲天地中是也，然論地中儘有説。據測景，以三萬里爲中，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而天地之運蓋如初也。然則中者，亦時中耳。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爲中，故其中不可定下。譬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子莫於此二者以執其中，則中者適未足爲中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若是因地形高下，無適而不爲中，則天地之化不可窮也。若定下不易之中，則須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四隅既定，則各有遠近之限，便至百千萬億，亦猶是有數。蓋有數則終有盡處，不知如何爲盡也。

日之形，人莫不見，似輪似餅。其形若有限，則其光亦須有限。若只在三萬里中升降出没，則須有光所不到處，又安有此理？今天之蒼蒼，豈是天之形？視下也亦須如是。日固陽精也，然不如舊説，周回而行，中心是須彌山，日無適而不爲精也。地既無適而不爲中，則日無適而不爲精也。氣行滿天地之中，然氣須有精處，故其見如輪如餅。譬之鋪一溜柴薪，從頭爇著，火到處，其光皆一般，非是有一塊物推著行將去。氣行到寅，則寅上有光。行到卯，則卯上有光。氣充塞，無所不到。若這上頭得箇意思，便知

得生物之理。

觀書者，亦須要知得隨文害義。如《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既處湯爲聖人，聖人不容有妄舉。若湯始欲遷社，衆議以爲不可而不遷，則是湯先有妄舉也。不可者，湯不可之也。湯以爲國既亡，則社自當遷。以爲遷之不若不遷之愈，故但屋之。屋之，則與遷之無以異。既爲亡國之社，則自王城至國都皆有之，使爲戒也。故《春秋》書「亳社災」，然則魯有亳社，屋之，故有火災。此制計之必始於湯也。

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坎卦本陽。陽唱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蝃蝀》之詩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唱也，故雨。「蝃蝀在東」，則是陰先唱也。「莫之敢指」者，非謂手指莫敢指陳也，猶言不可道也。《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今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然。

學者用了許多工夫，下頭須落道了，是入異教。只爲自家這下元未曾得箇安泊處，那下説得成熟？世人所惑者鬼神轉化，佗總有説，又費力説道理，又打入箇無底之壑，故一生出不得。今日須是自家這下照得理分明，則不走作。形而下、形而上者，亦須更分明須得。雖則心有一作「存」。默識，有難名狀處，然須説盡心知性知天，亦須於此留意。此章一無「落道了是」四字。

學則與佗「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不失。異教之書，「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然其流必乖，故不可以一事遂都取之。若楊、墨亦同是堯、舜，同非桀、紂。是非則可也，

其就上所説，則是成就他説也。非桀是堯，是吾依本分事，就上過説，則是佗私意説箇。要之，只有箇理。

講學本不消得理會，然每與剔撥出，只是如今雜亂膠固，須著説破。

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爲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一作道。上説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煖衣而無教」爲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説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聖人之教，以所貴率人，釋氏以所賤率人。初本無此十六字。卷末注云：「又『學佛者難吾言』章，一本章首有云云，下同，餘見『昨日之會』章。」學佛者難聲去。吾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則無僕隸」。正叔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爲堯、舜，是所可賤也，故以爲僕隸。」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没安泊處，故來此，却恐不變也。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於此蓋未有所得也。吕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天祺自然有德氣，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却有氣短處，規規太以事爲重，傷於周至，却是氣局小。景庸則只是才敏。須是天祺與景庸相濟，乃爲得中也。

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於是。」又言

「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難爲名狀。

今異教之害，道家之説則更没可闢，唯釋氏之説衍蔓迷溺至深。今日「今日」，一作「自」。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方其盛時，天下之士往往一作「又」。自從其學，自難與之力争。惟當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争。然在今日，釋氏却未消理會，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學。譬之盧從史在潞州，知朝廷將討之，當時便使一處逐其節度使。朝廷之議，要討逐節度者，而李文饒之意，要先討潞州，則不必治彼而自敗矣。如今日，却要先整頓介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

異教之説，其盛如此，其久又如是，亦須是有命，然吾輩不謂之命也。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曾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賢者則只過當，不肖又却都休。

冬至一陽生，却須斗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厮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爲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索這箇理。

古言乾、坤退處不用之地，而用六子。若人，則便分君道無爲，臣道有爲。若天則誰與佗安排？佗如是，須有道理。故如八卦之義，須要玩索。

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箇消長，只是

箇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至如松柏，亦不是不彫，只是後彫，彫得不覺，怎少得消息？方夏生長時，却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

物理最好玩。

陰陽於天地間，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須去參差，❶然一箇升降生殺之分，不可無也。

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之，雖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

伯淳言：「《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佗子厚有如此筆力，佗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且教佗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詩》前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則何緣知得此篇是甚意思？《大序》則是仲尼所作，其餘則未必然。要之，皆得大意，只是後之觀《詩》者亦添入。

《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今之解《詩》者，風則分付與《國風》矣，雅則分付與大、小《雅》矣，頌即分付與《頌》矣。《詩》中且没却這三般體，如何看得詩？風之爲言，便有風動之意。興便有一興喻之意。比則直比之而已，「蛾眉」、「瓠犀」是也。賦則賦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雅則正言其事，頌則稱美之言也，如「于嗟乎騶虞」之類是也。

《關雎》之詩，如言「樂得淑女，以配君

❶「差」，陳刻本、涂刻本作「錯」。

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非后妃之事，明知此意是作詩者之意也。如此類推之。

《詩》言后妃夫人者，非必謂文王之妻也，特陳后妃夫人之事，如斯而已。然其後亦有當時詩附入之者，《汝墳》是也。且二《南》之詩，必是周公所作，佗人恐不及此。以其爲教於衽席之上，閨門之内，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國風也。化天下只是一箇風。至如《鹿鳴》之詩數篇，如燕群臣、遣戍役、勞還卒之類，皆是爲國之常政，其詩亦恐是周公所作，如後人之爲樂章是也。

《論語》中言「唐棣之華」者，因權而言逸詩也。孔子刪《詩》，豈只取合於《雅》、《頌》之音而已，亦是謂合此義理也。如《皇矣》、《蒸民》、《文王》、《大明》之類，其義理，非人人學至於此，安能及此？作詩者又非一人，上下數千年若合符節，只爲合這一箇理，若不合義理，孔子必不取也。

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如言「秉心塞淵，騋牝三千」，須是塞淵，然後騋牝三千。塞淵有義理。又如《駉》之詩，坰牧是賤事，其中却言「思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者，在此一句。坰牧而必要「思無邪」者，蓋爲非此則不能坰牧。又如《考槃》之詩，解者謂賢人永誓不復告君，不復見君，又自誓不詐而實如此也，據此安得有賢者氣象？孟子之於齊，是甚君臣，然其去，未嘗不遲遲顧戀。今此君才不用，便躁忿如此，是「不可磯」也。乃知此詩，解者之誤。此詩是賢者退而窮處，心不忘君，怨慕之深者也。君臣猶父子，安得不怨？故直至於寤寐弗忘，永陳其不得見君與告君，又陳其此誠之不詐

也。此章注「塞淵有義理」，一作「塞淵於義理」。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上天又無聲臭之可聞，只看文王便萬邦取信也。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然則文王之德，直是似天。「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只爲常是這箇道理。此箇一作「理」。亦須待佗心熟，便自然別。

「樂則生，生則烏可已也」，須是熟方能如此。「苟爲不熟，不如稊稗」。「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須集義，這上頭莫非義也。

「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言四者本於心而生色也，「睟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孟子非自及此，焉能道得到此？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是說「優優大哉」。又却非如異教之說，須得如枯木死灰以爲得也。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真譬如閑。視世

之仁義者，真煦煦孑孑，如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是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若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何緣仰高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卓爾。

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須得。

言「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却是著人上説。

邵堯夫於物理上儘説得，亦大段漏洩佗天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佗。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

今天下之士人，在朝者又不能言，退者遂忘之，又不肯言，此非朝廷吉祥。雖未見從，又不曾有大横見加，便豈可自絶也？君臣，父子也，父子之義不可絶。豈有身爲侍從，尚食其禄，視其危亡，曾不論列，君臣之義，固如此乎？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少，「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天地安有内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

禮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聖人初恐人入於禽獸也，故於《春秋》之法極謹嚴。元本無「故」字。中國而用夷狄禮，則便夷狄之。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韓愈道佗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

當春秋、戰國之際，天下小國介於大國，奔命不暇，然足以自維持數百年。此勢却似稻塍，各有界分約束。後世遂有土崩之勢，道壞便一時壞，元本無此一「壞」字。陳涉一叛，天下遂不支梧。今日堂堂天下，只西方一敗，朝廷遂震，何也？蓋天下之勢，正如稻塍，各有限隔，則卒不能壞。今天下却似一箇萬頃陂，要起卒起不得，及一起則洶湧，遂奈何不得。以祖宗德澤仁厚，涵養百餘年間，一時柔了人心，雖有豪傑，無箇端倪起得，便只要安靜，不宜使摇動。雖夷狄亦散兵却鬬，恃一本無「恃」字。此中國之福也。一本「此」字下有「非」字。

賈誼有五餌之說，當時笑其迂疎，今日朝廷正使著，故得許多時寧息。

天地動静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静。南北之位，豈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

《論語》爲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正

「不愧屋漏」，便是箇持養氣象。

孔、孟之分，只是要别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綵以爲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

及處。

只是這箇理，以上却難言也。如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古人此理已明故也。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微仲之學雜，其愷悌嚴重寬大處多，惟心艱於取人，自以才高故爾。語近學，則不過入於禪談；不常議論，則以苟爲有詰難，亦不克易其言，不必信心，自以才高也。

和叔常言「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佗既已不疑，而終復有疑，何故？伯淳言：「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

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學試得失，便不復計較。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温厚。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煞穎悟。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佗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

介父當初，只是要行己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把得定，佗人不能搖，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佗已去，不知今日却留下害事。

昨春邊事權罷，是皆李舜舉之力也。今不幸適喪此人，亦深足怜也。此等事皆是重不幸。

李憲本意，佗只是要固蘭會，恐覆其功，必不肯主這下事。元豐四年取興、靈事。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爲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

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曰：「處曰」添二字。「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爲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理一作「地」。亦爲之侮玩。如《無名公傳》言「問諸天地，天地不對，弄丸餘暇，時往時來」之類。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佗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言來，直是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古元未有人道來。

「行己須行誠盡處」，正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之爲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側。」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微」，一作「綦」。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呂與叔以氣不足而養之，此猶只是自養求無疾，如道家修養亦何傷。若須要存想飛昇，此則不可。

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苻堅下淮百萬，而謝玄才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

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號疎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慎任人。閫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中覆，皆受廟算，上下相徇，安得不如此？元豐五年永樂城事。

楊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地間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實有杜甫詩，故人之心病及至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死者託夢，亦容有此理。有人過江，其妻墮水，意其爲必死矣，故過金山寺爲作佛事。方追薦次，忽其婢子通傳墮水之妻，意度在某處作甚事，是誠死也。及三二日，有漁人撐舟以其妻還之，乃未嘗死也，蓋旋於急流中救活之。然則其婢子之通傳是何也？亦是心相感通。既說有感通，❶更說甚生死古今之別？

天祺自然有德氣，望之有貴人之象，只是氣局小，太規規於事爲重也。昔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人觀其德量如此。

正叔謂子厚：「越獄，以謂卿監已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朝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請枷項，非也。不已太辱矣？貴貴，以其近於君。」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奈何？」正叔謂：「寧使公事勘不成則休，朝廷大義

❶「說」下，涂刻本有「心」字。

不可虧也。」子厚以爲然。

俗人酷畏鬼神，久亦不復敬畏。

冬至一陽生，而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絶之理，故相攙掩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儘神妙，須儘研窮此理。

今尺長於古尺。欲尺度權衡之正，須起於律。律取黄鍾，黄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之，須一作「既」。得其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山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爲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用之，此特未爲定也。此尺是器上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二寸，若古人身材只用一尺二寸，豈可運肘？即知因人身而定。

既是爲人後者，便須將所後者呼之以爲父，以爲母。不如是，則不正也，却當甚爲人後？後之立疑義者，只見禮不杖期内，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便道須是稱親。禮文蓋言出爲人後，則本父母反呼之以爲叔爲伯也，故須著道爲其父母以别之，非謂却將本父母亦稱父母也。

哲廟取孟后詔云：「孟元孫女。」后孟在女也，而以孟元孫女詔者，伊川云：「自古天子不娶小國，蓋孟元將校，曾隨文潞公貝州獲功，官至團練使，而在是時止是小使臣耳。」此一段非元豐時事，疑後人記。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上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下

二先生語二下

附東見録後

今許大西事，無一人敢議者。自古舉事，不能無可否是非，亦須有議論。如苻堅壽春之役，其朝廷宗室，固多有言者，以至宮女有張夫人者，猶上書諫。西晉平吴，當取也，主之者惟張華一人而已。然當時雖羊叔子建議，而朝廷亦不能無言。又如唐師取蔡州，此則在中國容其數十年恣睢，然當時以爲不宜取者，固無義理，然亦是有議論。今則廟堂之上無一人言者，幾何不「一言而喪邦」也。元豐四年，用种諤、沈括之謀伐西夏。

今日西師，正惟事本不正，更説甚去就！君子於任事之際，須成敗之由一作「責」。在己，則自當生死以之。今致其身，使禍福死生利害由人處之，是不可也。如昨軍興事務繁夥，是亦學也；但恐只了佗紛紛底，則又何益？如從軍者之行，必竟是爲利禄，爲功名。由今之舉，便使得人一城一國，又是甚功名？君子耻之。今日從宦，苟有軍事，不能免此，是復蹈前事也。然則既如此，曷爲而不已也？

胎息之説，謂之愈疾則可，謂之道，則與聖人之學不干事，聖人未嘗説著。若言神住則氣住，則是浮屠入定之法。雖謂養氣猶是第二節事，亦須以心爲主，其心欲慈惠安一作「虚」。静，故於道爲有助，亦不然。孟子説浩然之氣，又不如此。今若言存心

養氣，只是專爲此氣，又所爲者小。捨大務小，捨本趨末，又濟甚事！今言有助於道者，只爲奈何心不下，故要得寂湛而已，又不似釋氏攝心之術。論學若如是，則大段雜也。亦不須得道，只閉目静坐爲可以養心。「坐如尸，立如齊」，只是要養其志，豈只待爲養這些氣來，又不如是也。

浮屠之術，最善化誘，故人多向之。然其術所以化衆人也，故人亦有向有不向者。如介甫之學，佗便只是去人主心術處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無有異者，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此學極有害。以介甫才辯，遽施之學者，誰能出其右？始則且以利而從其説，久而遂安其學。今天下之新法害事處，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没事。其學化革了人心，爲害最甚，其如之何！故天下只是一箇風，風如是，則靡然無不向也。

今日西事要已，亦有甚難？前事亦何足耻？只朝廷推一寬大天地之量，許之自新，莫須相從。然此恐未易。朝廷之意，今日不得已，須著如此。但夏人更重有所要，以堅吾約，則邊患未已也。一本通下章爲一段。

范希文前日西舉，以虚聲而走敵人。今日又不知誰能爲希文者。

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却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

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揺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

回，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佗，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橫渠墓祭爲一位，恐難推同几之義。同几，唯設一位祭之，謂夫婦同牢而祭也。呂氏定一歲疏數之節，有所不及，恐未合人情。一本作「呂氏歲時失之疏」。雨露既濡，霜露既降，皆有所感。若四時之祭有所未及，則不得契感之意。一本作「疏則不契感之情」。今祭祀，其敬齊禮文之類，尚皆可緩，且是要大者先正始得。今程氏之家祭，只是男女異位，及大有害義者，稍變得一二，佗所未遑也。吾曹所急正在此。凡祭祀，須是及祖。知母而不知父，狗彘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人須去上面立一等，求所以自異始得。

自古治亂相承，亦常事。君子多而小人少則治，小人多而君子少則亂。然在古，亦須朝廷之中君子小人雜進，不似今日剪截得直是齊整，不惟不得進用，更直憔悴善類，略去近道，則須憔悴舊日交遊。只改節者，便於世事差遂。此道理，不知爲甚？正叔近病，人有言之曰：「在佗人則有追駁斥放，正叔無此等事，故只有病耳。」

介甫今日亦不必誅殺，人人靡然自從，蓋只消除盡在朝異己者。在古，雖大惡在上，一面誅殺，亦斷不得人議論，今便都無異者。

卜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箇理。蓍龜雖無情，然所以爲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以其有是理也，故以是問一作「心向」。焉，其應也如響。若以私心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没此理。今日之理

與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箇理，故應也。至如祭祀之享亦同。鬼神之理在彼，我以此理向之，故享也。不容有二三，只是一理也。如處藥治病，亦只是一箇理。此藥治箇如何氣，有此病服之即應，若理不契，則藥不應。

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歎息之聲，亦不曾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爲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耶非耶」。嘗問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燭理不明，便傳以爲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耶。此言極善。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師巫在此，降言在彼，只是抛得遠，決無此理。又言留下藥，尤知其不然。生氣盡則死，死則謂之鬼可也。但不知世俗所謂鬼神何也？聰明如邵堯夫，猶不免致疑，在此嘗言，有人家若虛空中聞人馬之聲。某謂：「既是人馬，須有鞍韉之類皆全，這箇是何處得來？」堯夫言：「天地之間亦有一般不有不無底物。」某謂：「如此說，則須有不有不無底人馬，凡百皆爾，深不然也。」

風肅然起於人心恐怖。要之，風是天地間氣，非土偶人所能爲也。漢時神君，今日二郎廟，皆有之。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著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一作「無意於

學，則皆不之察，暨用心自觀，即覺其爲害。存此紛雜，竟與人成何見識」。心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常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强把佗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佗疾却未可知。佗藏府，只爲元不曾養，養之却在修養家。一作：「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病心疾，佗藏府有患，則不嘗專志於養焉。」

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仁祖不答。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朕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既加兵，王子未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答，不覺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兵。佗都不言彼兵事勢，只看這一箇天地之量，亦至誠有以格佗也。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人亦不覺。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藏所感者。

天下之或寒或燠，只緣佗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於此所熱。且以尺五之表定日中一萬五千里，就外觀未必然。

人有壽考者，其氣血脈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蔕底道理。一作「氣象」。人脈起於陽明，周旋而下，至於兩氣口，自然勻長，故

於此視脈。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大衝，亦如氣口。此等事最切於身，然而人安然恬於不知。至如人爲人問「你身上有幾條骨頭，血脈如何行動，腹中有多少藏府」，皆冥然莫曉。今人於家裏有多少家活屋舍，被人問著，已不能知，却知爲不智，於此不知，曾不介意，只道是皮包裹，不到少欠，大小大不察。近取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備，甚物是没底？背在上故爲陽，胸在下故爲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藏。心，火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燥。肝，木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藏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爲四體，仁便是一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氣象，只有一箇去就斷割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箇事，又著箇甚安排得也？此箇道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備具，只是流形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佗氣。如其子愛其母，母愛其子，亦有木底氣象，又豈無羞惡之心？如避害就利，别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如獮猴尤似人，故於獸中最爲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唯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爲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爲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爲上，地爲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天地之氣，遠近異像，則知愈遠則愈異。至如人，形有異，曾何足論！如史册有鬼國狗國，百種怪異，固亦有之。要之這箇理則一般。其必一作「有」。異者，譬如海中之蟲魚鳥獸，不啻百千萬億，卒無有同於陸上之物。雖極其異，要之只是水族而已。

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當有空闕處。空闕處如何，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於一作「爲」。天中一物爾。如雲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爲對。凡地動者，只是氣動。凡所指地者，一作「損缺處」。只是土，土亦一物爾，不可言地。更須要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

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别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賙捄之義，故亦可足。」

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猶之田也，其初開荒蒔種甚盛，以次遂漸薄，虞帝當其盛時故也。其間有如夏衰，殷衰，周衰，有盛則有衰，又是其間之盛衰，推之後世皆若是也。如一樹，方其榮時，亦有發生，亦有彫謝。桑榆既衰矣，亦有發生，亦有彫謝。又如一歲之中，四時之氣已有盛衰，一時之中又有盛衰，推之至如一辰，須有辰初、辰正、辰末之差也。今言天下之盛衰，又且只據書傳所有，聞見所及。天地之廣，其氣不齊，又安可計？譬之一國有幾家，一家有幾人，人之盛衰休戚未有齊者。姓之所以蕃庶者，由受姓之祖，其流之盛也。

《内則》謂「請靧」、「請浴」之類，雖古人謹禮，恐不如是之煩。

古人乘車，車中不内顧，不親指，不遠視，行則鳴環佩，在車則聞和鸞，式則視馬尾，自然有箇君子大人氣象。自五胡亂華以來，惟知鞍馬爲便利，雖萬乘之尊，猶執鞭上馬。執鞭非貴人事。

使人謂之啞御史猶可，且只是格君心。

正叔嘗爲《葬説》，有五事：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路，不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人所奪，不致耕犂所及，此大要也。其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爲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卧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推此爲法觀之，葬，須爲坎室爲安。若直下便以土實之，則許大一塊虚土，壓底四向，流水必趨土虚處，大不便也。且棺椁雖堅，恐不能勝許多土頭，有失比化者無使土親膚之義。

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即有，無即無，無古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此理。若言涉於形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有聲則須是口，既觸則須是身。其質既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

草木，土在下，因升降而食土氣；動物却土在中，脾在內也。非土則無由生。

此事難行。

《禮》言「惟天地之祭爲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既言越紼，則是猶在殯宫，於時無由致得齋，又安能脱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爲不可廢，只消使冢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先生答曰：「古人居喪，百事皆此有闕字。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絶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椓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佗皆誘之也。欲

得人家嬰兒善，且自小不要引佗，留佗真性，待他自然，亦須完得些本性須別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極，須爲天下之中。天地之中，理必相直。今人所定天體，只是且以眼定，視所極處不見，遂以爲盡。然向曾有於海上見南極下有大星十，則今所見天體蓋未定。雖似不可窮，然以土圭之法驗之，日月升降不過三萬里中。故以尺五之表測之，每一寸當一千里。然而中國只到鄯善、莎車，已是一萬五千里。若就彼觀日，尚只是三萬里中也。天下之或寒或暖，只緣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矣，屋之西北又益寒。伯淳在澤州，嘗三次食韭黃，始食懷州韭，次食澤州，又次食并州，則知數百里間氣候爭三月矣。若都以此差之，則須爭半歲。如是，則有在此冬至，在彼夏至者。雖然，又沒此事，只是一般爲冬爲夏而已。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嘗問觀史畫，❶猶能題品奈煩。伯淳問君實：「能如此與佗畫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事持得，更有甚工夫到此？」

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軋

❶「問」，涂刻本作「同」。

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擊者是一作「甚」。也。或傳京師少聞雷，恐是地有高下也。

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死，非也。若小毒，亦不當嘗；若大毒，一嘗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視色嗅味，知得是甚氣，作此藥，便可攻此病。須是學至此，則知自至此。

或以謂原壤之爲人，敢慢聖人，及母死而歌，疑是莊周，非也。只是一箇鄉里麤鄙人，不識義理，觀夫子責之辭，可以見其爲人也。一本此下云：「若是莊周，夫子亦不敢叩之責之，適足以啓其不遜爾，彼亦必須有答。」

古人適異方死，不必歸葬故里，如季子是也。其言骨肉歸於土，若夫魄氣，❶則無不之也。然觀季子所處，要之非知禮者也。

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爲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爲異。更是公方明立條貫，元不爲禁：如言軍人出戍，許令燒焚，將骨殖歸；又言郊壇須三里外方得燒人，則是别有焚屍之法。此事只是習慣，便不以爲事。今有狂夫醉人，妄以其先人棺櫬一彈，❷則便以爲深讎巨怨，及親拽其親而納之火中，則略不以爲怪，可不哀哉。

英宗欲改葬西陵，當是時，潞公對以禍福，遂止。其語雖若詭對，要之却濟事。

父子異宫者，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異宫，猶今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下

❶「魄」，涂刻本作「魂」。
❷「櫬」，原作「襯」，據涂刻本改。

河南程氏遺書第三

二先生語三

謝顯道記憶平日語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

切脈最可體仁。鄭轂云：「嘗見顯道先生問此語，云：『是某與明道切脈時，坐間有此語。』」

觀雞雛。此可觀仁。

漢成帝夢上帝敗我濯龍淵，打不過。

問鬼神有無。曰：「待説與賢道沒時，古人却因甚如此道？待説與賢道有時，又却恐賢問某尋。」

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

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

須是「合内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

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

《詩》「可以興」。某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古人互相點檢，如今之學射者亦然。

鐵劍利而倡優拙。此重則彼輕。

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萃》、《渙》皆「享於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爲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

「隘與不恭，君子不由」，非是瑕疵夷、惠之語，其弊至此。

趙普除節度使權，便是烏重胤之策，以

兵付逐州刺史。

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時以經語録作一策。鄭轂云：「嘗見顯道先生云：『某從洛中學時，録古人善行別作一册，洛中見之，云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

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大者也。

彈琴，心不在便不成聲，所以謂琴者禁也，禁人之邪心。

舞蹈本要長袖，欲以舒其性情。某嘗觀舞正樂，其袖往必反，有盈而反之意。今之舞者，反收拾袖子結在一處。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一日游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脚踏處便濕，舉起云：「便是天地升降道理。」

一日見火邊燒湯瓶，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

「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地在。此兩句去作人材上説更好。鄭轂云：「嘗問此二句，顯道先生云：『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真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人堯、舜氣象。』」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若合開口時，❶要他頭，也須開口，如荆軻於樊於期。須是『聽其言也厲』」。

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與善人處，壞了人；須是與不善人處，方成就得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善」下一有「柔」字。

❶「若」上，涂刻本有「云」字。

又言：「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須是就事上學。「蠱，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檐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得。

《詩》、《書》只説帝與天。

有人疑伊尹出處合於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不得爲聖之時，何也？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

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之事，亦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下去堂下，則却辨不得。

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

顔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索學以充之。❶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顔子。有準的。

參也，竟以「魯」得之。

「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

邢恕日三點檢，謂亦可哀也，何時不點檢！

學射者互相點檢病痛，「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

❶ 「之」下，涂刻本有小注「恢一作開」四字。

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人致却太平後，某願爲太平之民。

右明道先生語

三王不足四，無四三王之理。如忠質文之所尚，子丑寅之所建，歲三月爲一時之理。秦强以亥爲正，畢竟不能行。孔子知是理，故其志不欲爲一王之法，欲爲百王之通法，如語顏淵爲邦是也，其法度又一寓之《春秋》。已後別有説。

西北東南，人材不同。

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也。秬黍積數，在先王時，維此爲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今時則不同。

物之可卜者，惟龜與羊髀骨可用，蓋其坼可驗吉凶。

李覯謂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内，何妨更六人。此語不然。管仲時，桓公之心特未蠹也。若已蠹，雖管仲可奈何？未有心蠹尚能用管仲之理。

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爲不然者，此亦性也，彼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然不害爲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

日月之形，如人有身須有目，目必面前，故太陽無北觀者。

仁則一，不仁則二。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

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小大不同，特欲傾此於彼爾。然在太陽幾時動？又其學善遁，若人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

先生少時，多與禪客語，欲觀其所學淺

深，後來更不問。蓋察言不如觀貌，言猶可以所聞强勉，至於貌則不可强。

氣，形而下者。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

性不可以内外言。

神是極妙之語。

神一本無。與性元不相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如禪家謂别有一物常在，偷胎奪蔭之説，則無是理。

魂謂精魂，其死也，魂氣歸於天，消散之意。

某欲以金作器比性成形。先生謂「金可以比氣，不可以比性」。

唐人伎藝，亦有精絶過今人處。

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謂通古今只一箇亦得。

《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如此，天道之運亦如此。如言「天且弗違，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此直謂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爲天地矣。

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

禪家出世之説，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陳恒弑其君，夫子請討，當時夫子已去位矣。曾爲大夫。

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是野狐精也。

二三立，則一之名亡矣。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其「寂然不動」，小則事物之至，大則無時而不感。

人之禀賦有無可奈何者，聖人所以戒「忿疾於頑」。

釋氏處死生之際，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爲事者，亦有昏愚爲人所誤，以前路自有去處者。

心一作「必」。欲窮四方上下所至，且以無窮，置却則得。若要真得，一作「識」。須是體合。

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即時諫止。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即是坐馳，有忘之心乃思也。

許渤與其子隔一窗而寢，乃不聞其子讀書與不讀書。先生謂：「此人持敬如此。」曷嘗有如此聖人。

伯淳在澶州日脩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一作「論」。

忘敬而後「無不敬」。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内外，體萬物。

事神易，爲尸難。苟孝子有思親之心，

以至誠持之，皆可以盡其道。惟尸象神，其所以祖考來格者以此。後世巫覡，立尸之遺意，但其流入於妄僞，豈有通幽明之理！

死者不可謂有知，不可謂無知。

嘗問先生：「其有知之原，當俱稟得。」先生謂：「不曾稟得，何處交割得來？」又語及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悦我心，猶芻豢之悦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小稱意事，猶喜悦，有淪肌浹骨如春和意思，何況義一作「見」。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悦處，豈能養心？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

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或謂許大太虛，先生謂：「此語便不是，這裏論甚大與小？」

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人之於儀形，有是持養者，有是修飾者。

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之物。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伯有爲厲之事，別是一理。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如一闔一闢謂之變。

右伊川先生語

拾遺

許渤初起，問人天氣寒温，加減衣服，一加減定，即終日不换。

許渤在潤州，與范文正、胡宿、周茂叔游。

古人立尸之意甚高。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齊語》謂某處取某處遠近。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著天裏。聖人之言，氣象自别。

張横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笑指揮趙俞。

古人求法器。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只這裏便見得是孟子實有浩然之氣。若他人便亂説道是如何，是如何。

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右明道先生語

先生在經筵日，有二同列論武侯事業，謂：「戰伐所喪亦多，非『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事。」先生謂：「二公語過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謂殺不辜以私己。武侯以天子之命討天下之賊，何害？」

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楊雄。

右伊川先生語

河南程氏遺書第三

河南程氏遺書第四

二先生語四

游定夫所録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脩身一作「善言人材」。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

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爲君子？

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一本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鮮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云云，顯道乃止。是歲登第。」注云：「尹子言其詳如此。」

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于不虞，以保天命。」「孫

于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天下之習，皆緣世變。秦以棄儒術而亡不旋踵，故漢興，頗知尊顯經術，而天下厭之，故有東晉之放曠。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地，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

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已。

孟子之時，去先王爲未遠，其學比後世爲尤詳，又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禄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傅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明道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明道

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

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爲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其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説，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侍講

窮經，將以致用也。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今世之號爲窮經者，果能達於政事、專對之間乎？則其所謂窮經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問：「『我於辭命則不能』，恐非孟子語。蓋自謂不能辭命，則以善言德行自居矣，恐君子或不然。」曰：「然。孔子兼之，而自謂不能者，使學者務本而已。」明道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謂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爲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爲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謂「周公其衰矣」。侍講

師保之任，古人難之。故召公不説者，不敢安於保也，周公作書以勉之，以爲在昔人君所以致治者，皆賴其臣，而使召公謀所以裕己也。

「復子明辟」，如稱告嗣天子王矣。

工尹商陽自謂「朝不坐，宴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慢君莫甚焉，安在爲有禮？夫君子立乎人之本朝，則當引其君於道，志於仁而後已。彼商陽者士卒耳，惟當致力於君命，而乃行私情於其間，孔子蓋不與也。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疑記者謬。

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特行其本情耳。蓋與之盟與未嘗盟同，故孔子適衛無疑。使要盟而可用，與賣國背君亦可要矣。❶

不知天，則於人之愚智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故堯之親九族，亦明俊德之人爲先。蓋有天下者，以知人爲難，以親賢爲急。

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爲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鄉人皆得歌咏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之人有能脩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關雎》詩所謂「窈窕淑女」，即后妃也，故《序》以爲配君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之心爲然也。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

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鬬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

❶「與」，涂刻本作「则」，且下有小注「一作與」三字。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爲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其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説，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侍講

窮經，將以致用也。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今世之號爲窮經者，果能達於政事、專對之間乎？則其所謂窮經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問：「『我於辭命則不能』，恐非孟子語。蓋自謂不能辭命，則以善言德行自居矣，恐君子或不然。」曰：「然。孔子兼之，而自謂不能者，使學者務本而已。」明道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謂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爲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爲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謂「周公其衰矣」。侍講

師保之任，古人難之。故召公不説者，不敢安於保也，周公作書以勉之，以爲在昔人君所以致治者，皆賴其臣，而使召公謀所以裕己也。

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一作「敬」。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内」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肆恣，一作「放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己」之信屬焉。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❶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别，非知仁義之説者也。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

❶「焉」下，涂刻本有一「者」字。

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倄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

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辱矣。

河南程氏遺書第四

河南程氏遺書第五

二先生語五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爲一。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一作「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老子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曰「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静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説矣。

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實事。❶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一作「要」。識體。

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無時不可行。

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

❶「事」下，涂刻本有小注「一作事實」四字。

子，便入聖人氣象。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一本無「天分不」、「則」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爲。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辨。

孔子爲中都宰，「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不仁；不知而爲之，不知。豈有聖人不盡仁知？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一本無「任」字，「職分」兩字側注。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一本無「時中」字。

「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過此則無理。

「坤作成物」，是積學處；「乾知大始」，是成德處。

孔子請討田恒，當時得行，便有舉義爲周之意。

九二「利見大人」，九五「利見大人」。聖人固有在上者，在下者。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移則不可知。上之爲聖，下之爲狂，在人一身念不念爲進退耳。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睟面盎背，有諸中必形諸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氣「直養而無害」，便「塞乎天地之間」，

有少私意，即是氣虧。無不義便是「集義」，有私意便是「餒」。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己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一本無「贊」字。則直養之而已。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理鼓動萬物如此。聖人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

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己。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自洒埽應對，便上可到聖人事。❶

「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乾坤毁則無以見《易》」，須以意明之。以此形容天地間事。

《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

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爲太山；許多水，然後爲海。以此未及孔子。

夷、惠有異於聖人大成處，然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與孔子同者，以其誠一也。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别論。

《詩》言天命，《書》言天。存心則上帝臨汝。

文章成功，有形象可見，只是極致事業，然所以成此事功者，即是聖也。

❶「便上」，涂刻本此二字互乙。

萬物之始，皆氣化；既形，然後以形相禪，有形化，形化長則氣化漸消。

《中庸》言「無聲無臭」，勝如釋氏言「非黃非白」。一本作「黃白大小」。

心有所存，眸子先發見。

張兄言氣，自是張兄作用，立標以明道。「張兄」一作「橫渠」，後同。　乾是聖人道理，坤是賢人道理。

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法。

待物生，以時雨潤之，使之自化。

「恭而安。」張兄十五年學。

河南程氏遺書第五

河南程氏遺書第六

二先生語六 此卷間有不可曉處，今悉存之，不删去。❶

質夫沛然。　擇之茫然，未知所得。季明安。

兄厚臨終過西郊，却相疑，平生不相疑。「郊」，一作「洛」，「兄」指明道。

叔不排釋、老。「叔」指伊川。

惟善變通，便是聖人。

聖人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得天理，茂對時，育萬物。

堯、舜、共、鯀、臯陶，時與孔子異。「陶」一作「夔」。

正名養老。　荀文若利。　魏鄭公正當辨。

學原於思。

仁，人此；義，宜此。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須去一道中別出。

孔子言仁，只説「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❷ 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 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故《中庸》言鬼神之德盛，而終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一本「聖人脩己」以下别爲一章。

「博施濟衆」，非聖不能，何曾干仁事？故特曰：夫仁者達人立人，取譬可謂仁之

❶「不」下，涂刻本有「敢」字。

❷「自然」下，涂刻本有小注「一無自然字」五字。

方而已，使人求之，自反便見得也。雖然，聖人未有不盡仁，然教人不得如此指殺。一本此下云：「繞塔説相輪，不如便入塔登之。始登時雖不見，及上到頂，則相輪爲我有。」

四體不仁。

鬼是往而不反之義。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儼然，即之温，言厲。佗人温則不厲，儼然則不温，惟孔子全之。

大圭黄鍾，全沖和氣。

李宏中力田養親。

節嗜慾，定心氣。即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便和無疾。❶

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經只言一「止觀」。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一本此下云：「二之則不是。」

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覺悟便是信。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人之知思，因神以發。

成己須是仁，推成己之道成物便是智。

怒驚皆是主心不定。不遷怒。

非禮不視、聽、言、動，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

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脩，便是「直養」。然同歸於誠。一此章連「人自孩提」章下爲一章。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

❶「便」上，涂刻本有「心氣定」三字。

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地不改闢，民不改聚，只脩治便了。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❶

忠信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脩立在人。

日月，陰陽發見盛處。

月受日光，父子。 龍敏。 搗鼓。

「鼓動萬物」，聖人之神知則不可名。

凡物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氣有偏勝處。「勝」，一作「盛」。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元氣會則生聖賢。 理自生。

天只主施，成之者地也。

須要有所止。止於仁，止於孝，止於大分。

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

《咸》六四言「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也。不得只恁地看過，更留心。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艮卦只明使萬物各有止，止分便定。「艮其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

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爲」同心。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 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

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

只是一箇誠。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貴熟。一作「久且熟」。

觀天地生物氣象。周茂叔看。

❶「致」下，涂刻本有小注「一作置」三字；「吝心」下，涂刻本有小注「吝心 一作意」五字。

「在帝左右」，帝指何帝？卜筮在精誠，疑則不應。一本注云：「疑心微生，便是不應。楊子江依憑事是此理。」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忠信而入，忠信而出。油火上竿禁蜈蚣。

涵養著落處，養心便到清明高遠。「處」，一作「意」。

天下之悦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悦無害。兑澤有相滋益處。一本注云：「兑澤有自相滋益之意。」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正。一作「止」。

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❶方可自安。

「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誠不動，意誠自定則心正，始學之事也。

齋戒以神明其德。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

天無形，地有形。一作「體」。

虛心實腹。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天之生物無窮，物之所成却有別。

「致曲」不要說來大。

和平依磬聲，玉磬聲之最和平者養心。

羊頭山老子說一稃二米秬黍，直是天地和氣，十分豐熟。山上便有，山下亦或有之。

❶「事」下，涂刻本有小注「一作漸至德成」六字。

《周南》、《召南》如《乾》、《坤》。

今之祭祀無樂，今之樂又不可用，然又却不見得緩急之節。

叔一生不曾看《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與，從幼小有如是才識。

夷、惠，其道隘與不恭，乃心無罪。「無」，一作「何」。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子路觀孔子，孔子爲不恭。自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隘。惟其與萬物同流，便能與天地同流。

去健羨，毋意，「義之與比」。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

山林之士，只是意欲不出。

重，主道也。士大夫得有一作「設」。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苴；及其已作主，即不用苴。

有廟即當有主。

八十四聲，清者極吹盡清，濁者盡吹極濁，就其中以中聲上生下生。「以」，一作「考」。

霜露，星之氣，異乎雨雪。

「密雲不雨」，尚往則氣散。先陰變風，氣隨風散。

苔木氣爲水土始發。「始」，一作「所」。

草類竹節可見。黄鍾牛鳴。

意言象數，邵堯夫。胎息氣。此三字一本在「牛鳴」下。

周茂叔窮禪客。

明善在明，守善在誠。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

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無」，一作「未嘗」。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一年有一年功夫。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梃以撻秦、楚之兵矣。

不應爲，總是罪過。

《詩》興起人志意。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死，生死猶古今。消息。

「慎終追遠」。不止爲喪祭。

鉛鐵性殊，點化爲金，則不辨鉛鐵之性。

民須仁之，物則愛之。

聖人緣人情以制禮，事則以義制之。

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艮，始終萬物。

不常其德，則所勝來復；正常其理，則所勝同化。《素問》。

曾點、漆雕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勿施勞」，是他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大抵有題目事易合。

心風人力倍平常。將死者識能預知，只是他不著別事雜亂，兼無昏氣。人須致一如此。

孔子之時，事雖有不可爲，孔子任道，豈有不可爲？魯君、齊君，孔、孟豈不知其不足與有爲？

人雖睡著，其識知自完，只是人與喚覺，便是他自然理會得。

誠則自然無累，不誠便有累。

貧子寶珠。

君實篤厚，晦叔謹嚴，堯夫放曠。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

趨向既正，一作「立」。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正

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

以富貴爲賢者不欲，却反人情。

聞見如登九層之臺。

《中説》有後人綴緝之。

觀兩漢已前文章，凡爲文者皆似。

楊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

祭而立尸，只是古人質。

顔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孟子「知言」，則便是知道。

夷、惠聖人，傳者之誤。「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

「思與鄉人處」，此孟子拔本塞源。

庾公之斯，取其不背學而已。

楊、墨皆學仁義而流者也。墨子似子張，楊子似子夏。

伊尹不可一本無此字。言蔽，亦是聖之時。伯夷不蔽於爲己，只是隘。

孔子免匡人之圍，亦苟脱也。

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子産語子太叔，因其才而教之。

《序卦》非《易》之藴，此不合道。韓康伯注。

「仰之彌高」，見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測其堅而未能達也。此顔子知聖人之學而善形容者也。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聖人所欲

不踰矩，既欲遷社，而又以爲不可，欲遷是，則不可爲非矣；不可是，則欲遷爲非矣。然則聖人亦有過乎？　曰非也，聖人無過。夫亡國之社遷之，禮也，湯存之以爲後世戒，故曰欲遷則不可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春秋》書「亳社災」，然則皆自湯之不遷始也。

五畝之宅，田二畝半，郭二畝半，耕則居田，休則居郭。三易，再易，不易。三易三百畝，三歲一耕。再易二百畝，二歲一耕。不易，歲歲耕之。此地之肥瘠不同也。

古者百步爲畝，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古以今之四十一畝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今以古之二百五十畝，猶不足，農之勤惰相懸乃如此。

古之時，民居少，人各就高而居，中國雖有水，亦未爲害也。及堯之時，人漸多，漸就平廣而居，水泛濫，乃始爲害。當是時，龍門未闢，伊闕未拆，砥柱未鑿，堯乃因水之流濫而治之，以爲天下後世無窮之利。非堯時水特爲害也，蓋已久矣。上世人少，就高而居，則不爲害；後世人多，就下而處，則爲害也。

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於匹夫之中而禪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　若具慶者可矣。

今人以影祭，或畫工所傳，一髭髮不當，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

今之税實輕於什一，但斂之無法與不

均耳。

有一物而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害其爲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如心無目則不能視，目無心則不能見。

古者八十絲爲一升，斬衰三年，則是二百四十絲，於今之布爲已細。絲麻十五升，❶則是千有二百絲，今蓋無有矣。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古之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强有力者將以爲亂。

方今有古之所無者二，兵與釋老也。

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

汎乎其思，不若約之可守也。思則來，捨則去，思之不熟也。

二經簡編，後分者不是。

《詩》大率後人追作，馬遷非。

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中却有至憂。

聖人之言遠如天，賢者小如地。

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業一作「物也」。之謂理。

「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有時而可分。

治必有爲治之因，亂必有爲亂之因。

受命之符不足怪。

射則觀其至誠而已。

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皆楊子之失。

「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

❶「絲」，涂刻本作「緦」。

「視其所以」，觀人之大概；「察其所安」，心之所安也。

子絶四：毋自任私意，毋必爲，毋固執，毋有己。

「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出入」，可也；出須是同歸。

「博施濟衆」，仁者無窮意。

「知和而和」，執辭時不完。

「無欲速」，心速；「七年」，理速。

養親之心則無極，外事極時須爲之極，莫若極貴貴之義，莫若極尊賢之宜。

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爲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能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

贊馬遷「巷伯之倫」，此班固微詞。

石奢不當死，然縱法當固辭乞罪，不罪他時，可以堅請出踐更錢，此最義。一作「最没義」。

《易》爻應則有時而應，又遠近相感而悔吝生。

王通《家人》卦是。《易傳》言明内齊外，非取象意，疑此「是」字上脱一「不」字也。

《詩序》必是同時一作「國史」。所作，然亦有後人添者。如《白華》只是刺幽王，其下更解不行，《緜蠻》序「不肯飲、食、教、載之」，只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便云「教載」，絶不成言語也。又如「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

文王望至治之道而未之見，若曰民雖

使至治，止由之而已，安知聖人？二《南》以天子在上，諸侯善化及民，安得謂之至？其有不合周公之心固無此。設若有不合者，周公之心必如是勤勞。

「五世」，依約。君子小人在上爲政，其流澤三四世不已，五世而後斬。當時門人只知闢楊、墨爲孟子之功，故孟子發此一說，以推尊孔子之道，言「予未得爲孔子徒也」。孔子流澤至此未五世，其澤尚在於人，予則私善於人而已。

邪說則終不能勝正道，人有秉彝，然亦惡亂人之心。

無恥之恥。注是。

行之不著，如此人多。若至論，雖孔門中亦有由而不知者，又更有不知則不能由。

「送死」，天下之至重。人心苟能竭力盡此一事，則可以當天下之大事。「養生」，人之常，此相對而言。若舜、曾子養生，其心如此，又安得不能當大事？「人未有自致，必也親喪乎！」

王者之《詩》亡、《雅》亡，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

「仁言」，爲政者道其所爲；「仁聲」，民所稱道。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養氣以心爲主，若言失中，心不動，亦不妨。

「一言而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言由之見信如此，刑法國人尚可信，其他可知。

若臧武仲之知，又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合此四人之偏，文之以禮樂，方成聖人，則盡之矣。

「先進於禮樂」，質也；「後進於禮樂」，文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其下則史，孔

子從之，矯枉欲救文之弊。然而「吾從周」，此止文一事，❶又有不從處，「乘商之輅」。

《中庸》首先言本人之情性，次言學，次便言三王酌損成王道，餘外更無意。三王下到今，更無聖人，若有時，須當作四王。王者制作時，用先代之宜世者。今也法當用《周禮》，自漢以來用。

有愛人之心，然而使民亦有不時處，此則至淺。言當時治千乘之國若如此時，亦可以治矣。聖人之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句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時，便即是淺近去。

齊經管仲霸政之後，風俗尚權詐，急衣食。魯之風俗不如此，又仲尼居之。當時風俗亦甚美，到漢尚言齊、魯之学天性。只說風俗，若謂聖賢，則周公自不之魯，太公亦未可知。又謂齊經田常弒君，無君臣上下之分，也不然。

「色難」形下面「有事服勞」而言，服勞更淺。若謂諭父母於道，能養志使父母說，却與此辭不相合。然推其極時，養志如曾子、大舜可也，曾元是曾子之子，尚不能。

在邦而己心無怨，孔子發明仲弓，使知仁字。然舜在家亦怨，周公狼跋亦怨。又引《文中子》。

「不有祝鮀之佞與宋朝之美」，才辨。難免世之害矣。

當孔子時，傳《易》者支離，故言「五十以學《易》」。言學者謙辭。學《易》可以無大過差。《易》之道，惟孔子無大過。❷

「《詩》、《書》」，統言；「執禮」，人所

❶「止」，陳刻本、涂刻本作「上」。
❷「道惟孔子無大過」，涂刻本作「書惟孔子能正之使無過差」。

執守。

賢者能遠照，故能避一世事，其次避地，不居亂邦。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此非自得也，勉而能守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以勉中人之學也。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適用，奚益哉？一本云：「經者載道之器，須明其用。如誦《詩》須達於從政，能專對也。」

今之學者，歧而爲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泥爲講師，惟知道者乃儒學也。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河南程氏遺書第六

河南程氏遺書第七

二先生語七 此卷間有不可曉處，今悉存之，不敢删去。

與人爲善。

始初便去性分上立。晦叔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一本注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周公不作膳夫、庖人、匠人事，只會兼衆有司之所能。

有田即有民，有民即有兵，鄉遂皆起兵。

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

槀鞂、大羹、鸞刀，須用誠相副。

介甫致一。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心要在腔子裏。

「體道」，少能體即賢，盡能體即聖。

孔子門人善形容聖人。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一作「可」。能謹細行。

「虚而不屈，動而愈出。」

只外面有些隙罅，❶便走了。

只學顔子「不貳過」。

「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焉」。仁道難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爲仁，則失

❶「隙罅」，涂刻本此两字互乙。

之矣。「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夫子之道忠恕」，非曾子不能知道之要，捨此則不可言。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愚者指東爲東，指西爲西，隨衆所見而已。知者知東不必爲東，西不必爲西。唯聖人明於定分，須以東爲東，以西爲西。

邵堯夫猶空中樓閣。

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知崇禮卑之意。

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莊子有大底意思，無禮無本。

體須要大。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

「雍也，仁而不佞。」晦叔

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内，不可私。一本無「私」字，別有「應卒處事」四字。

三命是律，星辰是曆。

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

保民而王。今之城郭，不爲保民。

行兵須不失家計游兵夾持。「夾」，一作「挾」。事，往往急便壞。

與奪翕張，固有此理，老子說著便不是。

誠神不可語。

見之非易，見不可及。

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

只理會生是如何。

靜中便有動，動中自有靜。

灑埽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

喪事，人所不勉處；酒，人所困處，孔

子於中間處之得宜。

翫心神明，上下同流。

敬下驢不起。世人所謂高者却是小。陳先生大分守不足。「足」，一作「定」。

堯、舜極聖，生朱、均。瞽、鯀極愚，生舜、禹。無所不用其極。

「開物成務」，有濟時之才。

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

以誠意幾楪子，何不可？若有爲果子，係在他上，便不是。信得及便是也。

九德最好。

不學，便老而衰。

應卒處事。

不見其大，便大。

職事不可以巧免。

雍置師，内郡養耕，外郡禦守。

兵能聚散爲上。

把得地一作「性」。分定，做事直是不得放過。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

微仲焚禁山契書。

義勇也，是拘束太急，便性軼輕劣。大凡長育人材，且須緩緩。

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内外之道」。若遊騎太遠，則却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苻堅養民，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

坐井觀天，非天小，只被自家入井中，被井筒拘束了。然井何罪？亦何可廢？但出井中，便見天大。已見天如此大，不爲井所拘，却入井中也不害。

「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

務觀物理，汎然正如遊騎無所歸也。

即目所學便持。「吾斯之未能信」，道著信，便是止也。

《晉書》謂「吾家書籍當盡與之」。豈止與之，當再拜而獻之。

病昏不爲他物所奪，只有正氣，然猶有力，知識遠過於人，況吾合天地之道，安有不可？

須是「無終食之間違仁」，即道日益明矣。陳本有此兩段。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河南程氏遺書第七

河南程氏遺書第八

二先生語八

「傳不習乎」，不習而傳與人。

「學則不固」，連上説。

「有馬者借人乘之。」吾力猶能補史之闕文。當史之職而能闕疑以待後人，是猶有馬者借人乘之也。

能言不作者難。

「君子義以爲質」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

可使之往，不可陷以罔。

「君子矜而不争」，矜尚之矜。

南宮适以禹、稷比孔子，故夫子不答也。

「果哉，末之難矣」，果敢之果，不知更有難事，他所未曉，輕議聖人。孔子擊磬，何嘗無心，荷蕢於此知之。

辟世、辟言、辟色，非有優劣，只説大小次第。

靈公問陳，孔子遂行，言語不相投。

「不占而已」，有吉凶便占，無常之人更不待占。

三代直道而行，毁譽公。

「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循守舊迹，亦不能入聖人之室。

「論篤是與」，言篤實時與君子與色莊。

「魯、衛之政兄弟也」，言相近也。

「知及」，「仁守」，「莊涖」，「動禮」，爲政始末。

「民之於仁，甚於水火」，不肯爲仁，如

蹈水火。

「致遠恐泥」，不可行遠。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吾其爲東周乎！」東遷以後，諸侯大夫强僭，聖人豈爲是乎？ 匏瓜「繫而不食」，匏瓜無所爲之物，繫而不動。

「子樂」，弟子各盡其誠實，不少加飾，故孔子知由之「不得其死」。

「性相近也」，生質之性。

「小知」、「大受」，不可以小知君子，而可以當大事。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其誰以易之」，誰肯以夫子之道易己所爲？

佛肸召，欲往而不往者何也？ 聖人示之以迹，子路不諭「九夷」、「浮海」之類。「示之」，一作「示人」。

堯曰：「予小子履。」少「湯」字。

「周公謂魯公」三句，反覆説，不獨不弛其親，又當使大臣不怨，至公不可忘私，又當全故舊。

「大德」「小德」，如大節小節。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至親不如仁賢。

「因不失其親」，信本不及義，恭本不及禮，然「信近於義」者，以「言可復也」，「恭近於禮」者，以「遠恥辱也」，因恭信不失其所，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也」。如言禮義不可得見，得見恭信者斯可矣。

子張、子夏論交，子夏、子張告人各有所以，初學與成德者事不同。

「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以其道得去貧賤，如患得之。

「卿以下必有圭田」，祭祀之田也，禄外之田也。

「餘夫二十五畝」，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至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俟其成家别受田也。

「廛而不征」，市宅之地已有廛税，更不征其物。

「法而不廛」，税有常法，不以廛故而厚其税。

「廛無夫里之布」，廛自有税，無此二布。

「國有道不變塞」，所守不變，所行不塞。

「廣居」，「正位」，「大道」，所居者廣，所位者正，所行者大，天下至中至大之所。

「配義與道」，浩氣已成，合道與義。道，本也。義，用也。[1]

「集義所生者」，集衆義而生浩然之氣，非義外襲我而取之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八

[1]「也」下，涂刻本有小注「本一作體」四字。

河南程氏遺書第九

二先生語九

少日所聞諸師友説

仁者公也，人此者也；❶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禮者別也；定分。知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信，❷此五常性也。若夫惻隱之類，皆情也，凡動者謂之情。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因不信然後見，故四端不言性。

先生曰：「孔子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嘗謂孔子之語仁以教人者，唯此爲盡，要之不出於公也。」

孟子曰「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曰「天民」者，能盡天民之道者也，踐形者是也，如伊尹可當之矣。民之名則似不得位者，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者，則如《乾》之九二，「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者也。天民、大人，亦繫乎時與不時爾。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嚴，而學則亦不能堅固也。

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復，故曰「近義」。恭非禮也，以其遠恥辱，故曰「近禮」。因其事而不失其所親，「亦可宗也」，況於盡禮義者乎？

「思無邪」，誠也。

「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明善之徹矣。聖人不言誠之一節

❶「人」下，涂刻本有小注「一作仁」三字。
❷「信」，涂刻本作「性」，且下有小注「一作信」三字。

者，言不惑則自誠矣。「五十而知天命」，思而知之也。「六十而耳順」，耳者，❶在人之最末者也。至耳而順，則是不思而得也。然猶滯於迹焉，至於「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聖人之道終矣。此教之序也。

對孟懿子問孝，告衆人者也。對孟武伯者，以武伯多可憂之事也。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温潤之色。各因其人材高下與其所失而教之也。

「默而識之」，乃所謂學也，惟顔子能之。故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者，言顔子退而省其在己者，亦足以發此，固仲尼知其不愚，❷可謂善學者也。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此孔子言當世天下大亂，無君之甚，若曰夷狄猶有君，不若諸夏之亡君也。

「君子無所争，必也射乎！」故曰揖讓而升，下而飲，其争也君子。」言不争也。若曰其争也，是君子乎？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者，魯僭天子之大祭也。灌者，祭之始也。以其僭上之祭，故聖人自灌以往，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説，子曰不知也」者，不欲斥言也。「知其説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此聖人言知此理者，其於治天下，如指其掌，甚易明也，蓋名分正則天下定矣。

子貢之器，如宗廟之中可觀之貴器，故曰「瑚璉也」。

或問辯。曰：「或曰：『雍也仁而不

❶「耳」，原無，據涂刻本增。

❷「固」，涂刻本作「故」。

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苟仁矣，則口無擇言，言滿天下無口過，佞何害哉？若不知其仁，則佞焉用也？」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材與裁同，言由但好勇過孔子，而不能裁度適於義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蓋亞於浴沂者也。顏淵「願無伐善，無施勞」，此仁矣，然未免於有爲，蓋滯迹於此，不得不爾也。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聖人之事也。顏子，大賢之事也。子路，有志者之事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此謂才也。然則中人以下者終於此而已乎？曰：亦有可進之道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魯國雖衰，而君臣父子之大倫猶在，愈於齊國，故可一變而至於道。

子曰：「志於道。」凡物皆有理，精微要妙無窮，當志之耳。德者得也，在己者可以據。「依於仁」者，凡所行必依著於仁，兼內外而言之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曰：「聖人不凝滯於物，安有聞《韶》雖美，直至三月不知肉味者乎？『三月』字誤，當作『音』字。此聖人聞《韶》音之美，當食不知肉味，乃歎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門人因以記之。」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雅素之雅；禮，當時所執行而非書也。《詩》、《書》、執禮，皆孔子素所常言也。

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凡人有慾則無剛。至大至剛之氣，在養之可以至焉。

孟子曰：「我知言。」孟子不欲自言我知道耳。

孟子常自尊其道而人不尊，孔子益自卑而人益尊之，聖賢固有間矣。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法矣。今人皆反之者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糾糾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知之圓也。此言極有理。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參也魯。」然顔子没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之時之言，可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毋意」者，不妄意也。「毋我」者，循理不守己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言其質勝文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言其文質彬彬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言若用振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此之謂也，不必惑從周之説。

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命謂爵命也，言不受爵命而貨殖者，以見其私於利

之深，而足以明顏子「屢空」之賢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不可以言取人，今以論篤而與之，是謂君子者乎？徒能色莊者乎？

仲弓之仁，安己而敬人，故曰：「雍也可使南面。」對樊遲之問，亦是仁之目也，然樊遲失於粗俗，聖人勉使爲仁，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司馬牛多言而躁，故但告以「其言也訒」。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若無克伐怨欲，固爲仁已，唯顏子而上乃能之。如有而不行焉，則亦可以爲難，而未足以爲仁也。孔子蓋欲憲疑而再問之，而憲未之能問也。

管仲之仁，仁之功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九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

二先生語十

洛陽議論

蘇昞季明録

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閑不得。」正叔謂：「不可。若此，則是專爲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伯淳言：「雖自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子厚謂：「此則在學者也。」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爲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有濟。」子厚謂：「才與誠，須二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也！」一本無「只是一物」四字。

伯淳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

正叔謂：「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❶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授民。」❷子厚謂：❸「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垤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

❶「治」下，涂刻本有小注「一作談」三字。
❷「畝」下，涂刻本有「以」字。
❸「謂」，原作「未」，今據涂刻本改。

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獲，則計畝數裒分之，以裒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人聞其説，取之以爲己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己『願受一廛而爲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却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爲言。只極目力，焉能盡方圓平直？須是要『規矩』。」

二程問：「官户占田過制者如何？」「如文曾有田極多，只消與五十里采地儘多。」又問：「其他如何？」「今之公卿，非如古之公卿。舊有田多者，與之采地多。概與之，則無以别有田者、無田者。」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强兵後待做甚？以爲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上富强之説，正猶爲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不如此之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説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饜。」

正叔言：「人志於王道，是天下之公議，反以爲私説，何也？」子厚言：「只爲心不大，心大則做得大。」正叔言：「只是做一喜好之事爲之，不知只是合做。」

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正叔言：「蜥蜴含水，隨雨震起。」❶子厚言：「未必然。雹儘有大者，豈盡蜥蜴所致也？今以蜥蜴求雨，枉求他，他又何道致雨？」正叔言：「伯淳守官南方，長吏使往茅山請龍，辭之，謂祈請鬼神，當使信嚮者則有應，今先懷不信，便非義理。既到茅山嵒，勑使人於水中捕得二龍，持之歸，並無他異，復爲小兒玩之致死。此爲魚蝦之類，但形狀差異，如龍之狀爾。此蟲，廣南亦有之，其形狀同，只齧人有害，不如茅山不害人也。」❷

正叔言：「永叔詩：『笑殺潁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夙興趨朝，非可笑之事，不必如此説。」又言：「常秩晚爲利昏，元來便有在，此鄉黨莫之尊也。」

❶「震」，涂刻本作「雹」。

❷「也」下，涂刻本有小注「有害一作有毒」六字。

正叔言：「今責罪官吏，殊無養士君子廉恥之道。必斷言徒流杖數，贖之以銅，便非養士君子之意。如古人責其罪，皆不深指斥其惡，如責不廉，則曰『俎豆不脩』。」

有人言：「今日士大夫未見賢者。」正叔言：「不可謂士大夫有不賢者，便爲朝廷之官人不用賢也。」

彭汝礪懇辭臺職。正叔言：「報上之效已了邪？上冒天下議論，顯拔致此，曾此爲報上之意已足？」

正叔言：「禮院者，天下之事無不關此。但得其人，則事儘可以考古立法；苟非其人，只是從俗而已。」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爲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也，豈謂合髻子？」子厚云：「絶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

正叔論安南事：「當初邊上不便，令逐近點集，應急救援。其時，雖將帥革兵冒涉炎瘴，朝廷以赤子爲憂，亦有所不恤也。其時不救應，放令縱恣，戰殺至數萬。今既後時，又不候至秋涼迄冬，一直趨寇，亦可以前食嶺北，食積於嶺南般運。今乃正於七月過嶺，以瘴死者自數分。及過境，又粮不繼，深至賊巢，以栰渡五百人過江，且砍且焚，破其竹寨幾重，不能得，復棹其空栰，續以救兵，反爲賊兵會合禽殺，吾衆無救，或死或逃，遂不成功。所争者二十五里耳。欲再往，又無舟可渡，無粮以戍。此謬算，未之有也。猶得賊辭差順，遂得有詞，且承

當了。若使其言猶未順，如何處之？運粮者死八萬，戰兵瘴死十一萬，餘得二萬八千人生還，尚多病者，又先爲賊戮數萬，都不下三十萬口。其昏謬無謀，如此甚也。」

有人言：「郭璞以鳩鬭占吉凶。」子厚言：「此爲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正叔言：「郭逵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爲范希文買緑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壞，及他有力者致之，己則不可取。」

正叔言：「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亦能有幾人？❶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正叔謂：「今唱名，何不使伊儒冠徐步進見？何用二人把見趨走，得不使殿上大臣有愧色？」子厚言：「只先出榜，使之見其先後，何用旋開卷呼名？」

正叔言：「某見居位者百事不理會，只恁箇大肚皮。於子厚，却願奈煩處之。」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爲。」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太寬。」

正叔言：「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

❶「亦」，涂刻本作「只能如此者」。

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自不用釋氏。道場之用螺鈸，蓋胡人之樂也，今用之死者之側，是以其樂臨死者也。天竺之人重僧，見僧必飯之，因使作樂於前。今乃以爲之於死者之前，至如慶禱，亦雜用之，是甚義理？如此事，被他欺謾千百年，無一人理會者。」

正叔謂：「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

伯淳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因謂：「此『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

子厚言：「十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於語默間耳。」正叔謂：「若有他言語，又烏得已也？」子厚言：「十篇次叙，固自有先後。」

正叔言：「成周恐只是統名，雒邑是都也。成周猶今言西京也，雒邑猶今言河南府。孔安國以成周爲下邑，非也。豈有以師保治於下邑？白馬寺之所，恐是遷頑民之處。洛州有言中州、南州之名，恐是作邑分爲九州後始言。成周，恐是舊城壞而復城之，或是其始爲邑，不爲城牆，故後始城。」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

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大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人。」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肯向風。」

正叔辨周都言：「穀、洛鬬，毀王宮，今穀、洛相合處在七里店南，既言毀王宮，則周室亦恐不遠於今之宮闕也。」

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记得熟。」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閒居，與學者講論，資養後生，却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當往則往爾。」

二程言：「人不易知。」子厚言：「人誠知之爲艱，然至於伎術能否，人情善惡，便可知。惟以秦武陽殺人於市，見秦始皇懼，此則不可知。」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一

明道先生語一

師訓

劉絢質夫録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德也。君德即天德也。

「思無邪。」

「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與物同，故不孤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無人則無以見天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毁，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虚一大爲天道，則一作「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

天地爾，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一之也。而兩之。」不兩則無用。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純則無間斷。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即天道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而仲尼所以告之者，以仲弓爲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合内外之道」也。釋氏，内外之道不備者也。

克勤小物最難。

自下而達上者，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能無憂；天則「不爲堯存，不爲桀

亡」者也。

咸、恒，體用也。體用無先後。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顔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天地之正氣，「恭作肅」，肅便雍也。

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

《中庸》言誠便是神。

天人無間斷。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

學在誠知誠養。

學要信與熟。

「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

敬勝百邪。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深可戒慎。

「平康正直。」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者，可謂仁之方也已。」博施而能濟衆，固仁也；而仁不足以盡之，故曰：「必也聖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内，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

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一本「醫」字下別爲一章。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

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也。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物也。

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如冬至之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爾。

正名，聲氣名理，形名理。名實相須。一事

苟，則其餘皆苟矣。

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下雷行，付與无妄，天性豈有妄耶？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無妄則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無妄，震下乾上，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

「犯而不校」，校則私，非樂天者也。犯有當報者，則是循理而已。

「意」者任意，「必」者必行，「固」者固執，「我」者私己。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禮》云：「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已。」如「鳳凰來儀」、「百獸率舞」之事，三代以降無此也。

《泰誓》、《武成》稱一月者，商正已絶，周正未建，故只言一月。

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爲禽獸，爲夷狄，中則爲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

陰陽盈縮不齊，不能無差，故曆家有歲差法。

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古今異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别也。日月星辰皆氣也，亦自别。

時者聖人所不能違，然人之智愚，世之治亂，聖人必示可易之道，豈徒爲教哉？蓋亦有其理故也。

學要在自得。古人教人，唯指其非，故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言三隅，舉其近。若夫「告諸往而知來者」，則其知已遠矣。佛氏言印證者，豈自得也？其自得者，雖甚人言，亦不動。待人之言爲是，何自得之有？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與「從周」之文不悖。「從先進」則爲時之弊言之，彼各有當也。

「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備此數者，而「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又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者，只是言忠信也。忠信者實也，禮樂者文也。語成人之名，自非聖人，誰能當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足以稱成人之名。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己力哉？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忘天德一作「理」。也。

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則豈以夕死爲可乎？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減。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此孔子所以告子張者也。若顏、閔則無此問，孔子告之亦不如此。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唯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適於義。孔悝受命立輒，若納蒯聵則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蒯聵可也；如輒拒父，則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無與於此，忠於所事也。而孔悝既被脅矣，此子路不得

不死耳。然燔臺之事，則過於勇暴也。公子郢志可嘉，然當立而不立，以致衛亂，亦聖人所當罪也，而《春秋》不書，事可疑耳。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者，煩數也。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理，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必有事焉而勿正，「事」者，「事事」之「事」。心勿忘勿助長」，養氣之道當如此。

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

「祖考來格」者，惟至誠爲有感必通。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以俟命」，「朝聞道夕死」之意也。

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

湯、武反之身之者，學而復者也。

「視其所以，以，用也，所爲也。觀其所由，由，所從之道也。察其所安。」志意所安也，所存也。

北宮黝要之以必爲，孟施舍推之以不懼，北宮黝或未能無懼。故黝不如施舍之「守約」也。子夏信道，曾子明理，故二子各有所似。

公孫丑謂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如此則能無畏懼而動心乎？故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人心不得有所繫。

「剛」者强而不屈，「毅」者有所發，「木」者質樸，「訥」者遲鈍。

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是一物，文是一物。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所生，儉自實

所出。故林放問禮之本，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言儉近本也。此與形影類矣。推此理，則甚有事也。

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則無我也。聖人制行不以己，言則是矣，而理似未盡於此言。夫天之生物也，有長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一作「者」。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豈可逆哉？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用一心而處之，必得其要，斯可矣。然則古人處事，豈不優乎！

志可克氣，氣勝一有「志」字。則憒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氣者多矣，而以義理勝氣者鮮也。

「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

「仁者不憂」，樂天者也。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言爲仁之本，非仁之本也。

「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

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

「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韞也。

「肫肫其仁」，蓋言厚也。

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

「體群臣」者，體察也，心誠求之，則無不察矣，忠厚之至也。故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言盡其忠信而厚其祿食，此所以勸士也。

「敬鬼神而遠之」，所以不黷也，知之事也。「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義也，仁之事也。若「智者利仁」，乃先得後事之義也。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用也。

「仁者其言也訒」，難其出也。

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學之要也。

操約者，敬而已矣。

顔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

无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顔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只在於此間爾，蓋猶有己焉。至於無我，則聖人也。顔子切於聖人，未達一息爾。「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三月不違仁」者，此意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顔子之不惰者，敬也。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

「敬以直内」，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孫，順也，不止於言。

聖人言忠信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體用也。

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

賢人，巧也。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己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爲樂。造道者也。好之者，如游佗人園圃；樂之者，則己物爾。然人只能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

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兩漢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

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爲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所不可。

祭者所以盡誠。或者以禮爲一事，人器與鬼器等，則非所以盡誠而失其本矣。

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盡也。

致知養氣。

克己最難。《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禄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子貢之知，亞於顔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爲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自甲乙至於戊己，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別一般氣。

《隨》之上六，才與位皆陰，柔隨之極也，故曰：「拘繫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之。王用亨于岐山。」唯太王之事，民心固結而不可解者也，其佗皆不可如是之固也。

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亂廢興。禮者所以

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若夫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於如此，則又非手舞足蹈之事也。

《緑衣》，衛莊姜傷己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故曰：「緑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綌兮絺兮，❶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絲之緑，由女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綌絺，❷所以來風也。

《螽斯》惟言不妬忌，若《芣苢》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妾御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

居仁由義，守禮寡欲。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下學而上達，意在言表也。

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狥名爲虚矣。如「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狥名也。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誠則逆於物而不順也。

乾，陽一有「物」字。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專一。其動也直」，直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一有「物」字。也，不靜則不柔；「不柔」，一作「歸」。「其靜也翕，翕聚。其動也闢」，發散。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或以格爲止物，是二本矣。

人須知「自慊」之道。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

❶「綌」，涂刻本作「絺」；「絺」，涂刻本作「綌」。
❷「綌絺」，陳刻本、涂刻本互乙。

也。」性情猶言資質體段。亭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爲不可及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爲治者，終苟道也。

動乎血氣者，其怒必遷，若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以應之，怒不在此，何遷之有？

聖人之言，冲一作「中」。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一作「立」。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

《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累於己爾。

「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悅」，與聖人同爾。

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所不足，則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順天理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舃几几。」取狼爲興者，狼前後停，興周公之德終始一也。稱公孫云者，言其積德之厚；「赤舃几几」，盛德之容也。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有節故有餘，止乎禮義者節也。

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陰盛亢陽也。鼓者所以助陽。然則日月之眚，皆可鼓也。月不下日，與日正相對，故食。

季冬行春令，命之曰逆者，子尅母也。

《太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於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於淵，神不外也。」楊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

顏子短命之類，以一人言之，謂之不幸可也；以大目觀之，天地之間無損益，無進退。譬如一家之事，有子五人焉，三人富貴而二人貧賤，以二人言之則不足，以父母一家言之則有餘矣。若孔子之至德，又處盛位，則是化工之全爾。以孔、顏言之，於一人有所不足，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群聖人言之，則天地之間亦富有餘一作亦云富有。也。「惠迪吉，從逆凶。」常行之理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言不爲東周也。

「素履」者，雅素之履也。初九剛陽，素履已定，但行其志爾，故曰「獨行願」也。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反觀吉凶之祥，周至則善吉也，故曰「其旋元吉」。

「比之無首凶」，比之始不善則凶。

「豶豕之牙吉」，不去其牙而豶其勢，則自善矣。治民者不止其爭而教之讓之類是也。

「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

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

謙者治盈之道，故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勝則招怫。❶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爲難。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無體，義有方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

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正是著意，忘則無物。

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

《易》要玩索，「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學只要鞭辟一作「約」。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只此是

❶「招怫」下，涂刻本有小注「一本作氣忿則招怫」八字。

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人最可畏者是便做，要在燭理。一本以下云：「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宰予晝寢」，以其質惡，因是而言。

顏子「屢空」，空中一作「心」。受道。子貢「不受天命而貨殖，億則屢中」，役一作「億」。聰明億度而知，此子貢始時事，至於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乃後來事。其言如此，則必不至於不受命而貨殖也。

「天生德於予」，及「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聖人極斷置以理。

「文不在兹」，言文未嘗亡。唱道在孔子，聖人以爲己任。

「《詩》、《書》、執禮皆雅言。」雅素所言也，至於「性與天道」，則子貢亦「不可得而聞」，蓋要在「默而識之」也。

「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表裏之義也。

理義，體用也。理義之説我心。

居之以正，行之以和。

「艮其止，止其所也。」各止其所，父子止於恩，君臣止於義之謂。「艮其背」，止於所不見也。

「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謂贊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

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吉之先見，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

之」主終。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

「脩辭立其誠」，文質之義。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與「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皆心也。自分「心」「迹」以下一段皆非。

息訓爲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無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爲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而得之。

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夏之病，常在近小。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常過高而未仁，故以切己之事答之。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道有冲漠之氣象。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一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二

明道先生語二

戌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

劉絢質夫録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無始，亦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若以「生」爲「生養」之「生」，却是「修道之謂教」也。至下文始自云「不能者敗以取禍」，則乃是教也。

且唤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爲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爲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爲中。

顔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在止於至善」，反己守約是也。

楊子出處，使人難説，孟子必不肯爲楊子事。

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揜

焉者，真所謂狂矣。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所以爲夫子笑；若知「爲國以禮」之道，便却是這氣象也。

人之學，當以大人爲標垜，然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顏子之學。一作「事」。

「窮理盡性」矣，曰「以至於命」，則全無著力處。如「成於樂」，「樂則生矣」之意同。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蓋於是始有所得而歎之。以子貢之才，從夫子如此之久，方歎「不可得而聞」，亦可謂之鈍矣。觀其孔子没，築室於場，六年然後歸，則子貢之志亦可見矣。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蓋特傳之耳。

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則是深知道之無窮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他人見孔子甚遠，顏子瞻之，只在前後，但只未在中間爾。若孔子，乃在其中焉，此未達一間也。

「成性存存」，便是「道義之門」。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二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三

明道先生語三

亥八月見先生於洛所聞

劉絢質夫録

「公族有罪，磬于甸人，如其倫之喪，無服」，明無罪者有服也。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一無「老」字。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則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一作「氏」字。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禮》云「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似亦太早。雖不以卑廢尊，若既葬而行之，宜亦可也。蓋未葬時，哀戚方甚，人有所不能祭爾。

「艮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吴本「罪」作「惡」，「誅」作「去」。

釋氏無實。

釋氏説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之中，四方莫不見也。

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

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一作「已非矣」。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

曾子易簀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也。

灑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臧武仲知也，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三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四

明道先生語四

亥九月過汝所聞

劉絢質夫録

絢問：「先生相別，求所以教。」曰：「人之相愛者，相告戒，必曰凡事當善處。然只在仗忠信，只不忠信，便是不善處也。」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爲。二者，爲己爲人之道也。」「爲己爲人」，吴本作「治己治人」。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先生曰：「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

讀書要玩味。

《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

《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皆是一貫。

持國曰：「若有人便明得了者，伯淳信乎？」曰：「若有人，則豈不信？蓋必有生知者，然未之見也。凡云爲學者，皆爲此以下論。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便是至言。」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 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一作「更」。有箇仁，「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敬主事。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繫辭》雖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是豈不同？」

人多言廣心浩大，然未見其人也。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非己之私也。

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 佛氏總爲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 聖人循理，故平直而易行。 異端造作，大小大費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遠。

《易》中只是言反覆、往來、上下。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釋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四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五

伊川先生語一

入關語録 或云：明道先生語。

「志，氣之帥」，不可小觀。

知知，仁守，勇決。

涵養吾一。

主一無適，「敬以直内」，便有浩然之氣。浩然須要實識得他剛大直，「不習無不利」。

敬即便是禮，無己可克。

大而化，則己與理一，一則無己。

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

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密是甚？

六經之言，在涵畜中默識心通。精義爲本。

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物則一作「即」。事也，凡事上窮極其理，則無不通。

有主則虚，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知不專爲藏往，《易》言「知來藏往」，主蓍卦而言。

物形便有大小精粗，神則無精粗。神則是神，不必言作用。「三十輻共一轂」，則爲車。若無轂輻，何以見車之用？

人患事繫累，思慮蔽固，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在乎格物窮理。窮至於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理。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一作「他」。

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視、聽、言、動，非理不爲，即是禮，禮即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雖有意於爲善，亦是非禮。無人欲即皆天理。

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人不能袪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所過者化」，身之所經歷處；「所存者神」，存主處便是神。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固非小補，伯者是小補而已。

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一作「道」。不尊。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説，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人皆稱柳下惠爲聖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語，非自見。假如人言孔子爲聖人，也須直待己實見聖處，方可信。

合而聽之則聖，公則自同。若有私心便不同，同即是天心。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它所見處大。

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聞之知之，得之有之。耳剽臆度。

「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人惡多事，或人憫一作「欲簡」。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何？

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聖人盡道，以其身所行率天下，是欲天下皆至於聖人。佛以其所賤者教天下，是誤天下也。人才愈明，往往所陷溺愈深。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言孔子川流是日用處，大德是存主處。「敦」如俗言敦禮義、敦本之意。

或曰：「正叔所定婚儀，復有壻往謝之禮，何謂也？」曰：「如此乃是與時稱。今將一古鼎古敦音隊。用之，自是人情不稱，兼亦與天地風氣不宜。禮，時爲大，須當損益。夏、商、周所因損益可知，則能繼周者亦必有所損益。如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夏時之類可從則從之。蓋古人今人，自是年之壽夭、形之大小不同。古之被衣冠者，魁偉質厚，氣象自別。若使今人衣古冠冕，情性自不相稱，蓋自是氣有淳漓。正如春氣盛時，生得物如何，春氣衰時，生得物如何，必然別。今之始開荒田，初歲種之，可得數倍，及其久，則一歲薄於一歲，此乃常理。觀三代之時，生多少聖人，後世至今，何故寂寥未聞，蓋氣自是有盛則必有衰，衰則終必復盛。若冬不春，夜不晝，則氣化息矣。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之，治則須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然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然後成，

亦因時而已。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須是先有溥博淵泉也，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泉，豈能時出之？大抵氣化在天在人一般，聖人其中，只有功用。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正須如此。狗流俗非隨時，知事可正，嚴毅獨立，乃是隨時也。舉禮文，却只是一時事。要所補大，可以風後世，却只是明道。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大數則是，然不消催促他。」

冠禮廢，則天下無成人。或人欲如魯公十二而冠，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十二年非可責之時。既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他也，徒行此節文何益？雖天子諸侯，亦必二十而冠。

「信而後諫」，唯能信便發得人志。

龍女衣冠不可定。龍，獸也。衣冠人所被，豈有禽獸可以被人衣冠？若以爲一龍，不當立數十廟；若以爲數十龍，不當同爲善濟夫人也。大抵決塞，莫非天地之祐、社稷之福、謀臣之功、兵卒之力。不知在此，彼龍何能爲？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一作「教」。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説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説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

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若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强，然學者則須勉强。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一作「義重於生」。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静，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强也？

葬埋所慮者，水與蟲耳。晉郭文舉爲王導所致，及其病，乞還山，欲枕石而死。貴人留之曰：「深山爲虎狼食，不其酷哉？」曰：「深山爲虎狼食，貴人爲螻蟻食，一也。」故葬者鮮不被蟲者，雖極深，亦有土蟲。故思木之不壞者，得柏心爲久，後又見松脂錮之又益久，故用松脂塗棺。

語高則旨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言涵蓄，無有精粗。欲言精微，言多則愈粗。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埽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浩然之氣，既言氣，則已是大段有形體之物。如言志，有甚迹，然亦儘有形象。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譬之以金爲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

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

之鼻息，然不必須一本無此四字，有「豈」字。假吸復入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一作「人之氣生」。於真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一作「必是」。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鑪，何物不銷鑠了？

「範圍天地之化。」天本廓然無窮，但人以目力所及，見其寒暑之序、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他。天地之化，不是天地之化其體，有如城廓之類，都盛其氣。假使言日升降於三萬里，不可道三萬里外更無物。又如言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里外天地盡。學者要默體天地之化。如此言之，甚與天地不相似，其卒必有窒礙。有人言無西海，便使無西海，亦須是有山。無陰陽處，便無日月。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内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一作「心」。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内。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一本無此字。「敬以直内」，涵養此意，「直内」是本。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爲中庸。

道則自然生萬物。今夫春生夏長了一番，皆是道之生，後來生長，不可道却將既生

之氣，後來却要生長。道則自然生生不息。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人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可置之。今窮其説，未必能窮得他，比至窮得，自家已化而爲釋氏矣。今且以迹上觀之。佛逃父出家，便絶人倫，只爲自家獨處於山林，人鄉裏豈容有此物？大率以所賤所輕施於人，此不惟非聖人之心，亦不可爲君子之心。釋氏自己不爲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謂他人不能如是，容人爲之而己不爲，别做一等人，若以此率人，是絶類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爲死生，其情本怖死愛生，是利也。

「敬以直内」，有主於内則虚，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虚？「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爲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一本有「久」字。必別。

天子七廟，亦恐只是一日行禮。考之古，則戊辰同祀文、武；考之今，則宗廟之祀亦是一日。

祭無大小，其所以交於神明、接鬼神之義一也。必齋，不齋則何以交神明？

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絶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一作「漲」。裏差了。曆上若是通理，所通爲多。堯夫之學，大抵似楊雄，然亦不盡如之。常窮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是自然也；色有二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染畫得，亦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得一半

數不行，蓋聲陽也，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此皆有理。譬之有形斯有影，不可謂今日之影，却收以爲來日之影。據《皇極經世》，色味皆一萬七千二十四，疑此記者之誤。

君子宜獲祐，然而有貧悴短夭，以至無繼者，天意如何？氣鍾於賢者，固有所不周也。

閑邪則固一有「主」字。一矣，然一作「能」。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作「行」。一者，無他，只是整齊一作「莊整」。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奸。此意但涵養久，則天理自然明。

「必有事焉」，有事於此一作「敬」。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然後爲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是「勿正」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一之意。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絶，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釋氏尊宿者，自言覺悟，是既已達道，又却須要印證，則是未知也；得他人道是，然後無疑，則是信人言語，不可言自信。若果自信，則雖甚人言語，亦不聽。

學者之流必談禪者，只是爲無處撈摸，故須入此。

「大德敦化」，於化育處敦本也；「小德川流」，日用處也。此言仲尼與天地同德。

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内』也。」

「剛毅木訥」，何求而曰一作「以」。近仁？只爲輕浮巧利，於仁甚遠，故以此爲「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

有土地，要之耕而種粟以養人，乃宜。今以種果實，只做果子喫了，種糯，使之化爲水飲之，皆不濟事，不穩當。

顔、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顔子尤温淳淵懿，於道得之更淵一作「深」。粹，近聖人氣象。

率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内。

「率性之謂道」，率，循也。若言道不消先立下名義，則茫茫地何處下手？何處著心？

文字上一有「雖」字。無閒暇，終是一無二字。少工夫。然思慮則儘不廢。於外事雖奔迫，然思慮儘悠悠。

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一作「及」。乎高深，然要之卒歸乎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便須覓一箇纖姦打訛處，❶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老氏之學，更挾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則秦之愚黔首，其術蓋亦出於此。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

❶「纖」，陳刻本作「綴」；「纖」下，涂刻本有小注「一作綴」三字。

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

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

生知者，只是他自生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郯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

蕭何大營宮室，其心便不好，只是要得斂怨自安。謝安之營宮室，却是隨時之宜，以東晉之微，寓於江表，其氣奄奄欲盡，且以慰安人心。

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内有父兄爲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埽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灑埽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

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内」。

立人達人，爲仁之方，强恕，求仁莫近，言得不濟事，亦須實見得近處，其理固不出乎公平。公平固在，用意更有淺深，只要自家各自體認得。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安安」，下字爲義。安，其所安也；安安，是義也。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説，不須將死生便做一箇道理求。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

道無無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無一亦無三。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

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果可以一貫，若使他人言之，便未足信，或未盡忠恕之道，曾子言之，必是盡仍是。一作「得也」。又於《中庸》特舉此二義，言「忠恕違道不遠」，恐人不喻，故指而示之近，欲以喻人，又如禘嘗之義，如視諸掌，《中庸》亦指而示之近，皆是恐人不喻，故特語之詳。然則《中庸》之書，決是傳聖人之學不雜，子思恐傳授漸失，故著此一卷書。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一本有「將」字。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是敬也。敬則是不私之說也。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

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却是味短。只爲乍見，不似聖人見慣。如《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非白，非鹹非苦，費多少言語。

「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於此也。

有人旁邊作事，己不見，而只聞人說善言者，爲敬其心也，故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主於一也。主於內則外不入，敬便心虛故

也。必有事焉，不忘，不要施之重，便不好。敬其心，乃至不接視聽，此學者之事也。始學，豈可不自此去？至聖人，則自是「從心所欲不踰矩」。

孔子自十五至七十，進德直有許多節次。聖人未必然，然亦是一作「且」。爲學者立下一法，「盈科而後進」，須是成章乃達。

自古元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於道中與他分別出五常，若只是兼體，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頭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至如八卦，《易》之大義在乎此，亦無人曾解來。乾健坤順之類，亦不曾果然體認得。

登山難爲言，以言聖人之道大。觀瀾必照，因又言其道之無窮。瀾，水之動處，苟非源之無窮，則無以爲瀾；非日月之明無窮，則無以「容光必照」。其下又言其篤實而有光輝也。一作「篤實而不窮」。「成章」者，篤實而有光輝也。今以瓦礫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則，語助也，故者，本如是者也。今言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之也，故曰「以利爲本」，本欲利之也。此章皆爲知而發，「行其所無事」，是不鑿也；「日至可坐而致」，亦只是不鑿也。

不席地而倚卓，不手飯而匕筯，此聖人必隨時，若未有當，且作之矣。

昔謂異教中疑有達者，或是無歸，且安於此。再嘗考之，卒不達，若達，則於其前日所處，不能一朝居也。觀曾子臨死易簀之意，便知其不達。「朝聞道，夕死可矣」，豈能安其所未安？如毀其人形，絶其倫類，無君

臣父子之道，若達則不安也。只夷言左衽，尚可言隨其國俗，至若人道，豈容有異？受祥肉彈琴，❶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可乎？使其哀已忘，則何必彈琴？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釋氏之説，若欲窮其説而去取之，則其説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説，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一作「力」。

儒者其卒必一作「多」。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智窮力屈，欲休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人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爲前面逢著山，逢著水，行不得，有窒礙，則見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爲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今夫有人處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某處安，某處不安，須就安處。若己有家，人言他人家爲安，己必不肯就彼。故儒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爲於己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實有之。

佛、莊之説，大抵略見道體，乍見不似聖人慣見，故其説走作。

時所以有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者，何也？氣有淳漓，自然之理。有盛則必有衰，有終則必有始，有晝則必有夜。譬之一片地，始

❶「肉」，原作「内」，據陳刻本、涂刻本改。

開荒田，則其收穀倍，及其久也，一歲薄於一歲，氣亦盛衰故也。至如東、西漢，人才文章已來皆別，所尚異也。尚所以異，亦由心所爲。心所以然者，只爲生得來如此。至如春夏秋冬，所生之物各異，其栽培澆灌之宜，亦須各以其時，不可一也，須隨時。只如均是春生之物，春初生得又別，春中又別，春盡時所生又別。禮之隨時處宜，只是正得當時事。所謂時者，必明道以貽後人。

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爲心害？某氣本不盛，然而能不病、無倦怠者，只是一箇慎生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儘悠悠。

「合而言之道也」，仁固是道，道却是總名。

「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己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己。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在前」是不及，「在後」是過之，此過不及甚微，惟顏子自知，他人不與。「卓爾」是聖人立處，顏子見之，但未至爾。

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如言孝，其所以爲孝者如何，窮理。一無此二字。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得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爲萬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雖小，皆有是理。

敬則自虚静，不可把虚静唤做敬。居敬則自然行簡，若居簡而行簡，却是不簡，只是所居者已剩一簡字。

「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

畫上便出義。後之人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

物理須是要窮。若言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若只言天只是高，地只是深，只是已辭，更有甚？

敬則無己可克，一有「學者之事」。始則須絕四。一有「去」字。

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爲主。若有人爲繫虜將去，隨其所處，已有不得與也。唯心則三軍之衆不可奪也。若并心做主不得，則更有甚？

夷、惠之行，未必如此。且如孔子言「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則伯夷之度量可知。若使伯夷之清既如此，又使念舊惡，則除是抱石沈河。孟子所言，只是推而言之，未必至如此。然聖人於道，防其始，不得不如是之嚴。如此而防，猶有流者。夷、惠之行不已，其流必至於孟子所論。夷是聖人極清處，惠聖人極和處，聖人則兼之而時出之。清、和何止於偏？其流則必有害。墨子之道，雖有「尚同」、「兼愛」之說，然觀其書，亦不至於視鄰之子猶兄之子，蓋其流必至於此。至如言伊尹，始在畎畝，五就湯，五就桀，三聘翻然而從，豈不是時？然後來見其以天下自任，故以爲聖人之任。

聲數。

由經窮理。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勉而中，思而得，何止有差等，直是相去懸絕。「不勉而中」即常中，「不思而得」即常得，所謂「從容中道」者，指他人所見而言之。若不勉不思者，自在道上行，又何必言中？不中，不勉，

不思，亦有大小深淺。至於曲藝，亦有不勉不思者。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一無「味」字。聖人之一無「之」字。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贊天地之化育」，自人而言之，從盡其性至盡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盡性所造如此。若只是至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乃「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

浩然之氣，所養各有漸，所以至於充塞天地，必積而後至。行不慊於心，止是防患之術，須是集義乃能生。

「不可一朝居」者，孟子之時，大倫亂，若君聽於臣，父聽於子，動則弑君弑父，須著變，是不可一朝居也。然魯有三桓，無以異齊，何以魯一變至於道？魯只是不修周公之法，齊既壞太公之法，後來立法，已是苟且，及其末世，并其法又壞，亂甚於魯，故其弑亦先於魯。孔子之仕於魯，所一作「欲」。以爲之兆，得可爲處便爲。如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一事正則百事自已，不得傳言以魯之衆加齊之半，此非孔子請討之計。一作「意」。如此，則孔子只待去角力，借使言行，亦上有天子，下有方伯，須謀而後行。

《禮》，「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語至常淺，孔子固能如此，但觀其氣象，不似聖人之言。

嘗觀自三代而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内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

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爲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

大綱不正，萬目即紊。唐之治道，付之尚書省，近似六官，但法不具也。後世無如宇文周，其官名法度，小有可觀。隋文之法，雖小有善處，然皆出於臆斷。惟能如是，故維持得數十年。

「隕石於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也。倒逆飛，必有氣軀之也。如此等皆是異事也，故書之。大抵《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如石隕於宋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爲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麟乃和氣所致，然春秋之時有者，何以爲應天之氣？豈可如此間別？聖人之生，亦天地交感，五行之秀，乃生聖人。當戰國之際，生孔子何足怪？况生麟？聖人爲其出非其時，故有感，如聖人生不得時。

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説則無可説。所以陰陽者道，既曰氣，則便是一作「有」。二。言開闔，已一作「便」。是感，既二則便有感。所以開闔者道，開闔便是陰陽。老氏言虚而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無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有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已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説感與未感。「中和」，若只於人分上言之，則喜怒哀樂未發、既發之謂也。若「致中和」，則是達天理，便見得天尊地卑、萬物化育之道，只是致知也。

「素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不及也；「不見知不悔」，是中者也。

中者，只是不偏，偏則不是中。庸只是常。猶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間。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衮説了。今之語道，多説高便遺却卑，説本便遺却末。

「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更有甚中庸？脱一「反」字。小人不主於義理，則無忌憚，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語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

「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所賦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狹淺之見求之，便謂差且。❶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永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

夢説之事，是傅説之感高宗，高宗感傅説。高宗只思得聖賢之人，須是聖賢之人，方始應其感。若傅説非聖賢，自不相感。如

❶「且」，涂刻本作「互」。

今人卜筮，蓍在手，事在未來，吉凶在書策，其卒三者必合矣。使書策之言不合於理，則自不驗。

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至如海濱露出沙灘，便有百蟲禽獸草木無種而生，此猶是人所見。若海中島嶼稍大，人不及者，安知其無種之人不生於其間？若已有人類，則必無氣化之人。

匹夫至誠感天地，固有此理。如鄒衍之說太甚，只是盛夏感而寒慄則有之，理外之事則無，如變夏爲冬降霜雪，則無此理。

「配義與道」，即是體用。道是體，義是用，配者合也。氣儘是有形體，故言合。氣者是積義所生者，却言配義，如以金爲器，既成則目爲金器可也。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一無此二字，作「雖」字。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爲惡，不能成其惡。雖堯、舜之世，然於其家乖戾之氣亦生朱、均，在朝則有四凶，久而不去。

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

絪緼，陰陽之感。

「志，氣之帥。」若論浩然之氣，則何者爲志？志爲之主，乃能生浩然之氣。「志至焉，氣次焉」，自有先後。

醫者不詣理，則處方論藥不盡其性，只知逐物所治，不知合和之後，其性又如何？

假如訶子黄、白礬白，合之而成黑，黑見則黄白皆亡。又如一二合而爲三，三見則一二亡，離而爲一二則三亡。既成三，又求一與二；既成黑，又求黄與白，則是不知物性。一作「理」。古之人窮盡物理，則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其某物合某則成何性。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至如草木也，其黄者得土之性多，其白者得金之性多。

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古人爲學易，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舞勺舞象，有絃歌以養其耳，舞干羽以養其氣血，有禮義以養其心，又且急則佩韋，緩則佩絃，出入閭巷，耳目視聽及政事之施，如是，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今之學者，只有義理以養其心。

河北只見鯀隄，無禹隄。鯀堙洪水，故無功，禹則導之而已。

五祀恐非先王之典，皆後世巫祝之一作「誣祀」，無「之」字，「誣」又作「淫」。言，報則遺其重者，井人所重，行宁廊也，其功幾何？

雖庶人，必祭及高祖。比至天子諸侯，止有疏數耳。

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鑪，雖生物銷鑠亦盡，况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却是將已涸之水爲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傳録言語，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雖孔門亦有是患。如言昭公知禮，巫馬期

告，時孔子正可一作「合」。不答其問，必更有語言，具巫馬期欲反命之意，孔子方言「苟有過，人必知之」。蓋孔子答，巫馬期亦知之，陳司敗亦知之矣。又如言伯夷、柳下惠皆古聖人也，若不言清、和，便以夷、惠爲聖人，豈不有害？又如孟子言「放勳曰」，只當言「堯曰」，傳者乘放勳爲堯號，乃稱「放勳曰」。又如言「聞斯行之」，若不因公西赤有問，及仲由爲比，便信此一句，豈不有害？又如孟子，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此事欲國人矜式，孟子何不可處？但時子以利誘孟子，孟子故曰：「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若觀其文，只似孟子不肯爲國人矜式，須知不可以利誘之意。舜不告而娶，須識得舜意。若使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以其父頑，過時不爲娶，堯去治之，堯命瞽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今之官府，治人之私亦多，然而象欲以殺舜爲事，堯奚爲不治？蓋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隱慝而治之，非堯也。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以何爲準？❶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户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户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然也只是説得到

❶「以」上，涂刻本有「春秋」二字。

義，義以上更難説，在人自看如何。

格物亦須積累涵養。如始學《詩》者，其始未必善，到悠久須差精。人則只是舊人，其見則別。

「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一無「遂」字。「終之」。須以知爲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爲不善，只爲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事，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即能「終之」。

《春秋》，《傳》爲案，《經》爲斷。

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蓋始學時，盡是傳授。後之學者却先須識義理，方始看得經。如《易》，《繫辭》所以解《易》，今人須看了《易》，方始看得《繫辭》。一本云：「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

「至大至剛以直」，不言至直，此是文勢。如「治世之音安以樂」，「怨以怒」，「粗以厲」，「噍以殺」，皆此類。

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册，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學者好語高，正如貧人説金，説黄色，説堅軟，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見富人説金如此。

仲尼於《論語》中未嘗説神字，只於《易》中，不得已言數處而已。

有主則虚，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以物待物，不可以己待物。

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是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真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爲之，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爾。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真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闔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真元也。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禄之誘最害人。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

做官奪人志。

星辰。若以日月之次爲辰，則辰上恐不容二十八舍。若謂五星，則不可稱辰。或恐只是言北辰。皆星也，何貴乎北辰？北辰

自是不動。只不動，便是爲氣之主，故爲星之最尊者。「尊」，一作「宗」。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爲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一有「之數」字。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於一作「如」。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律曆之法，今亦粗存，但人用之小耳。律之遺，則如三命是也。其法只用五行支幹納音之類。曆之遺，則是星算人生數，一作「處」。然皆有此理，苟無此理，却推不行。

《素問》之書，必出於戰國之末，觀其氣象知之，天之氣運只如此，但繫看者如何。設如定四方，分五行，各配與一方，是一般絡角而看之，又一般分而爲二十四，又一般規模大則大，規模小則小，然善言亦多。如言「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善觀人者必有見於己」。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守身爲大」，其事固有大者，正惟養疾亦是守身之一，「齊戰疾」，聖人之所慎。

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七廟五廟，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則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

祭禰，只爲知母而不知父，禽獸道也。祭禰而不及一有「高」字。祖，非人道也。

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理皆是合祭之義。禘從帝，禘其祖之所自出之帝，以所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其前，是爲禘也。諸侯無所出之帝，只是於太祖廟，一有「以」字。群廟之主合食，是爲祫。魯所以有禘者，只爲得用天子禮樂，故於《春秋》之中，不見言祫，只言禘，言大事者即是祫。言「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即是合食閔、僖二公之義。若時祭一有「即」字。當言有事。吉禘於莊公，只是禘祭，言吉者以其行之太早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只是禮文交錯。

郊祀配天，宗廟配上帝，❶天與上帝一也。在郊言天，以其冬至生物之始，故祭於圜丘，而配以祖，陶匏稿鞂，埽地而祭。宗祀言上帝，以季秋成物之時，故祭於明堂，而配以父，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此義甚彰灼。但《孝經》之文，有可疑處。周公祭祀，當推成王爲主人，則當推武王以配上帝，不當言文王配。若文王配，則周公自當祭祀矣。周公必不如此。

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若仁則固一，一所以爲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一作「更有」。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可言信。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則是有不信。如東即東，西即西，則無一有「不」字。信。

説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遊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説盡，

❶「廟」，涂刻本作「祀」。

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説下帷講誦，猶未必説書。

聖狂，聖不必是睿聖，狂不必是狂狷。只是智通者便言聖，如聖義忠和，豈必是聖人？

尸如配位时，男男尸，女女尸。祭事主嚴，雖同時共室，亦無嫌，與喪祭執事不嫌同義。執事且爾，况今日事之，便如國之先君與夫人，如合祭之時，考妣當各異位。蓋人情亦無舅婦同坐之禮，如特祭其廟之時，則不害夫婦並祭。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絶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一本無此四字。唯是心一作「在人」。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虚，虚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甖，有水實内，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虚？無水於内，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一作「不一則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一無「聖人之言」四字。《易》所謂「敬以直内，義以方外」，須是直内，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牆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

其垣牆，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

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答以市井之人雖日營利，然猶有休息之時。至忙者無如禪客。何以言之？禪者之行住坐卧，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此便是常忙。

《論語》有二處「堯舜其猶病諸」，「博施濟衆」，豈非聖人之所欲？然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然所養有所不贍，此病其施之不博也。聖人所治，不過九州四海，然九州四海之外，聖人亦非不欲兼濟，然所治有所不及，此病不能濟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爲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脩己以安百姓」，須有所施爲，乃能安人。此則自我所生，學至堯、舜，則自有堯、舜之事。言孝者必言曾子，不可謂曾子之孝已甚。

「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是積義，「所生」如集大成。若累土爲山，須是積土乃成山，非是山已成形，乃名爲義。一作「山」，一作「土」。「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當行不慊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須是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若要見時，且看取地道。《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方便是剛，大便是大，直便是直。於坤不言剛而言方者，言剛則害於地道，故下一作「不」。復云：「至柔而動也剛。」以其先言柔而後云剛，無害。大只是對小而言是大也；剛只是對柔而言是剛也；直只是對曲而言是直也。如此，自然「不習無不利」。《坤》之六二，只爲已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地道之精純者。至如六五便不同。欲得學，且只看取地道。《坤》雖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

《乾》九二是聖人之事，《坤》六二是學者之事。聖賢之道，其發無二，但至一作「只」。有深淺大小。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名，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

「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一作「爲」。

顔子擇中庸，得善拳拳，中庸如何擇？如「博學之」，又「審問之」，又「明辨之」，所以能擇中庸也。雖然，學問而辨，❶亦何所據，乃識中庸？此則存乎「致知」。「致知」者，此則在學者自加功也。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智，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只是患在不能守，不能斷。

「必有事焉」，謂必有所事，是敬也。「勿正」，正之爲言輕，「勿忘」是敬也。正之之甚，遂至於助長。

編闢整續終自正。和叔未知終自得否？

墨子之書，未至大有兼愛之意，及孟子之時，其流浸遠，乃至若是之差。楊子爲我亦是義，墨子兼愛則是仁，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直至無父無君，如此之甚。

世人之學，博聞强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就其間特立不惑，無如子厚、堯夫，然其説之流，恐未免此敝。

楊子似出於子張，墨子似出於子夏，其中更有過、不及，豈是師、商不學於聖人之門？一本「張」作「夏」，「夏」作「張」。

❶「而」，涂刻本作「明」。

約。敬是。

與叔、季明以知思聞見爲患，某甚喜此論，邂逅却正語及至要處。世之學者，大敝正在此，若得他折難堅叩，方能終其說，直須要明辨。

康仲一作「拯」。問：「人之學非願有差，只爲不知之故，遂流於不同，不知如何持守？」先生言：「且未説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

「禮，孰爲大？時爲大」，亦須隨時。當隨則隨，當治則治。當其時作其事，便是能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尋常人言隨時，爲且和同，只是流徇耳，不可謂和，和則已是和於義。故學者患在不能識時，時出之，亦須有溥博淵泉，方能出之。今之人自是與古之人別，其風氣使之，至如壽考形貌皆異。古人皆不減百餘歲，今豈有此人？觀古人形象被冠冕之類，今人豈有此等人？故籩豆簠簋，自是不可施於今人，自時不相稱，時不同也。時上盡窮得理。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他嘿識得此體用，大約是如此，豈可催促得他？堯之於民，匡直輔翼，聖賢於此間，見些功用。舉此數端可以常久者，示人。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損益可知。嘿觀得者，須知三王之禮與物不必同。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備，只爲時也。若不是隨時，則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没事。又非聖人智慮所不及，只是時不可也。

「之」，一作「箇」。

只歸之自然，❶則無可觀，更無可玩賾。

---

❶「之」下，涂刻本有小注「一作箇」三字。

「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濕氣烝然自出，如濕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有氣，則龍之興雲不足怪。虎行處則風自生。龍只是獸，茅山華陽洞曾跳出，其狀殊可愛，亦有時乾處能行，其行步如虎。茅山者則不噉人，北五臺者則傷人。又有曾於鐵狗廟下穿得一龍卵，後寄於金山寺，龍能壅水上寺門，取卵不得。龍所以知者，許大物亦自靈也。龍以卵生者，亦非神。更一等龍，必須胎生。

極，無適而不爲中。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五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六

伊川先生語二

己巳冬所聞

問：「孔子稱伯夷、叔齊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何也？」曰：「以夷齊之隘，若念舊惡，將不能處世矣。」

問：「子貢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仁聖何以相別？」曰：「此子貢未識仁，故測度而設問也。惟聖人爲能盡仁，然仁在事，不可以爲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果乎？」曰：「誠然也。聖人惟恐所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孰若兼四海之外亦治乎？身嘗以爲病也。博施濟衆事大，故仁不足以名之。」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趙景平問：「『未見蹈仁而死者』，何謂蹈仁而死？」曰：「赴水火而死者有矣，殺身成仁者，未之有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六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七

伊川先生語三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説，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脩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善讀《中庸》者，只得此一卷書，終身用不盡也。

睽之上九，離也。離之爲德，在諸卦莫不以爲明，獨於睽便變爲惡。以陽在上則爲亢，以剛在上則爲狠，以明在上變而爲察，以狠以察，所以爲睽之極也。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皆自任己察之所致。然往而「遇雨則吉」，遇雨者，睽解也。睽解有二義：一是物極則必反，故睽極則必通，若睽極不通，却終於睽而已；二是所以能解睽者，却是用明之功也。

大抵卦爻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以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

先生嘗説：「某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脩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然某於《易傳》，後來所改者無幾，不知如何。

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却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鋭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閑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别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尹子云：「先生自以爲不滿意，焚之矣。」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

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官有榷酤，民有買撲，無故輒令人聚飲，亦大爲民食之蠹也。損民食，惰民業，招刑聚寇，皆出於此。如損節得酒課，民食亦爲小充。分明民食，却釀爲水後，令人飲之，又不當飢飽。若未能絶得買撲，若且只諸縣都鄙爲之，亦利不細。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脱然自有悟處。然於物上理會也得，不理會也得。且須於學上格物，不可不詣理也。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别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或問：「古之道如是之明，後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也？」曰：「此無他，知道者多即道明，知者少即道不明也。知者多少，亦由乎教也。以魯國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然一時間所出大賢十餘人，豈不是有教

以致然也？ 蓋是聖人既出，故有許多賢者。以後世天下之大，經二千年間，求如一顏、閔者，不可得也。」

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 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與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 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 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語雖有淺近處，即却無包含不盡處。如樊遲於聖門，最是學之淺者，及其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且看此語有甚包含不盡處？ 他人之語，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惟聖人之言，則遠近皆盡。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濶步，及到峻處，便逡巡。一本無「便止」二字，❶

❶「無便止二字」，涂刻本無。

云：「或以峻而遂止，或以難而稍緩。苟能遇難而益堅，聞過則改，何遠弗至也？」

先代帝王陵寢下，多有閑田。推其後，每處只消與田十頃，與一閑官世守之。至如唐狄仁傑、顔杲卿之後，朝廷與官一人，死則却絶，不若亦如此處之，亦與田五、七頃。

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忿争，其實爲争財。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爲法則無所争。

後世人理全廢，小失則入於夷狄，大失則入於禽獸。「人理」一作「禮」。

大凡禮，必須有意。❶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益長裕而不設」，謂固有此理。而就上充長之，「設」是撰造也，撰造則爲僞也。

人或以禮官爲閑官，某謂：禮官之責最大。朝廷一有違禮，皆禮官任其責，豈得爲閑官？

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如此？

曹參去齊，以獄市爲託。後之爲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禮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只有箇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學者所貴聞道，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然求學者，不必在同人中；非同人，又却無學者。

❶「意」，涂刻本作「義」。

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是聖上別有一等神人，神即聖而不可知。又曰：「謂聖之至妙，人所未能測。」

《儒行》之篇，此書全無義理，如後世遊説之士所爲誇大之説。觀孔子平日語言，有如是者否？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對曰：「知禮。」彼國人來問君知禮否，不成説不知禮也。如陳司敗數昭公失禮之事而問之，則有所不答，顧左右而言他。及巫馬期來告，正合不答，然孔子答之者，以陳司敗必俟其反命，故須至答也。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意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古有教，今無教。以其無教，直壞得人質如此不美。今人比之古人，如將一至惡物，比一至美物。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不入學者。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如今所傳之《詩》，人人諷誦，莫非止於禮義之言。今人雖白首，未嘗知有《詩》，至於里俗之言，盡不可聞，皆繫其習也。以古所習，安得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

唐太宗，後人只知是英主，元不曾有人識其惡，至如殺兄取位。若以功業言，不過只做得箇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至如肅宗，即位靈武，分明是篡也。

《革》言「水火相息」，息，止息也。既有止息之理，亦有生息之理。《睽》卦不見四

德，蓋不容著四德。繇言「小事吉」者，止是方睽之時，猶足以致小事之吉。不成終睽而已？須有濟睽之道。一本「睽卦」以下別爲一章。

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凡爲政，須立善法，後人有所變易，則無可奈何。雖周公，亦知立法而已，後人變之，則無可奈何也。

《臨》言「八月有凶」，謂至八月是遯也。當其剛浸長之時，便戒以陰長之意。

「紀侯大去其國」，大名責在紀也，非齊之罪也。齊侯、陳侯、鄭伯遇於垂，方謀伐之，紀侯遂去其國。齊師未加而已去，故非齊之罪也。

《春秋》之文，莫不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小大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之力也。

書大雩，雩及上帝，以見魯不當爲，與書郊者同義。

書公伐齊納糾，糾不當立，故不言子糾。若書子糾，則正了他當得立也。

凡易卦，有就卦才而得其義者，亦有舉兩體便得其義者。《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此是就卦才而得隨之義。「澤中有雷，隨」，此是就象上得隨之義也。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宗法須是一二巨公之家立法。宗法立，則人人各知來處。

宗子者，謂宗主祭祀也。

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絶，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凡大宗與小宗，皆不在廟數。

收族之義，止爲相與爲服，祭祀相及。

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於己，

所以得宗之名，非己宗於人也。

凡小宗以五世爲法，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尚存，欲祭其父，則見爲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亦須計會今日之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

祭祀須別男女之分。生既不可雜坐，祭豈可雜坐？

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

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著，却是僞也，必須用時之服。

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在寢，一作「祭於殯」。哭於何處？

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獺知祭。禮亦出於人情而已。

祭先之禮，不可得而推者，無可奈何；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猶當盡祭之。祖又豈可不報？又豈可厭多？蓋根本在彼，雖遠，豈得無報？

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謂承祭祀也。然亦不當道七十，只道雖老無無主婦便得。

禮云：宗子如一作「不」。爲殤。宗子有君之道，豈有殤之理？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言一箇中一作「本」。體。既是喜怒哀樂未發，那裏有箇甚麽？只可謂之中。如乾體便是健，及分在諸處，不可皆名健，然在其中矣。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非是謂之和便不中也，言和則中在其中矣。中便是含喜怒哀樂在其中矣。

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難。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一作「有」。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

爲，不必待著意做。纔著意做，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麽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

顏淵問仁，而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說先於樂者，樂由說而後得，然非樂則亦未足以語君子。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七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八

伊川先生語四

劉元承手編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通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却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中庸》言：『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言可見矣。楊子

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此亦不知道之言。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者哉？如止云通天之文與地之理，雖不能此，何害於儒？天、地、人只一道也。纔通其一，則餘皆通。如後人解《易》，言乾天道，坤地道也，便是亂說。論其體，則天尊地卑；如論其道，豈有異哉？」

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之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一作「本」。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幾曾有孝弟來？趙本作「幾曾有許多般數來」。仁主於愛，愛孰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

孔子未嘗許人以仁。或曰：「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此聖人闡幽明微之道。只爲子路以子糾之死，管仲不死爲未仁，此甚小却管仲，故孔子言其有仁之功。此聖人言語抑揚處，當自理會得。」

問：「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仁？」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是仁也。只爲原憲著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故孔子謂『可以爲難』。此孔子著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啓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也。孔門如子貢者，便能曉得聖人意。且如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歟？』對曰：『然。』便復問曰：『非歟？』孔子告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原憲則不能也。」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處，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四支。四端固具於心，然亦

未可便謂之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問：「四端不及信，何也？」曰：「性中只有四端，却無信。爲有不信，故有信字。且如今東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信字？只爲有不信，故有信字。」又問：「莫在四端之間？」曰：「不如此説。若如此説時，只説一箇義字亦得。」

問：「忠恕可貫道否？」曰：「忠恕固可以貫道，但子思恐人難曉，故復於《中庸》降一等言之，曰『忠恕違道不遠』。忠恕只是體用，須要理會得。」又問：「恕字，學者可用功否？」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爲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爲用處。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恕字甚難。孔子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問：「人有以『君子敬而無失與人』爲一句，是否？」曰：「不可。敬是持己，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懽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懽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比》之上六曰：『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比之有首，尚懼无終。既无首，安得有終？故曰：『无所終也。』比之道，須當有首。」或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曰：「是也。豈有甘而不壞者？」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方其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之時也。當出門時，其敬如此，未出門時可知也。且見乎外者，出乎中者也。使民出門者，事也。非因是事上方有此敬，蓋素

敬也。如人接物以誠，人皆曰誠人，蓋是素來誠，非因接物而始有此誠也。儼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其中自有箇敬處。雖曰無狀，敬自可見。」

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

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譬如門，不出便入，豈出入外更別有一事也？

「義還因事而見否？」曰：「非也。性中自有。」或曰：「無狀可見。」曰：「說有便是見，但人自不見，昭昭然在天地之中也。且如性，何須待有物方指爲性？性自在也。賢所言見者事，某所言見者理。」如「日不見而彰」是也。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人注擬差遣，欲就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於尉」。某曰：「却是尉責輕。尉只是捕盜，不能使民不爲盜。簿佐令以治一邑，使民不爲盜，簿之責也，豈得爲輕？」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問：「授司理，如何？」曰：「甚善。若能充其職，可使一郡無寃民也。」「幙官言事不合，如之何？」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權量事之大小，事

大於去，則當去；事小於去，亦不須去也。事大於争，則當争；事小於争，則不須争也。今人只被以官爲業，如何去得？」

人有實無學而氣蓋人者，其氣一作「稟」。有剛柔也。故强猛者當抑之，畏縮者當充養之。古人佩韋絃之戒，正爲此耳。然剛者易抑，如子路，初雖聖人亦被他陵，後來既知學，便却移其剛來克己甚易。畏縮者氣本柔，須索勉强也。

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爲？『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又問：「莫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爲常人言纔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勉强，至於知穿窬不可爲，則不待勉强，是知亦有深淺也。古人言樂循理之謂君子，若勉强，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强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争道，又公孫大娘舞劍，❶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强

❶「又」，涂刻本作「及」。

思亦不通也。一本此下云：「或問：『思一事，或泛及佗事，莫是心不專否？』曰：『心若專，怎生解及別事？』」

與學者語，正如扶醉人，東邊扶起却倒向西邊，西邊扶起却倒向東邊，終不能得佗卓立中途。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

或曰：「人問某以學者當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何求？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於此五者上行樂處便是。」曰：「此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强樂不得，須是知得了，方能樂得。故人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矣。」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强，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爲可勉强，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且如《中庸》九經，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故却在下？須是知所以親親之道方得。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學者固當勉强，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强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

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然有深淺。❶向親見一人，曾爲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傍有數人，見佗説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佗説了有畏懼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著便有欲嗜膾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於仲尼，得佗言説，❷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箇怎生是，怎生非也。此信於人者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不得。

或問：「進修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來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顔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脱然自有貫通處。」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問：「人有志於學，然智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致知，則智識當自漸明，不曾見人有一件事終思不到也。智識明，則力量自進。」問曰：「何以

❶ 「然」，陳刻本、涂刻本作「煞」。
❷ 「説」，陳刻本、涂刻本作「語」。

致知？」曰：「在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識之多則理明，然人全在勉强也。」

士之於學也，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無所食；無所食，則不得生。士之於學也，其可一日舍哉？

學者言入乎耳，必須著乎心，見乎行事。如只聽佗人言，却似説他人事，己無所與也。

問：「學者須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説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説，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曰：「人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揜藏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恥己之不能，如何？」曰：「技藝不能，安足恥？爲士者，當知道，己不知道，可恥也。爲士者，當博學，己不博學，一本無「知道」已下至此十九字，但云「博學守約己不能之則」。可恥也。恥之如何，亦曰勉之而已，又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己之不能也？」

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怠。纔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學。學是至廣大的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爲之？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❶却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説靜，便入於釋氏之説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説著靜字，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

❶「能」下，涂刻本有小注「一無此字」四字。

問：「至誠可以蹈水火，有此理否？」曰：「有之。」曰：「列子言商丘開之事，有乎？」曰：「此是聖人之道不明後，莊、列之徒各以私智探測至理而言也。」曰：「巫師亦能如此，誠邪？欺邪？」曰：「此輩往往有術，常懷一箇欺人之心，更那裏得誠來？」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闇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如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遊魂爲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❶或曰：「何以得無恐懼？」曰：「須是氣定，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强不得。」因說與長老游山事。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箇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有一般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某舊嘗進說於主上及太母，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❶「自」，原誤作「目」，據四庫本《二程遺書》改。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簀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爲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尹子曰：「嘗親聞此，乃謂劉質夫也。」

昔呂與叔嘗問爲思慮紛擾，某答以但爲心無主，若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譬如以一壺水投於水中，壺中既實，雖江湖之水，不能入矣。曰：「若思慮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問：「游宣德云：『人能戒慎恐懼於不覩不聞之時，則「無聲無臭」之道可以馴致。』此說如何？」曰：「馴致，漸進也。然此亦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致大，自修身可以至於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至之之道當如何？荀子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今人學者須讀書，纔讀書便望爲聖賢，然中間至之之方，更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卻以禮義爲僞，性爲不善，佗自情性尚理會不得，怎生到得聖人？大抵以堯所行者欲力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者皆外也。」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

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强，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得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强。蓋大賢以下，即論才；大賢以上，更不論才。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用才，聖人忘己，更不論才也。」

問：「人於議論，多欲己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强得，惟識量不可强。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强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

自然宏大，不勉强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佗，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因言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

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説，纔知義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綽有餘裕。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説。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内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觀物理以察己，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

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纔窮理便盡性，纔盡性便至命。

聲、色、臭、味四字，虚實一般。凡物有形必有此四者，意言象數亦然。

爲人處世間，得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問：「學者不必同，如仁義忠信之類，只於一字上求之，可否？」曰：「且如六經，則各自有箇蹊轍，及其造道，一也。仁義忠信只是一體事，若於一事上得之，其佗皆通也。然仁是本。」

問：「人之學，有覺其難而有退志，則如之何？」曰：「有兩般：有思慮苦而志氣倦怠者，有憚其難而止者。向嘗爲之説：今人

之學，如登山麓，方其易處，莫不濶步，及到難處便止，人情是如此。山高難登，是有定形，實難登也，聖人之道，不可形象，非實難然也，人弗爲耳。顔子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非是言聖人高遠實不可及，堅固實不可入也，此只是譬喻，却無事，大意却是在『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上。」又問：「人少有得而遂安者，如何？」曰：「此實無所得也。譬如以管窺天，乍見星斗燦爛，便謂有所見，喜不自勝，此終無所得。若有大志者，不以管見爲得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禄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爲中人以上者設，非爲上知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説，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之須有道，奈何得之須有命！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敦一行，然不知有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古人而殺一不義，❶雖得天下不

❶「而」，陳刻本、涂刻本作「有」。

爲，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古人有高尚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尚隱逸不仕。如此等，則放效前人所爲耳，於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爲不知道也。」

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因問王子真事。陳本注云：「伊川一日入嵩山，王佺已候於松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一年嘗欲往，以事而止。」曰：「有之。向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爲否？」曰：「何必聖賢？使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爲。釋氏嘗言，菴中坐，却見菴外事，莫是野狐精。釋子猶不肯爲，況聖人乎？」

問：「神仙之説有諸？」曰：「不知如何。若説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久矣。」

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邪？合無邪？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什麼？彼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迹山林之間，蓋非理明者也。世方以爲高，惑矣。」

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説。家本不可出，却爲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却渴飲而飢食，戴

天而履地。

問：「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真空絶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爲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過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佗處。」曰：「亦未得道他不是。百家諸子箇箇談仁談義，只爲他歸宿處不是，只是箇自私。爲輪回生死，却爲釋氏之辭善遁，纔窮著他，便道我不爲這箇，到了寫在策子上，❶怎生遁？❷且指他淺近處，只燒一文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却這箇心，怎生事神明？」

釋氏言成住壞空，便是不知道。只有成壞，無住空。且如草木初生既成，生盡便枯壞也。他以謂如木之生，生長既足却自住，然後却漸漸毁壞。天下之物，無有住者。嬰兒一生，長一日便是減一日，何嘗得住？然而氣體日漸長大，長的自長，減的自減，自不相干也。

問釋氏理障之説。曰：「釋氏有此説，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爲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己與理爲二。」

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至於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曉者，此只是實無所得也。

問：「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説，如何？」曰：「何必浮圖，孟子嘗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

❶「策」，涂刻本作「册」。
❷「遁」下，涂刻本有「得」字。

知此事，覺是覺於理。❶ 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於言下即悟，何啻讀十年書？」

問：「明道先生云：『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既曰高明，又何惑乎？」曰：「今之學釋氏者，往往皆高明之人，所謂『知者過之』也。然所謂高明，非《中庸》所謂『極高明』。如『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知，豈更有過？」

問：「世之學者多入於禪，何也？」曰：「今人不學則已，如學焉，未有不歸於禪也。却爲佗求道未有所得，思索既窮，乍見寬廣處，其心便安於此。」曰：「是可反否？」曰：「深固者難反。」

問：「《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佗見識。」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問：「氣象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見。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問：「邵堯夫能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有此理否？」曰：「固有之。」又問：「或言人

❶「於」，涂刻本作「此」。

但壽得一百二十數，是否？」曰：「固是，此亦是大綱數，不必如此。馬牛得六十，按《皇極經世》，當作「三十」。猫犬得十二，燕雀得六年之類，蓋亦有過不及。」又問：「還察形色？還以生下日數推考？」曰：「形色亦可察，須精方驗。」

邵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此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絶矣。他疾甚革，某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日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姜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各欲遷葬城中。堯夫已自爲塋。佗在房間便聞得，令人喚大郎來云：「不得遷葬。」衆議始定。又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佗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却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爲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曰：「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絶，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邵堯夫事，佗自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一作「所以生」。更能要終，❶知得死理。一作「所以死」。若不明得，便雖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

❶「更」，陳刻本、涂刻本作「便」。

張子厚罷禮官，歸過洛陽相見。某問云：「在禮院，有甚職事？」曰：「多爲禮房檢正所奪，只定得數箇謚，并龍女衣冠。」問：「如何定龍女衣冠？」曰：「請依品秩。」曰：「若使某當是事，必不如此處置。」曰：「如之何？」曰：「某當辨云：大河之塞，天地之靈，宗廟之祐，社稷之福，與吏士之功，不當歸功水獸。龍，獸也，不可衣人衣冠。」子厚以爲然。

問：「荆公可謂得君乎？」曰：「後世謂之得君可也，然荆公之智識，亦自能知得。如《表》云：『忠不足以信上，故事必待於自明；智不足以破姦，故人與之爲敵。』智不破姦，此則未然。若君臣深相知，何待事事使之辨明也？舉此一事便可見。」曰：「荆公『勿使上知』之語，信乎？」曰：「須看他當時因甚事說此話。且如作此事當如何，更須詳審，未要令上知之。又如說一事，未甚切當，更須如何商量體察，今且勿令上知。若此類，不成是欺君也？凡事未見始末，更切子細，反復推究方可。」

人之有寤寐，猶天之有晝夜。陰陽動靜，闔闢之理也。如寤寐，須順陰陽始得。問：「人之寐，何也？」曰：「人寐時，血氣皆聚於內，如血歸肝之類。」今人不睡者多損肝。

問：「魂魄何也？」曰：「魂只是陽，魄只是陰。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是也。如道家三魂七魄之說，妄爾。」

或曰：「傳記有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首蛇身者，莫無此理否？」曰：「固是。既謂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人形似鳥喙，或牛首者耳。《荀子》中自說。」問：「太古之時，人還與物同生否？」曰：「同。」「莫是純氣爲人，繁氣爲蟲否？」曰：「然。人乃五行之秀

氣，此是天地清明純粹氣所生也。」或曰：「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或曰：「先生《語録》中云：『焉知海島上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是。近人處固無，須是極遠處有，亦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蟣蝨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或問：「宋齊丘《化書》云：『有無情而化爲有情者，有有情而化爲無情者。無情而化爲有情者，若楓樹化爲老人是也。有情而化爲無情者，如望夫化爲石是也。』此語如何？」曰：「莫無此理。楓木爲老人，形如老人也，豈便變爲老人？川中有蟬化爲花，蚯蚓化爲百合，如石蟹、石燕、石人之類有之。固有此理。某在南中時，聞有採石人，因採石，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飢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因別人復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風便化爲石。此無可怪，蓋有此理也。若望夫石，只是臨江山有石如人形者。今天下凡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爲望夫石。」如呼馬鞍牛頭之類，同天下同之。❶

問：「上古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曰：「氣便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衰之運，卒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王爲

❶ 上「同」字，涂刻本無。

盛，後世爲衰。一代言之，文、武、成、康爲盛，幽、厲、平、桓爲衰。以一君言之，開元爲盛，天寶爲衰。以一歲，則春夏爲盛，秋冬爲衰。以一月，則上旬爲盛，下旬爲衰。以一日，則寅卯爲盛，戌亥爲衰。一時亦然。如人生百年，五十以前爲盛，五十以後爲衰。然有衰而復盛者，有衰而不復反者。若舉大運而言，則三王不如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多少盛衰。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盛之理。譬如月既晦則再生，四時往復來也。若論天地之大運，舉其大體而言，則有日衰削之理。如人生百年，雖赤子才生一日，便是減一日也。形體日自長，而數日自減，不相害也。」

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咏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今習俗如此不美，然人却不至大故薄惡者，只是爲善在人心者不可忘也。魏鄭公言：「使民澆漓，不復返朴，今當爲鬼爲魅。」此言甚是。只爲秉彝在人，雖俗甚惡，亦滅不得。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

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吕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模，❶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强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❷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時中之類。只爲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

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爲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

❶ 「模」，陳刻本作「漠」，涂刻本作「摸」。
❷ 「時」，涂刻本作「前」。

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静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静？ 自古儒者皆言静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静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須道是好；物之惡，須道是惡。物自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説道我只是定，更無所爲，然物之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静字？」曰：「謂之静則可，然静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一作「最」。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昞常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佗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静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纊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説道非禮勿視、勿聽？ 勿者，禁止之辭，纔説弗字便不得也。」問：「《雜説》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鏡，如止水。」

問：「日中所不欲爲之事，夜多見於夢，此何故也？」曰：「只是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之間所有之事，亦有數十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爲心中舊有此事，平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故雖白日所憎惡者，亦有時見於夢也。譬如水爲風激而成浪，風既息，浪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久底人，自不如此，聖賢則無這箇夢。只有朕兆，便形於夢也。人有氣清無夢者，亦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清也。若人困甚時，更無夢，只是昏氣蔽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夢別。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如楊子江宿浪。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於夢。所著事善，夜夢見之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或曰：「孔子嘗夢見周公，當如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寐，不忘周公。及既衰，知道之不可行，故不復夢也。然所謂夢見周公，豈是夜夜與周公語也？人心雖要定，❶使佗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政也者蒲蘆也」，言化之易也。螟蛉與果蠃，自是二物，但氣類相似，然祝之久，便能肖。政之祝人，❷宜甚於蒲蘆矣。然蒲蘆二物，形質不同，尚祝之可化。人與聖人，形質無異，豈學之不可至耶？

❶「雖」，涂刻本作「須」。
❷「祝」，涂刻本作「化」。

「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説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其次致曲」，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曲能有誠」，就一事中用志不分，亦能有誠。且如技藝上可見，養由基射之類是也。「誠則形」，誠後便有物。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有所立卓爾」，皆若有物，方見。如無形，是見何物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

問：「命與遇何異？」張横渠云：「行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先生曰：「人遇不遇，即是命也。」曰：「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豈命一乎？」曰：「是亦命也。只遇著白起，便是命當如此。又況趙卒皆一國之人。使是五湖四海之人，同時而死，亦是常事。」又問：「或當刑而王，或爲相而餓死，或先貴後賤，或先賤後貴，此之類皆命乎？」曰：「莫非命也。既曰命，便有此不同，不足怪也。」

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一作「用」。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即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主爲心，其實只是一箇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

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於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❶

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静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爲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才禀於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爲賢，禀其濁者爲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佗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

❶「也」下，涂刻本有小注「在義爲理疑是在物爲理」十字。

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有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佗。」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强要鑿教深遠得？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某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佗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嘗語學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

《孟子》養氣一篇，諸君宜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爾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此觀人之法。心之精微，言有不得者，不可便謂不知，此告子淺近處。

「持其志，無暴其氣」，内外交相養也。

「配義與道」，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

與道。方其未養，則氣自是氣，義自是義。及其養成浩然之氣，則氣與義合矣。本不可言合，爲未養時言也。如言道，則是一箇道都了。若以人而言，則人自是人，道自是道，須是以人行道始得。言義又言道，道，體也，義，用也，就事上便言義。

北宮黝之勇必行，孟施舍無懼。子夏之勇本不可知，却因北宮黝而可見。子夏是篤信聖人而力行，曾子是明理。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於外者。且如恭敬，幣之未將也恭敬，雖因幣帛威儀而後發見於外，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於己，然後謂之德也。」幣之未將之時，已有恭敬，非因幣帛而後有恭敬也。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凊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

問：「人『敬以直內』，氣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集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是一件事，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爲氣，配義與道』，若說氣與

義時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義合？」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氣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話，中人以下不可以與說近上話也。」「生之謂性。」「凡言性處，須看他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稟也。告子所云固是，爲孟子問佗，他說，便不是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爲輪，直可以爲梁棟。若是毁鑿壞了，豈關才事？下面不是說人皆有四者之心？或曰：「人材有美惡，豈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下之言也。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因凶歲而暴，豈才質之本然邪？」

問：「『捨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時，先生以目視地。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捨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

問：「盡己之謂忠，莫是盡誠否？」「既盡己，安有不誠？盡己則無所不盡。如孟子所謂盡心。」曰：「盡心莫是我有惻隱羞惡如此之心，能盡得，便能知性否？」曰：「何必如此數，只是盡心便了。纔數著，便不盡。

如數一百，少却一，便爲不盡也。大抵稟於天曰性，而所主在心。纔盡心即是知性，知性即是知天矣。」羅本以爲呂與叔問。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今人熟底事，説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説得蹇澀。須是涵養久，便得自然。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自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爲佗説，便好。初學者，須是且爲佗説，不然非獨佗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

孔子既知宋桓魋不能害己，又却微服過宋。舜既見象之將殺己，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今且説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此説未是。

問：「聖人與天道何異？」曰：「無異。」「聖人可殺否？」曰：「聖人智足以周身，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他不得，況於聖人？」曰：「昔瞽瞍使舜完廩浚井，舜知其欲殺己而逃之乎？」曰：「本無此事，此是萬章所傳聞，孟子更不能理會這下事，只且説舜心也。如下文言『琴朕，干戈朕，二嫂使治朕棲』，堯爲天子，安有是事？」

問：「『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不知聖人何以因學《易》後始能無過？」曰：「先儒謂孔子學《易》後可以無大過，此大段失却文意。聖人何嘗有過？如待學《易》後無大過，却是末學《易》前，嘗

有大過也。此聖人如未嘗學《易》，何以知其可以無過？蓋孔子時學《易》者支離，《易》道不明。仲尼既修佗經，惟《易》未嘗發明，故謂弟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期之五十，然後贊《易》，則學《易》者可以無大過差，若所謂贊《易》道而黜《八索》是也。」前此學《易》者甚衆，其説多過。聖人使弟子俟其贊而後學之，其過鮮也。

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曰：「此是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只是如此，既博之以文，而後約之以禮，所謂『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博與約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之知要也。」又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與此同乎？」曰：「這箇只是淺近説，言多聞見而約束以禮，雖未能知道，庶幾可以弗畔於道。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者爾，非顏子所以學於孔子之謂也。」又問：「此莫是小成否？」曰：「亦未是小成，去知道甚遠。如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聞見與知之甚異，此只是聞之者也。」又曰：「聖人之道，知之莫甚難？」曰：「聖人之道，安可以難易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畜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只下這一箇豈字，便露筋骨，聖人之言不如此。如下面説『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數句却説得好。孔、孟言有異處，亦須自識得。」

或問：「『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然設使孔子遇難，顔淵有可死之理否？」曰：「無可死之理，除非是鬭死，然鬭死非顔子之事。若云遇害，又不當言敢不敢也。」又問：「使孔子遇害，顔子死之否乎？」曰：「豈特顔子之於孔子也？若二人同行遇難，固可相死也。」又問：「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捕虎，一人力盡，一人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便遁逃去之，言我有親，是大不義也。當此時，豈問有親無親？但當預先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却自規避也？且如常人爲不可獨行也，須結伴而出。至如親在，爲親圖養，須出去，亦須結伴同去，便有患難相死之道。昔有二人，同在嵩山，同出就店飲酒。一人大醉，卧在地上，夜深歸不得，一人又無力扶持，尋常曠野中有虎豹盗賊，此人遂只在傍，直守到曉。不成不顧了自歸也？此義理所當然者也。《禮》言親在「不許友以死」者，此言亦在人用得。蓋有親在可許友以死者，有親不在不可許友以死者。可許友以死，如二人同行之類是也。不可許友以死，如戰國游俠，爲親不在，乃爲人復讐，甚非理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録》有怒甲不遷乙之説，是否？」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顔氏而後能？」曰：「只被説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説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别人者，能忍得如

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

曾子傳聖人道，一作「學」。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辨，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簀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合禮，何也？」曰：「曾子者，過於厚者也。聖人大中之道，賢者必俯而就，不肖者必跂而及。若曾子之過，過於厚者也。若衆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則看佗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賢則無害，佗人便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使之循禮法而已。」

「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爲學者言終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詩》曰「依我磬聲」是也。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

「惟聖人然後踐形」，言聖人盡得人道也。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

踐之而未盡。能踐形者，唯聖人也。

「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故雖「勞而不怨」。「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且如救水火，是求所以生之也，或有焚溺而死者，却「雖死不怨」。

「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如「仁聞」，謂風聲足以感動人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也。

問「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曰：「此言大道如此，而人由之不知也。『行之而不著』，謂人行之而不明曉也。『習矣而不察』，謂人習之而不省察也。」曰：「先生有言，雖孔門弟子亦有此病，何也？」曰：「在衆人習而不察者，只是饑食渴飲之類，由之而不自知也。如孔門弟子，却是聞聖人之化，入於善而不自知也。衆者言衆多也。」

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天下有兩可之事乎？」曰：「有之。如朋友之饋，是可取也。然己自可足，是不可取也，纔取之，便傷廉矣。」曰：「取傷廉，固不可，然與傷惠何害？」曰：「是有害於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不與。若與之時，財或不贍，却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且博施濟衆，固聖人所欲，然却五十者方衣帛，七十者方食肉，如使四十者衣帛，五十者食肉，豈不更好？然力不可以給，合當衣帛食肉者便不足也。此所以傷惠。」

問「人有不爲，然後可以有爲」。曰：「此只是有所擇之人，能擇其可爲不可爲也。纔有所不爲，便可以有爲。若無所不爲，豈能有爲邪？」

問：「『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謂也？」曰：「恭本爲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爲義，過與是非義之義也。」曰：

「此事何止大人不爲?」曰：「過恭、過與是細人之事，猶言婦人之仁也，只爲佗小了。大人豈肯如此?」

問：「『天民』、『天吏』、『大人』，何以別?」曰：「順天行道者，天民也。順天爲政者，天吏也。大人者，又在二者之上。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聖人豈不爲天民、天吏? 如文王、伊尹是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非是聖人上別有一等神人，但聖人有不可知處便是神也。化與變化之化同。若到聖人，更無差等也。」或曰：「堯、舜、禹、湯、文、武如何?」曰：「孔子嘗論堯、舜矣。如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如此等事甚大，惟堯、舜可稱也。若湯、武雖是事不同，不知是聖人不是聖人。」或曰：「可以湯、武之心求之否?」曰：「觀其心，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此等事，大賢以上人方一作「言」。爲得。若非聖人，亦是亞聖一等人也。若文王，則分明是大聖人也。禹又分明如湯、武，觀舜稱其不矜不伐，與孔子言『無閒然』之事，又却別有一箇氣象。大抵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

蘇季明問：「舜『執其兩端』，注以爲『過不及之兩端』，是乎?」曰：「是。」曰：「既過不及，又何執乎?」曰：「執猶今之所謂執持，使不得行也。舜執持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使民行之也。」又問：「此執與湯執中何如?」曰：「執是一箇執。舜執兩端，是執持而不用。湯執中而不失，將以用之也。若子莫執中，却是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於過不及二者之間執之，却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異。」

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問：「堯、舜、湯、武事迹雖不同，其心德有間否？」曰：「無間。」曰：「孟子言：『堯、舜性之，湯、武身之。』湯、武豈不性之邪？」曰：「堯、舜生知，湯、武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身之，言履之也。反之，言歸於正也。」

或問：「『夫子賢於堯、舜』，信諸？」曰：「堯、舜豈可賢也？但門人推尊夫子之道，以謂仲尼垂法萬世，故云爾。然三子之論聖人，皆非善稱聖人者。如顏子，便不如此道，但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而已。後來如曾子善形容聖人氣象，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又《鄉黨》一篇，形容得聖人動容注措甚好，使學者宛如見聖人。」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湍急處，於此便見源之無窮。今人以波對瀾，非也。下文「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以言其容光無不照，故知日月之明無窮也。

問：「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且人與禽獸甚懸絶矣，孟子言此者，莫是只在『去之』、『存之』上有不同處？」曰：「固是。人只有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泰山孫明復

有詩云：『人亦天地一物爾，飢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上面説人與萬物皆生於天地意思，下面二句如此。」或曰：「退之《雜説》有云：『人有貌如牛首蛇形鳥喙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乎？即有顏如渥丹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此意如何？」曰：「某不盡記其文，然人只要存一箇天理。」

問：「守身如何？」曰：「守身，守之本。既不能守身，更説甚道義？」曰：「人説命者，多不守身，何也？」曰：「便是不知命。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或曰：「不説命者又不敢有爲。」曰：「非特不敢爲，又有多少畏恐，然二者皆不知命也。」

「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司馬遷以私意妄窺天道，而論伯夷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邪？」天道之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爲而殀，跖何爲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問：「『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然亦是命否？」曰：「聖人只教人順受其正，不説命。」或曰：「桎梏死者非命乎？」曰：「孟子自説了『莫非命也』，然聖人不説是命。」

「故者以利爲本」，故是本如此也，纔不利便害性，利只是順。天下只是一箇利，孟子與《周易》所言一般。只爲後人趨著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其不信孟子者，却道不合非利，李覯是也。其信者，又直道不得近利。人無利，只是生不得，安得無利？且譬如椅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温暖，無所不爲，然後奪之於君，奪之於父，此其趨利之弊也。利只是一箇利，只爲人用得別。

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道而悠悠，安可得也？仲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來，迫切了底死地如此。文意不難會，須是求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聖人固是生知，猶如此說，所以教人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纔說姑待來日，便不可也。

「『子之燕居，申申夭夭』，如何？」曰：「申申是和樂中有中正氣象，夭夭是舒泰氣象，此皆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則著此四字不得，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除非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何以爲知？」曰：「只此兩句，說知亦盡。且人多敬鬼神者，只是惑，遠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問：「莫是知鬼神之道，然後能敬能遠否？」曰：「亦未說到如此深遠處，且大綱說，當敬不惑也。」問：「今人奉佛，莫是惑否？」曰：「是也。敬佛者不惑，❶不敬者只是孟浪不信。」又問：「佛當敬否？」曰：「佛亦是胡人之賢智者，安可慢也？至如陰陽卜筮擇日之事，今人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出行忌太白之類，太白在西，不可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都不得西行？又却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不成不衝太白也？如使太白爲一人爲之，則鬼神亦勞矣。如行遇風雨之類，則凡在行者皆遇之也。大抵人多記其偶中耳。」

問：「伯夷不念舊惡，何也？」曰：「此

❶「不」，陳刻本、涂刻本作「必」。

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爲，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却爲他不念舊惡，氣象甚宏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只此便是佗隘處。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禄，非餓而不食也。至如《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一作「二」。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問：「『伐國不問仁人』，如何？」曰：「不知怎生地伐國？如武王伐紂都是仁人，如柳下惠之時則不可。當時諸侯，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皆不義之伐，宜仁人不忍言也。」

問：「宋襄公不鼓不成列，如何？」曰：「此愚也。既與他戰，又却不鼓不成列，必待成列，圖箇甚？」

問：「羊祜、陸抗之事如何？」曰：「如送絹償禾之事，甚好。至抗飲祜藥，則不可。羊祜雖不是酖人底人，然兩軍相向，其所餉藥，自不當飲。」

問：「用兵，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之事，使王者之師，當如此否？」曰：「固是。用兵須要勝，不成要敗？既要勝，須識所以勝之之道。但湯、武之兵，自不煩如此，『罔有敵于我師』，自可見，然湯亦嘗升自陑，陑亦間道。且如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不成道我不用計也？且如漢、楚既約分鴻溝，乃復還襲之，此則不可。如韓信囊沙壅水之類，何害？他師衆，非我敵，決水使他一半不得渡，自合如此，有甚不得處？」又問：「間諜之事如何？」曰：「這箇不可也。」

問：「冉子爲子華請粟，而與之少；原思爲之宰，則與之多。其意如何？」曰：「原思爲宰，宰必受禄，禄自有常數，故不得而辭。子華使於齊，師使弟子，不當有所請，冉子請之，自不是，故聖人與之少。佗理會不得，又請益，再與之亦少。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佗，冉子終不喻也。」

問：「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漆雕開未可仕，孔子使之仕，何也？」曰：「據佗説這一句言語，自是仕有餘，兼孔子道可以仕，必是實也。如由也志欲爲千乘之國，孔子止曰『可使治其賦』，求也欲爲小邦，孔子止曰『可使爲之宰』之類，由、求之徒，豈止如此？聖人如此言，便是優爲之也。」

問：「『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注言『諱君之惡』，是否？」曰：「是。」「何以歸過於己？」曰：「非是歸過於己。此事却是陳司敗欲使巫馬期，以娶同姓之事去問是知禮不知禮，却須要回報言語也。聖人只有一箇不言而已。若説道我爲諱君之惡，不可也。又不成却以娶同姓爲禮，亦不可也。只可道：『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問：「『行不由徑』，徑是小路否？」曰：「只是不正當處，如履田疇之類，不必不由小路。昔有一人因送葬回，不覺被僕者引自他道歸，行數里，方覺不是，却須要回就大路上，若此非中理。若使小路便於往來，由之何害？」

問：「古者何以不修墓？」曰：「所以不修墓者，欲初爲墓時，必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久？」曰：「孔子爲墓，何以速崩如此邪？」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修虞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

纔雨而墓崩，其爲之不堅固可知。然修之亦何害？聖人言不修者，所以深責弟子也。」

問：「『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孔子何以不從君子而從野人？」曰：「請諸君細思之。」曰：「先儒有變文從質之説，是否？」曰：「固是。然君子、野人者，據當時謂之君子、野人也。當時謂之野人，是言文質相稱者也。當時謂之君子，則過乎文者也。是以不從後進而從先進也。蓋當時文弊已甚，故仲尼欲救之云爾。」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中庸》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正解此兩句。然此兩句甚難行，故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問：「『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何以爲達？」曰：「此正是達也。只好義與下人，已是達了。人所以不下人者，只爲不達。達則只是明達。『察言而觀色』，非明達而何？」又問：「子張之問達，如何？」曰：「子張之意，以人知爲達，纔達則人自知矣，此更不須理會。子張之意，專在人知，故孔子痛抑之，又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也。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今市井閭巷之人，却不爲名。爲名而學者，志於名而足矣，然其心猶恐人之不知。韓退之直是會道言語，曰『内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大抵爲名者，只是内不足；内足者，自是無意於名。如孔子言『疾没世而名不稱』，此一句人多錯理會。此只是言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爲善，非是使人求名也。」

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不知怨在己，在人？」曰：「在己。」曰：「既在己，舜何以有怨？」曰：「怨只是一箇怨，但其用處不同。舜自是怨。如舜不怨，却不是也。學須是通，不得如此執泥。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别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箇怨字。既有此二字，聖人安得無之？如王通之言甚好，但爲後人附會亂却。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無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無疑？』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如此自不相害，説得極好，至下面數句言心迹之判，便不是，此皆後人附會，適所以爲贅也。」

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聖人不使知之耶？是民自不可知也？」曰：「聖人非不欲民知之也。蓋聖人設教，非不欲家喻户曉，比屋皆可封也。蓋聖人但能使天下由之耳，安能使人人盡知之？此是聖人不能，故曰：『不可使知之。』若曰聖人不使民知，豈聖人之心？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也。某嘗與謝景温説此一句，他争道朝三暮四之術亦不可無，聖人亦時有之，此大故無義理。説聖人順人情處亦有之，豈有爲朝三暮四之術哉？」「謝景温」，一作「趙景平」。

問爲政遲速。曰：「仲尼嘗言之矣：『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仲尼言有成者，蓋欲立致治之功業，如堯、舜之時，夫是之謂有成。此聖人之事，佗人不可及。某嘗言後世之論治者，皆不中理。漢公孫丞相言：『三年而化，臣弘尚切遲之。』[1]唐

[1] 「切」，涂刻本作「竊」。

李石謂『十年責治太迫』。此二者，皆率爾而言。聖人之言自有次序，所謂『朞月而已可也』者，謂紀綱布也；『三年有成』，治功成也。聖人之事，後世雖不敢望如此，然二帝之治，惟聖人能之；三王以下事業，大賢可爲也。」又問：「孔子言用我者，三年有成，言王者，則曰『必世而後仁』，何也？」曰：「所謂仁者，風移俗易，民歸於仁。天下變化之時，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其曰『必世』，理之然也。『有成』者，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如欲民仁，非必世安可？」

問：「『大則不驕，化則不吝』，此語何如？」曰：「若以『大而化之』解此，則未是；然『大則不驕』此句，却有意思，只爲小便驕也。『化則不吝』，化煞高，『不吝』未足以言之。驕與吝兩字正相對，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曰：「吝何如則是？」曰：「吝是吝嗇也，且於嗇上看，便見得吝嗇止是一事。且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曰：「『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莫是甚言驕、吝之不可否？」曰：「是也。若言周公之德，則不可下吝、驕字。此言雖才如周公，驕、吝亦不可也。」

仲尼當周衰，轍環天下，顔子何以不仕？曰：「此仲尼之任也。使孔子得行其道，顔子不仕可矣。然孔子既當此任，則顔子足可閉户爲學也。」

孟子有功於聖人不可言。如仲尼只説一箇仁字，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開口便説仁義；仲尼只説一箇志，孟子便説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至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

自視以爲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

聖人六經皆不得已而作，如耒耜陶冶，一不制，則生人之用熄。後世之言，無之不爲缺，有之徒爲贅，雖多何益也？聖人言雖約，無有包含不盡處。

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却有此語云：「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

《中庸》之書，其味無窮，極索玩味。

問：「《坎》之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何義也？」曰：「坎，險之時也，此是聖人論大臣處險難之法。『樽酒簋貳用缶』，謂當險難之時，更用甚得？無非是用至誠也。『納約自牖』，言欲納約於君，當自明處。牖者，開明之處也。欲開悟於君，若於君所蔽處，何由入得？如漢高帝欲易太子，他人皆爭以嫡庶之分。夫嫡庶之分，高祖豈不知得分明？直知不是了犯之。此正是高祖所蔽處，更豈能曉之？獨留侯招致四皓，此正高祖所明處。蓋高祖自匹夫有天下，皆豪傑之力，故憚之。留侯以四皓輔太子，高祖知天下豪傑歸心於惠帝，故更不易也。昔秦伐魏，欲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左師觸龍請見，云云，遂以長安君爲質焉。夫太后只知愛子，更不察利害，故左師以愛子之利害開悟之也。」

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說。先儒以謂乾位西北，坤位西南，然乾、坤任六子，而自處於無爲之地，此大故無義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則有各任以事，而父母自閑？風雷之類於天地間，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

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無爲乎？因見賣兔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兔何以無尾，有血無脂？只是爲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愈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車者，多植尾於車上，以候雨晴，如天將雨，則尾先垂向下，纔晴便直立。」

或問：「劉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經言雲雷屯，雲雷豈無形耶？」曰：「牧又謂上經是天地生萬物，下經是男女生萬物。」曰：「天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於男女，即是天地之生，安得爲異？」曰：「牧又謂乾、坤與坎、離男女同生。」曰：「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父母同生？既有乾、坤，方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時，六子生理同有，則有此理。謂乾、坤、坎、離同生，豈有此事？既是同生，則何言六子耶？」

或曰：「凡物之生，各隨氣勝處化。」曰：「如木之生，根既長大，根却無處去。」曰：「克也。」曰：「既尅，則是土化爲木矣。」曰：「不是化，只是克。五行只古人說迭王字說盡了，只是箇盛衰自然之理也。人多言五行無土不得，木得土方能生火，火得土方能生金，故土寄王於四時。某以爲不然。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只是迭盛也。」

問：「劉牧以坎、離得正性，艮、巽得偏性，如何？」曰：「非也。佗據方位如此說。如居中位便言得中氣，其餘豈不得中氣也？」或曰：「五行是一氣。」曰：「人以爲一

物，某道是五物。既謂之五行，豈不是五物也？五物備然後能生。且如五常，誰不知是一箇道？既謂之五常，安得混而爲一也？」

問：「劉牧以下經四卦相交，如何？」曰：「怎生地交？若論相交，豈特四卦，如屯、蒙、師、比皆是相交。一顛一倒。卦之序皆有義理，有相反者，有相生者，爻變則義變也。」下來却似義起，然亦是以爻也，爻變則義變。「劉牧言兩卦相比，上經二陰二陽相交，下經四陽四陰相交，是否？」曰：「八卦已相交了，及重卦，只取二象相交爲義，豈又於卦畫相交也？易須是默識心通，只如此窮文義，徒費力。」

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何也？」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爲顯見，所不見聞者爲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蜋捕蟬，而聞者以爲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曰：「如楊震四知，然否？」曰：「亦是。然而若説人與我，固分得；若説天地，只是一箇知也。且如水旱，亦有所致，如暴虐之政所感，此人所共見者，固是也。然人有不善之心積之多者，亦足以動天地之氣。如疾疫之氣亦如此。不可道事至目前可見，然後爲見也。更如堯、舜之民，何故仁壽？桀、紂之民，何故鄙夭？纔仁便壽，纔鄙便夭。壽夭乃是善惡之氣所致。仁則善氣也，所感者亦善。善氣所生，安得不壽？鄙則惡氣也，所感者亦惡。惡氣所生，安得不夭？」

問：「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曰：「事天地之義，事天地之誠，既明察昭著，則神明自

彰矣。」問：「神明感格否？」曰：「感格固在其中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弟，不是兩般事，只孝弟便是神明之理。」又問：「王祥孝感事，是通神明否？」曰：「此亦是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來，非王祥孝於此而物來於彼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别作一般事説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洒埽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别作一般高遠説。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一作「玩索」。人往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别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爲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此固有禮樂，不在玉帛鍾鼓。先儒解者，多引『安上治下莫善於禮，❶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固是禮樂之大用也，然推本而言，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

❶「下」，涂刻本作「民」。

和。只此兩字，含畜多少義理。」又問：「禮莫是天地之序？樂莫是天地之和？」曰：「固是。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置兩隻椅子，纔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問：「如此，則禮樂却只是一事。」曰：「不然。如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爲用也。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更無窮。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之。如使可爲，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爲無爲，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使釋氏千章萬句，説得許大無限説話，亦不能逃此三句。只爲聖人説得要，故包含無盡。釋氏空周遮説爾，只是許多。」

問：「『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不知聖人亦何有不能、不知也？」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有所不徧知，不徧能也。至纖息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或曰：「至之言極也，何以言事？」曰：「固是。極至之至，如至微至細。上文言『夫婦之愚，可以與知』。愚，無知者也，猶且能之，❶乃若微細之事，豈可責聖人盡能？聖人固有所不能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日用處。

「時措之宜」，言隨時之義，若「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王天下有三重」，言三王所重之事。上焉者，三王以上，三皇已遠之事，故無證。下焉者，非三王之道，如諸侯霸者之事，故民

❶「之」，涂刻本作「知」。

不尊。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問：「召公何以疑周公？」曰：「召公何嘗疑周公？」曰：「《書》稱『召公不説』，何也？」「請觀《君奭》一篇，周公曾道召公疑他來否？古今人不知《書》之甚。《書》中分明説『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説，周公作《君奭》』，此已上是孔子説也。且召公初陞爲太保，與周公並列，其心不安，故不説爾。但看此一篇，盡是周公留召公之意，豈有召公之賢而不知周公者乎？《詩》中言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豈特周大夫？當時之人，雖甚愚者，亦知周公刺朝廷之不知者，爲成王爾。成王煞是中才，如天大雷電以風，而啓金縢之書。成王無事而啓金縢之書作甚？蓋二公道之如此，欲成王悟周公爾。近人亦錯看却其《詩》，云『荀子書猶非孟子，召公心未説周公』，甚非也。」

又問：「《金縢》之書，非周公欲以悟成王乎？何既禱之後，藏其文於金縢也？」曰：「近世祝文，或焚或埋。必是古人未有焚埋之禮，欲敬其事，故藏之金縢也。」「然則周公不知命乎？」曰：「周公誠心，只是欲代其兄，更豈問命耶？」❶

或問：「人有謂周公營洛，則成王既遷矣。或言平王東遷，非也。周公雖聖，其能逆知數百載下有犬戎之禍乎？是説然否？」曰：「《詩》中自言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何更疑也？周公只是爲犬戎與鎬京相逼，知其後必有患，故營洛也。」

❶「更豈」，涂刻本互乙。

問：「高宗得傅説於夢，文王得太公於卜。古之聖賢相遇多矣，何不盡形於夢卜乎？」曰：「此是得賢之一事，豈必盡然？蓋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於夢。如常人夢寐間事有先見者多矣，亦不足怪。至於卜筮亦然。今有人懷誠心求卜，有禱輒應，此理之常然。」又問：「高宗夢往求傅説耶？傅説來入高宗夢耶？」曰：「高宗只是思得賢人，如有賢人，自然應他感。亦非此往，亦非彼來。譬如懸鏡於此，有物必照，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也。大抵人心虛明，善則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有所感必有所應，自然之理也。」又問：「或言高宗於傅説，文王於太公，蓋已素知之矣，恐群臣未信，故託夢卜以神之。」曰：「此僞也，聖人豈僞乎？」

問：「舜能化瞽、象，使不格姦，何爲不能化商均？」曰：「所謂『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害己與不至大惡也。若商均則不然。舜以天下授人，欲得如己者。商均非能如己爾，亦未嘗有大惡。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擇一人賢於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與子。論其至理，治天下者，當得天下最賢者一人，加諸衆人之上，則是至公之法。後世既難得人而争奪興，故以與子。與子雖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

問：「四凶堯不誅，而舜誅之，何也？」曰：「四凶皆大才也，在堯之時，未嘗爲惡，堯安得而誅之？及舉舜加其上，然後始有不平之心，而肆其惡，故舜誅之耳。」曰：「堯不知四凶乎？」曰：「惟堯知之。」「知其惡而不去，何也？」曰：「在堯之時，非特不爲惡，亦賴以爲用。」

「納於大麓。」麓，足也。百物所聚，故麓

有大録萬機之意。若司馬遷謂納舜于山麓，豈有試人而納於山麓耶？此只是歷試舜也。

放勳非堯號，蓋史稱堯之道也，謂三皇而上，以神道設教，不言而化，至堯方見於事功也。後人以放勳爲堯號，故記《孟子》者，遂以「堯曰」爲「放勳曰」也。若以堯號放勳，則皋陶當號允迪，禹曰文命，下言「敷於四海」有甚義？

問：「《詩》如何學？」曰：「只在大序中求。《詩》之大序，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後人往往不知是聖人作。自仲尼後，一作「漢以來」。更無人理會得《詩》。如言『后妃之德』，皆以爲文王之后妃。文王，諸侯也，豈有后妃？又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以爲后妃之德如此。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了，更何別求淑女以爲配？淫其色，乃男子事，后妃怎生會淫其色？此不難曉。但將大序看數遍，則可見矣。」或曰：「《關雎》是后妃之德當如此否？」曰：「是也。大序言：『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只著箇『是以』字，便自有意思。」曰：「如言『又當輔佐君子』，則可以歸安父母』，言『能逮下』之類，皆爲其德當如此否？」曰：「是也。」問：「《詩》小序何人作？」曰：「但看大序，即可見矣。」曰：「莫是國史作否？」曰：「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蓋國史得詩於採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曰：「聖人删《詩》時，曾删改小序否？」曰：「有害義理

處，也須删改。今之《詩序》，却煞錯亂，有後人附之者。」曰：「《關雎》之詩，是何人所作？」曰：「周公作。周公作此以風教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蓋自天子至於庶人，正家之道當如此也。二《南》之詩，多是周公所作。如《小雅·六月》所序之詩，亦是周公作。」「後人多言二《南》爲文王之詩，蓋其中有文王事也。」曰：「非也。附文王詩於中者，猶言古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何謂也？」曰：「大凡樂必失之淫，哀必失之傷，淫傷則入於邪矣。若《關雎》，則止乎禮義。故如哀窈窕，思賢才，言哀之則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於邪始得，然《關雎》却止乎禮義，故不至乎傷，則其思也，其亦異乎常人之思也矣。」

唐棣乃今郁李，看此，便可以見詩人興兄弟之意。

「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爲遠。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豈遠乎哉？

問：「《周禮》有復讎事，何也？」曰：「此非治世事，然人情有不免者。如親被人殺，其子見之，不及告官，遂逐殺之，此復讎而義者，可以無罪。其親既被人殺，不自訴官，而他自謀殺之，此則正其專殺之罪可也。」問：「避讎之法如何？」曰：「此因赦罪而獲免，便使之避也。」

問：「《周禮》之書有訛缺否？」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又問：「司盟有詛萬民之不信者，治世亦有此乎？」曰：「盛治之世，固無此事。然人情亦有此事，爲政者因人情而用之。」

問：「嚴父配天，稱『周公其人』，何不稱武王？」曰：「大抵周家制作，皆周公爲之，故言禮者必歸之周公焉。」

「趙盾弒君之事，聖人不書趙穿，何也？」曰：「此《春秋》大義也。趙穿手弒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仲尼曰：『惜哉！越境乃免。』此語要人會得。若出境而反，又不討賊也，則不免；除出境遂不反，乃可免也。」

「紀侯大去其國」，如「梁亡」，「鄭棄其師」，「齊師殲于遂」，「郭亡」之類。郭事實不明，如上四者，是一類事也。國君守社稷雖死守之可也。齊侯、衛侯方遇於垂，紀侯遂去其國，豈齊之罪哉？故聖人不言齊滅之者，罪紀侯輕去其國也。❶紀侯大，名也。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傅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也。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

楊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甚悔恨，不能先知。「遜于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若聖人先知，必不至於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何足保耶？」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一作「數無窮」。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況一《玄》乎？」

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

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説得伯夷介

❶「其國」，涂刻本作「社稷」。

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説得伯夷心也。

問：「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後之學者，又不及楊、墨。楊、墨本學仁義，後人乃不學仁義。但楊、墨之過，被孟子指出，後人無人指出，故不見其過也。」

韓退之作《羑里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此文王至德處也。

退之晚來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原性》等文皆少時作。

退之正在好名中。

退之言「漢儒補綴，千瘡百孔」。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補也？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問：「漢儒至有白首不能通一經者，何也？」曰：「漢之經術安用？只是以章句訓詁爲事。且如解『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

是不知要也。東漢則又不足道也。東漢士人尚名節，只爲不明理。若使明理，却皆是大賢也。自漢以來，惟有三人近儒者氣象：大毛公、董仲舒、楊雄。本朝經術最盛，只近二三十年來議論專一，使人更不致思。

問：「陳平當王諸吕時，何不極諫？」曰：「王陵争之不從，乃引去。如陳平復諍，未必不激吕氏之怒矣。且高祖與群臣，只是以力相勝，力强者居上，非至誠樂願爲之臣也。如王諸吕時，責他死節，他豈肯死？」

周勃入北軍，問曰：「爲劉氏左袒，爲吕氏右袒。」既知爲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爲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誅諸吕時，非陳平爲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願請間」，此豈請間時邪？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合家人被甲執兵而見，❶此欲何爲？可謂至無能之人矣。

王介甫詠張良詩最好，曰：「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當此每從容。」人言高祖用張良，非也。張良用高祖爾。秦滅韓，張良爲韓報仇，故送高祖入關。既滅秦矣，故辭去。及高祖興義師，誅項王，則高祖之勢可以平天下，故張良助之。良豈願爲高祖臣哉？無其勢也。及天下既平，乃從赤松子遊，是不願爲其臣可知矣。張良才識儘高，若鴻溝既分，而勸漢王背約追之，則無行也。或問：「張良欲以鐵鎚擊殺秦王，其計不已疎乎？」曰：「欲報君仇之急，使當時若得以鎚擊殺之，亦足矣，何暇自爲謀耶？」

「王通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信乎？」曰：「諸葛近王佐才，禮樂興不興則未

❶「合」，涂刻本作「令」。

可知。」問曰：「亮果王佐才，何爲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邪？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爲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爲殺之不當，温公以爲殺之當，説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佗那箇輕，那箇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論事須著用權。古今多錯用權字，纔説權，便是變詐或權術。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經也。今人説權不是經，便是經也。權只是稱錘，稱量輕重。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是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

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説，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争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己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己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内不足也。聖人自是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爲之配；己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爲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爲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雖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

《素問》書出於戰國之末，氣象可見。若是三皇五帝典墳，文章自别。其氣運處絶淺近，如將二十四氣移换名目，便做千百様亦得。

《陰符經》，非商末則周末人爲之。若是先王之時，聖道既明，人不敢爲異説。及周室下衰，道不明於天下，才智之士甚衆，既不知道所趨向，故各自以私智窺測天地，盗竊天地之機，分明是大盗，故用此以簧鼓天下。故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云云，豈非盗天地乎？

問：「老子書若何？」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絶，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初秦、儀學於鬼谷，

其術先揣摩其如何，然後捭闔，捭闔既動，然後用鈎鉗，鈎其端然後鉗制之。其學既成，辭鬼谷去，鬼谷試之，爲張儀説所動。如人菴中，説令出之。然其學甚不近道，人不甚惑之，孟子時已有置而不足論也。」

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己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於冢宰者三年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曰：「三年，謂嗣王居憂之時也。七年，爲成王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一作「罪」。《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説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爾。人臣而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怏怏之心者，必此言矣。若唐高祖賜平陽公主葬以鼓吹則可；蓋征戰之事，實非婦人之所能爲也，故賜以婦人所不得用之禮樂。若太宗却不知此。太宗佐父平天下，論其功不過做得一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

太子之與功臣，自不相干。唐之紀綱，自太宗亂之，終唐之世無三綱者，自太宗始也。李光弼、郭子儀之徒，議者謂有人臣不能爲之功，非也。」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鑑其弊，必尚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然宗經師古，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褒尚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故當時名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爲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無異，故五胡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有天下，第能驅除爾。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纔使肅宗，便篡。肅宗纔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甚正，然萬目亦未盡舉。因問「十世可知」，遂推此數端。

「洪水滔天」，堯時亦無許多大洪水，宜更思之。漢武帝問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對，堯遭洪水，使禹治之，不聞禹之有水也，更不答其所由。公孫弘大是姦人。

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冤之所致邪？」曰：「國人冤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得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是衆人怨釋否？」曰：「固是衆人冤釋，然孝婦冤亦釋也。其人雖亡，然冤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冤而致雨也。」

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莫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懼而死否？」曰：「不然，是雷震之也。」「如是雷震之，還有使之者否？」曰：「不然。人之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爲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且如今人種蕎麥，自有畦隴，霜降時殺麥，或隔一畦麥有不殺者，豈是此處無霜，蓋氣就相合處去也。」曰：「雷所擊處必有火，何也？」曰：「雷自有火。如鑽木取火，如使木中有火，豈不燒了木？蓋是動極則陽生，自然之理。不必木，只如兩石相戛，亦有火出。惟鐵無火，然戛之久必熱，此亦是陽生也。」

鑽木取火，人謂火生於木，非也。兩木相戛，用力極則陽生。今以石相軋，便有火出。非特木也，蓋天地間無一物無陰陽。

雨水冰，上温而下冷。隕霜不殺草，上冷而下温。

天火曰災，人火曰火，人火爲害者亦曰災。

問：「日月有定形，還自氣散，別自聚否？」曰：「此理甚難曉。究其極，則此二說歸於一也。」問：「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爲有盈虧，然否？」曰：「日月一也，豈有日高於月之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蓋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一分也。」

霜與露不同。霜，金氣，星月之氣。露亦星月之氣，看感得甚氣即爲露，甚氣即爲霜。如言露結爲霜，非也。

雹是陰陽相搏之氣，乃是沴氣。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雖不爲災，沴氣自在。

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盛冬時發出一朵花，相似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常理也，然出不以時，則是異也。如麟是太平和氣所生，然後世有以麟駕車者，却是怪也。譬如水中物生於陸、陸中物生於水，豈非異乎？」又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汙，此是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爲小惡，宣王小惡爲大惡，此是一理也。」又問：「日食有常數，何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煞燭理明也。天人之際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否？」曰：「似之，然未易言也。」又問：「魚躍于王舟，火覆於王屋，流爲烏，有之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若兆朕之先，應亦有之。」

問：「十月何以謂之陽月？」曰：「十月謂之陽月者，陽盡恐疑於無陽也，故謂之陽月也。然何時無陽？如日有光之類。蓋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窮者。」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云『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吕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一作「惟傳」。顔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佗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

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一作「只」。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一作「章」。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或問：「詩可學否？」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先生嘗説：「王子真曾寄藥來，某無以答他，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閑言語。且如今言能詩無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閑言語，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嘗作詩。❶今寄謝王子真詩云：『至誠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子真所學，只是獨善，雖至誠潔行，然大抵只是爲長生久視之術，止濟一身，因有是句。」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爲私書，既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某説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删定，已送與吕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禮記》之文，亦删定未了，蓋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謬之説。乖謬之

❶「嘗」，涂刻本作「常」。

説，本不能混格言，只爲學者不能辨别，如珠玉之在泥沙，泥沙豈能混珠玉？只爲無人識，則不知孰爲泥沙，孰爲珠玉也。聖人文章自深，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爲事。某舊嘗修六禮，冠、婚、喪、祭、鄉、相見。將就，後被召遂罷，今更一二年可成。家間多戀河北舊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漸使知義理，一二年書成，可皆如法。禮從宜，事從俗，有大故害義理者，須當去。每月朔必薦新，如仲春薦含桃之類。四時祭用仲月。用仲月，物成也。古者天子諸侯於孟月者，爲首時也。時祭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厥初生民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他則不祭。冬至，陽之始也。立春者，生物之始一作「初」。也。季秋者，成物之始一作「時」。❶也。祭始祖，無主用祝，以妣配於廟中，正位享之。❷祭只一位者，夫婦同享也。祭先祖，亦無主。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之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祖妣異位，一云「二位」。異所者，舅婦不同享也。常祭止於高祖而下。自父而推，至於三而止者，緣人情也。旁親有後者自爲祭，無後者祭之别位。爲叔伯父之後也。如殤，亦各祭。凡配，止以正妻一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者，即以所生母配。如葬，亦惟元妃同穴。後世或再娶，皆同穴而葬，甚瀆禮經，但於左右附葬可也。❸忌日，必遷主，出

❶「時」，原作「也」，據陳刻本、涂刻本改。
❷「事」，涂刻本作「享」。
❸「附」，涂刻本作「祔」。

祭於正寢，今正寢正堂也。❶蓋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於正寢，可以盡思慕之意。家必有廟，古者庶人祭於寢，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廟中異位，祖居中，左右以昭穆次序，皆夫婦自相配爲位，舅婦不同坐也。廟必有主。既祧，當埋於所葬處，如奉祀人之高祖而上，即當祧也。其大略如此。且如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祖先，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理，❷當厚於奉生者。至於嘗新必薦，享後方可，薦數則瀆，必因告朔而薦乃合宜。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惟人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鳥獸無異矣。

問：「祭酒用幾奠？」曰：「家中尋常用三奠，祭法中却用九奠。」以禮有九獻，樂有九奏也。又問：「既奠之酒，何以置之？」曰：「古者灌以降神，故以茅縮酌，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間，故酒必灌於地。若謂奠酒，則安置在此。今人以澆在地上，甚非也。既獻，則徹去可也。」傾在他器。

或問：「今拜埽之禮何據？」曰：「此禮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古人直是誠質，專一也。葬只是藏體魄，而神則必歸於廟，既葬，則設木主，既除几筵，則木主安於廟，故古人惟專精祀於廟。今亦用拜埽之禮，但簡於四時之祭也。」

「木主必以栗，何也？」曰：「周用栗，土所産之木，取其堅也。今用栗，從周制也。若四方無栗，亦不必用，但取其木之堅者可也。」

❶「寢」，涂刻本作「廳」。
❷「理」，涂刻本作「禮」。

凡祭必致齊。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則非齊。「齊三日，必見其所爲齊者」，此非聖人之語。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

古者男爲男尸，女爲女尸。自周以來，女無可以爲尸者，故無女尸。後世遂無尸。能爲尸者，亦非尋常人。

今無宗子法，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子弟爲强。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老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遺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節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從根直上一幹，如大宗。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爲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

凡言宗者，以祭祀爲主，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別子爲祖」，上不敢宗諸侯，故不祭，下亦無人宗之，此無宗亦莫之宗也。別子之嫡子，即繼祖爲大宗，此有大宗無小宗也；別子之諸子，祭其別子，別子雖是祖，然是諸子之禰。「繼禰者爲小宗」，此有小宗而無大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此句極難理會。蓋本是大宗之祖，別子之諸子稱之，却是禰也。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

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讐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伯叔，父之兄弟，伯是長，叔是少，今人乃呼伯父叔父爲伯叔，大無義理。呼爲伯父叔父者，言事之之理與父同也。❶

或曰：「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懽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

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纔修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藜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絶交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説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容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絶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❶「理」，陳刻本、涂刻本作「禮」。

問：「士未仕而昏，用命服，禮乎？」曰：「昏姻重禮。重其禮者，當盛其服。況古亦有是，士乘墨車之類。今律亦許假借。」曰：「無此服而服之，恐僞。」曰：「不然。今之命服，乃古之下士之服。古者有其德則仕，士未仕者也，服之其宜也。若農商則不可，非其類也。」或曰：「不必用，可否？」曰：「不得不可以爲悦，今得用而用之，何害？過期非也。」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説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此説却是。婦質明而見舅姑，成婦也；三日而後宴樂，禮畢也；宴不以夜，禮也。

問：「臣拜君，必於堂下，子拜父母，如之何？」對曰：「君臣以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父子主恩，有尊卑，無貴賤，故拜於堂上。若婦於舅姑，亦是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禮也。」

問：「嫂叔古無服，今有之，何也？」曰：「《禮記》曰：『推而遠之也。』此説不是。嫂與叔，且遠嫌，姑與嫂，何嫌之有？古之所以無服者，只爲無屬。其夫屬於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叔父伯父，父之屬也，故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己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妻，此古者所以無服。以義理推不行也。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又問：「既是同居之親，古却無服，豈有兄弟之妻死，而己恝然無事乎？」曰：「古者雖無服，若哀戚之心自在。且如鄰里之喪，尚舂不相不巷歌，匍匐救之，況至親乎？」

服有正，有義，有從，有報。古者婦喪舅姑以期，今以三年，於義亦可，但名未正，此亦謂之從服。❶從夫也。蓋與夫同奉几筵，而已不可獨無服。報服，若姑之子爲舅之子服是也。異姓之服，只推得一重。若爲母而推，則及舅而止。若爲姑而推，則可以及其子。故舅之子無服，却爲既與姑之子爲服，姑之子須當報之也，故姑之子，舅之子，其服同。

八歲爲下殤，十四爲中殤，十九爲上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更不祭。下殤之祭，父母主之，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兄弟主之，終兄弟之身。上殤之祭，兄弟之子主之，終兄弟之子之身。若成人而無後者，兄弟之孫主之，亦終其身。凡此，皆以義起也。

問：「女既嫁而爲父母服三年，可乎？」曰：「不可。既歸夫家，事佗舅姑，安得伸己之私？」

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彫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彫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却必不肯任其自爲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己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己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量。」陳本止此。以下八段，別本所增。

上古之時，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至於周，或文或質，因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法

❶「亦」，涂刻本作「可」。

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爲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孫明復主以無王而作，亦非是。但顏淵問「爲邦」，聖人對之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則是大抵聖人以道不得用，故考古驗今，參取百王之中制，斷之以義也。

禘者，魯僭天子之大祭也。灌者，祭之始也。以其僭王之祭，❶故自灌以往，不欲觀之。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

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佗須看《莊子》，爲佗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之末尚節行，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冬至書雲，亦有此理，如《周禮》觀祲之義。古太史既有此職，必有此事。又如太史書，不知周公一一曾與不曾看過，但甚害義理，則必去之矣。如今靈臺之書，須十去八九，乃可行也。今歷法甚好，其佗禁忌之書，如葬埋昏嫁之類，極有害。

《論語》問同而答異者至多，或因人材性，或觀人之所問意思而言及所到地位。

「極高明，道中庸」，所以爲民極，極之爲物，中而能高者也。

「君子不成章不達」，《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肢。」成章之謂也。

予官吉之永豐簿，沿檄至臨川，見劉元承之子縣丞誠，問其父所録伊川先

❶「王」，涂刻本作「上」。

生説，[1]蒙示以元承手編，伏讀歎仰，因乞傳以歸。建炎元年十月晦日，菴山陳淵謹書。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八

[1] 「説」，涂刻本作「語」。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九

伊川先生語五

楊遵道録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還便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又問：「如荆公窮物，一部《字解》，多是推五行生成。如今窮理，亦只如此著工夫，如何？」曰：「荆公舊年説話煞得，後來却自以爲不是，晚年盡支離了。」

問：「『古之學者爲己。』不知初設心時，是要爲己，是要爲人？」曰：「須先爲己，方能及人。初學只是爲己。鄭宏中云：『學者先須要仁。』仁所以愛人，正是顛倒説却。」

「新民」，以明德新民。

問：「『日新』有進意，抑只是無弊意？」曰：「有進意。學者求有益，須是『日新』。」

問：「『有所忿懥、恐懼、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心乃正乎？」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一本作「累」。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師出以律，否臧凶。」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而無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師出當以律，不然，雖臧亦凶。今人用師，惟務勝而已。

「弟子輿尸，貞凶。」帥師以長子，今以弟

子衆主之，亦是失律，故雖貞亦凶也。

「豶豕之牙。」豕牙最能噬害人，只制其牙，如何制得？今人爲惡，却只就他惡禁之，便無由禁之，此見聖人機會處。

「喪羊于易。」羊群行而觸物。大壯衆陽並進，六五以陰居位，惟和易然後可以喪羊。易非難易之易，乃和易樂易之易。

《易》有百餘家，難爲偏觀。如素未讀，不曉文義，且須看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理會得文義，且要熟讀，然後却有用心處。

讀《易》須先識卦體。如乾有元、亨、利、貞四德，缺却一箇，便不是乾，須要認得。

「反復道也」，言終日乾乾往來，皆由於道也。三位在二體之中，可進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復」。「知至至之」，如今學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也」。非知幾者，安能先識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然後「可與守義」。王荆公云：「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大煞害事。使人臣常懷此心，大亂之道，亦自不識湯、武。「知至至之」，只是至其道也。

荆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群龍无首，吉。」用九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爲首」，言乾以至剛健，又安可更爲物先？爲物先則有禍，所謂「不敢爲天下先」。乾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不爲首，六爻皆同。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也。」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

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陰爲小人，利爲不善，不可一概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

「利貞者性情也」，言利貞便是乾之性情。因問：「利與『以利爲本』之利同否？」先生曰：「凡字只有一箇，用有不同，只看如何用。凡順理無害處便是利，君子未嘗不欲利。然孟子言『何必曰利』者，蓋只以利爲心則有害。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便是利。仁義未嘗不利。」

謝師直爲長安漕，明道爲鄠縣簿，論《易》及《春秋》。明道云：「運使，《春秋》猶有所長，《易》則全理會不得。」師直一日說與先生。先生答曰：「據某所見，二公皆深知《易》者。」師直曰：「何故？」先生曰：「以運使能屈節問一主簿，以一主簿敢言運使不知《易》，非深知《易》道者不能。」

「雲行雨施」，是乾之亨處。

乾六爻，如欲見聖人曾履處，當以舜可見：在側陋便是「潛」，陶漁時便是「見」，升聞時便是「乾乾」，納于大麓時便是「躍」。

介甫以武王觀兵爲九四，大無義理，兼觀兵之說亦自無此事。如今日天命絕，則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爲人臣子，豈可以兵脅其君？安有此義？又紂鷙狠若此，太史公謂有七十萬衆，未知是否。然《書》亦自云，紂之衆若林。三年之中，豈肯容武王如此便休

得也？只是《大誓》一篇前序云：「十有一年」，後面正經便説「惟十有三年」，先儒誤妄，遂轉爲觀兵之説。先王無觀兵之事，不是前序一字錯却，便是後面正經三字錯却。

先儒以六爲老陰，八爲少陰，固不是。介甫以爲進君子而退小人，則是聖人旋安排義理也。此且定陰陽之數，豈便説得義理？九六只是取純陰純陽。惟六爲純陰，只取《河圖》數見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

或以小畜爲臣畜君，以大畜爲君畜臣。先生云：「不必如此。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指定一件事。便是君畜臣，臣畜君，皆是這箇道理，隨大小用。」

陳瑩中答吴國華書，天在山中，説云：「便是芥子納須彌之義。」先生謂正南北説，却須彌無體，芥子無量。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説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一作「往」。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了得他？」一作「便道了却他」。

問：「括囊事還做得在位使否？」先生曰：「六四位是在上，然坤之六四却是重陰，故云『賢人隱』，便做不得在位。」又問：「恐後人緣此，謂有朝隱者。」先生曰：「安有此理？向林希嘗有此説，謂楊雄爲禄隱。楊

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莫不當作？」先生云：「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實無益，真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爲之，於曆法雖有合，只是無益。今更於《易》中推出來，做一百般《太玄》亦得，要尤難明亦得，只是不濟事。」

「大明終始。」人能大明乾之終始，便知六位時成，却時乘六龍以當天事。

「先迷後得」是一句，「主利」是一句，蓋坤道惟是主利，《文言》「後得主而有常」處，脱却一「利」字。

介甫解「直方大」云：「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成物之形而不可易，方也。」人見似好，只是不識理。如此，是物先有箇性，坤因而生之，是甚義理？全不識也。

「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闕一，闕一便不是浩然之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言剛則害坤體。然孔子於《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方即剛也。因問：「見李籲録明道語中，却與先生説别。解『至剛處』云『剛則不屈』，則是於至剛已帶却直意。又曰『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則是以直字連下句，在學者著工夫處説却。」先生曰：「先兄無此言，便不講論到此。舊嘗令學者不要如此編録，纔聽得，轉動便别。舊曾看，只有李籲一本無錯編者。他人多只依説時，不敢改動，或脱忘一兩字，便大别。李籲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録得都是。不知尚有此語。只『剛則不屈』，亦

未穩當。」

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以德行入者。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譬猶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爲棟梁、可以爲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兩般：爲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不自暴自棄，安不可移哉？

楊雄、韓愈説性，正説著才也。

韓退之説：叔向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禀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性相近也」，此言所禀之性，不是言性之本。孟子所言，便正言性之本。

問：「先生云：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楊雄、韓愈皆説著才。然觀孟子意，却似才亦無有不善，及言所以不善處，只是云：『舍則失之。』不肯言初禀時有不善之才。如云：『非天之降才爾殊。』是不善不在才，但以遇凶歲陷溺之耳。又觀『牛山之木，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山之性？』是山之性未嘗無才，只爲斧斤、牛羊害之耳。又云：『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所以無才者，只爲『旦晝之所爲又梏亡之耳』。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則是以情觀之，而才未嘗不善。觀此數處，切疑才是一箇爲善之資，譬如作一器械，須是有器械材料，方可爲也。如云：『惻隱之心仁也。』云云。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也。』

則四端者便是爲善之才，所以不善者，以不能盡此四端之才也。觀孟子意，似言性情才三者皆無不善，亦不肯於所禀處説不善。今謂才有善不善，何也？或云：善之地便是性，欲爲善便是情，能爲善便是才，如何？」先生云：「上智下愚便是才，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叟爲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云『非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辨之，又恐失其本意。如萬章問象殺舜事，夫堯已妻之二女，迭爲賓主，當是時，已自近君，豈復有完廩浚井之事？象欲使二嫂治棲，當是時，堯在上，象還自度得道殺却舜後，取其二女，堯便了得否？必無此事。然孟子未暇與辨，且答這下意。」

「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問：「生而知之要學否？」先生曰：「生而知之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説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爲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頤爲光説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爲若此言也？如當初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某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一本云：「先生曰：『某斷不説。』」

「先進」、「後進」，如今人説前輩後輩。「先進於禮樂」，謂舊時前輩之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爲朴也。「後進於禮樂」，謂今晚進之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爲君子。君子者，文質彬彬之名。蓋周末文盛，故以前人爲野，而自以當時爲君子，不知其過於文也。

故孔子曰：「則吾從先進。」

孔子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問：「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便又問：「鄉人皆惡之，何如？」又説：「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便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纔説「去兵」，便問：「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自非聖人不能答，便云：「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是孔子弟子不能如此問，不是聖人不能如此答。

《禮記·儒行》、《經解》，全不是。因舉呂與叔解，亦云：「《儒行》誇大之語，非孔子之言，然亦不害義理。」先生曰：「煞害義理。恰恨《易》，❶便只『潔净精微』了却；《詩》，便只『温柔敦厚』了却，皆不是也。」

《祭法》如夏后氏郊鯀一片，皆未可據。

問：「聖人有爲貧而仕者否？」曰：「孔子爲乘田、委吏是也。」又問：「或云乘田、委吏非爲貧，爲之兆也。」先生曰：「乘田、委吏却不是爲兆，爲魯司寇便是爲兆。」一本此下有十六字云：「有人云：『先生除國子監之命不受，是固也。』」先生因言：「近煞有人以此相勉，某答云：待飢餓不能出門户時，當別相度。」

荀、楊性已不識，更説甚道？

鄧文孚問：「孟子還可爲聖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又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否？」曰：「只是門人録時，錯一兩字。如『説大人則藐之』，夫君子無不敬，如有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更説夷、惠處云『皆古聖人』，須錯字。若以夷、惠爲聖之清、聖之和則可，便以爲聖人則不可。看孟子意，必不以夷、惠爲聖人。如伊尹又別，初在畎畝，湯使人問之，曰：

❶「恨」，涂刻本作「限」。

『我何以湯之幣聘爲哉？』是不肯仕也。及湯盡禮，然後翻然而從之，亦是聖之時。如五就湯，五就桀，自是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逐不附己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張戩嘗於政事堂與介甫争辨事，因舉經語引證。介甫乃曰：「安石却不會讀書，賢却會讀書。」戩不能答。先生因云：「却不向道，只這箇便是不會讀書。」

佛家有印證之説，極好笑。豈有我曉得這箇道理後，因他人道是了方是，他人道不是便不是？又五祖令六祖三更時來傳法，如期去便傳得，安有此理？

謝良佐與張繹說：「某到山林中静處，便有喜意，覺著此不是。」先生曰：「人每至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常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不知在閙處時，此物安在？直到静處乃覺。」繹言：「伊云，只有這些子已覺。」先生曰：「這回比舊時煞長進。這些子已覺固是，若謂只有這些子，却未敢信。」胡本注云：❶「朱子權親見謝先生云：『某未嘗如此說。』恐傳録之誤也。」

「屢空」兼兩意。惟其能虛中，所以能屢空。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順受正命也。吕與叔解作「如貨殖」。先生云：「傳記中言子貢貨殖處亦多，此子貢始時事。」

❶「胡本注云」，原作「胡云本注」，今據涂刻本改。

萬物皆有良能，如每常禽鳥中，做得窩子，❶極有巧妙處，是他良能，不待學也。人初生，只有喫乳一事不是學，其他皆是學，人只爲智多害之也。

「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惟其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專要精一之也。精之一之，始能「允執厥中」。中是極至處。或云：介甫説以一守，以中行，只爲要事事分作兩處。

《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况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

「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如二《南》之詩及《大雅》、《小雅》，是當時通上下皆用底詩，蓋是修身治家底事。

《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淑女即后妃也，故言配荇菜以興后妃之柔順。「左右流之」，左右者隨水之貌。「左右采之」者，順水而采之。「左右芼之」者，順水而芼之。皆是言荇菜柔順之貌，以興后妃之德。「琴瑟友之，鍾鼓樂之」，言后妃之配君子，和樂如此也。

「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自是《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也。此一行甚分明，人自錯解却。

口目耳鼻四支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謂我須要得，是有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在人，賦於命有厚薄，是命也，然有性焉，可以學，故君子不謂命。

「則以學文」，便是讀書。人生便知有父子兄弟，須是先盡得孝弟，然後讀書，非謂已

❶「窩」，涂刻本作「窠」。

前不可讀書。

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由之。然却有所不行者，以「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故亦不可行也。禮以和爲貴，故先王之道以此爲美，而小大

「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視民如傷，以紂在上，望天下有道而未之見。「湯執中，武王不泄邇」，非謂武王不能執中，湯却泄邇，蓋各因一件事言之。人謂各舉其最盛者，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魯得用天子禮樂，使周公在，必不肯受，故孔子曰：「周公之衰乎！」孔子以此爲周公之衰，是成王之失也。介甫謂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非也。臣子身上，没分外過當底事。凡言舜、言曾子爲孝，不可謂曾子、舜過於孝也。

「克明峻德」，只是説能明峻德之人。「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蓋先尊賢，然後能親親。夫親親固所當先，然不先尊賢，則不能知親親之道。《禮記》言「克明峻德，顧諟天之明命，皆自明也」者，皆由於明也。

「平章百姓」，百姓只是民。凡言百姓處皆只是民，百官族姓已前無此説。

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却諸吕，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當恁時，豈有樸實頭爲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變却時，他也則隨却。如令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

周勃當時初入北軍，亦甚拙，何事令左

祖則甚？忽然當時皆右袒，後還如何？當時已料得必左袒，又何必更號令？如未料得，豈不生變？只合驅之以義，管它從與不從。

韓信初亡，蕭何追之，高祖如失左右手，却兩日不追，及蕭何反，問之曰：「何亡也？」曰：「臣非亡，乃追亡者也。」當時高祖豈不知此二人，乃肯放與項羽，兩日不追邪？乃是蕭何與高帝二人商量做來，欲致韓信之死爾。當時史官已被高祖瞞過，後人又被史官瞞。

惜乎，韓信與項羽，諸葛亮與司馬仲達，不曾合戰。更得這兩箇戰得幾陣，不妨有可觀。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使，不知煞有誤人處。

先生在講筵，嘗典錢使。諸公因問，必是俸給大段不足，後乃知到任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户部，問不支俸錢。户部索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曆子。」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曆，其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廪人繼粟，庖人繼肉也。遂令户部自爲出券曆。户部只欲與折支，諸公又理會，館閣尚請見錢，豈有經筵官只請折支？又檢例，已無崇政殿説書多時，户部遂定，已前未請者只與折支，自後爲始，❶支見錢。先生後自涪陵

❶「後」下，涂刻本有「來」字。

歸，復官半年，不曾請俸。糧料院吏人忽來索請券狀子，先生云：「自來不會寫狀子。」受事人不去，只令子弟録與受官月日。

先生在經筵時，與趙侍郎、范純甫同在後省行，見曉示：至節令，命婦進表，賀太皇及太后太妃。趙、范更問備辦，因問先生。先生云：「某家無命婦。」公二愕然，問何不敘封。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爲妻求封之理？」其夫人至今無封號。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者不一作「不以」。爲害。」先生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説甚長，待別時説。」

范堯夫爲蜀漕，成都帥死，堯夫權府。是時，先生隨侍過成都，堯夫出送，先生已行二里，急遣人追及之，回至門頭僧寺相見。堯夫因問：「先生在此，有何所聞？」先生曰：「聞公嘗言：『當使三軍之士，知事帥君如事父母。』不知有此語否？」堯夫愕然，疑其言非是。先生曰：「公果有此語，一國之福也。」堯夫方喜。先生却云：「恐公未能使人如此。」堯夫再三問之。先生曰：「只如前日公權府，前帥方死，便使他臣子張樂大排，此事當時莫可罷？」堯夫云：「便是純仁當時不就席，只令通判伴坐。」先生曰：「此尤不是。」堯夫驚愕，即應聲曰：「悔當初只合打散便是。」先生曰：「又更不是。夫小人心中，只得些物事時便喜，不得便不足。他既不得物事，却歸去思量，因甚不得此物，元來是爲帥君。小人須是切己，乃知思量。若只與他物事，他自歸去，豈更知有思量？」堯夫乃嗟歎曰：「今日不出，安得聞此言？」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某與持國、范夷叟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某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某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到來求己，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爲正叔一作「姨夫」。太執，求薦章，常事也。』某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初受命，便在假，欲迤邐尋醫，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難之，謂供職非是。先生曰：「新君即位，首蒙大恩，自二千里放回，亦無道理不受。某在先朝，則知某者也。當時執政大臣皆相知，故不當如此受。今則皆無相知，朝廷之意只是怜其貧，不使飢餓於我土地。某須領他朝廷厚意，與受一月料錢，然官則某必做不得。既已受他誥，却不供職，是與不受同。且略與供職數日，承順他朝廷善意了，然後惟吾所欲。」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某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爲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自然住不得。夫禮樂，豈玉帛之交錯，鍾鼓之鏗鏘哉？今日第一件便如此。人不知，一似好做作只這些子。某便做他官不得，若做他底時，❶須一一與理會。」

謝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族子謂程公孫，故人謂邢恕。先生答

❶「若」下，涂刻本有「久」字。

云：「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一作「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一作「繫之」。天，安用尤臧氏？」因問：「邢七雖爲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某云：『屢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爲言官，却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先生云：「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墻；到讀了後，便不面墻，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大率上一爻皆是師保之任，足以當此一爻也。

若要不學佛，須是見得他小，便自然不學。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

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 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❶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文中子言:「封禪之費,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此言極好。古者封禪,非謂誇治平,乃依本分祭天地,後世便把來做一件矜誇底事。如《周頌》告成功,乃是陳先王功德,非謂誇自己功德。

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已來制詔,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采?

韓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極好,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楊大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韓退之言「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此言却好。只云「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便亂說。只如《原道》一篇極好。退之每有一兩處,直是搏得親切,直似知道,然却只是博也。

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可以當此否?」先生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說諸葛已近王佐。」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先生曰:「只是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爲不得此,則無以爲資。然豈有人特地出迎他,却於坐上執之? 大段害事,只是箇爲利。君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便休,豈可苟

❶「極」,原誤作「及」,今據陳刻本、涂刻本改。

爲？」又問：「如湯兼弱攻昧，如何？」先生曰：「弱者兼之，非謂并兼取他，只爲助他，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

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妄發，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良本不事高祖，常言爲韓王送沛公。觀良心，只是爲天下，且與成就却事。後來與赤松子遊，只是箇不肯事高祖如此。

五德之運，却有這道理。凡事皆有此五般，自小至大，不可勝數。一日言之，便自有一日陰陽；一時言之，便自有一時陰陽；一歲言之，便自有一歲陰陽；一紀言之，便自有一紀陰陽；氣運不息，如王者一代，又是一箇大陰陽也。唐是土德，便少河患。本朝火德，多水一作「火」。災。蓋亦有此理，只是須於這上有道理。如關朗卜百年事最好，其間須言如此處之則吉，不如此處之則凶，每事如此，蓋雖是天命，可以人奪也。如仙家養形，以奪既衰之年；聖人有道，以延已衰之命，只爲有這道理。

或云：「尋常觀人出辭氣，便可知人。」先生曰：「亦安可盡？昔橫渠嘗以此觀人，未嘗不中，然某不與他如此。後來其弟戩亦學他如此，觀人皆不中，此安可學？」

觀《素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也，道理却總是。想當時亦須有來歷，其間只是氣運使不得。錯不錯未說，就使其法不錯，亦用不得。除是堯、舜時，十日一風，五日一雨，始用得。且如說潦旱，今年氣運當潦，然有河北潦，江南旱時，

此且做各有方氣不同，又却有一州一縣之中潦旱不同者，怎生定得？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忘爲？夫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爲物所役，便覺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爲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没著身處。

莊子齊物。夫物本齊，安俟汝齊？凡物如此多般，若要齊時，別去甚處下脚手？不過得推一箇理一也。物未嘗不齊，只是你自家不齊，不干物不齊也。

先生在經筵，聞禁中下後苑作坊取金水桶貳隻，因見潞公，問之。潞公言：「無。」彦博曾入禁中，見只是朱紅，無金爲者。」某遂令取文字示潞公，潞公始驚怪。某當時便令問，欲理會，却聞得長樂宫，遂已。當時恐是皇帝閤中，某須理會。

先生舊在講筵，説《論語》「南容三復白圭」處，内臣貼却「容」字，因問之。内臣云：「是上舊名。」先生講罷，因説：「適來臣講書，見内臣貼却『容』字。夫人主處天下之尊，居億兆之上，只嫌怕人尊奉過當，便生驕心，皆是左右近習之人養成之也。嘗觀仁宗時，宫嬪謂正月爲始月，蒸餅爲炊餅，皆此類，請自後只諱正名，不諱嫌名及舊名。」纔説了，❶次日孫莘老講《論語》，讀「子畏於匡」爲「正」。先生云：「且著箇地名也得。『子畏於正』，是甚義理？」又講「君祭先飯」處，因説：「古人飲食必祭，食穀必思始耕者，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無德不報如此。夫爲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禄，必思何所得爵

❶「纔」，原誤作「讒」，據四庫本《二程遺書》改。

禄來處，乃得於君也。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勤盡忠者，爲報君也。如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蓋得之於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報民。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皆是報民也。」每講一處，有以開導人主之心處便説。始初内臣宫嬪門皆攜筆在後抄録，後來見説著佞人之類，皆惡之。吕微仲使人言：「今後且刻可傷觸人。」范堯夫云：「但不道著名字，儘説不妨。」「又講君祭」以下，莆田本添。

或問：「横渠言聖人無知，因問有知。」先生曰：「纔説無知，便不堪是聖人。當人不問時，只與木石同也。」

先生云：「吕與叔守横渠學甚固，每横渠無説處皆相從，纔有説了，便不肯回。」

蘇昞録横渠語云：「和叔言香聲。横渠云：『香與聲猶是有形，隨風往來，可以斷續，猶爲粗耳。不如清水。今以清泠水置之銀器中，隔外便見水珠，曾何漏隙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先生云：『此亦見不盡，却不説此是水之清，銀之清，若云是水，因甚置甆椀中不如此？』」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九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

伊川先生語六

周伯忱本❶

問：「《左氏》言子路助衛輒，觀其學已升堂，肯如是否？」曰：「子路非助輒，只爲孔悝陷於不義，欲救之耳。蓋蒯聵不用君父之命而入立，强盟孔悝，孔悝不合從之故也。」曰：「子路當時可以免難否？」曰：「不可免。」

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年貳拾時，看《春秋》，黄聲隅問某如何看，❷答之曰：『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左氏即是丘明否？」曰：「《傳》中無丘明字，不可考。」

問：「『此之謂自慊』與『吾何慊乎哉』之慊同否？」曰：「慊字則一也。不足謂之慊，動於中亦謂之慊，看用處如何。」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

❶「本」，卷首目録及涂刻本均作「録」。
❷「聲」，涂刻本作「贄」。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一上

伊川先生語七上

師説

門人張繹録

宣仁山陵，程子往赴，吕汲公爲使。時朝廷以館職授子，子固辭。公謂子曰：「仲尼亦不如是。」程子對曰：「公何言哉？某何人，而敢比仲尼？雖然，某學仲尼者，於仲尼之道，固不敢異。公以謂仲尼不如是，何也？」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魯不用則亦已矣。」子未及對，會殿帥苗公至，子辟之幕府，見公壻王讜。讜曰：「先生不亦甚乎？欲朝廷如何處先生也？」子曰：「且如朝廷議北郊，所議不合禮，取笑天下。後世豈不知有一程某，亦嘗學禮，何爲而不問也？」讜曰：「北郊如何？」曰：「此朝廷事，朝廷不問而子問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後有問：「汲公所言陳恒之事，是歟？」曰：「於傳，仲尼是時已不爲大夫，公誤言也。」

吕汲公以百縑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子曰：「勿爲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某者，以某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某貧也？天下賢者亦衆矣。❶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殿帥苗公問程子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程子對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

❶「賢」，涂刻本作「貧」。

程子曰：「古之學者易，今之學者難。古人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有文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威儀以養其四體，歌舞以養其心。❶今則俱亡矣，惟義理以養其心爾，可不勉哉？」

范公堯夫攝帥成都，程子將告歸，别焉。公曰：「願少留，某將别。」子曰：「既别矣，何必復勞輿衛？」遂行。公使人要於路曰：「願一見也。」既見，曰：「先生何以教我？」子曰：「公嘗言爲將帥當使士卒視己如父母，然後可用，然乎？」公曰：「如何？」子曰：「公言是也。然公爲政不若是，何也？」公曰：「可得聞歟？」子曰：「舊帥新亡，而公張樂大饗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主之也。」子曰：「是尤不可也。公與舊帥同僚也，失同僚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其義重。」曰：「廢饗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武夫視酒食爲重事，弗頒，則必思其所以而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也。」公曰：「若從先生言而不來，則不聞此矣。」其喜聞義如此。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子聞，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一作「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某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

❶「以」下，涂刻本有「養其血氣義理以」七字。

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媼笑也。」湜遂不行。一本云「湜不能用」。又云：「謝湜求見者三，不許，因陳經正以請，先生曰：『聞其來問《易》，遂爲説以獻貴人。』」注云：「獻蔡卞，如用説桎梏之類。」

謝愔見程子，子留語，因請曰：「今日將沐。」子曰：「豈無他日？」曰：「今日吉也。」子曰：「豈爲士而惑此也邪？」曰：「愔固無疑矣。在己庸何恤？第云不利父母。」子曰：「有人呼於市者曰：『毀瓦畫墁則利父母也，否則不利於父母。』子亦將毀瓦畫墁乎？」曰：「此狂人之言也，何可信？」「然則子所信者，亦狂言爾。」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厚蓄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後爲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程子與客語爲政。程子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子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邪？」子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

起處乎？」子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

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常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爲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惟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謚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曰：「某則不能。❶既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爲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韓持國帥許，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公曰：「爲民祈福也。」子曰：「福斯民者，不在公乎？」

韓公持國使掾爲亭，成而蓮已生其前，蓋掾盆植而置之。公甚喜。程子曰：「斯可惡也。使之爲亭，而更爲此以説公，非端人也。」公曰：「奈何人見之則喜！」

韓公持國與范公彝叟、程子爲泛舟之遊。典謁白有士人堅欲見公。程子曰：「是必有故，亟見之。」頃之，遽還。程子問：「客何爲者？」曰：「上書。」子曰：「言何事？」曰：「求薦爾。」子曰：「如斯人者，公缺一字。無薦。夫爲國薦賢，自當求人，豈可使人求也？」公曰：「子不亦甚乎？」范

❶「能」，涂刻本作「然」。

公亦以子不爲通。子曰：「大底今之大臣，好人求己，故人求之。如不好，人豈欲求怒邪？」韓公遂以爲然。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之。子時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子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子曰：「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在維固無足道，所慮者貽兄姊之憂耳。」子曰：「領帥南陽，兄姊何所憂？」公悟曰：「正爲定力不固耳。」

謝公師直與程子論《易》，程子未之許也。公曰：「昔與伯淳，亦謂景温於《春秋》則可，《易》則未也。」程子曰：「以某觀之，二公皆深於《易》者也。」公曰：「何謂也？」子曰：「以監司論學，而主簿敢以爲非，爲監司者不怒，爲主簿者敢言，非深於《易》而何？」

張閎中以書問《易傳》不傳，及曰「《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答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冀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款語，予

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程子過成都，時轉運判官韓宗道議減役，至三大户亦減一人焉。子曰：「只聞有三大户，不聞兩也。」宗道曰：「三亦可，兩亦可，三之名不從天降地出也。」子曰：「乃從天降地出也。古者朝有三公，國有三老，『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三人行，則必得我師焉』。若止二大户，❶則一人以爲是，一人以爲非，何從而决？三則從二人之言矣。雖然，近年諸縣有使之分治者，亦失此意也。」

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程子之盩厔，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客，使侯騭語子以釋氏之學。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騭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爲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侯子以告。程子曰：「豈不欲人人盡爲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爲使也。若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賴於下愚也。」趙公聞之，笑曰：「程子未知佛道弘大耳。」程子曰：「釋氏之道誠弘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終能成佛。若儒者之道，則當逃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也？」

韓公持國與程子語，歎曰：「今日又暮

❶「二」，涂刻本作「兩」。

矣。」程子對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爲？」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一上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一下

伊川先生語七下

附師説後

幽王失道，始則萬物不得其性，而後恩衰於諸侯以及其九族，其甚也，至於視民如禽獸。《魚藻》之什，❶其《序》如此。

孔子之時，諸侯甚强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絶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絶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爲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爲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絶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

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捨，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

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勇者所以敵彼者也，苟爲造道而心不動焉，則所以敵物者，不賴勇而裕如矣。

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

❶「魚」，原作「無」，今據涂刻本改。

《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

忠者，無妄之謂也。忠，天道也。恕，人事也。忠爲體，恕爲用。「忠恕違道不遠」，非一以貫之之忠恕也。

真近誠，誠者無妄之謂。

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則清明純全，❶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曰：養心則勿害而已，養氣則志有所帥也。

賤妄得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雖有强力，弗能爲也。今有劫人以殺人者，則先治劫者，而殺者次之。將以垂訓於後世，則先殺者而後劫者，《春秋》書「鄭公子歸生殺其君夷」是也。

諸葛瑾使蜀，其弟亮與瑾非公會不覿，亮之處瑾爲得矣。使吴之知瑾如備之遇亮，復何嫌而不得悉兄弟之懽也！

《春秋》喪、昏無譏，蓋日月自見，不必譏也。唯哀姜以禫中納幣，則重疊譏之，曰「逆婦」，曰「夫人至」，恐後世不以爲非也。他皆曰「逆女」，此獨云「婦」，而又不曰「夫人」，蓋已納幣則爲婦，違禮而昏則不可謂之夫人。

❶「則」，原作「斯」，據涂刻本改。

「貞而不諒」，猶大信不約也。

智出於人之性。人之爲智，或入於巧僞，而老、莊之徒遂欲棄知，是豈性之罪也哉？善乎孟子之言：「所惡於知者，爲其鑿也」。

孔子之時，道雖不明，而異端之害未甚，故其論伯夷也以德。孟子之時，道亦不明，異端之害滋深，故其論伯夷也以學。道未盡乎聖人，則推而行之，必有害矣。故孟子推其學術而言之也。夫闢邪説以明先王之道，非拔本塞源不能也。

《青蠅》詩言樊、棘、榛，言二人、四國。自樊而觀之，則樊爲近而棘、榛爲遠；自二人而觀之，則二人爲小而四國爲大。讒人之情，常欲汙白以爲黑也，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或自近以至於遠，或自小而至於大，然後其説得行矣。

文王之德，正與天合，「明明於下」者，乃「赫赫於上」者也。

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有忠矣，而行之以恕，則以無我爲體，以恕爲用。所謂「强恕而行」者，知以己之所好惡處人而已，未至於無我也。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以「爲仁之方」也。

富文忠公辭疾歸第，以其俸券還府，府受之。先生曰：「受其納券者，固無足議，然納者亦未爲得也。留之而無請可矣。」

名分正則天下定。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心與道，渾然一也。對放其良心者言之，則謂之道心，放其良心則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

伊川先生病革，門人郭忠孝往視之，子瞑目而卧。忠孝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子曰：「道著用便不是。」忠孝未出寢門而子卒。一本作：「或人仍載尹子之言曰：『非忠孝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先生卒亦不致奠。』」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一下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二上

伊川先生語八上

伊川雜録❶

宜興唐棣彦思編

棣初見先生，問：「初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

先生曰：「古人有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以養其血脉，威儀以養其四體。今之人只有理義以養心，又不知求。」

又問：「如何是格物？」先生曰：「格，至也，言窮至物理也。」又問：「如何可以格物？」曰：「但立誠意去格物，其遲速却在人明暗也。明者格物速，暗者格物遲。」

先生曰：「孔子弟子，顔子而下有子貢。」❷伯温問：「子貢，後人多以貨殖短之。」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世之豐財，但此心未去耳。」周恭先字伯温。

潘子文問：「『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如何？」曰：「此爲子路於聖人之門有不和處。」伯温問：「子路既於聖人之門有不和處，何故學能至於升堂？」曰：「子路未見聖人時，乃暴悍之人，雖學至於升堂，終有不和處。」潘旻字子文。

先生曰：「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也。嘗見李初平問周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曰：『公老矣，無及也。待

❶「雜」，原作「語」，據涂刻本及後卷改。

❷「有」，原無，據涂刻本補。

某只説與公。」初平遂聽説話，二年乃覺悟。」

先生語子良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己所尊敬，有德義服人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吕申公，其一張景觀奉議也。昔有數人同坐，説一人短，其間有二人不説。問其故，其一曰：『某曾拜他。』其一曰：『某曾受他拜。』王拱辰君貺初見周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大風起，説大畜卦，一作「説風天小畜卦」。君貺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某却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亦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謝天申字用休，温州人。

先生曰：「曾見韓持國説，有一僧甚有所得，遂招來相見，語甚可愛。一日謁之，其僧出，暫憩其室，見一老行，遂問其徒曰：『爲誰？』曰：『乃僧之父，今則師孫也。』因問：『僧如何待之？』曰：『待之甚厚。凡晚參時，必曰此人老也，休來。』以此遂更不見之。父子之分，尚已顛倒矣。」

先生曰：「祭祀之禮，難盡如古制，但以義起之可也。」富公問配享，先生曰：「合葬用元妃，配享用宗子之所出。」又問：「祭用三獻，何如？」曰：「公是上公之家，三獻大薄。古之樂九變，乃是九獻。」曰：「兄弟可爲昭穆否？」曰：「國家弟繼兄，則是繼位，故可爲昭穆，士大夫則不可。」

棣問：「《禮記》言：有忿懥、憂患、恐懼、好樂，則心不得其正。如何得無此數端？」曰：「非言無，只言有此數端則不能以正心矣。」又問：「聖人之言可踐否？」曰：「苟不可踐，何足以垂教萬世？」

伯温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

當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又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棣問：「去驕吝，可以爲屢空否？」曰：「然。驕吝最是不善之總名。驕，只爲有己。吝，如不能改過，亦是吝。」

伯温又問：「心術最難，如何執持？」曰：「敬。」

棣問：「看《春秋》如何看？」先生曰：「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黄贅隅問某如何看？❶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别傳之真僞。』」

先生曰：「《史記》載宰予被殺，孔子羞之。嘗疑田氏不敗，無緣被殺。若爲齊君而死，是乃忠義，孔子何羞之有？及觀《左氏》，乃是闞止爲陳常所殺，亦字子我，謬誤如此。」

用休問：「夫子賢於堯、舜，如何？」子曰：「此是説功。堯、舜治天下，孔子又推堯、舜之道而垂教萬世。門人推尊，不得不然。」伯温又問：「堯、舜，非孔子，其道能傳後世否？」曰：「無孔子，有甚憑據處？」

子文問：「『師也過，商也不及』，如論交，可見否？」曰：「氣象間亦可見。」又曰：「子夏、子張皆論交，子張所言是成人之交，子夏是小子之交。」又問：「『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如何？」曰：「無友不忠信之人。」

棣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説於天下邪？將學孔子邪？」曰：「安能並

❶「黄贅隅」，卷二十一上作「黄聲隅」。

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間耳。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昔孫莘老嘗問顏、孟優劣，答之曰：『不必問，但看其立言如何。』凡學者讀其言便可以知其人，若不知其人，是不知言也。」

又問：「《大學》知本，止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何也？」曰：「且舉此一事，其他皆要知本，聽訟則必使無訟是本也。」

李嘉仲問：「『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如何？」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之。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鋤耘灌溉，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泰》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鬬而已。」李處遯字嘉仲。

張思叔問：「『賢賢易色』如何？」曰：「見賢即變易顏色，愈加恭敬。」

棣問：「《春秋》書王如何？」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書王。」范文甫問：「杜預以謂周王，如何？」曰：「聖人假周王以見意。」棣又問：「漢儒以謂王加正月上，是正朔出於天子，如何？」曰：「此乃自然之理。不書『春王正月』，將如何書？此漢儒之惑也。」

先生將傷寒藥與兵士，因曰：「在墳所與莊上，常合藥與人。有時自笑，以此濟人，何其狹也！然只做得這箇事。」

思叔告先生曰：「前日見教授夏侯旄，甚歎服。」曰：「前時來相見，問後極說與他。❶既問，却不管他好惡，須與盡說與之。

❶「他」下，涂刻本有「來」字。

學之久，染習深，不是盡説，力詆介甫，無緣得他覺悟。亦曾説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既升，豈有爝火之不熄？』❶皆是意思常要己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説魯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爲，皆是臣職所當爲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爲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如説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唐子方作一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爲報君足矣，當時所爲，蓋不誠意。」嘉仲曰：「陳瓘亦可謂難得矣。」先生曰：「陳瓘却未見其已。」夏侯旄字節夫。

伯温問：「西狩獲麟已後，又有二年經，不知如何？」曰：「是孔門弟子所續。當時以謂必能盡得聖人作經之意，及再三考究，極有失作經意處。」

亨仲問：「《表記》言『仁右也，道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如何？」曰：「本不可如此分別，然亦有些子意思。」又問：「莫是有輕重否？」曰：「却是有陰陽也。此却是儒者説語。❷如《經解》，只是弄文墨之士爲之。」

又問：「如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須是合四人之能，又文之以

❶「有」，涂刻本作「宜」。
❷「語」，涂刻本作「話」。

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大成，則不止此；如今之成人，則又其次也。」

又問：「介甫言『堯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事天』，如何？」曰：「介甫自不識道字。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則爲天道，在地則爲地道，在人則爲人道。如言《堯典》，於舜、丹朱、共工、驩兜之事皆論之，未及乎升黜之政；至《舜典》，然後禪舜以位，四罪而天下服之類，皆堯所以在天下，舜所以治，是何義理？四凶在堯時，亦皆高才，職事皆修，堯如何誅之？然堯已知其惡，非堯亦不能知也。及堯一旦舉舜於側微，使四凶北面而臣之，四凶不能堪，遂逆命，鯀功又不成，故舜然後遠放之。如《吕刑》言『遏絶苗民』，亦只是舜，孔安國誤以爲堯。」❶

又問：「伯夷、叔齊逃，是否？」曰：「讓不立則可，何必逃父邪？叔齊承父命，尤不可逃也。」又問：「中子之立，是否？」曰：「安得是？只合招叔一作「夷」。齊歸立則善。」伯温曰：「孔子稱之曰仁，何也？」曰：「如讓國亦是清節，故稱之曰仁，如與季札是也。札讓不立，又不爲立賢而去，卒有殺僚之亂，故聖人於其來聘，書曰：『吴子使札來聘。』去其公子，言其不得爲公子也。」

嘉仲問「否之匪人」。曰：「泰之時，天地交泰而萬物生，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人道也。至否之時，天地不交，萬物不生，無人道，❷故曰『否之匪人』。」

亨仲問：「『自反而縮』，如何？」曰：「縮只是直。」又問曰：「北宫黝似子夏，孟施

❶「堯」下，涂刻本有小注「章内皆堯所以在天下句疑有脱誤」十四字。

❷「道」下，涂刻本有「矣」字。

舍似曾子，如何？」曰：「北宫黝之養勇也，必爲而已，未若舍之能無懼也，無懼則能守約也。子夏之學雖博，然不若曾子之守禮爲約，故以黝爲似子夏，舍似曾子也。」

棣問：「『考仲子之宫』，非與？」曰：「聖人之意又在下句，見其『初獻六羽』也。言初獻，則見前此八羽也。《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法。三王以後，相因既備，周道衰而聖人慮後世聖人不作，大道遂墜，故作此一書。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顔子得聞，嘗語之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也。此書乃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也。」

范季平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如何？」曰：「仁即道也，百善之首也。苟能學道，則仁在其中矣。」亨仲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亨仲問：「『吾與汝弗如也』之『與』，比『吾與點也』之『與』，如何？」曰：「與字則一般，用處不同。孔子以爲『吾與汝弗如也』，勉進學者之言。使子貢喻聖人之言，則勉進己也；❶不喻其言，則以爲聖人尚不可及，不能勉進，則謬矣。」

棣問：「紀裂須爲君逆女，❷如何？」曰：「逆夫人是國之重事，使卿逆亦無妨。先儒説親逆，甚可笑。且如秦君娶於楚，豈可越國親迎耶？所謂親迎者，迎於館耳。文王迎於渭，亦不是出疆遠迎，周國自在渭傍。先儒以此，遂泥於親迎之説，直至謂天子須親迎。况文王親迎之時，乃爲公子，未爲君也。」

❶「則」下，涂刻本有「知」字。
❷「須」，涂刻本作「繻」。

貴一問：「齊王謂時子欲養弟子以萬鍾，而使國人有所矜式，孟子何故拒之？」曰：「王之意非尊孟子，乃欲賂之爾，故拒之。」

用休問：「『温故而知新』，如何『可以爲師』？」曰：「不然。只此一事可師。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得。若只指認温故知新便可爲人師，則窄狹却氣象也。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會語言，要識得聖賢氣象。如孔子曰：『盍各言爾志。』而由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聖賢氣象大段不同。若讀此不得見聖賢氣象，他處也難見。學者須要理會得聖賢氣象。」

嘉仲問：「《韶》盡美，又盡善也。」先生曰：「非是言武王之樂未盡善，言當時傳舜之樂則盡善盡美，傳武王之樂則未盡善耳。」

先生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非是：『三月』，本是『音』字。」

「『文勝質則史』，史乃《周官》府史胥徒之史。史，管文籍之官，故曰：『史掌官書以贊治。』文雖多而不知其意，文勝正如此也。」

又曰：「學者須要知言。」

周伯温問：「『回也三月不違仁』，如何？」曰：「不違處，只是無纖毫私意。一作「欲」，下同。有少私意，便是不仁。」又問：「博施濟衆，何故仁不足以盡之？」曰：「既謂之博施濟衆，則無盡也。堯之治，非不欲四海之外皆被其澤，遠近有間，勢或不能及。以此觀之，能博施濟衆，則是聖也。」又問：「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但稱其有仁之功也。管仲其初事子糾，所事非正。《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糾，

不當立者也。不當立而事之，失於初也。及其敗也，可以死，亦可以無死。與人同事而死之，理也。知始事之爲非而改之，義也。召忽之死，正也。管仲之不死，權其宜可以無死矣。故仲尼稱之曰『如其仁』，謂其有仁之功也。使管仲所事子糾正而不死，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耶？若以聖人不觀其死不死之是非，而止稱其後來之是非，則甚害義理也。」又問：「如何是仁？」曰：「只是一箇公字。學者問仁，則常教他將公字思量。」

又問：「鄭人來渝平。」❶曰：「更成也。國君而輕變其平，反復可罪。」又問：「終隱之世，何以不相侵伐？」曰：「不相侵伐固足稱，然輕欲變平，是甚國君之道？」

又問：「宋穆公立與夷，是否？」曰：「大不是。」《左氏》之言甚非。穆公却是知人，但不立公子憑，是其知人處。若以其子享之爲知人，則非也。後來卒至宋亂，宣公行私惠之過也。」一作「罪」。

先生曰：「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説。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

棣問：「『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如何？」曰：「孔子退省其心中，❷亦足以開發也。」又問：「豈非顔子見聖人之道無疑歟？」曰：「然也。孔子曰：『一以貫之。』曾子便理會得，遂曰『唯』，其他門人便須辨問也。」

又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如在』，言祭祖宗。『祭神如神在』，則言祭神

❶「渝」，原作「輸」，據涂刻本及《左傳》改。

❷「心中」，涂刻本互乙。

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恭敬。」

又問：「祭起於聖人之制作以教人否？」曰：「非也。祭先本天性，如豺有祭，獺有祭，鷹有祭，皆是天性，豈有人而不如鳥乎？❶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教人耳。」又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二，如何？」曰：「此亦只是禮家如此說。」又問：「今士庶家不可立廟，當如何也？」「庶人祭於寢，今之正廳是也。凡禮，以義起之可也。如富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但祭時不可用影。」又問：「用主如何？」曰：「白屋之家不可用，只用牌子可矣。如某家主式，是殺諸侯之制也。大凡影不可用祭，若用影祭，須無一毫差方可，若多一莖鬚，便是別人。」

棣又問：「克己復禮，如何是仁？」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須是克盡己私後，只有禮，始是仁處。」

謝用休問「入太廟，每事問」。曰：「雖知亦問，敬謹之至。」又問：「旅祭之名如何？」曰：「古之祭名皆有義，如旅亦不可得而知。」

棣問：「如《儀禮》中禮制，可考而信否？」曰：「信其可信。如言昏禮云，問名、納吉、納幣，皆須卜。豈有問名了而又卜？苟卜不吉，事可已邪？若此等處難信也。」「又嘗疑卜郊亦非，不知果如何？」曰：「《春秋》却有卜郊，但卜上辛不吉，則當卜中辛，中辛又不吉，則當便用下辛，不可更卜也。如魯郊三卜，四卜，五卜，至於不郊，非禮。」又問：「三年一郊，與古制如何？」曰：

❶「鳥」，涂刻本作「物」。

「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圓丘，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國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禮？」

用休問北郊之禮。曰：「北郊不可廢。元祐時，朝廷議行，只爲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爲難行。不知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用物皆尚純，藉用藁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當時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別用一服。向日宣仁山陵，吕汲公作大使，某與坐説話次，吕相責云：『先生不可如此。聖人當時不曾如此，今先生教朝廷怎生則是？』答曰：『相公見聖人不如此處怎生？聖人固不可跂及，然學聖人者，不可輕易看了聖人。只如今朝廷，一北郊禮不能行得，又無一人道西京有程某，復問一句也。』吕公及其壻王某等便問：『北郊之禮當如何？』答曰：『朝廷不曾來問，今日豈當對諸公説邪？』是時蘇子瞻便據『昊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文潞公便謂譬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曰：『此詩冬至夏至皆歌，豈不可邪？郊天地又與共祭父母不同也。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邪？』」

又問六天之説。曰：「此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黄帝。豈有上帝而别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説。」又問：「《周禮》之説果如何？」曰：「《周禮》中説祭祀，更不可考證。六天之説，正與今人説六子是乾、坤退居不用之

時同也。不知乾、坤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爾。學者大惑也。」

又問：「郊天冬至當卜邪？」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邪？」又曰：「天與上帝之説如何？」曰：「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以功用言之謂之鬼神，以妙用言之謂之神，以性情言之謂之乾。」

又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説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説著，却於山川外木

土人身上討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耶？」又問：「莫是人自興妖？」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爲靈驗耳，豈知適然？某常至泗州，恰值大聖見。及問人曰：『如何形狀？』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彼，只此可驗其妄。興妖之人皆若此也。昔有朱定，亦嘗來問學，但非信道篤者。曾在泗州守官，值城中火，定遂使兵士舁僧伽避火。某後語定曰：『何不舁僧伽在火中？若爲火所焚，即是無靈驗，遂可解天下之惑。若火遂滅，因使天下人尊敬可也。此時不做事，待何時邪？』惜乎定識不至此。」

貴一問「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凡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

用休問「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

之」。曰：「此數句最好。先觀子路、顏淵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聖人是天地氣象。」

孟敦夫問：「莊子《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意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伯温問：「祭用祝文否？」曰：「某家自來相承不用，今待用也。」又問：「有五祀否？」曰：「否，祭此全無義理。釋氏與道家說鬼神甚可笑。道家狂妄尤甚，以至說人身上耳目口鼻皆有神。」

周伯温問：「『至大』，『至剛』，『以直』，以此三者養氣否？」曰：「不然，是氣之體如此。」又問：「養氣以義否？」曰：「然。」又問：「『配義與道』，如何？」曰：「配道言其體，配義言其用。」又問：「『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如何？」曰：「知言然後可以養氣，蓋不知言無以知道也。此是答公孫丑『夫子烏乎長』之問，不欲言我知道，故以知言、養氣答之。」又問：「『夜氣』如何？」曰：「此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至平旦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得也。」又問：「孔子言血氣，如何？」曰：「此只是大凡言血氣，如《禮記》說『南方之强』是也。南方人柔弱，所謂强者，是理義之强，君子居之。北方人强悍，所謂强者，是血氣之强，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要理義勝之。」

又問：「『吾不復夢見周公』，如何？」曰：「孔子初欲行周公之道，至於夢寐不忘，及晚年不遇，哲人將萎之時，自謂不復夢見周公矣。」因此說夢便可致思，思聖人與衆人之夢如何，夢是何物。「高宗夢得說，如何？」曰：「此是誠意所感，故形於夢。」

又問：「《金縢》，周公欲代武王死，如何？」曰：「此只是周公之意。」又問：「有此理否？」曰：「不問有此理無此理，只是周公人臣之意，其辭則不可信，只是本有此事，後人自作文足此一篇。此事與舜喜象意一般，須詳看舜、周公用心處。《尚書》文顛倒處多，如《金縢》尤不可信。」

高宗好賢之意，與《易》姤卦同。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生於最高處，瓜美物生低處，以杞包瓜，則至尊逮下之意也。既能如此，自然有賢者出，故『有隕自天』也。後人遂有天祐生賢佐之說。」

棣問：「福善禍淫如何？」曰：「此自然之理，善則有福，淫則有禍。」又問：「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且如說『皇天震怒』，終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又問：「今人善惡之報如何？」曰：「幸不幸也。」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言其體動靜如此。「知者樂」，所一作「凡」。運用處皆樂；「仁者壽」，以靜而壽。仁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仁。如人之身，統而言之，則只謂之身；別而言之，則有四支。

「世間術數多，惟地理之書最無義理。祖父葬時，亦用地理人，尊長皆信，惟先兄與某不然，後來只用昭穆法。」或問：「憑何文字擇地？」曰：「只昭穆兩字一作「眼」。是地理書也，但風調地厚處足矣。某用昭穆法葬一穴，既而尊長召地理人到葬處，曰：『此是商音絕處，何故如此下穴？』某應之曰：『固知是絕處，且試看如何。』某家至今，人已數倍之矣。」

在講筵時，曾說與溫公云：「更得范純夫在筵中尤好。」溫公彼時一言亦失，却道他見修史自有門路。某應之曰：「不問有無門

路，但筵中須得他。」温公問何故，某曰：「自度少温潤之氣，純夫色温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道人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

用休問：「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

嘉仲問：「封建可行否？」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

伯温問「夢帝與我九齡」。曰：「與齡之説不可信，安有壽數而與人移易之理？」棣問：「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如何？」曰：「於理有之。」

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曰：「蓋有之。」棣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耳。故關朗有『周能過曆，秦止二世』之説，誠有此理。」

棣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之情也哉？』至於不能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於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順也。」又問：「才出於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爲聖人，稟得至濁之氣者生爲惡人。❶

❶「惡」，涂刻本作「愚」。

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之也。孔子所言『上智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棄是也。」又問：「如何是才？」曰：「如材植是也。譬如木，曲直者性也；可以爲輪轅，可以爲梁棟，可以爲榱桷者才也。今人説有才，乃是言才之美者。才乃人之資質，循性修之，雖至惡可勝而爲善。」又問：「性如何？」曰：「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又問：「佛説性如何？」曰：「佛亦是説本善，只不合將才做緣習。」

又問：「説生死如何？」曰：「譬如水漚，亦有些意思。」又問：「佛言死生輪回，可否？」❶曰：「此事説有説無皆難，須自見得。聖人只一句盡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佛亦是西方賢者，方外山林之士，但爲愛脅持人説利害，其實爲利耳。其學譬如以管窺天，謂他不見天不得，只是不廣大。」

問：「喪止於三年，何義？」曰：「歲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於親，至此猶未忘，故必至於再變；猶未忘，又繼之以一時。」

伯温問：「『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如何？」曰：「盡其心者，我自盡其心；能盡心，則自然知性知天矣。如言『窮

---

❶「可」，涂刻本作「果」。

理盡性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能窮理，便盡性至命也。」又問事天。曰：「奉順之一本無「之」字。而已。」

富公嘗語先生曰：「先生最天下閑人。」曰：「某做不得天下閑人。相公將誰作天下最忙人？」曰：「先生試爲我言之。」曰：「禪伯是也。」曰：「禪伯行住坐卧無不在道，何謂最忙？」曰：「相公所言乃忙也。今市井賈販人，至夜亦息。若禪伯之心，何時休息？」

先生嘗與一官員一僧同會。一官員説條貫，既退，先生問僧曰：「曉之否邪？」僧曰：「吾釋子不知條貫。」曰：「賢將竟一作「作」。三界外事邪？天下豈有二理？」

貴一問：「『興於《詩》』如何？」曰：「古人自小諷誦，如今謳唱，自然善心生而興起。今人不同，雖老師宿儒，不知《詩》也。『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此乃爲伯魚而言，蓋恐其未盡治家之道爾。欲治國治天下，須先從修身齊家來。不然，則猶『正墻面而立』。」

或問：「『伯夷、叔齊不念舊惡』，如何？」曰：「觀其清處，其衣冠不正，便望望然去之，可謂隘矣，疑若有惡矣，然却能不念舊惡，故孔子特發明其情。武王伐紂，伯夷只知君臣之分不可，不知武王順天命誅獨夫也。」問：「武王果殺紂否？」曰：「武王不曾殺紂，人只見《洪範》有『殺紂』字爾。武王伐紂而紂自殺，亦須言殺紂也。向使紂曾殺帝乙，則武王却須殺紂也。石曼卿有詩，言伯夷『耻居湯、武干戈地，來死唐、虞揖讓墟』，亦有是理。首陽乃在河中府虞鄉也。」問：「『不食周粟』如何？」曰：「不食禄耳。」

用休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使聖人爲之，則是仁否？」曰：「不然。聖人

爲之，亦是清忠。」

《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出。「降一等」是自堂而出降階，當此時，放氣不屏，故「逞顔色」。「復其位」，復班位之序。「過位」是過君之虚位。「享禮有容色」，此享燕賓客之時，有容色者，蓋一在於莊，則情不通也。「私覿」則又和悦矣。皆孔子爲大夫出入起居之節。「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各有用。不必云緇衣是朝服，素衣是喪服，黄衣是蜡服。麑是鹿兒。「齊必有明衣布」，欲其潔。明衣如今凉衫之類。緇衣、明衣，皆惡其文之著而爲之也。「非帷裳必殺之」，帷裳固不殺矣，其他衣裳亦殺也。「吉月必朝服而朝」者，子在魯致仕時月朔朝也。「鄉人儺」，古人以驅厲氣，亦有此理，天地有厲氣，而至誠作威嚴以驅之。式凶服、負版，蓋在車中。

「居敬」則自然簡。「居簡而行簡」，則似乎簡矣，然乃所以不簡。蓋先有心於簡，則多却一簡矣。「居敬」則心中無物，是乃簡也。

「『仁者先難而後獲』，何如？」曰：「有爲而作，皆先獲也，如利仁是也。古人惟知爲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

又問：「『述而不作』，如何？」曰：「此聖人不得位，止能述而已。」

公山弗擾、佛肸召，子欲往者，聖人以天下無不可與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往。❶然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故也。❷子路遂引「親於其身爲不善」爲問，孔子以「堅白」、「匏瓜」爲對。「繫而不食」者，匏瓜

❶「故」下，涂刻本有「欲」字。
❷「故」，涂刻本作「改」。

繫而不爲用之物，「不食」，不用之義也。匏瓜亦不食之物，故因此取義也。

唐棣之華乃千葉郁李，本不偏反，喻如兄弟，今乃偏反，則喻兄弟相失也。兄弟相失，豈不爾思，但居處相遠耳。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蓋言權實不相遠耳。權之爲義，猶稱錘也。能用權乃知道，亦不可言權便是道也。自漢以下，更無人識權字。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正《中庸》所謂「施諸己不願，亦勿施於人」。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凡人作事皆不知，惟聖人作事無不知。

或問：「善人之爲邦，如何可勝殘去殺？」曰：「只是能使人不爲不善。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之人也。『不踐迹』是不踐己前爲惡之迹，然未入道也。」

又問：「『王者必世而後仁』，何如？」曰：「三十曰壯，有室之時，父子相繼爲一世。王者之効則速矣。」又問：「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曰：「教民戰至七年，則可以即戎矣。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爲，乃有益。」

問小畜。曰：「小畜是所畜小，及所畜雖大而少，皆小畜也。不必專言君畜臣，臣畜君。」

問「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曰：「大德是大處，小德是小處，出入如可以取可以無取之類是也。」又問：「『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出入之事否？」曰：「亦是也。然不信乃所以爲信，不果乃所以爲果。」

范公甫將赴河清尉，❶問：「到官三日，

❶「公」，涂刻本作「文」。

例須謁廟，如何？」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當謁之。」又問：「城隍當謁否？」曰：「城隍不典。土地之神，社稷而已。何得更有土地邪？」又問：「只恐駭衆爾。」曰：「唐狄仁傑廢江、浙間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吴大伯、伍子胥二廟爾。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同，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

暢中伯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西郊陰所，凡雨須陽倡乃成，陰倡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其義也。所謂『尚往』者，陰自西而往，不待陽矣。」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學者看一部《論語》，見聖人所以與弟子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易得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爲？

子文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不可使知之者，非民不足與知也，不能使知之爾。」

或問：「諸葛孔明亦無足取。大凡『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君子不爲，亮殺戮甚多也。」先生曰：「不然。所謂『殺一不辜』，非此之謂。亮以天子之命，誅天下之賊，雖多何害？」

周伯温見先生，先生曰：「從來覺有所得否？學者要自得。六經浩眇，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伯温問：「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思曰睿，睿作聖。』須是於思慮間得之，大抵只是一箇明理。」棣問：「學者見得這道理後，篤信力行時，亦有見否？」曰：「見亦不一，果有所見後，和信也不要矣。」又問：「莫是既見道理，皆是當然否？」曰：

「然。凡理之所在，東便是東，西便是西，何待信？凡言信，只是爲彼不信，故見此是信爾。孟子於四端不言信，亦可見矣。」

伯温又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棣問：「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又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伯温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二上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二下

伊川先生語八下

附雜録後

問：「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以謂易祊田，黎淳以隱十一年入許之事破《左氏》，謂許田是許之田，如何？」曰：「《左氏》説是也。既是許之田，如何却假之於魯？十一年雖入許，許未嘗滅，許叔已奉祀也。」

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備四時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只有兩處如此，皆言其無天理也。」

用休問「哀公問社於宰我」之事。曰：「社字本是主字，文誤也。宰我不合道『使民戰慄』，故仲尼有後來言語。」

先生曰：「『誠不以富，亦衹以異』，本不在『是惑也』之後，乃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文誤也。」

問：「『揖讓而升，下而飲』，是下堂飲否？」曰：「古之制罰爵皆在堂下。」又問：「唯不勝下飲否？」曰：「恐皆下堂，但勝者飲不勝者也。」

思叔問：「荀彧如何？」曰：「彧才高，識不足。」孟純問：「何顒常稱其有王佐才。」曰：「不是王佐才。」嘉仲問：「如霍光、蕭、曹之徒如何？」曰：「此可爲漢時王佐才。」棣問：「史稱董仲舒是王佐才，如何？」曰：「仲舒是言其學術。若論至王佐才，須是伊、周，其次莫如張良、諸葛亮、陸宣公。」

問：「『夏，逆婦姜於齊』，何故便書婦？」曰：「此是文公在喪服將滿之時納幣，故聖人於其逆時，便成之爲婦，罪其居喪而取也。凡事分明可見者，聖人更不微文以見處。《春秋》微顯闡幽，乃在如此意，只直書而已。如桓三年及宣元年逆女，皆分明在喪服中成昏，故只書逆女也。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至逆女却在四年，聖人欲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書『婦姜』，便成之爲婦也。其意言雖至四年方逆女，其實與喪昏同也。」

先生曰：「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爲如何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矣。」

問：「《春秋》書日食，如何？」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欲人君因此恐懼修省，如治世而有此變，則不能爲災，亂世則爲災矣。人血氣盛，雖遇寒暑邪穢，不能爲害；其氣血衰，則爲害必矣。」

問：「熒惑退舍，果然否？」曰：「觀宋景公，不能至是。」問：「反風如何？」曰：「亦未必然。成王一中才之主，聖人爲之臣，尚幾不能保。《金縢》書，成王亦安知？只是二公知之，因此以示王。弭變，非有動天之德，不能至也。」

問：「四岳一人否？」曰：「然。以二十二人數考之，固然。觀對堯言衆則曰『僉』，四岳則曰『岳』，亦可見也。」

「晉侯之執曹伯，是否？」曰：「曹伯有弑逆之罪，即執之是也。晉與之同盟而後執之，故書『曹伯』而不去其爵。晉侯不奪爵，未至於奪爵也。『歸自京師』，則言若無罪，而歸罪天王不能行爵賞也。凡言『歸』者，易辭；『歸之』者，强歸之辭。」

問：「龍能有能無，如何？」曰：「安能無？但能隱見耳。所以能隱見者，爲能屈伸爾。非特龍，凡小物甚有能屈伸者。」

問：「書『至』，如何？」曰：「告廟而書，亦有不緣告廟而書者。」又問「還復」。曰：「還只是歸復，如今所謂倒迴。」又問「隱皆不書至」。曰：「告廟之禮不行。」

先生指庭下群雀示諸弟子曰：「地上原有物，則群雀集而食之。人故與之，則不即來食，須是久乃集，蓋人有意在爾。若負粟者適遺下，❶則便集而食矣。」

問：「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是哀姜否？」曰：「文姜也。文姜與桓公如齊，終啓弑桓之惡，其罪大矣，故聖人於其遜於齊，致於廟，皆止曰夫人，而去其姜氏，以見大義與國人已絶矣。然弑桓之惡，文姜實不知，但緣文姜而啓爾，莊公母子之情則不絶，故書夫人焉。文姜遜齊，止稱夫人；此禘致於廟，亦只稱夫人，則是文姜明矣。此最是聖人用法致嚴處，可以見大義，又以見子母之義。本朝太祖皇帝立法，極合《春秋》之義，❷法中有夫因婦而被殺者，以婦爲首，正與此合。」

問：「禘是如何？」曰：「禘是天子之祭，五年一禘，祭其祖之所自出也。」又問祫。曰：「祫，合祭也，諸侯亦祭祫。只是祠禴嘗烝之祭，爲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偏祭諸廟也。」

問：「祧廟如何？」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祧也。所祧者，文、武以下廟。」曰：「兄弟相繼，如何？」曰：「此皆

❶「者」下，涂刻本有「過」字。
❷「義」，涂刻本作「意」。

自立廟。然如吳太伯兄弟四人相繼，如何？若上更有二廟不祧，❶則遂不祭祖矣。故廟雖多，亦不妨祧，只祧得服絶者，以義起之可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萬世不祧之廟，河東、閩、浙諸處皆太宗取之，無可祧之理。」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説。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或問：「漢高祖可比太祖否？」曰：「漢高祖安能比太祖？太祖仁愛，能保全諸節度使，極有術。天下既定，皆召歸京師，節度使竭土地而還，所畜不貲，多財，亦可患也。太祖逐人賜地一方，蓋第，所費皆數萬。又嘗賜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送至殿門，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醒，問所以歸，不失禮於上前否。子弟各以緡事對。翌日，各以表進如數。此皆英雄御臣之術。」

宣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養兵乃良策，凡四方有警，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景德中事耶？驅良民刺面，以至及士人。蓋有限之兵，忽損三五千人，將何自而補？要知兵須是出於民可也。」

太祖初有天下，士卒人許賞二百緡。及即位，以無錢久不賜，士卒至有題詩於後苑。太祖一日遊後苑見詩，乃曰好詩，遂索筆和之。以故，每於郊時，各賜賞給，至今因以爲

❶「如何」，涂刻本無此二字。

例，不能去。或問：「今欲新兵不給郊賞，數十年後可革否？」曰：「新兵本無此望，不與可也，不數十年可革。」

思叔問：「孟子言『善推其所爲』，是歟？」曰：「聖人則不待推。」

霍光廢昌邑，其始乃光之罪。當時不合立之，只被見是武帝孫，擔當不過，須立之也。此又與伊尹立太甲不同也。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當時湯既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須立太甲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若無是質，伊尹亦不立也。《史記》以孟子二年、四年之言，遂言湯崩六年之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字。頃呂望之曾問及此，亦曾説與他。後來又看《禮》，見王巡狩，問百年者，益知《書》傳亦稱歲爲年。二年、四年之説，縱別無可證，理亦必然。且看《尚書》，分明説成湯既没，太甲元年。又看王徂桐宫，居憂三年，終能思庸，伊尹以服冕奉嗣王。可知凡文字理是後，不必引證。

問：「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如何？」曰：「此言坐位，非祭祀昭穆之位。昭穆之位，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自内以及外。古之坐位，皆以右爲尊。」范文甫問：「韓信得廣武君，使東向坐，而西面師事之，是否？」曰：「今則以左爲尊，是或一道也。」

問：「『僑如以夫人姜氏至』，書『以』，如何？」曰：「當然。此却言公子能主其事，以夫人至也。如書『公與夫人如齊』，只書『與』而不書『及』，却有意，蓋言『及』則主在公也，言『與』則公不能制明矣。」

孔子願「乘桴浮於海」，「居九夷」，皆以天下無一賢君，道不行，故言及此爾。子路

不知其意，便謂聖人行矣。「無所取材」，言其不能斟酌也。

問：「『肆大眚』，如何？」曰：「大眚而肆之，其失可知。《書》言『眚災肆赦』者，言眚則肆之，眚是自作之罪也；災則赦之，災是過失之事故也。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亮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

兵强弱亦有時。往時陳、許號勁兵，今陳、許最近畿，亦不聞勁。今河東最盛。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

子路「片言可以折獄」，故魯願與小邾、射盟，而射止願得季路一言，乃其證也。

曰「予欲無言」，蓋爲子貢多言，故告之以此。

問「務民之義」。曰：「如項梁立義帝，謂從民望者是也。」

棣問：「『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如何？」答曰：「書天王者，以春秋之始，周方書此一件事，且存天王之號以正名分，非謂此事當理而書也，故書宰之名以示貶。仲子是惠公再娶之夫人，諸侯無再娶理，故只書惠公、仲子，不稱夫人也。」又問：「《左氏》以爲未薨，預凶事，非禮也。」曰：「不然。豈有此理？夫人子氏自是隱公之妻，不干仲子事。」

又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爲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春秋》書盟，如何？先王之時有盟

否？或疑《周官》司盟者。」曰：「先王之時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爲之，未可非司盟也。但春秋時信義皆亡，日以盟詛爲事，上不遵周王之命，《春秋》書，皆貶也。唯胥命之事稍爲近正，故終齊、衛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喜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此是伯上脱一字也，必是三人同盟。若不是脱字，别無義禮。❶

「齊高固來逆叔姬，《公》、《穀》有『子』字，如何？」曰：「子者言是公女，其他則姊妹之類也。」

又問：「『丁丑，夫人姜氏入』，何故獨書曰『入』？」曰：「此娶仇女，故書『入』，言宗廟不受也。」

又問：「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曰：「此是本去媵婦，却遂及諸侯盟，聖人罪之之意，在遂事也。」

又問：「『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如何？」曰：「此祭公受命逆后，却因過魯，遂行朝會之禮，聖人深罪之，故先書其來，使若以朝魯爲主，而逆后爲遂也。」曰：「或説逆王后，亦使魯爲主，如何？」曰：「築王姬之館，單伯送王姬之類，皆是魯爲主。蓋只是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爲主。如逆王后，無使諸侯爲主之理。」

問：「獨宋共姬書首尾最詳，何故？」曰：「賢伯姬，故詳録之。昔胡先生常説伯姬是婦人中伯夷，爲其不下堂而死也。」曰：「如成八年、九年、十年，三書來媵，皆以伯姬之故書否？」曰：「然。」「媵之禮如何？」曰：「古有之。」

❶ 「禮」，涂刻本作「理」。

又問：「漢儒談春秋災異，如何？」曰：「自漢以來，無人如此。董仲舒說天人相與之際，亦略見些模樣，只被漢儒推得太過。亦何必說某事有某應？」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二下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三

伊川先生語九

鮑若雨録

今語小人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然卒違道。語君子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終不肯違道。譬如牲牢之味，君子曾嘗之，説與君子，君子須增愛；説與小人，小人非不好，只是無增愛心，其實只是未知味。「守死善道」，人非不知，終不肯爲者，只是知之淺，信之未篤。

志不可不篤，亦不可助長。志不篤則忘廢。助長，於文義上也且有益，若於道理上助長，反不得。杜預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此數句煞好。

《論語》是孔門高弟所撰，觀其立言，直是得見聖人處。如「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不得聖人處，怎生知得子樂？「誾誾」、「行行」、「侃侃」，亦是門人旁觀見得。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皆是善觀聖人者。

夫子删《詩》，贊《易》，叙《書》，皆是載聖人之道，然未見聖人之用，故作《春秋》。《春秋》，聖人之用也。如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便是聖人用處。

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

謂恕，盡物之謂信。

問：「《武》未盡善處，如何？」曰：「説者以征誅不及揖讓，征誅固不及揖讓，然未盡善處，不獨在此，其聲音節奏亦有未盡善者。《樂記》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知既正之後，不能無錯亂者。」

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若君子之怒，如舜之去四凶。

問：「『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便是仁否？」曰：「固是。只這一字，須是子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即忠之用也。」

又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曰：「只是忠，❶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

螟蛉蜾蠃，本非同類，爲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况人與聖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强不息，將来涵養成就到聖人田地，自然氣貌改變。

問：「『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竊謂苟所利者大，一身何足惜也？」曰：「但看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於捨得死，道須大段好如生也。」曰：「既死矣，敢問好處如何？」曰：「聖人只睹一箇是。」

問：「夫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聖人

❶「只」上，涂刻本有「此」字。

固嘗夢見周公乎？」曰：「不曾。孔子昔嘗寤寐間思周公，後不復思爾。若謂夢見周公，大段害事，即不是聖人也。」又曰：「聖人果無夢乎？」曰：「有。夫衆人日有所思，夜則成夢，設或不思而夢，亦是舊習氣類相應。若是聖人，夢又別。如高宗夢傅說，真箇有傅說在傅巖也。」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分定，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夭，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爲徼倖，不可謂之命。」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形迹，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間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别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

聖人與理爲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左氏》載孔子之言，謂「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不恁地是聖人以力角勝，都不問義理也。孔子請伐齊，以弑君之事討之。當時哀公能從其請，孔子必有處置，須使顏回使周，子

路使晉，天下大計可立而遂。孔子臨老，有此一件事好做，奈何哀公不從其請，可惜。

問：「横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横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説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别處雖不得見，然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

問：「孔子對冉求曰：『其事也，非政。』政與事何異？」曰：「閔子騫不肯爲大夫，曾皙不肯爲陪臣，皆知得此道理。若季路、冉求未能知此。夫政出於國君。冉求爲季氏家臣，只是家事，安得爲政？當時季氏專政，孔子因以明之。」或問：「季路、冉求稍聞聖人之道，何不知此？」曰：「當時陪臣執國命，目見耳聞，習熟爲常，都不知有君，此言不足怪。季氏：『問季路、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然則從之者與？』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除却弑父與君，皆爲之。」

「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何也？」曰：「公孫弘謂『三年有成，臣切遲之』。唐文宗時，李石責以宰相之職，謂『臣猶以爲太速』。二者皆不是。須是知得遲速之理。昔嘗對哲宗説此事曰：『陛下若問如何措置，三年有成，臣即陳三年有成之事；若問如何措置，期月而已，臣即陳期月之事。當時朝廷無一人問著，只李邦直但云稱職稱職，亦不曾問著一句。』」

《春秋》書隕石隕霜，何故不言石隕霜隕？此便見得天人一處。昔嘗對哲宗

說：「天人之間甚可畏，作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作惡則千里之外違之。昔子陵與漢光武同寢，太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子陵匹夫，天應如此，況一人之尊，舉措用心，可不戒慎！」

「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漢之君，都爲美謚，何似休因問：「桀、紂是謚否？」曰：「不是。天下自謂之桀、紂。」

「王天下有三重」，三重即三王之禮。三王雖隨時損益，各立一箇大本，無過不及，此與《春秋》正相合。

「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便覺胸次廣闊，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竊有一喻，願留嚴聽。今有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爲族弟，此亦豈知爲族兄邪？或告曰：彼之子，公之族兄某人也；彼之子，公之族弟某人也。既而懽然相從，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乃善喻也。」

「先生教某思『孝弟爲仁之本』。某竊謂：人之初生，受天地之中，稟五行之秀，方其稟受之初，仁固已存乎其中。及其既生也，幼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而仁之用於是見乎外。當是時，唯知愛敬而已，固未始有事物之累。及夫情欲竇於中，事物誘於外，事物之心日厚，愛敬之心日薄，本心失而仁隨喪矣。故聖人教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蓋謂修爲其仁者，必本於

孝弟故也。」先生曰：「能如此尋究，甚好。夫子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不敢惡於人，便是孝弟。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得孝弟，便是仁。」又問：「爲仁先從愛物上推來，如何？」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仁民，豈不愛物？若以愛物之心推而親親，却是墨子也。」因問：「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從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也。若舜，須逃也。」

問：「先生曰：『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尚期盡其職事，又况親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夫民，合而聽之則聖，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大同之中，有箇秉彝在前，是是非非無不當理，故聖。散而聽之，則各任私意，是非顛倒，故愚。蓋公義在，私欲必不能勝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三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四

伊川先生語十

鄒德久本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天後天皆合於天理者也，人欲則僞矣。

修身，當學《大學》之序。《大學》，聖人之完書也，其間先後失次者，已正之矣。

《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大失之矣。周公作樂章，欲一作「歌之」。以感化天下，其後繼以文王詩者，言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周。周，王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諸侯長也。曰公者，後人誤加之也。夫婦道一，《關雎》雖后妃之事，亦可歌於下。至若《鹿鳴》以下，則各主其事，《皇華》遣使臣之類是也。《頌》有二：或美盛德，則燕饗通用之；或告成功，則祭祀專用之。

《詩》有六義：曰風者，謂風動之也；曰賦者，謂鋪陳其事也；曰比者，直比之，「温其如玉」之類是也；曰興者，因物而興起，「關關雎鳩」、「瞻彼淇澳」之類是也；曰雅者，雅言正道，「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類是也；曰頌者，稱頌德美，「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之類是也。

《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一本章首云：「能治亂絲者，可以治《詩》。」

四始，猶四端也。

十五《國風》，各有次序，看《詩》可見。

《詩》大序，孔子所爲，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國史所爲，非後世所能知也。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滅私欲則天理明矣。

《太誓》書曰：「一月。」曰：「商歷已絶，周歷未建，故用人正，今之正月也。不書商歷，已見紂自絶於天矣。聖人一言一動，無不合於天理如此。」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五年須暇」者，聖人討伐，必不太早，自當緩之，非再駕之謂也。此周公所知，無顯迹可推也。

犬、牛、人，知所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以形，故不可更。如隙中日光，方圓不移，其光一也。惟所禀各異，故生之謂性，告子以爲一，孟子以爲非也。

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虚發四矢，甚無謂也。國之安危在此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虚發四矢乎？

「堯、舜性之」，生知也。「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

「仁之於父子，至知之於賢者」，謂之命者，以其禀受有厚薄清濁故也。然其性善，可學而盡，故謂之性焉。禀氣有清濁，故其材質有厚薄。禀於天謂性，感爲情，動爲心，質幹爲才。

「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概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禀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俗言天成，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禀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

曰天者，自然之理也。

「天下言性，則故而已」者，言性當推其元本，推其元本，無傷其性也。

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不終惠，可廢也。孟子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蓋外丙二歲，仲任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有下愚之質，初不立也。苟無三人，必得於宗室；宗室無人，必擇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伊尹不自爲也。劉備託孔明以嗣子，「不可，使自爲之」，非權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爲曹氏屠戮，寧使孔明爲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伊尹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而不受先王之委寄，諫不用，去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爲也，義理自昭然。

先生始看史傳，及半，則掩卷而深思之，度其後之成敗，爲之規畫，然後復取觀焉。然成敗有幸不幸，不可以一概看。

看史必觀治亂之由，及聖賢修己處事之美。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

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

孔明庶幾禮樂。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爲」，此僞言安一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生嘗自觀五丈原，非「非」，一作曰「言」。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荀爽從董卓辟，遜迹避禍，君子亦有之，然聖人明哲保身，亦不至轉身不得處。如楊子投閣，失之也。荀爽自度其材，能興漢室乎，起而圖之可也。知不足而强圖之，非也。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楊雄。萇解經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概然矣。

東漢趙苞爲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概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

人思如湧泉，浚之愈新。

釋、道所見偏，非不窮深極微也，至窮神知化，則不得與矣。

先生在經筵時，上服藥，即日就醫官問動止。天子方幼，建言選宮人四十以上者侍左右，所以遠紛華、養心性。

盡己爲忠，盡物爲信。極言之，則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爲僞矣。《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略如此，更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貴賤壽夭命也，仁義禮智亦命也。

動物有知，植物無知，其性自異，但賦形

於天地，其理則一。

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修身見於世也。

婚禮執鴈者，取其不再偶爾，非隨陽之物。

亞夫夜半軍擾，直至帳下，堅卧不動，安在其持重也。

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

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

荀氏八龍，豈盡賢者？但得一二賢子弟，相薰習皆然耳。

犬吠屠人，世傳有物隨之，非也，此正如海上鷗爾。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四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五

伊川先生語十一

暢潛道本胡氏注云：「識者疑其間多非先生語。」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之學莫大於知本末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後足以致之，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者適道之始，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

《大學》論「誠意」已下，皆窮其意而明之，獨「格物」則曰「物格而後知至」，蓋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誠心正身修者，未有能中於理者。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學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

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也。

顏淵歎孔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顏子所以善學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積力久則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見聞。

君子不以天下爲重而身爲輕，亦不以身爲重而天下爲輕。凡盡其所當爲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也。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説，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爲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歟！

道孰爲大？性爲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静起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爲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學貴信，信在誠。誠則信矣，信則誠矣。不信不立，不誠不行。

或問：「周公勳業，人不可爲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爲，人所當爲也。盡其所當爲，則吾之勳業，亦周公之勳業也。凡人之弗能爲者，聖人弗爲。」

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强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爲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唯思爲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

好勝者滅理，肆欲者亂常。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所謂學者非學也。

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聖人乎？抑無異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類乎？不類乎？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也。

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所聞者、所見者外也，不可以動吾心。

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蓋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

伊尹之耕於有莘，傅説之築於傅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己而已矣。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害爲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

則知天矣。」心也，性也，天也，非有異也。

人皆有是道，唯君子爲能體而用之。不能體而用之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皆在我而已。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❶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悦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志順者氣不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浩然之氣也。然則養浩然之氣也，乃在於「持其志無暴其氣」耳。

《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此特聖人爲始學者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不可離而遠與近之説哉？

學爲易，知之爲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爲難。

「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爲堯、舜」。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

❶「戚」，涂刻本作「切」。

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爲形氣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爲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爲善者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矣。❶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一於禮之謂仁，仁之與禮非有異也。孔子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惡有不仁者乎？而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思無邪」。

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久也。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爲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

❶「矣」，涂刻本作「歟」。

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下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

君子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之性也。苟縱其心而不知反，則亦禽獸而已。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絶民之欲而强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盛德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爲始也。

孔子之道，發而爲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爲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顏子所以爲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爲學之道，必本於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故《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思所以睿，睿所以聖也。

學以知爲本，取友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堯、舜之爲善，與桀、跖之爲惡，其自信一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

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爲不思而自以爲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説，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

「杞柳」，荀子之説也。「湍水」，楊子之説也。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去道遠。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事上之道莫如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言學者始於誠也。

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邪？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邪？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或問賈誼。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其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則烏足貴哉？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邪？雖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邪？疑則己德内損，人怨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而未有多疑能爲君子者也。

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

之道，則謂之聖人。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爲善，不誠無以爲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爲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❶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爲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

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惑。

或問性。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

❶「志」，涂刻本作「忠」。

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五

河南程氏遺書附録

明道先生行狀見《伊川先生文集》。

門人朋友敘述序見《伊川先生文集》。

河間劉立之曰：「先生幼集有「而」字。有奇一作「異」。質，明慧驚人，年數歲，即有成人之度。嘗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當世先達許其志操。及長，豪勇自奮，不溺於流俗。從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處孔、孟，從容不勉。踰冠，應書京師，聲望藹然，老儒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莫不造門願交。

釋褐，主永興軍鄠縣簿。永興帥府，其出守皆禁密大臣，待先生莫不盡禮。爲令晉城，其俗朴陋，民不知學，中間幾百年，無登科者。先生擇其秀異，爲置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厲，誘進學者，風靡日盛。熙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先生爲政，集無「爲政」二字。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恥不犯。迄先生去，三年間，編户數萬衆，罪入極典者纔一人，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集無「令」字。爲深恥。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距先生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集有「者」字。也。其誠心感人如此。

薦爲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爲御史。

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爲得御史體。神宗厲精求治，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駡，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藁，不以示子姪。常曰：「揚己矜衆，吾所不爲。」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爲之愧屈善談。

太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從容親庭，日以讀書勸學爲事。先生經術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

先生在御史，有南士游執政門者，方自南還，未至集無「未至」二字。而附會之説先布都下，且其人素議虧闕，先生奏言其行。後先生被命判武學，其人已位通顯，懼先生復進，乃抗章，言先生新法之初，集作「行」。首爲異論。先生笑曰：「是豈誣我邪？」復以便親乞汝州監局。先生高才遠業，淪屈卑宂，人爲先生歎息，而先生處之恪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

今皇帝即位，以宗正丞召。朝廷方且用之，未赴闕，得疾以終。先生有天下重望，士民以其出處，卜時隆污。聞訃之日，識與不識，莫不隕涕。

自孟軻没，聖學失傳，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傑然自立於千載之後，芟闢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户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集作「希世」。能集作「得」。造其藩閫集作「閫」。者蓋集無「蓋」字。鮮，況堂奥乎？

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悦。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一有「有」字。忿厲之容。接人温然，無賢不肖，皆使之集無「之」字。款曲自盡。聞人一善，咨嗟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悦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萌於胸中。

太中公告老而歸，家素清窶，僦居洛城。先生以禄養，族大食衆，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窮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於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己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遺。

先生達於從政，以仁愛爲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立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集作「人」。各得輸其情。」集有「又嘗」二字。問御史，曰：「正己以集無「以」字。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忘怠。集作「忽」。

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於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諸己。聞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哉！

立之家集無「家」字。與先生有累世之舊，先人高爽有奇操，集無此上五字。與先生集有「情」字。好尤密。先人早世，立之方數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立其門户。末世俗薄，朋友道衰，聞先生之風，宜有愧耻。集無此上四十三字。

立之從先生最久，聞先生教最多，得先

生行事爲最集無此「最」字。詳。先生終，繫官朔陲，不得與於行服之列、哭泣之哀，承訃悲號，摧裂肝膈。集無此上二十七字。先生大節高誼，天下莫不聞，至於集作「乎」。委曲纖細，集作「悉」。一言一行，足以垂法來世，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懼堙没不傳，以爲門人羞，輒書所知，以備採摭。

沛國朱光庭曰：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信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兹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静也淵停，其動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

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資穎徹，絶出等夷，然卓然之見，一本於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於兄弟則綽綽有裕，信於朋友則久要不忘，修身慎行則不愧於集無「於」字。屋漏，臨政愛民則如保乎集無「乎」字。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於六經之奥義，百家之異説，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真可謂大丈夫者。集有「與」字。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是歟？

嗚呼！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功德豈小補哉？方當聖政日新，賢者彙進，殆

將以斯道覺斯民，而天奪之速，可謂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孟軻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於人，亦已較著，其間見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爲不亡矣。

河間邢氏恕曰：先生德性絶人，外和内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集有「微」字。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

先生爲澶州幕官，歲餘罷歸。恕後過澶州，問村民，莫不稱先生，咨嗟歎息。蓋先生之從政，其視民如子，憂公如家。其誠心感人，雖爲郡僚佐，又止歲餘而去，至使田父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稱歎其賢。使先生爲一郡，又如何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

既不用於朝廷，而以奉親之故，禄仕於筦庫以爲養。居洛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冲融，而集無「而」字。必合集作「由」。乎規矩準繩。蓋真顔氏之流，黄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實别都，乃士人之區藪。在仕者皆慕化之，從之質疑解惑；閭里士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游；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義；行李之往來過洛者，苟知名有識，必造其門，虚而往，實而歸，莫不心醉斂衽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

今皇帝即位，太皇太后同聽斷，凡集無「凡」字。政事之利者存，害者去，復起司馬公君實以爲門下侍郎，用吕公晦叔爲尚書左

丞，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執政日須其來，將大集作「白」。用之。訃至京師，諸公人人歎嗟，爲朝廷惜；士大夫下至布衣諸生聞之，莫不相弔，以爲哲人云亡也。

嗚呼！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合，去國十有七年。今太母制政下令，不出房闥，天下固已晏然。方大講求政事之得失，救偏矯枉，資人材以成治功之時，如先生之材，大小左右内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時雨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爲人，清明端潔，内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學可以必至，❶勇於力行，不爲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爲政，視民如子，慘怛教愛，出於至誠，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集無「久」字。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

先生以親老，求爲閒官，居洛陽殆十餘集無「餘」字。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家貧，疏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賙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爲枝詞，要其用在己而明於知天。其教人

❶「學」，涂刻本作「道」。

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没，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睹堂奥，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爲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爲時之通塞。既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爲且大用。及聞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其命矣夫！

書行狀後

游酢

建安游酢曰：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大節，伊川季先生與門人高弟既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拾其遺事，備採録云。

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横行匈奴，視叛羌爲易與耳，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既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虚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爲破其疑，使内外動静，道通爲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

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暗明，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擢爲御史，睿眷甚渥，亟承德音，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辨於早而戒於漸。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唯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爲之動顔。會同天節宫嬪争獻奇巧，爲天子壽。先生既言於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宫嬪實爲，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復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

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發於中，暢於四支，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類此。

先生少長親闈，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灑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虚爲盗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

初至鄠，有監酒税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

未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禄，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州從事有既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爲嫡孫，未果承重。先生爲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爲定令，而天下縉紳始習爲常。蓋先生御小人使不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

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胸中之氣沖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爲己。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飢寒，已仕者忘爵禄，魯重者敏，謹細者裕，强者無拂理，愿者有立志，❶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詠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伥然無據而已也。

方朝廷圖任真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識者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嗚呼！道之行與廢，果非人力所能爲也。悲夫！哭而爲之贊曰：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歟！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歟！確然高明，萬物覆焉；隤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歟！陽自此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歟！夫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於此歟！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

❶「愿」，涂刻本作「懦」。

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嗟乎！孰謂此道未施，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歟！百世之下，有想見夫子而不可得者，亦能觀諸天地之際歟！

哀詞

呂大臨

嗚呼！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善政，泯没而不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絶而不得聞。以章句訓詁爲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爲能盡儒術。使聖人之道，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百姓日用之末。反求諸己，則罔然無得，施之於天下，則若不可行。異端争衡，猶不與此。

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强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涣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

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猶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道也。元豐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門人學者皆以所自得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

也，亦各伸其志爾。汲郡吕大臨書。

明道先生墓表 见《伊川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語録》。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業於春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徽宗《實録》。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游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見《文集》。吕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見《吕氏童蒙訓》。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見《涪陵記善録》。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吕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命衆博士即先生之居，敦請爲太學正。先生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資。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绝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稱首。」

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吕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録》。按：《温公集》與吕申公同薦劄子曰：「臣等切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

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逾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按：《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質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道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藴，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又論：「祖宗時起陳摶、种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頤之賢，摶、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摶、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真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言至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或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實録》。**先生再辭，尋召赴闕。**

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至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趣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向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❶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爲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爲朝廷出矣。」**除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神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爲陛下言者。願陛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爲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頤。然非爲頤也，欲成陛下之

❶「待」，原誤作「侍」，據四庫本《二程遺書》改。

美耳。陛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喻，將以爲崇政殿説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説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内侍宫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内臣十人，使伺上在宫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劄子三道，見《文集》。又按：《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爲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説書。見《實録》。先生再辭而後受命。

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見《文集》。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見《實録》。先生所定，大概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舊《實録》云：「禮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

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

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謂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説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悦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

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説，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楊時曰：「事道與禄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禄，令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類，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爲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禄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爲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爲是也。」

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凉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説，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

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集》。而其爲

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顔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顔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胡氏《論語詳說》。而哲宗亦常首肯之。見《文集》。不知者或誚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見《語録》。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聞見録》。❶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語録》。

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析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悦。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議語録》。❷且云：「温公聞之亦不悦。」或曰：「恐無此事。」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黄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見《語録》。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

❶「聞見」，原誤作「見聞」，今正。

❷「卿」，原作「鄉」，據陳刻本、涂刻本改。

至賀表。❶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致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宫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禄，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户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見《語録》。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録》。或云：「恐無此事。」文潞公嘗與吕、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説，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與其黨類巧爲詆謗。見《龜山語録》、《王公繫年録》、《吕申公家傳》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按：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侍御史吕陶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却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録》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爲劉氏者左袒。』於是范醇夫輩食素，秦、黄輩食肉。」又鮮于綽《傳信録》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並設蔬饌，然以粗糲，遂輪爲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説書程正叔以食肉爲非是，議爲素食，衆多不從。一日，門人范醇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内翰蘇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掞輩銜之，遂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語録》云：

❶「賀表」，陳刻本、涂刻本作「表賀」。

「時吕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於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爲某官，蘇右丞沮止，毁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又按：劉諫議《盡言集》亦有異論，劉非蘇黨，蓋不相知耳。

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悦。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説，僭横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

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見舊《實録》。又《文仲傳》載吕申公之言曰：「文仲爲蘇軾所誘脅，其論事皆用軾意。」又《吕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吕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惷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❶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録固多妄，然此類亦不爲無據，新録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説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爲稀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吕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誤聖聰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説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服頤之經術，故不知者指以爲頤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於聖明，臣雖終老在外，

❶「善」，涂刻本作「忠」。

無所憾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説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

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繫年録》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頤服除，欲與舘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遂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毁，頤竟爲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轍執政，纔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説，故頤不復得召。」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集》。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宫。見《舊録》。未拜，以疾尋醫。

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集》。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

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録》。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見《語録》。

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見《曲阜集》。還洛。《記善録》云：「先生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髪，皆勝平昔。」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録》。又劉忠肅公家《私記》云：「此除乃李邦直、范彝叟之意。」建中靖國二年五月，

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供職不久，即嘗致仕也。未詳。

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云叙復過優，亦未詳。今復著書，非毁朝政。於是有旨追毁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録》云：「范致虚言程某以邪説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録》。

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録》。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詳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觀此足矣。《語録》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録》。

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録》。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没。見《語録》。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

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見《語録》。侯仲良曰：「朱公掞見明道於汝州，踰月而歸，告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先生既

没，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説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内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之。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盗鑄者息。民不敢盗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卑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司馬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概矣。」

祭文

張繹

嗚呼！利害生於身，禮義根於心。伊此心喪於利害，而禮義以爲虚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斯世，一作「於世」。而衆乃以爲迂也。惟尚德者以爲卓絶之行，而忠信者以爲乎也；立義者以爲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爲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意？心與道合，一作「道會」。泯然無際。無欲可以繫羈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爲言兮，知言者識其要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一作「某等不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爲病兮，此心終不得而形也。惟泰山「惟」，一作

「維」。以爲高兮，日月以爲明也；春風以爲和兮，嚴霜以爲清也。

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於數，或觀於禮；學者趣之，一作「趨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真，死其乃已。

自某之見，一作「某等受教」。七年於兹，含孕化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兮，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一本上有「昔」字。見於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繪於丹青者有七分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之心，猶或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於伊、雒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生也。一無「吾」字。

嗚呼！夫子没而微言絶，則固不可得而聞也。一本上有「某等」字。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二三子，一本無此五字，有一「當」字。❶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爲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一作「某等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誄而後徵。然而山頹梁壞，何以寄情？凄風一奠，敬祀於庭；百年之恨，併此以傾。

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繹、范域、孟厚及焞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而薄暮出城，是以後。又按《語録》云：先生以《易傳》授門人曰：「只説得七分，學者更須自體究。」故祭文有七分之語云。

奏狀節略

胡安國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吕公著秉

❶「一」，陳刻本、涂刻本作「益」。

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講筵。自司勸講，不爲辨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吴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禄者，託其説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僞，而河、洛之學幾絶矣。

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絶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説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絶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

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説，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甘利禄，❶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

❶ 「甘」，涂刻本作「干」。

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户也。不亦誤乎？

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明其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説鄙論，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禄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

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魯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

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載有《正蒙》書，頤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舘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説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河南程氏遺書附録終

河南程氏外書目録

第一

朱公掞録拾遺朱光庭字公掞，從二先生學，元祐中爲給諫。此篇本與《師訓》、《入關》等篇相雜，疑朱公自記所聞，又抄諸人所記以附其後，今不可考，特拾其遺如此云。

第二

朱公掞問學拾遺本别爲一篇，而多與前篇重複，今已删去。

第三

陳氏本拾遺延平陳淵，字幾叟，楊文靖公門人。

第四

程氏學拾遺李參録。參，端伯之弟，學於伊川先生。此書十卷，其五卷乃劉質夫《春秋解》，其五卷雜有端伯、質夫《入關》諸篇。

第五

馮氏本拾遺汝州馮理，字聖先，學於伊川先生，自號東皋子。其子忠恕，字貫道，學於尹氏，編此，雜有《入關》等篇。

第六

羅氏本拾遺延平羅從彦，字仲素，楊文靖公門人。

第七　胡氏本拾遺胡文定公家本，又有别本，文其言而每章冠以「子曰」字者，今亦取其不見於諸篇者附于此。

第八　游氏本拾遺游定夫察院家本。

第九　春秋録拾遺吴人王蘋信伯，學於伊川先生，集録諸言《春秋》者爲此篇。

第十　大全集拾遺建陽印本。

第十一　時氏本拾遺時紫芝所集，號《程子微言》，凡二十五卷，多改易本語者。

第十二　傳聞雜記　《王氏麈史》、《吕氏家塾記》、《發明義理》、《酬酢事變》、《范公日記》、《朱公手帖》、《邵氏聞見録》❶、《上蔡語録》、《龜山語録》、《庭聞藁録》、《侯子雅言》、《涪陵記善》❷、《和靖語録》、《震澤語録》、《晁景迂集》、《晁氏客語》、《吕氏童蒙訓》、《雜志》❸、《汪端明記》、《孔文仲疏》

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

❶「聞見」，原誤作「見聞」，今據涂刻本改。
❷「善」下，涂刻本有「録」字。
❸「雜」上，涂刻本有「吕氏」二字。

可繕寫。始熹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録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繆，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録，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爲《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概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乾道癸巳六月乙亥，新安朱熹謹書。

河南程氏外書第一

朱公掞録拾遺

性静者可以爲學。淳

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淳

實是實非能辨，則循實是，天下之事歸於一是，是乃理也，循此理乃可進學至形而上者也。正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也。正

「忠信」爲基本，「所以進德也」；「辭修」誠意立，「所以居業也」，此乃乾道，由此二句可至聖人也。淳

得意則可以忘言，然無言又不見其意。正

心得之，然後可以爲己物。淳

「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爲學本。

「默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

治其器必求其用，學道者當如何爾。

學始於不欺闇室。

學者多蔽於解釋注疏，不須用功深。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去不仁則仁存。

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誠此之謂信。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若上竿弄瓶至於斲輪，誠至則不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化其高，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淳。

人必以忠信爲本，「無友不如己者」，無忠信者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忠

信禮之本，人無忠信，則不可以爲學。

士大夫必建家廟，廟必東向，其位取地潔不喧處。設席坐位皆如事生，以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而已。男女異位，蓋舅婦生無共坐也。姑婦之位亦同。太祖之設，其主皆刻木牌，取生前行第或銜位而已。婦各從夫。每月告朔，茶酒。四時：春以寒食，夏以端午，秋以重陽，冬以長至，此時祭也。每祭訖，則藏主於北壁夾室。拜墳則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寒食則又從常禮。祭之飲食，則稱家有無。祭器坐席，皆不可雜用。廟門，非祭則嚴扃之，童孩奴妾皆不可使褻而近也。

仁者在己，何憂之有？凡不在己，逐物在外，皆憂也。「樂天知命故不憂」，此之謂也。若顏子簞瓢，在他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

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比君以碩鼠、狡童之類。

《詩》有取其意思可取者，如《無衣》之詩。亦有時而迫切取興，有一事含數件事者，如「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詖辭」，偏蔽；「淫辭」，陷溺深。「邪辭」，信其說至於耽惑；「遁辭」，生於不正，窮著便遁，如墨者夷之之辭。此四者楊、墨兼有。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以孔子本自見衛君行道，反以非禮見迫。孔子歎「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喪予」之意。否，否泰之否，天厭吾道也。

「性與天道」，此子貢初時未達，此後能達之，故發此歎辭，非謂孔子不言。其意淵奥如此，人豈易到？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路聞之，竦然共立後「三嗅而作」。文如此順，恐後人編簡脱錯。嗅字又不知古作甚字，又近唄字。薄賣反。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今人不爲也。

信之不篤，執德無由弘。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然後可以祈益。

《無衣》，若以王道出軍行師，我則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七月》、《豳風》大意，憂思深遠，有終久底意，不惟豳國當如此。又成王中變，自然發起周公言終久意思。「一之日，二之日」，語辭如此。今人尚道甚時如何，又如何，不可謂變月言日。「女心傷悲」，采蘩女功之時，悲則思慮意，當女功事，思慮一家之所須，君子之奉，殆及君子同享。此不須執辭，此是終久底意思。

鴟鴞，惡鳥。謂之「既取我子，無毁我室」，言惜巢之甚。在鳥如此，在人則是不壞王室。不必以子爲管、蔡，鴟鴞是管、蔡。此一篇闕文難解。

《出車》「喓喓草蟲」，意是南征西夷怨，「薄伐西戎」時如此。

《采薇》「彼爾」，戍役。戍役維何，「維常之華」，言與將帥相承副，如常棣之華。路，路車也。君子，將帥也。「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喻君子之憑依士衆，小人則腓也。《易》「咸其腓」，腓，脚肚動貌。「作止」、「柔止」，喻時。

《皇華》，送之以禮樂，君不能自行，故遣使以諭誠意於四方。若無忠信，安得誠意？言此詩是如此，不必詩中求。

《九罭》「遵渚」不宜刺朝廷，言公之不歸，於女信安乎？得無以我公歸乎？

詩若還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也有君子情意不到處。

詩可以怨，譏刺總是。

《小弁》與舜之怨別。舜是自怨，《小弁》直怨「我罪伊何」。

大要則止乎禮義，其情則是國人之情。

《考槃》，觀其名早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之已安，知天下决然不可復爲。雖然如此退處，至於其心，寤寐間永思念，不得復告於君，畎畝不忘君之意。

《候人》言不稱其君臣相遇。「薈兮蔚兮」，草木蓁茂貌。山有薈蔚之草木，便朝躋而采之，室有婉孌之少女，人便斯飢而思之。薈蔚言其材，婉孌言其德。

白華，自是漚之爲菅；白茅，自是爲束，各自爲用。如后妾各自有職分，之子却遠此義理，雲結爲雨露，所以均被菅茅。王之遇妃妾，貴賤亦當均被，我天運艱難，故「之子不猶」。「碩人」，幽王也。「樵彼桑薪」，薪之善者也。申后宜待之以禮，今反薄。鼓「聲聞於外」，我之誠意反不能感動於君，此有鶖得所之不若也。鴛鴦戢翼，其常如此。扁石，登高以升車，今搭此履卑，如舍中適褻。

《丘中有麻》，大都言丘，言阿，言山，多喻朝廷。丘中是物所生聚處，麻是亦生其間。不謂丘中更豐美，但言「丘中有麻」。麻能衣人，有用底物，喻賢者有益於人。言朝廷當有賢者，今「彼留」乃小人，賢者却「咨嗟」不見用。「將其來施施」，思其來，當有賢

者以施惠澤也。「麥」，人所賴以食，亦喻賢者，却反在鄉國，故思其「來食」。「李」徒能悦人口，而不足以濟人，如小人在位，徒能悦人，而無實效及於民。又「貽我佩玖」，止以其玩好而不切於用，賢者則如麻麥之衣食人。

「丘中有麻」，不是所宜有處。一本無「不」字。

「碩人頎頎」，「碩人敖敖」，疑「頎頎」、「敖敖」兩句先言莊公。衣褧衣，非婦人服。「説於農郊」，言其勤政。已下始言莊姜「翟茀以朝」，勸勉莊公，使「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不説使驕上僭，却言其勤政，見莊姜賢處，含怒不妬争意。「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言罛非取魚之意，不能得大魚，興莊姜不見答，徒有「葭菼揭揭」，似「庶姜孽孽」。驕且上僭，故「庶士有朅」，言「國人閔而憂之」也。

罛，小器也。鱣鮪，大魚也。葭菼，冗雜貌。罛中又隱無子意。

「自牧歸荑」，卑以自牧之意。荑，柔順意，自牧歸順。「信美且異」，此非是女能如此美，乃賢美人貽之。如此深美之，所以切責之。《序》言「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式微》。式，辭。❶微，微衛君之「故」，故字，以其職而言，以其爲方伯連帥，故暴露於中野。微衛君之「躬」，指其人也。又切指其人者，以仁人君子望之。「泥中」，泥塗之中也。大率詩意貴優柔不迫切，此乃治《詩》之法。以爲君若不在此，我胡爲在此，斥黎君也。乃是脅君以歸，又迫切時幾乎罵。

旄丘，地名，前高後下。「誕之節兮」，言葛節短也。延蔓相屬，叔伯何故却不相救卹？

❶ 「辭」，原脱，據陳刻本補。

何字之一作「文」。意，黎在衛之西，狄在衛之北。我黎之臣子非無車，但汝不與我同故也。

「中谷有蓷」，蓷，茨葦，當在水，不當在谷中，是失所意。「修」字非修長之修，疑同《周禮》修脯之修，過於乾底意。「暵」，暴也。其乾猶未甚，但遇爾艱難，我便不善。去濕則其性之濕都無，言其恩意已絕。「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嗟時也。

「三英粲兮」，粲然，光明貌。英乃若五紽類，自是衣服禮數制度，非三德也。

「芄蘭」，蔓生草，柔弱不能自立，須依附方成枝葉，興惠公柔弱童子，佩成人之服，雖佩人君成人之服，其才能却不我知。「垂帶悸兮」，臨朝悸悸然執心不定。「甲」，長也，才能却不能君長我庶民。

「兔爰」，兔奔走意。《詩序》閔周，由桓王失信，故諸侯背叛，構怨連禍，而使王師傷敗，却周人受其禍難。羅本以罝兔，今却「雉離于羅」，如諸侯不軌，周人受害。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雙飛之意。此男怨之辭，言雄雉尚得其配匹，己反不如，我之懷思，自罹此阻隔。次章女怨。「下上其音」，相應和之辭。「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旦暮所見，動人情思，總意包其間。「百爾君子」責爲政者，汝豈不知德行？戰國間惟是報怨，不然貪人土地，未嘗有以義興師動衆。言汝但「不忮不求」，何所用而不臧？忮，報怨也。求，貪土地也。若以義發師，婦人何怨之有？婦人猶勉之，正也。若謂夫從役，婦便怨，成何義理？

《狡童》、《褰裳》，此兩節都只一意，❶別

---

❶ 「節」，涂刻本作「篇」。

無異義，然謂君爲狡童，於義有害。《離騷》之中，憂君之心則至，然謂之不合道者，後面比君爲禽。又況目之曰狡童？言「不與我」，即是鄭國人「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文王之心以紂爲聖明，何況比君爲禽？❶又況目之狡童？但作詩者未必皆聖人，孔子各有所取，此則取其不能與賢人圖事。

《清人》一篇，却是詠歌其事，含情意在其間。「消」、「彭」、「軸」莫也是地名？「左旋右抽，中軍作好」，不必言射，猶言高克之進不以禮。

《摽有梅》，汲汲惟恐不及時。

《有女同車》前説忽不娶齊女，後言齊女，却失却本意。忽不娶齊，謂齊大非偶，却不因色。此則是設辭，下言「彼美」結。他詩中似如此者亦多。

《丰》，以諸事豐備。此詩主意，言男則須言女。是俟我於巷，非不下我，又俟我於堂，非不有禮。「將」，迎，不可訓作送，但女家因事不得將迎也。「衣錦」、「裳錦」即是丈夫，若婦人則惟欲其顯，安有惡其文之著？古之錦疑今之綾，是褧錦相副之物，如男女相配。「叔兮伯兮」，故「駕予與行」，都主男女怨思失期意。

《東門之楊》言婚姻昏時，❷今則「明星煌煌」而不至。楊，最得陽氣之先者，言人反不及時。

凡説婚姻男女多言東，東取生育之意。人君多言南，凶喪多言北。又有各就其國所有而言者，如周詩多言南。

「羔裘豹祛」不是相稱，猶君臣民須一

❶「況」，陳刻本、涂刻本作「可」。
❷「姻」，涂刻本作「自」。

體，今反不相卹。民則惟惠之懷，言「豈無他人，惟子之故」。

《汾沮洳》。「沮洳」，水浸下濕之地，雖有生物，衆人亦棄之不采，而君去采之，言其儉嗇太過。衆人棄之如此，「彼其之子」反美愛之無度。「公路」、「公行」，非公道如此，非衆人所共取即非公道。「公族」，公類。「公路」，衆人所共由之路。

《伐檀》。檀，材可適用者。言君子雖不得進，亦自致身於清潔之地。檀美材，須是作梁棟用，至於輪輻，非檀可爲。

《東門之墠》。除地曰墠。「茹藘」可以染色。言以禮則坦平如墠，以色則姦阻如阪，❶所以致民如此者，正謂其室家則邇，「其人甚遠」。大抵《丰》、《東門之楊》盡是已許昏後，以禮不足，不能成昏，至於過時後，上又不能使人殺禮，故使人至淫奔。婦人脯脩棗栗若以禮時，則是踐履此室家之道。豈不思欲得以禮如此，即「子不我即」，❷故待禮不得也。

《葛屨》，儉嗇便機巧計較所得也。「糾糾」，牢固意，言牢做葛屨，亦以「履霜」。「摻摻」，貴者，言衣服亦分貴賤。禮：諸母不漱裳。「䙅之襋之」，補綻意。「提提」，據字義勞意。「宛然左辟」，右插衣，古者短右袂，謂便於事。此皆賤者之事，却佩「象揥」貴者之服，此等總生於「褊心」。

《無衣》，武公始并晉國而能請命於天子之使，故美其可美也。當時使來到國，故請之。七與六，衣中一箇數目，無以六爲節。此惟美其能請命一事。以篡國殺君不以爲

❶「姦」，涂刻本作「艱」。
❷「即」，涂刻本作「但」。

羞，至於衣服僭侈何難，然其心不安，至於請命然後安，此意思却可取。又聖人不獨取其如此，亦以見當時之善，雖大惡有如此詩亦可取。魯《風》詩非無大惡，然聖人録其《頌》，不録其《風》，此則爲君諱也。觀其《頌》之善止於此，其他則可知。

「揚之水，白石鑿鑿」。同介甫説「素衣朱襮」，見其美於外，如桓叔在下，反見其德澤於民，使晉人從之。

《采苓》。苓是甘草，喻讒最好，若首陽之上却無。

河南程氏外書第一

河南程氏外書第二

朱公掞問學拾遺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理可使無怨，於事亦難，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伯淳

子貢問爲仁，孔子告以爲仁之資，非極力言仁也。正叔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無得也。有始有卒，先後之序也。

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正叔

「毋意」，毋私意也。毋必爲，毋固滯，毋彼我，乃曾子所言也。伯淳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正叔

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其體，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正叔

其言之不怍，所爲言之不愧。伯淳

「畏天命」，則可以不失付畀之重。「畏大人」，如此尊嚴而亦自可畏。「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伯淳

周，至也。君子周至而不阿比。正叔

「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動容周旋中禮，「斯遠暴慢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矣」。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伯淳

「尊五美，屏四惡」，爲政在己。伯淳

「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伯淳

「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

可得而聞」。伯淳

如「形而上者謂之道」，不可移「謂」字在「之」字下，此孔子文章。伯淳

「弘」，寬廣也。「毅」，奮然也。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伯淳

君子以矜莊自持，不與人争。正叔

「九思」各專其一。伯淳

「何莫由斯道也」，「可離非道」。伯淳

「吾斯之未能信」，不先自信，何以治人？伯淳

「里仁爲美」，里人之所止。伯淳

「見賢」便「思齊」，有爲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内自省」，蓋莫不在己。伯淳

生理本直。「罔」，不直也，亦生者，「幸而免」也。伯淳

「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至於「樂之」，則爲己之所有。正叔

民亦人也，「務人之義」乃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則至於瀆，敬而遠之所以爲知。伯淳

「先難」，克己也。伯淳

聖乃仁之成德。謂仁爲聖，譬猶雕木爲龍。木乃仁也，龍乃聖也，指木爲龍可乎？故博施濟衆乃聖之事，舉仁而言之，則「能近取譬」是也。伯淳

「能近取譬」，反身之謂也。伯淳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虚，犯而不校」，顔子當之。正叔

彼之事是，則吾當師之；彼之事非是，則吾又何校焉，是以君子未嘗校也。伯淳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正叔

貧不怨則諂，諂尤甚於怨，蓋守不固而有所爲也。伯淳

君子爲善，只有上達；小人爲不善，只有下達。伯淳

「古之學者爲己」，爲己，在己也。伯淳

「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伯淳

樂取於人爲善，便是與人爲善，與人爲善乃公也。正叔

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伯淳

公孫丑問孟子，加齊之卿相，恐有所不勝而動心。北宮黝之勇氣，亦不知守也。孟施舍之勇，知守氣而不知守約也。曾子之所謂勇，乃守約，守約乃義也，與孟子之勇同。伯淳。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志帥氣也。持定其志，無暴亂其氣，兩事也。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然志動氣爲多。且若志專在淫辟，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故「蹶者趨者反動其心」。志者，心之所之也。伯淳

自曾子守義，皆說篤實自內正本之學，則觀人可以知言。蔽、陷、遁、窮，皆離本也。「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顔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蓋有德者必有言，而曰「我於辭命不能」者，不尚言也。《易》所謂「尚口乃窮」也。伯淳

「宰我、子貢、有若，其智足以知聖人，汙曲亦不至阿其所好。」以孔子之道，彌綸天壤，固賢於堯、舜，而觀生民以來，有如夫子者乎？然而未爲盡論，但不至阿其所好也。伯淳

「所存者神」，在己也；「所過者化」，及物也。伯淳

「驩虞」，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哉？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伯淳

色形，所有也。聖人人倫之至，故可以「踐形」。伯淳

「盎於背」，厚也。正叔

「此亦妄人也」，是以義斷。在聖人如天地涵容，但哀矜而已。子厚

「自反而忠」，而横逆者猶若是，君子曰「又何難焉」。此一事已處了，若聖人哀矜，又別一事。正叔

「不下帶」，言近也。正叔

「不祥」，凶也。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正叔

日月之明，但容光者無不照。正叔

保民如赤子，此所以爲大人，謂不失嬰兒之心，不若保民如赤子爲大。

「湯、武，反之也」，「湯、武，身之也」。身，踐履也。反，復也。復則至聖人之地。伯淳

羞惡則有所不爲。知所止，乃義之端。伯淳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然後「由仁義行」。正叔

仁推之及人，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正叔

坤六二《文言》云云，坤道也。誠爲統體，敬爲用。敬則内自直。誠合内外之道，則萬物流形，故「義以方外」。

聖人齋戒，敬也，「以神明其德」。惡人齋戒，亦敬也，故可以事上帝。

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致凶。伯淳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用蓍以求卦，非

謂有蓍而後畫卦。伯淳

祇與底同，使底至也，無至於悔。伯淳

「巽以行權」，義理所順處所以行權。伯淳

「安安」，安於理之所安者。伯淳

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

人心，人欲；道心，天理。正叔

大學之道，在明其明德，明德乃止於至善也。知既至，自然意誠。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正叔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然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正叔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君子慎獨。伯淳

敬則自然「儼若思，安定辭」，其德可以安民。伯淳

有餘便是過。慥，篤實貌。

正其理則萬事一，一以貫之也。正叔

「君子而時中」，無時不中。伯淳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邪？荀子不知誠。」

河南程氏外書第二

河南程氏外書第三

陳氏本拾遺

「朝聞道，夕死可矣。」死得是也。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過此，則「從心不踰矩」，聖人也。聖人則渾然無間斷，故不言三月。此孔子所以惜其未止也。

聖人，天地之用也。

「養心莫善於寡欲。」多欲皆自外來，公欲亦寡矣。

「興於詩」者，吟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乃天道也。

由孟子可以觀《易》。

「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爲心。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

人之一肢病，不知痛癢，謂之不仁。人之不仁，亦猶是也。蓋不知仁道之在己也。知仁道之在己而由之，乃仁也。

「克」者，勝也。難勝莫如「己」，勝己之私則能有諸己，是「反身而誠」者也。凡言仁者，能有諸己也。一作「凡言克者，未能有諸己也」。必誠之在己，然後爲「克己」。「禮」亦理也，有諸己則無不中於理。君子慎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爲「克己復禮」也。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一作「克仁」。則「心廣體胖」，「仰不愧」，

「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一言可以興邦」，公也。「一言可以喪邦」，私也。「公生明。」

「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伯淳

君子有義有命。「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此言義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此言命也。至於聖人，則惟有義而無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此言義不言命也。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

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思至於再則已審，三則惑矣。

「艮其背」，止欲於無見。若欲見於彼而止之，所施各異。若「艮其止，止其所也」，止各當其所也。聖人所以應萬變而不窮一作勞。者，事各止當其所也。若鑑在此，而物之妍媸自見於彼也。聖人不與焉，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時行對時止而言，亦止其所也。

「艮，思不出其位」，乃止其所也。「動靜不失其時」，皆止其所也。「艮其背」，乃止也。背無欲無私也，故可止。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時年未五十也。孔子未發明《易》道之時，如《八索》之類，不能無謬亂；既贊《易》道，黜《八索》，則《易》之道可以無過謬。言「學」與「大」，皆謙也。

子貢善形容孔子德美，「温」以接物，「良」乃善心，「恭」則不侮，「儉」則無欲，「讓」則不好勝，至於是邦，宜必聞政。

孔子，生而知之者也，自十五以下，事皆學而知之者，所以教人也。三十有所立，四

十能不惑，五十知天命而未至命，六十聞一以知百，耳順心通也。凡人聞一言則滯於一言，一事則滯於一事，不能貫通。耳順者，聞言則喻，無所不通。七十從心，然後至於命。「願無伐善」，則不私矣；「無施勞」，則仁矣。顔子之志，則可謂大而無以加矣。然以孔子之言觀之，則顔子之言出於有心也。至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猶天地之化，付與萬物，而己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制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由是也。

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心也，聖人豈得而拒之？子路不悦，故夫子陳之曰：「予所否塞者天厭之。」言使我至此者天命也。

孔子曰：「二三子以吾爲隱乎？吾無隱乎爾。」無知之謂也。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必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孔子、孟子則可見矣。

「叩其兩端」者，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舉其近者，衆人之所知，極其遠者，雖聖人亦如是矣。其與人莫不皆然，終始兩端，皆竭盡矣。

聖人愈自卑而道已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不爲酒困」是也。

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孔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

「吾與點也。」

仲尼「三年有成」，因周之舊。

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也；不在血氣，則「不遷」。

於義理無害，雖貧亦樂，有害則慊慊一有「則」字。不樂。

桀溺言：天下衰亂，無道者滔滔皆是也，孔子雖欲行其教，而誰可以化而易之？孔子言：如使天下有道，我則無所治，不與易之也；今所以周流四方，爲時無道故也。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知其不可而猶爲之，故其言如此。

二帝、三王之道，後世無以加焉，孔子之所常言，故弟子聚而記之。夫子得邦家，亦猶是也。《堯曰篇》

語之而敬，故「不惰」，言其好學也。

「瞻之在前」，過者；「忽然在後」，不及也；「如有所立卓爾」，聖人之中也。

「子在，回何敢死？」死當爲，先死非回之所當爲。所當爲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以討其罪爾。

舉前代之善者，準此以損益之，此成法也。鄭聲使人淫溺，佞人使人危殆，故遠之，然後可守成法。

「不踰閑」者，不踰矩也。「小德」，出入於法度之中。大德如孔子。小德如顔子，有一不善，是亦出入也。

聖人之教，未嘗私厚其子。學《詩》學禮，止可告之若此，學必待其自肯。

孔子與惡人言，故以遜辭免禍。「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之謂也。然而孔子未嘗不欲仕，但仕於陽虎之時則不可。「吾將仕矣」，未爲非信也。

公山召我，「而豈徒哉」？是孔子意：

他雖叛而召我，其心不徒然，往而教之遷善，使不叛則已，此則於義直有可往之理，而孔子亦有實知其不能改而不往者。佛肸召亦然。

「禘自既灌而往」，皆不足觀，從首至末皆非也。知孔子不欲觀之説，則於天下知萬事各正其名，則其治如「示諸掌」。

「獲罪於天」，時無所祈禱，何爲媚奧？何爲媚竈？奥，尊者所居，喻貴臣。竈，一家所切，喻當權。

孔門弟子，自孔子没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别。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某自涪陵歸，見門人皆已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何如也。但得箇信時，便自有長進處。孔子弟子甚多，亦不能皆合於孔子。如子路言「子之迂也」，又曰「末之也已」，及其退思，終合於孔子，只爲他信，便自然思量到也。此一段莆田本。

「皆不及門」，今不在焉。

「德不孤，必有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

「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只取不遠之意。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此聖人歎雉在山梁得其時，而民不得其時也。子路不察，乃「共之」，「三嗅而作」，使子路知我意不在是也。

「毋意」，毋非禁止之辭。聖人絶此四者，何用禁止？「毋固」與「毋必」相近，「毋意」與「毋我」相近，「毋意」與「毋我」相近。須要分别不同。意與志别，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别也。意發而當，即是理也，非意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又問：「聖人莫是任理而不任意否？」曰：「是。」

河南程氏外書第三

河南程氏外書第四

程氏學拾遺

李參録

「格物」者，格，至也，物者，凡遇事皆物也，欲以窮至物理也。窮至物理無他，唯思而已矣。「思曰睿，睿作聖」，聖人亦自思而得，況於事物乎？

「惟聖人可以踐形」者，人生稟五行之秀氣，頭圓足方以肖天地，則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爲能盡人之道，故可以踐形。人道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類皆是也。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者用心以公，故能好惡人。公最近仁。人循私欲則不忠，公理則忠矣。以公理施於人，所以恕也。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故者，舊也，言凡物之初，未嘗不以順利爲主。謂之利者，唯不害之謂也。一篇之義，皆欲順利之而已。

「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望天下有治道太平而未得見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者，謂遠邇之人之事也。

「人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何謂理？何謂義？學者當深思。

漢之儒者，所以從學者數百人，非惟風俗，亦皆篤行君子也。晉人高尚，不足道矣。

質夫曰：「盡心知性，佛亦有至此者。存心養性，佛本不至此。」先生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

質夫云：「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河南程氏外書第四

河南程氏外書第五

馮氏本拾遺

《春秋》書災異，蓋非偶然。不云霜隕，而云隕霜；不云夷伯之廟震，而云震夷伯之廟；分明是有意於人也。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勝，則天不爲災；人事不勝，則天爲災。人事常隨天理，天變非應人事。如祈寒暑雨，天之常理，然人氣壯，則不爲疾；氣羸弱，則必有疾。非天固欲爲害，人事德不勝也。如漢儒之學，皆牽合附會，不可信。

自孔子贊《易》之後，更無人會讀《易》。先儒不見於書者，有則不可知；見於書者，皆未盡。如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莊、老解之，是何道理？某於《易傳》，殺曾下工夫。如學者見問，儘有可商量，書則未欲出之也。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添一隻脚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

庶母亦當爲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主之制度則一，蓋有法象，不可增損，增損則不成矣。

「祭如在」，言祭自己祖先。「祭神如神在」，言其他所祭者，如天地山川皆是也。

「非其鬼」，言己不當祭者。既知其非，然且爲之，是「無勇」也。無勇雖因上文，然不止於此一事。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

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

某嘗謂世間有三事，工夫一般。國家之祈天永命，道家之長生久視，儒者之入於聖人，理道皆一。

釋氏之學，正似用管窺天，一直便見，道他不是不得，只是却不見全體。

不信神怪事，亦不得便放猛，須是知道理。若是直放猛，不知道理，撞出來後，如何處置。

《月令》儘是一部好書，未易破他。柳子厚破得他不是。若春行賞，秋行刑，只是舉大綱如此。如云「湯執中，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不成聖人各只有一事可稱也？且據一處言之耳。又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不成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

四時改火，不得不然。蓋水之爲患常少，火之爲患常多。龍見而雩可見。寒食禁火，只是將出新火，必盡熄天下之火然後出之也。世間風俗，蓋訛謬之甚耳。四時取火，用木各異，必据時之所宜，不必盡考也。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合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

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顔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顔子大率與聖人皆同，只這便有分別。若無，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緊約束，顔子便能三月之久。到這些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絶，又大段著力不得。

合葬須以元妃，配享須以宗子之嫡母，此不易之道。

河南程氏外書第五

河南程氏外書第六

羅氏本拾遺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赤舄几几」，只是形容周公一箇氣象，乃孟子所謂「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之意。「雍雍在宫，肅肅在廟」，亦只是形容文王氣象。大抵古人形容聖人，多此類。如「倬彼雲漢，爲章于天」，亦是形容聖人也。

「不識不知」，言文王化其民，日用不知，皆由天理也。

「與子游聞之」，當作「於子游聞之」。若兩人同聞，安得一箇知，一箇不知？

「利」字不聯「牝馬」爲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德。

陰必從陽，然後「乃終有慶」也。

「黄」，中色；「裳」宜在下，則「元吉」。

他卦皆有悔凶咎，惟謙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惟謙則便亨。

謙，君子所以有終，故不言吉。裒取其多而增益其寡，天理也。「六二鳴謙」，處中得正而有德者，故鳴謙者，乃「中心得也」。「上六鳴謙」，乃有求者也，有求之小，止於「征國邑」而已，故曰「志未得也」。

《蹇》「以反身修德」，故往者在外也，在外必蹇；來者在内也，在内則有譽。「無尤」，「來連」，「朋來」，「來碩」，皆反身修德之謂也。「蹇蹇」，不暴進，内顧之象也。暴進出外則無事矣。「連」音平，連則無窮也。「朋來」則衆來，言朋來未免於有思也。至於

「來碩」，則來處於大人之事也，故曰「從貴」。

闔闢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堯之親九族，以明俊德之人爲先。蓋有天下國家者，以知人爲難，以親賢爲急。

善學者，要不爲文字所梏。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

《論語》，曾子、有子弟子論譔。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伊川

「學而時習之」，「鷹乃學習」之義。「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伊川

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爲仁之本」。孝弟有不中理，或至於犯上，然亦鮮矣。孟子曰：「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事親，乃誠孝也。推此，亦可以知爲仁之本。明道

「敬事而信」以下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伊川

「行有餘力」者，當先立其本也。有本而後學文，然有本則文自至矣。明道

「致身」猶言致力，乃委質也。明道

人安重則學堅固。伊川

「禮之用和爲貴」，有不可行者，偏也。伊川

貧而能樂，富而能好禮，隨貧富所治當如此。子貢引切磋琢磨，蓋治之之謂也。若貧而言好禮，則至於卑，富而言樂，則至於驕。然貧而樂，非好禮不能；富而好禮，非樂不能。明道

「爲政以德」，然後無爲。伊川

回於孔子之道無所不說，故「如愚」。退而省其所自得，亦足以開發矣，故曰「不愚」。

「視其所以」，所爲也；「觀其所由」，所從也；「察其所安」，所處也。察其所處，則

見其心之所存。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明道

「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才一藝，則器也。伊川

子貢問君子，孔子告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而「可以爲君子」，因子貢多言而發也。伊川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謂觀人者彼能先行其言，吾然後信之。伊川

「周」謂周旋，「不比」謂不相私比也。伊川

「學而不思」則無得，故「罔」。「思而不學」則不進，故「殆」。「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辯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伊川

「尤」，罪自外至也；「悔」，理自内出也。修天爵則人爵至，「禄在其中」矣。子張學干禄，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禄動。若顔、閔則不然矣。「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禄在其中矣」。然學不必得禄，猶耕之不必得食，亦有「餒在其中矣」。君子知其如此，故「憂道不憂貧」，此所以告干禄也。伊川

奢自文生，文過則爲奢，不足則爲儉。文者稱實而爲飾，文對實已爲兩物，奢又文之過，則去本遠矣。儉乃文不足，此所以爲禮之本。伊川

仁者如射，射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豈有争也？故曰「其争也君子」。伊川

「下而飲」，非謂下堂而飲，離去射位而飲也。若下堂而飲，則辱之甚，無此。伊川

「素」喻質，「繪」喻禮。凡繪，先施素地而加采，如有美質而更文之以禮。伊川

灌以降神，禘之始也。「既灌而往者」，

自始以至終，皆無足觀，言魯祭之非禮也。「不知」者，蓋爲魯諱。如自此事而正之，其於天下，如指掌之易。伊川

「爲力」猶言爲功。射有五善，爲功不一，故曰「不同科」。所謂五善者，觀德行，別邪正，辯威儀云云。伊川

「事君盡禮」，在他人言之，必曰小人以爲諂也；聖人道弘，故止曰「人以爲諂也」。伊川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哀窈窕，思賢才，求之不得，展轉反側」，是「哀而不傷」。明道

「成事不説」至「既往不咎」者，大概相似。重言之，所以深責之也。如今人嗟惜一事，未嘗不再三言之也。伊川

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伊川

「里」，居也，擇仁而處之爲美。明道

「知者利仁」，知者以仁爲利而行之。至若欲有名而爲之之類，皆是以爲利也。❶知者知仁爲美，擇而行之，是「利仁」也。心有其仁，故曰利。伊川

「君子懷德」，惟善之所在；「小人懷土」，惟事之所在。「君子懷刑」，惟法之所在；「小人懷惠」，惟利之所在。伊川

子貢問「賜也何如」，賜自矜其長，而孔子以瑚璉之器答者，但瑚璉可施禮容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於四方，可使與賓客言而已。伊川

未能自信，不可以治人，孔子所以説漆雕開之對。明道

❶「也」下，涂刻本有小注「伊川」二字。

子貢常方人，故孔子答以「不暇」，而又問「與回也孰愈」，所以抑其方人也。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舉多少而言也。「曰吾與女弗如也」，使子貢喻其言，知其在勉；不喻，則亦可使慕之，皆有教也。

「不欲人之加諸我」者，「施諸己而不願」者也。「無加諸人」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也。此「無伐善，勿施勞」者能之，故非子貢所及。伊川

「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唯子貢親達其理，故能爲是歎美之辭，言衆人不得聞也。伊川

「蔡」與采同。大夫有采地，而爲山節藻棁之事，不知也。山節藻棁，諸侯之事也。伊川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也，然非成德之事。

「祝鮀之佞」，所謂巧言；「宋朝之美」，所謂令色。當衰世，非此難免。伊川

「上知」，高遠之事，非中人以下所可告，蓋踰涯分也。伊川

民之所宜者務之，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爾也。人之所以近鬼神而褻之者，蓋惑也，故有非鬼而祭之、淫祀以求福，知者則敬而遠之。明道

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静，仁知之體也，動則自樂，静則自壽。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伊川

觚之爲器，不得其法制，則非觚矣。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天下之事亦猶是也。伊川

宰我言：如井中有人，仁者當下從之

否？❶子曰：君子可使之往，不可陷以非其所履；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明道

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者也。未及知之也，止可以不畔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與此相近。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是已知之而進不止者也。明道

中庸之德，不可須臾離，民鮮有久行其道者也。伊川

聖則無大小，至於仁，兼上下大小而言之。博施濟衆亦仁也，愛人亦仁也。「堯、舜其猶病諸」者，猶難之也。博則廣而無極，衆則多而無窮，聖人必欲使天下無一人之惡，無一物不得其所，然亦不能，故曰「病諸」。「脩己以安百姓」，亦猶是也。伊川

人於文采，皆不曰吾猶人也，皆曰勝於人爾。至於躬行君子，則吾未見其人也。伊川

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爲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明道

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伊川

凡人有所計校者，皆私意也。孟子曰：「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惡，不計校小大强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校」，亦樂天順理者也。伊川

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明道

爲學三年，而不至於善，是不善學也。明道

❶「下」下，涂刻本有「而」字。

亂，治也。師摯始治《關雎》之樂，其聲洋洋乎盈耳哉，美之也。明道

「洋洋盈耳」，美也。孔子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自太師而下，入河蹈海，由樂正，魯不用，而放棄之也。伊川

「禹，吾無間然矣」，言德純完，無可非間。明道

「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爲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罕言仁者，以其道大故也。《論語》一部，言仁豈少哉？蓋仁者大事，門人一一紀録，盡平生所言如此，亦不爲多也。伊川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盡以告人，他無知也。與「吾無隱乎爾」同。伊川

「叩」，就也。「兩端」猶言兩頭，謂始終告鄙夫也。伊川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者，嗜欲將至，有開必先也。伊川

「可與共學」，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其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與權衡之權同，稱物而知其輕重者也。人無權衡，則不能知輕重。聖人則不以權衡而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伊川

寢食不當言語，時必齊如也，臨祭則敬也。明道

「色斯舉矣」，不至悔吝；「翔而後集」，審擇其處。明道

山梁雌雉得其時，遂其性；而人逢亂世，反不得其所。子路不達，故共具之。孔子俾子路復審言詳意，故三嗅而起，庶子路知之也。伊川

「先進」，猶言前輩也；「後進」，猶言後

輩也。「先進之於禮樂」，有其誠意而質也，故曰「野人」。「後進之於禮樂」，習其容止而文者也，故曰「君子」。孔子患時之文弊，而欲救之以質，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取其誠意之多也。明道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謂其質朴。「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謂其得宜。周末文弊，當時之人自謂得宜，而以古人爲質朴，故孔子欲從古人，古人非質朴也。伊川

「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言此時皆無及孔子之門者，思其人，故數顏子以下十人有「德行」者、「政事」者、「言語」者、「文學」者，皆從於陳、蔡者也。明道

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之論也。明道

閔子之於父母昆弟，盡其道而處之，故人無非間之言。伊川

「過猶不及」，如琴張、曾晳之狂，皆過也，然而行不掩焉，是無實也。明道

才高者過，過則一出一入；卑者不及，則怠惰廢弛。明道

師、商過不及，其弊爲楊、墨。楊出於義，墨出於仁。仁義雖天下之美，然如此者，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伊川

曾子少孔子，始也魯，觀其後明道，豈魯也哉？明道

善人，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自達者也，苟不履聖賢之迹，則亦不入其奧，故爲邦必至於百年，乃「可以勝殘去殺」也。孟子以樂正子爲善人信人。有諸己之謂信，能充實之，可以至於聖賢，然其始必循轍迹而後能入也。論篤，言之篤厚者也，取於人者，惟言之篤厚者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未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明道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一旦能克己復禮，則天下稱其仁，非一日之間也。伊川

子路之言信，故「片言可以折獄」。伊川

「宿」謂預也，非一宿之宿也。伊川

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者也，故孔子因問而告之。伊川

「先之勞之」者，昔周公師保萬民，《易》曰：「以左右民。」師保左右，先之也。勞，勉也，又勞勉之。伊川

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深思之也。明道

凡有物有形則有名，有名則有理。如以大爲小，以高爲下，則言不順，至於民無所措手足也。❶

「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何？曰：「昔在經筵時嘗説，因言陛下若以朞月之事問臣，臣便以朞月之事對，若以三年之事問臣，臣便以三年之事對。朞月而已者，整頓大綱也。若夫有成，則在三年也。然朞月三年之説，今世又不同，須從頭整理可也。漢公孫弘言三年而化，臣竊遲之。李石對唐文宗以謂陛下責治太急，皆率爾之言，本不知朞月三年之事。」伊川

三十年爲一世，三十壯有室也。「必世而後仁」，化浹也。伊川

冉子謂季氏之所行爲政，孔子抑之曰：「其事也。」言季氏之家事而已，謂之政者僭也。如國有政，吾雖不用猶當與聞之也。

❶「也」下，涂刻本有小注「伊川」二字。

伊川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大人之事。「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之事。小人對大人爲小，非爲惡之小人也，故亦可以爲士。明道

「剛」者堅之體，發而有勇曰「毅」，「木」者質朴，「訥」者遲鈍。此四者比之巧言令色則近於仁，亦猶不得中行而與狂狷也。伊川

「切切」如體之相磨，「偲偲」則以意。此言告子路，故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明道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聖人度其時可矣，如小國五年，大國七年云。伊川

原憲，孔子高弟，問有所未盡。蓋克伐怨欲四者無，然後可以爲仁，有而不行，未至於無，故止告之以爲難。伊川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此汎舉也。「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蘧伯玉」。然則「危言危行」，「危行言遜」，乃孔子事也。危猶獨也，與衆異不安之謂。邦無道，行雖危而言不可不遜也。明道

「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蘧伯玉」。「卷而懷之」，乃「危行言遜」也。「危行」者，嚴厲其行而不苟，言則當遜。伊川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爲作《春秋》而言也。晉文公實有勤王之心，而不知召王之爲不順，故譎掩其正。齊桓公伐楚，責包茅，雖其心未必尊王，而其事則正，故正掩其譎。孔子言之以爲戒。「正」者正行其事耳，非大正也，亦猶管仲之仁，止以事功而言也。伊川

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而從之。殺兄之人，固可從乎？曰：「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弟也，桓公兄而子糾弟也。襄公死，則桓

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也。《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嗣子也。《公》、《穀》並注四處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蔇，既欲納糾以爲君，又殺之，故書子，是二罪也。管氏始事糾，不正也，終從於正，義也。召忽不負所事，亦義也。如魏徵、王珪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伊川

「君子固窮」者，固守其窮也。伊川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真知，未有不能行者。伊川

民於爲仁，甚於畏水火，水火猶有蹈而死者，言民之不爲仁也。伊川

爲仁在己，無所與讓也。明道

諒與信異，自大體是信，亮必爲也。明道

諒固執也，與亮同，古字通用。孟子曰：「君子不亮，烏乎執？」伊川

「性相近」，對「習相遠」而言，相近猶相似也。上智下愚才也，性則皆善。自暴自棄然後不可移，不然則可移。伊川

「吾其爲東周乎？」若用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肯爲也，亦非革命之謂也。明道

「恭則不侮」，蓋一恭則仁道盡矣；又寬以得衆，信爲人所任，敏而有功，惠以使人，行五者於天下，其仁可知矣。明道

佛肸召子，必不徒然，其往義也，然終不往者，度其終不足與有爲也。

「六言六蔽」，正與「恭而無禮則勞」，「寬而栗，剛而無虐」之義。蓋好仁而不好學，乃所以愚，非能仁而愚，徒好而不知學乃愚。明道

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爲之，則無所自入。古之學者必「興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正墻面而立」。明道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孔子不見孺悲，所以深教之也。明道

「君子不施其親」。施，與也，言其不私其親暱也。伊川

與人交際之道，則子張爲廣，聖人亦未嘗拒人也。明道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可以爲人師法矣，非謂此可以爲人師道。

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明道

「望之儼然」，秉天陽高明氣象。「即之也温」，中心和易而接物也温，備人道也。「聽其言也厲」，則如東西南北正定，地道也，蓋「非禮勿言」也。君子之道，三才備矣。明道

「大德不踰閑」，指君臣父子之大義。「小德」如援溺之事，更推廣之。伊川

學既優則可以仕，仕既優則可以學。優裕，優閑，一也。伊川

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❶扣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與並爲仁矣」。明道

子貢言「性與天道」，以夫子聰明而言；「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以夫子德性而言。伊川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若耕稼陶漁，皆因其順利而道之。明道

---

❶「予」，原作「子」，據涂刻本及《禮記・檀弓》改。

知言之善惡是非，乃可以知人，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必有諸己，然後知言，知之則能格物而窮理。伊川

今之城郭，不爲保民。❶

君子道弘，故可大受，而不可小了知測。此孟子所以四十不動心，小人反是。明道

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污下，必不爲阿好而言，謂其論可信也。伊川

惻惻然隱，如物之隱應也，此仁之端緒。赤子入井，其顙有泚，推之可見。伊川

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未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是，故直之也。伊川

「廣居」、「正位」、「大道」，一也。不處小節，即是廣居。

事親若曾子而曰可者，非謂曾子未盡善也。人子事親，豈有大過曾子？孟子之心，皆可見矣。明道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係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伊川

君子小人澤及五世者，善惡皆及後世也。伊川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伊川

❶「民」下，陳刻本、涂刻本有小注「明道」二字。

孔子於孺悲，所謂不屑之教誨者也。伊川

命皆一也。「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君子不謂命。伊川

恕者入仁之門。伊川

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言之，乃是人之道也。伊川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修身見於世也。伊川

「帶」蓋指其近處，「下」猶舍也，離也。古人於一帶，必皆有意義。「不下帶而道存」，猶云只此便有至理存焉。此段伊川語，得之馬時伸。

「經德不回」，乃教上等人。禍福之說，使中人以下知所畏懼修省，亦自然之理耳。若釋氏怖死以學道，則立心不正矣。明道

河南程氏外書第六

河南程氏外書第七

胡氏本拾遺

明道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

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

心敬則内自直。

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慾之牽，妻孥之愛，斷而不惑者鮮矣。

思慮，不得至於苦。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

人之多聞識，却似藥物，須要博識，是所切用也。

爲天下，安可求近效？才計較著利害，便不是。

程子與侯仲良語及牛、李事，因言温公在朝，欲盡去元豐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用之爲君子，孰不爲君子？此等事教他們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間事也。」尹子親注云：此一段可疑。

世事與我了不相關。明道

勇一也，而用不同，有勇於氣者，有勇於義者。君子勇於義，小人勇於氣。

伊川在經筵，已聞上盥漱噴水避蟻。他日，先生進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天下。」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胸

中，須如風動竹。

或謂伊川曰：「先生於上前委曲已甚，不亦過乎？」曰：「不於此致力盡心，而於何所？」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聖人凡一言便全體用。

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有人疑祖殺其父，則告之，其罪如何？律：孫告祖當死，此不可告，明矣。然則父殺其子如何？律：徒一年，以理考之，當徒二年。雖是子，亦天子之民也，不當殺而專殺之，是違制也，違制徒二年。

吾嘗見一貴人，吾進退以禮，而彼巍巍，其自視也惟恐不中節，豈不勞哉？

「君子而時中」，謂即時而中。如禹、稷當顏子之時，不爲顏子所爲，非中也。顏子亦然。

自信，則無所疑而不動心。公孫丑不知孟子，故問不動心有道。如數子者，皆中有主，便心不動。

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於天之謂性，禀於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乃若其情，則無不善矣。今夫木之曲直，其性也；或以爲車，或可以爲輪，其才也。然而才之不善，亦可以變之，在養其氣以復其善爾。故能持其志，養其氣，亦可以爲善。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惟自棄自暴，則不可以爲善。

凡聲皆陽聲，大鳴則大震，小鳴則小震。

或問：「維摩詰云『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此豈非儒者事？」子曰：「此所以與儒者異也。人倫者，天理也。彼將其妻子當作何等物看，

望望然以爲累者，文王不如是也。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此所以爲常也。爲釋氏者，以成壞爲無常，是獨不知無常乃所以爲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一有百年而不死者，非所謂常也。釋氏推其私智所及而言之，至以天地爲妄，何其陋也！張子厚尤所切齒者此耳。」

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春秋》有三《傳》及三本正《經》，共是六本。書子糾事，五處皆言糾，獨《左氏》言子糾。且糾與小白皆公子，非當立，而小白長則當立也。今糾争立，故皆不言子，及殺之，然後言子糾，蓋謂既已立之矣，故須以未踰年君稱之。以此校之，則管仲之去糾事小白，皆非正，去就輕也。非如建成既爲太子，而秦王奪之，魏徵去建成而事秦王，不義之大也。

「學而時習之。」所以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説習如禽之習飛。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非謂孝弟即是仁之本，蓋謂爲仁之本當以孝弟，猶忠恕之爲道也。

飾過則失實，故寧儉，喪主於哀戚。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恕也，近於仁，故曰：「賜也，非爾所及也。」然未至於仁也，以其有欲字爾。

邦無道，則能沉晦以免禍，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仁之方」，方，術也。

「三月不違仁」，三月言其久，天道小變之節，蓋言顏子經天道之變，而爲仁如此，其能久於仁也。

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叔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爲顏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深，吾今日始識伊川面。」

《胡文定公集》記此事云：安國嘗見鄒至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至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又問侍郎：「先生言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至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至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說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見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潁昌，有趙均國者，自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國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却神祠廟宇，人始知爲善。古人觀象作服，便是爲善之具。」』」又《震澤語録》云：伊川問學者，顏子所樂者何事。或曰：「樂道。」伊川曰：「若說顏子樂道，孤負顏子。」鄒至完曰：「吾雖未識伊川面，已識伊川心。何其所造之深也！」

「樂山」「樂水」，氣類相合。

「文莫吾猶人也」，文皆欲勝人，至躬行則未嘗得也。

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善惡是非勸戒，有以起發其意，故曰「興」。人無禮以爲規矩，則身無所處，故曰「立」。此禮之文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不和樂則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

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教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禮樂一作「舞蹈」。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者爲聖賢，下者亦爲吉士，由養之至也。

所謂利者一而已。財利之利與利害之利，實無二義，以其可利，故謂之利。聖人於利，不能全不較論，但不至妨義耳。乃若惟利是辨，則忘義矣，故「罕言」。

「色斯舉矣」，知幾莫如聖人。「翔而後集」，不止擇君，凡事必詳審也。

兼四人之所長，而又「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成人之難也。武仲之智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者。今之成人者，「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謂忠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信也。有忠信而不及禮樂，亦可以爲成人，又其次也。

伊川先生將屬纊時，顧謂端中曰：「立子。」蓋指其適子端彥也，語絕而没。既除喪，明道之長孫昂，自以當立，侯師聖不可。昂曰：「明道不得入廟耶？」師聖曰：「我不敢容私。明道先太中而卒，繼太中主祭者伊川也。今繼伊川，非端彥而何？」議始定。或謂師聖曰：「明道既死，其長子不當立乎？」曰：「立廟自伊川始。又明道長子死已久。況古者有諸侯奪宗、庶姓奪嫡之説，可以義起矣。況立廟自伊川始乎？」尹子親注云：此一段差誤。

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

別本拾遺

明道見神宗論人材。上曰：「朕未之見

也。」明道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上聳然曰：「朕不敢！朕不敢！」此段見《行狀》，無「上曰朕未之見也」一句。

子曰：「游酢得《西銘》誦之，即涣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語言之外者也。』」此一條已見於《大全集》，然頗有缺誤，故復出此。

崇慶黨禁方嚴，子徙居龍門之南，止南方學者曰：「苟能尊所聞，力行所知，則可矣，不必及門也。」

或問范祖禹曰：「或謂夫子有言曰：『人有篤志力行而不知道者，信乎？』」祖禹曰：「吾嘗聞之夫子，有所指而言之也。」時范公在温公《通鑑》局中。

河南程氏外書第七

河南程氏外書第八

游氏本拾遺

問文中子「圓者動，方者静」。先生曰：「此正倒説了。静體圓，動體方。」

問：「管仲設使當初有必死之理，管仲還肯死否？」曰：「董仲舒道得好，惟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問知崇禮卑。曰：「崇的便是知，卑的便是禮。」

問：「充塞乎天地之間，莫是用於天地間無窒礙處否？」曰：「此語固好，然孟子却是説氣之體。」

問「寢不尸」。曰：「毋不敬。」

因論「持其志」。先生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

古者大享，夫人有見賓之禮。南子雖妾，靈公既以夫人處之，使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

「天且不違，況於鬼神乎？」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天後天，皆合乎天理也，人欲則僞矣。

「古人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此特告齊宣云爾，聖人則不待推。

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不辨也。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只取堅不變之義。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有爲之

功，天地不宰之功。

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諸侯尚知尊周爲美，❶故《春秋》之法，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争雄，而天下不知有周，然而生民塗炭，諸侯是時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故孟子所以勸齊之可以王者此也。

初見先生，次日先生復禮，因問安下飯食穩便。因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顔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簞瓢陋巷何足樂？蓋別有所樂以勝之耳。伊川

問：「佛戒殺生之説如何？」曰：「儒者有兩説：一説，天生禽獸，本爲人食，此説不是。豈有人爲蟣蝨而生耶？一説，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説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舊先兄嘗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頌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伊川

「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與「德不孤」，一也。爲善者以類應，「有朋自遠方來」，充之至於塞乎天地，皆不孤也。

伯夷，孟子言其迹得聖人之清，孔子言清而有量，故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若曰餓于首陽之下，但不食周粟，貧且餓爾，非謂不食周粟，至于采薇而食之，如史遷之説也。

樂隨風氣，至《韶》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有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爲備。

舜巡狩，每五載一方。

❶「美」，涂刻本作「義」。

仁在己，讓不可也。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讓。

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

河南程氏外書第八

河南程氏外書第九

春秋録拾遺

《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治法。

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也。

元年，標始年耳，猶家人長子呼大郎。先儒穿鑿，不可用。

或言絶筆後，王者可革命，大非也。孔子時，唯可尊周；孟子時，方可革命。時變然也。前一日不可，後一日不可。

范文甫問趙盾弑其君夷皋，又問許世子弑其君買，皆從《傳》説。

《春秋》書戰，以戰之者爲客，受戰者爲主，以此見聖人深意。蓋彼無義來戰，則必上告於天子，次告於方伯，近赴於鄰國，不如是而與之戰者，是以聖人深責之也。若不得已而與之戰者，則異文以示意，來戰于乾時是也。

《公羊》説《春秋》，書弟謂母弟，此大害義。禽獸則知母而不知父，人必知本，豈論同母與不同母乎？

桓、宣與聞乎弑，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僖、文等，同辭則其惡自見，乃所以深責之也。定公至六月方即位，又以見季氏制之也。

始隱，孫明復之説是也。孫大概唯解《春秋》之法，不見聖人所寓微意。若如是看，有何意味乎？

蒯聵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而不與其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

《春秋》大抵重嫡妾之分，及用兵土功。嘗因説伐顓臾事，對上言《春秋》重兵，如來戰于郎，潞公甚喜。

河南程氏外書第九

河南程氏外書第十

大全集拾遺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煢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中其節，則謂之和。

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爲僞，以性爲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楊子雲仕莽賊，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劉子文之學甚支離，只立名做法語，便不是了。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別立得這箇義理，便道中庸矣。道，一作「到」。

向日與向火意思別，火只是一箇酷烈底性，日則自然一般生底氣，便與人氣接。

問星辰。曰：「星是二十八宿，辰是日月五星。」

井泉之異，全由地脈一溜之別。伯淳在扶溝，扶溝水皆鹹，惟僧舍井小甘，不欲令婦女往汲之，乃禁之。既禁之，又一縣無水。乃相一端鑿一井，其味適別，地脈是一溜也。又如在襄城，寺中水鹹，寺外即甘。一日觀其墻下有地皮一旋裂，於是試令近墻鑿井，遂亦甘，只是要相地脈如何。

冬桃，今視之似先春，其實晚桃也，直到如今方發。

南京三十六岡改葬，只是臺中人爲之，要得自振其術以營利也。

有人葬埋，至有毁伐其親之屍以祈福利，然偶獲禍。其事雖未必然，然据理，安得不招此禍？

冬至與諸友賀，先生不出，云有司法服，慰乃出。

《子夏易》雖非卜商作，必非杜子夏所能爲，必得於師傳也。

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體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復者反本也，本有而去之，今「來復」，乃見「天地之心」也，乃天理也，此賢人之事也。

「惟聖罔念作狂」，如《周官》六德之聖，通明之謂也。

「徽柔懿恭」，四事也。徽懿皆美也，懿，美中似有寬裕意，研其意味乃得之。若淵亦深也，淵則深中有奥意。

《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漢儒撰入者。如《吕刑》、《文侯之命》，通謂之《周書》。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

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

易學，後來曾子、子夏學得⿰目然到上面也。

君實近年病漸較⿰目然放得下也。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先生曰：「司馬遷爲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嘉仲問：「項籍作紀，

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班固嘗議遷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

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忠臣之義。昔事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

薛公言黥布出上策，則關東非漢有，非也。使出上策，亦敗。

趙襄子姊爲代國夫人，襄子既殺代王，將奪其國，夫人距戰，是也。身爲代國夫人，社稷無主，獨當其任，義不可棄社稷以與弟，則戰而殺之，非姊殺弟也，代國夫人殺賊也。

陳寔見張讓，是故舊，見之可也，不然則非矣。此所謂太丘道廣。

唐之有天下數百年，自是無綱紀。太宗、肅宗皆簒也，更有甚君臣父子？其妻則取之不正。又妻殺其夫，簒其位，無不至也。若太宗，言以功取天下，此尤不可，最啓僭奪之端。其惡大，是殺兄簒位，又取元吉之妻。後世以爲聖明之主，不可會也。太宗與建成，史所書却是也。肅宗則分明是乘危而簒。若是，則今後父有事，安得使其子？

《新書》且未説義中否，且如與小人説能，亦有至言，然只是一箇氣象。今日《新書》讀之，便有一箇支離氣象。疑有誤字

觀太學諸生數千人，今日之學，要之亦無有自信者。如游酢、楊時等二三人游其間，諸人遂爲之警動，敬而遠之。

先生自少時未嘗乘轎。頃在蜀，與二使者游二峽，使者相强乘轎，不可。詰其故，語之曰：「某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若疾病及泥濘，則不得已也。」二使者亦將不乘，某語之曰：「使者安可不乘？」既至，留題壁間，先生曰：「毋書某名。」詰其故，曰：「以使者與一閒人遊，若錚客。」當時竟不乘轎，

亦不留名。村酒肆，要之蠹米麥，聚閒人，妨農工，致詞訟，藏賊盜，州縣極有害。

正叔謂子厚在禮院所定龍女衣冠，使依封號夫人品秩爲準。正叔語其非，此事合理會。夫大河之塞，莫非上天降鑒之靈，官吏勤職，士卒效命。彼龍，水獸也，何力焉？今最宜與他正人畜分，不宜使畜産而用人之衣服。

汝之多癭，以地氣壅滯。嘗有人以器雜貯州中諸處，水例皆重濁，至有水脚如膠者，食之安得無癭？治之之術，於中開鑿數道溝渠，洩地之氣，然後少可也。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又有學律者，言今之人析言破律。正叔謂律便是此律否，但恐非也。學者以傳世來，❶未之或能改也。惟近年改了一字。舊言指斥乘輿言理惡者死，今改曰情理，亦非也。今有人極一場凶惡，無禮於上，猶不當死，須是反逆得死也邪？

酒是麴櫱爲之，以亂其氣。人苟持其志，則不到於亂。乃知飲酒須德持之，未有害也。志之爲力極可怪。

石炭穴中遺火，則連蔓火不絶，故有數百千年。今火山蓋爲山中時有火光，必是此箇火時發於山間也。

昔聶覺唱不信鬼神之説，故身殺湫魚。其同行者有不食魚而病死者，有食魚亦不病不死者，只是其心打得過。或食而病。或不食而病。要之，山中陰森之氣，心懷憂思，以致動其氣血也。如太一湫魚，自唐以來，自不敢取，今當不可容，然亦只如此者，蓋自相

❶「來」上，涂刻本有「已」字。

食及亦有死傷也。若晉祠之魚則極多，必是吞魚之魚不衆也。伯淳嘗到其水濱，魚可俯拾，然衆人不取，以神爲畏，而特不殘及於此魚也。

今人家買乳婢，亦多有不得已者。或不能自乳，須著使人。然食己子而殺人之子，不是道理。必不得已，用二乳而食三子，我之子又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能爲害。或以勢要二人，又不更爲己子而殺人子，要之只是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

今人居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内，却不理會得日月，此冥然而行者也。

凡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江海亦大矣，然尚有限。惟聖人之量與天地並，故至多不盈，至少不虚。凡人爲器量所拘，到滿後自然形見。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取一妻，爲其有十萬囊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仁宗嘗稱王隨德行，李淑文章。至作相，蕭端公欲得作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室中人曰：「何不以溺自照面，看做得三路運使無？」皆量所動也。今人何嘗不動？只得綾寫一卷與便動，又干他身分甚事？

程、蘇之姓傳於天下者不蕃，至於張、王、李、趙，雖其出不一，要之其姓蕃衍，此亦受姓之祖，其流之盛，固有定分也。

日再中，只是新垣平詐言也，史册實之，後世遂以爲誠然。如丁謂天書之類，當時人却未必全信，却是後世觀史者已信矣。

太行山千里一塊，石更無間，故於石上起峰。

天下獨高處，無如河東上黨者，言上與天爲黨也。澤州北望有桑林村，蓋湯自爲犧

牲處。湯十一遷，所居皆言亳，卻似今言京師之比。

佛畢竟不知性命。世之人相詆曰爾安知性命，是果報知之。

問：「古人所謂衣冠不正，無容止爲身之恥。今學佛者反以爲幻妄，此誠爲理否？」曰：「只如一株樹，春華秋枯，乃是常理，若是常華，則無此理，卻是妄也。今佛氏以死爲無常，有死則有常，無死卻是無常。」

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個艮卦可了。

要之，釋氏之學，他只是一箇自私姦黠，閉眉合眼，林間石上自適而已。

明言吾理，使學者曉然審其是非，始得。

釋氏之説，其歸欺詐。今在法欺詐，雖赦不原，爲其罪重也。及至釋氏，自古至今，欺詐天下，人莫不溺其説，而不自覺也，豈不謂之大惑耶？原釋祖只是一箇黠胡，亦能窺測因緣轉化。其始亦只似譬喻，其徒識卑者，❶得入於形器，故後來只去就上結果，其説始以世界爲幻妄，而謂有天宮，後亦以天爲幻，卒歸之無。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絶其類。若使人盡爲此，則老者何養？幼者何長？以至剪帛爲衲，夜食欲省，舉事皆反常，不近人情。至如夜食後睡，要敗陽氣，其意尤不美，直如此奈何不下。

大宗小宗圖子，六七年前被人將出，後來京師印卻便是這本。

河南程氏外書第十

❶「者」，陳刻本、涂刻本作「看」。按：若作「看」，當屬下讀。

河南程氏外書第十一

時氏本拾遺

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弘道也。」

或問：「《記》曰：『《康誥》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先生曰：「今母保養赤子，其始何嘗學來？當保養之時，自然中所欲。若推此心保民，設不中其所欲，亦不遠。因説昔楊軾爲宣州簽判，一日差王某爲杖直。當日晚，有同姓名者來陳狀，乞分產。軾疑其杖直，便決替了。赤子不能言，尚能中其欲。民能言，却不知其情。大抵只是少察。」

學者今日無可添，唯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大學》「舉而不能先，命也」，命當作怠，字之誤也。

窮理，盡性，至命，一事也。纔窮理便盡性，盡性便至命。因指柱曰：「此木可以爲柱，理也；其曲直者，性也；其所以曲直者，命也。理，性，命，一而已。」

或問忠恕之别。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爲恕矣。」

尹子曰：「伊川先生嘗言，《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

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即道也，

又何從道？」或以問伊川，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

范文甫問四象，子曰：「左右前後。」楊中立問四象，子言四方。

雋不疑説《春秋》則非，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董仲舒論事先引《春秋》，論事則是，引《春秋》則非。

王道與儒道同，皆通貫天地，學純則純王純儒也。

或問劉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曰：「然則宜如何？」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疎遠小臣，一旦欲以新間舊，難矣。」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三代之盛乎？」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

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

李朴字先之。請教。先生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子謂尹焞魯，張繹俊。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某言如何？」尹子對曰：「聞先生之言，言下領意，焞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繹亦不如焞。」先生欣然曰：「各中其病。」

王信伯問學於伊川，曰：「願聞一言。」先生曰：「勿信吾言，但信取理。」

先生過成都，坐於所館之堂讀《易》。有造桶者前視之，指未濟卦問。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位。」先生異之，問其姓與居，則失之矣。《易傳》曰：「聞之成都隱者。」《西室所聞》云：田夫釋耒者，誤。

朝廷議授游定夫以正言，蘇右丞沮止，毁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

朱公掞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掞不語。伊川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

尹子問范淳夫之爲人，子曰：「其人如玉。」

有死而復蘇者，故禮三日而斂。然趙簡子七日猶蘇，雖蛆食其舌鼻猶不害。唯伏地甚者，遂致并腹腫背冷。故未三日而斂，皆有殺之之理。

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孟子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説。

學者要先會疑。

邵堯夫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道曰：「真風流人豪。」

伊川曰：「邵堯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樂。」

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明道曰：「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龜山語録》：潘千之云：「張師雍曾問伊川云：昔明道嘗與學者論浩然之氣，因舉古詩云云如何。伊川沈吟，看師雍曰：好。」

或問：「孝，天之經；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輕清者是也。本乎地者親下，重濁者是也。天地之常，莫不反本。人之孝，

亦反本之謂也。」

《元經》，天子之史也，書帝正月，非也。

章氏之子與明道之子，王氏壻也。明道子死，章納其婦。先生曰：「豈有生爲親友，死娶其婦者？」他日，王氏來餽送，一皆謝遣。章來欲見其子，先生曰：「母子無絶道，然君乃其父之罪人也。」

范堯夫經筵坐睡。先生語人曰：「堯夫胸中無事如此。」有朝士入朝，倒執手板。先生曰：「此人胸中不是無事。」

陳經正問曰：「据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爲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

不能克己，則爲楊氏爲我；不能復禮，則爲墨氏兼愛。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

或問涵養。曰：「若造得到，更説甚涵養？」

《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故大略如此，又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三代忠質文，其因時之尚然也。夏近古，人多忠誠，故爲忠。忠弊，故救之以質；質弊，故救之以文；非道有弊也。後世不守，故浸而成弊，雖不可以一二事觀之，大概可知。如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小異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立宗必有奪宗法，如卑幼爲大臣。以今之法，自合立廟，不可使從宗子以祭。

楊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

朱公掞爲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

班列肅然。蘇子瞻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敬字？」

尹子曰：「馮理自號東皋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曰：『何如？』理曰：『夜間宴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頤亦有奇特事。』理請聞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崇寧初，范致虛言：「程頤以邪説詖行，惑亂衆聽，尹焞、張繹爲之羽翼。」遂下河南府體究。學者往别，因言世故，先生曰：「三代之治，不可復也。有賢君作，能致小康，則有之。」

尹子曰：「邵堯夫家以墓誌屬明道，許之，太中、伊川不欲，因步月於庭。明道曰：『顥已得堯夫墓誌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太中乃許。」

呂與叔作《横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删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按《行狀》今有兩本。一本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本云：「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恐是後來所改。

《西室所聞》云：「聖人氣數順，無横逆死。學入聖域，其數亦隨氣斡轉。」先生曰：「學而至聖，爲奪造化者，以此。」

又問聰明如何磨去。曰：「使之則有，不使則亡。」一作「無」。

崇寧間，言者范致虛攻先生爲元祐邪説，朝廷下河南府盡逐學徒。後數月，馬伸時舉及門求見，先生辭之。伸欲先棄官而來，先生曰：「近日盡逐學徒，恐非公仕進所利，公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建炎間，伸爲御史論事，公論與之。

范淳夫之女讀《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語人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先生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後嫁耿氏而卒。

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先生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賢聖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即直前捕執之，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或問：「世傳有人化虎，理有之乎？」曰：「有之。昔在涪，見村民爪甲漸變如虎，毛班班然通身。夜開關延虎，食其牢中之豕，化雖未成，而氣類相感，其情已通矣。」

温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喪事。是日也，祀明堂禮成，而二蘇往哭温公，道遇朱公掞，問之。公掞曰：「往哭温公，而程先生以爲慶弔不同日。」二蘇悵然而反，曰：「鏖糟陂裏叔孫通也。」言其山野。自是時時謔伊川。他日國忌，禱於相國寺，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正叔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爲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黄輩食肉。吕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於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口詆之云。

伊川主温公喪事，子瞻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熟也！」又曰：「軾聞居喪未葬讀喪禮。太中康寧，何爲讀喪禮乎？」伊川不答。鄒至完聞之曰：「伊川之母先亡，獨不可以治喪禮乎？」

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先生之論。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以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然人不志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或謂漢史天子建中和之極，學者甚病中與極之語。曰：「此亦有禮。❶中和猶木材也，極猶屋之極。有中和斯有極，如有木材斯可建屋之極。學者須識此氣象。」此一段，溫州傳録。

程氏自先生兄弟，所葬以昭穆定穴，不用墓師，以五色帛埋旬日，視色明暗，卜地氣善否。

官婢行酒，暢大隱力拒之，先生聞而不善之也。暢字潛道。

明道先生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

謝顯道崇寧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陳貴一問：「謝顯道如何人？」先生曰：「由、求之徒。」或云建中間。

尹子曰：「先生謂侯師聖議論，只好隔壁聽。」

尹子曰：「先生年七十四，得風痺疾，服大承氣湯則小愈。是年九月，服之輒利。醫者語家人曰：『侍講病不比常時。』時大觀元年九月也。十六日入視，先生以白夾被被體，坐竹牀，舉手相揖。焞喜，以爲疾去。先生曰：『疾去而氣復者安候也，頤愈覺羸劣。』焞既還，十七日有叩門者，報先生傾殂。」

司馬溫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申公起知河陽，明道以詩送

❶「禮」，陳刻本、涂刻本作「理」。

行，復爲詩與温公，蓋恐其以不出爲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爲優劣。二先生曰：「吕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西室所聞》云：「顔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夭？」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聖賢以和氣生，須和氣養。常人之生，亦藉外養也。

問：「踧踖如也，與與如也。」曰：「恭而安。與與，容與之貌，有雍容氣象。」又王信伯語云：問踧踖如也。曰：「恭而安。」王信伯問伊川，又曰：「與與容與之貌。」又問：「孔子言舜之《韶》盡善，武王之《武》未盡善，何也？」曰：「此聖人之心有所未足。」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説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釋氏談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

問：「吕與叔云『不倚之謂中』，先生謂近之，而詞未瑩，如何？」曰：「無倚著處。」

陳經邦問：「《詩説》言唐、魏已變先代之風，又言先聖流風遺俗盡，故次以陳，兩意似不異，何以分先後？」先生曰：「聖人之都，風化所厚；聖人之國，典法所存。唐、魏聖人之都，其風雖變，而典法尚在。陳，舜之後，聖人之國，亦被夷狄之風，則典法隨而亡矣。三代之後，有志之士，欲復先生之治而不能者，皆由典法不備。故典法尚存，有人舉而行之，無難矣。」

張思叔作《商税院題名記》，先生以爲得體。李邦直卒，委思叔作祭文，多溢美。先生顧思叔曰：「《商税院題名記》，是公所爲乎？」思叔唯唯。他日別製祭文用之，曰：「世推文章，位登丞輔；編簡見其才華，廊廟

存其步武。」

范温議張思叔曰：「買取錦屏三畝地，蒲輪未至且躬耕。」先生聞之曰：「於張繹有何加損也？」

范淳夫之葬，先生爲之經理，掘地深數丈，不置一物，葬之日，招左近父老犒以酒食示之。其後發塚者相繼，而淳夫墓獨完。

横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争端。」改之曰《東銘》、《西銘》。

内直則其氣浩然，養之則爲大人。❶

孟子「知言」，即知道也。「詖」「淫」「邪」「遁」是觀人之言而知之，亦可以考其書，然本意唯爲觀人之言也。

或問：「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社稷土地之神，如何變置？」曰：「勾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諸侯之國，亦各以其有功水土者爲配。旱乾水溢，則變置所配之人。」曰：「所配者果能致力於水旱乎？」曰：「古之人作事，唯實而已。始以其有功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

精一便是執中底道理。

或問：「孔子何譏大閲？」曰：「講武必於農隙。魯之八月，夏之六月也。盛夏閲兵，妨農害人，其失甚矣。有警而爲之，則無及也；無事而爲之，則妄動也。」

子言《左傳》非丘明作。「虞不臘矣」，并「庶長」，皆秦官秦語。

子謂「事親舍藥物可也」，是非君子之言。

河南程氏外書第十一

❶「之」下，涂刻本有「至」字。

河南程氏外書第十二

傳聞雜記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夫人之於死也，何以知可不可哉？ 蓋視義爲去就耳。予嘗曰：「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所以對死者也。」程伯淳聞而謂予曰：「義無對。」

御史俸薄，故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喫飯」之語。熙寧初，程伯淳入臺爲裏行，則反之，遂聚廳喫食，分廳向火。伯淳爲予言。

右二事見《王氏麈史》。王得臣字彦輔。

程正叔先生曰：「樞密院乃虚設，大事三省同議，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然藝祖用此以分宰相之權。神宗改官制，亦循此意。」

治平中，見正叔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産一事不得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

右二事見《吕氏家塾記》。吕希哲字原明。

二程之學，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而己必欲學而至於聖人。

温公薨，門人或欲遺表中入規諫語。程正叔云：「是公平生未嘗欺人，可死後欺君乎？」

右二事見吕氏《發明義理》。同上。

程正叔言：同姓相見，當致親親之意，而不可叙齒以拜，蓋昭穆高下，未可知也。

右一事見呂氏《酬酢事變》。同上。

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戊寅，内侍至資善傳旨，權罷講一日。二十七日庚辰，資善吏報馬宗道云：❶「上前日微傷食物，曾取勤藥，❷恐未能久坐，令講讀少進説。」是日，正叔略講畢，奏云：「臣等前日臨赴講筵，忽傳聖旨權罷講。臣等甚驚，聖躬别無事否？」上曰：「别無事。」自初御邇英至是，始發德音。

二月十五日戊戌，正叔講「一言可終身行之，其恕乎」，因言人君當推己欲惡，知小民飢寒稼穡艱難。明宗年六十餘即位，猶書田家詩二首於殿壁，其詩云云。進説甚多。

三月二十六日戊寅，正叔獨奏，乞自四月就寬凉處講讀。二十八日，移講讀就延和。

四月六日丁亥，講讀依舊邇英閣。顧子敦封駁，以爲延和執政，得一賜坐啜茶，已爲至榮，豈可使講讀小臣坐殿上，違咸造勿褻之義。持國、微仲進呈，令修邇英閣，多置軒窗。已得旨，而吕公方入，令修延義閣。簾内云：此待别有擘畫，未知何所也。

十五日丙申，邇英進講，文公以下預焉。邇英新修展，御坐比舊近後數尺，門南北皆朱漆，鈞牕前簾設青幕障日，殊寬涼矣。

右《范太史日記》范祖禹字淳夫。

先生離京，曾面言，令光庭説與淳夫，爲資善堂見畜小魚，恐近冬難畜，託淳夫取來，投之河中。數次朝中不遇，故因循至此，專

❶「馬」，涂刻本作「馮」。
❷「勤」，涂刻本作「動」。

奉手啟，幸便爲之。

右《朱給事與范太史帖》朱光庭字公掞。

元符末，徽宗即位，皇太后垂簾聽政，有旨，復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位號。時有論其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叔嫂也，叔無復嫂之禮。」伊川先生謂邵伯溫曰：「元祐后之賢固也，論者之言，亦未爲無理。」伯溫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太后，於哲廟，母也；於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爲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先生喜曰：「子之言得之矣。」

元豐八年，神宗升遐，遺詔至洛。程宗丞伯淳爲汝州酒官，以檄來舉哀府治，既罷，謂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顥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顥獨除監司，顥不敢當。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問：「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何如？」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驗。宗丞論此時，范醇夫、朱公掞、杜孝錫、伯溫同聞之。

荆公置條例司，用程伯淳爲屬。一日盛暑，荆公與伯淳對語，公子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荆公曰：「所言何事？」荆公曰：「新法數爲人沮，與程君議。」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荆公遽曰：「兒悮矣。」伯淳正色

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去。伯淳自此與荆公不合。

元祐初，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召程正叔爲崇政殿説書。正叔以師道自居，侍上講，色甚莊，以諷諫，上畏之。潞公對上甚恭，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頓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❶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爲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知變通，適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副樞以去，范堯夫辭修注得罪，張天祺以御史面折介甫被責。介甫性狠愎，衆人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小人争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

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船危時，君正坐色甚莊，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而老父徑去。

宗丞先生謂伯温曰：「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先人敝廬，廳後無門，由旁舍委曲以出。先人既没，伯温鑿壁爲門。侍講先生見之曰：「先生規畫必有理，不可改作。」伯温亟塞之。伯温初

---

❶「九」，涂刻本作「八」。

入仕，侍講曰：「凡所部公吏，雖有罪，亦當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怒，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每决人未經杖責者，宜慎之，恐其或有立也。」

右七事見《邵氏聞見録》邵伯温字子文，康節先生之子。

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明道云

或問明道先生，如何斯可謂之恕。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他道箇難言也，便知這漢肚裏有爾許大事。若是不理會得底，便撐拄胡説將去。」

横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銅錢者，以謂官中費一貫鑄得一貫爲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盜鑄者息，權歸公上，非利而何？」又曾有議解鹽鈔欲高其價者，增六千爲八千。伊川曰：「若增鈔價，賣數須減。

鹽出既衆，低價易之，人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必敷。」已而增鈔價，歲額果虧，減之而歲入溢。温公初起時，欲用伊川。伊川曰：「帶累人去裏。使韓、富在時，吾猶可以成事。」後來温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動著役法，動著即三五年不能得定疊去。」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

温公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或語明道。明道曰：「闕甚處？」曰：「如『强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裏，將謂從『天命之謂性』處便闕却？」

明道嘗論呂微仲曰：「宰相，呂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

明道先生善言《詩》，佗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謝子曰：「吾昔亦曾問伊川先生，曰：『此一句淺近，不如「理義之悦我心，猶芻豢之悦我口」，最親切有滋味。然須是體察得理義之悦我心，真箇猶芻豢始得。』」明道先生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非聖人之言也，心安得有出入乎？」

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周安得比他佛？佛説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説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甚底？」

吾曾歷舉佛説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

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

問：「有鬼神否？」明道先生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且去尋討看。」

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此也。」

苗履見伊川，語及一武帥。苗曰：「此人舊日宣力至多，今官高而自愛，不肯向前。」伊川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高則當愈思所以報國者。饑則爲用，飽則揚去，是以鷹犬自期也。」

二十年前往見伊川，一本作「伯淳」。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恰道，恰好著工夫也。

明道初見謝，語人曰：「此秀才展托得開，將來可望。」

每進語相契，伯淳必曰：「更須勉力。」

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如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正叔視伯淳墳，嘗侍行，問佛儒之辨。

正叔指墻圍曰：「吾儒從裏面做，豈有不是？❶佛氏只從墻外見了，却不肯入來做，不可謂佛氏無見處。」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爲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悦澤，筋力强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昔録五經語作一册，伯醇見，謂曰：「玩物喪志。」

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謝子不覺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惻然有隱于心。

伯醇謂正叔曰：「異日能尊師道，是二哥。若接引後學，隨人才成就之，則不敢讓。」

伯醇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平聲。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❷「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伯醇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多會甚事？蓋倣三省之説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説一般話，伯醇責之。邢曰：「無可説。」伯醇曰：「無可説，便不得不説？」

張横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伯醇云：「子厚却如此不熟。」

或舉伯醇語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

---

❶「是」，涂刻本作「見」。

❷「又」，原作「石」，據涂刻本改。

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

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功夫。」明道聞説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説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爲知天？知易理爲知天？」堯夫云：「須還知易理爲知天。」因説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

舉明道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

明道語云：「病卧於牀，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伯醇先生云：「別人喫飯從脊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裏去。」

范夷叟欲同二程去看劚地黄。明道率先生，先生以前輩爲辭。明道云：「又何妨？一般是人。」

右三十七條見《上蔡語録》謝良佐字顯道，二先生門人。

明道云：「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公法度。」

先生曰：「明道嘗言：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

明道在潁昌，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

潁昌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安林志寧，出入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某此中無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明道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唯有楊、謝二君長進。」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顥常愧此四字。」

伊川二十四五時，呂原明首師事之。

右四條見《龜山語録》楊時字中立，二先生門人也。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間，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之職，必使境内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者，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爲，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右一事見《庭聞藁録》楊公之子迥所記。

朱公掞來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

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進講，必博引廣喻以曉悟人主。講退，范堯夫曰：「先生怎生記得許多？」先生曰：「只爲不記，故有許多。若還記，却無許多也。」

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泚，其憤悱如此。

右三事見《侯子雅言》侯仲良字師聖，二先生之內弟。

和静嘗以《易傳序》請問曰：❶「『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莫太洩露天機否？」伊川曰：「如此分明説破，猶自人不解悟。」祁寬録云：伊川曰：「汝看得如此甚善。」呂堅中録云：伊川曰：「亦不得已言之耳。」

和静嘗請曰：「某今日解得『心廣體胖』之義。」伊川正色曰：「如何？」和静曰：「莫只是樂否？」伊川曰：「樂亦没處著。」

和静偶學虞書。伊川曰：「賢那得許多工夫？」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

暇日静坐，和静、孟敦夫、名厚，潁川人。張思叔侍。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静中一物不可著，才著物便摇動。」

一日置酒，伊川曰：「飲酒不妨，但不可過。『惟酒無量，不及亂。』聖人豈有作亂者事？但恐亂其氣血致疾，或語言錯顛，容貌傾側，皆亂也。」

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

---

❶「和静」，當爲「和靖」之誤。尹焞，號和靖。下同。

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

鮑若雨、劉安世、劉安節數人自太學謁告來洛，見伊川，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何故止於孝弟？」伊川曰：「曾見尹焞否？」曰：「未也。」請往問之。諸公遂來見和静，以此爲問。和静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自『冬温夏清，昏定晨省』，以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非堯、舜大聖人，不能盡此。」復以此語白伊川，伊川曰：「極是。縱使某説，亦不過此。」

右八事《涪陵記善録》馮忠恕所記尹公語。尹名焞，字彦明，伊川先生門人。

游定夫酢問伊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便可馴致於『無聲無臭』否？」伊川曰：「固是。」後謝顯道良佐。問伊川，如定夫之問。伊川曰：「雖即有此理，然其間有多少般數。」謝曰：「既云可馴致，更有何般數？」伊川曰：「如荀子謂『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語有何不可，亦是馴致之道，然他却以性爲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似此馴致，便不錯了？」

楊子安侍郎學禪，不信伊川，每力攻其徒，又使其親戚王元致問難於和静先生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所用乎？」先生曰：「固是。只爲開眼即是病。」王屈服以歸。伊川自涪陵歸，過襄陽，子安在焉。子安問《易》從甚處起？時方揮扇，伊川以扇柄畫地一下，曰：「從這裏起。」子安無語。後至

洛中，子安舉以告和静先生且曰：「某當時悔不更問，此畫從甚處起？」和静以告伊川。伊川曰：「待他問時，只與嘿然得似箇子安更喜懽也。」先生舉示子安，子安由此遂服。

伊川與和静論義命。和静曰：「命爲中人以下説，若聖人只有箇義。」伊川曰：「何謂也？」和静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奚以命爲？」伊川大賞之。又論動静之際，聞寺僧撞鐘。和静曰：「説著静，便多一箇動字。説動亦然。」伊川頷之。和静每曰：「動静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静坐。」伊川每見人静坐，便歎其善學。

先生曰：「伊川常愛衣皂，或壻褐紬襖，其袖亦如常人。所戴紗巾，背後望之如鐘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桃巾者，然不曾傳得樣。不知今人謂之習伊川學者，大袖方頂何謂？」先生在洛中，常裹昌黎巾。

先生常問伊川：❶「『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莫是上下一理否？」伊川曰：「到這裏只得點頭。」

郭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伊川語之曰：「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而近思』。」

先生曰：「張思叔一日於伊川坐上理會盡心、知性、知天、事天。伊川曰：『釋氏只令人到知天處休了，更無存心養性事天也。』思叔曰：『知天便了，莫更省事否？』」伊川

❶「常」，陳刻本、涂刻本作「嘗」。

曰：『子何似顏子？顏子猶視、聽、言、動不敢非禮，乃所以事天也。子何似顏子？』」

先生嘗問於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

先生曰：「有人問明道先生：『如何是道？』明道先生曰：『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

昔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每有人問伊川，必對曰：「已令劉絢作之，自不須某費工夫也。」劉《傳》既成，來呈伊川，門人請觀。伊川曰：「却須著某親作。」竟不以劉《傳》示人。伊川没後，方得見今世《傳》解至閔公者。昔又有蜀人謝湜提學字持正，解《春秋》成，來呈伊川。伊川曰：「更二十年後，子方可作。」謝久從伊川學，其《傳》竟不曾敢出。

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鄉曲，自見伊川後，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

先生曰：「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喻。」先生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又曰：「昔有趙承議從伊川學，其人性不甚利，伊川亦令看敬字。趙請益，伊川整衣冠、齊容貌而已。趙舉示先生，先生於趙言下有箇省覺處。」

謝收問學於伊川，答曰：「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謝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曰：「愛人是仁否？」伊川曰：「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收去，先生曰：「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曰：「善涵養。」

先生曰：「司馬温公平生用心甚苦，每患無著心處，明道、伊川常歎其未止。一日，温公謂明道：『某近日有箇著心處，甚安。』明道曰：『何謂也？』温公曰：『只有一箇中字，著心於中，甚覺安樂。』明道舉似伊川。伊川曰：『司馬端明，却只是揀得一箇好字，却不如只教他常把一串念珠，却似省力。試説與時，他必不受也。』又曰：『著心，只那著的是何？』」

謝顯道久住太學，告行於伊川云：「將還蔡州取解，且欲改經《禮記》。」伊川問其故。對曰：「太學多士所萃，未易得之，不若鄉中可必取也。」伊川曰：「不意子不受命如此。子貢不受命而貨殖，蓋如是也。」顯道復還，次年獲國學解。

韓持國與伊川善。韓在潁昌，欲屈致伊川、明道，預戒諸子姪，使置一室，❶至於修治窗户，皆使親爲之，其誠敬如此。二先生到，暇日與持國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先生聞於持國之子彬叔，名宗質。

王介甫爲舍人時，有《雜説》行於時，其粹處有曰：「莫大之惡，成於斯須不忍。」又曰：「道義重，不輕王公；志意足，不驕富貴。」有何不可？伊川嘗曰：「若使介甫只做到給事中，誰看得破？」

伊川歸自涪陵，謝顯道自蔡州來洛中，再親炙焉。久之，伊川謂先生及張思叔繹曰：「可去同見謝良佐問之，此回見吾，有何所得。」尹、張如所戒，謝曰：「此來方會得先

❶「置」，涂刻本作「治」。

生説話也。」張以告伊川，伊川然之。

周恭叔行己。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鋭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周以官事求來洛中，監水南糴場，以就伊川。會伊川有涪陵行。後數年，周以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彦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洛，先生以是告之。伊川曰：「此禽獸不若也，豈得不害義理？」又曰：「以父母遺體偶倡賤，其可乎？」

温州鮑若雨商霖。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一日，伊川遣之見先生。鮑來見，且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如何？」先生曰：「賢濊，只爲將堯、舜做天道，孝弟做人道，便見得堯、舜道大，孝弟不能盡也。孟子下箇而已字，豈欺我哉？《孝經》：『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只爲天地父母只一箇道理。」諸公尚疑焉，先生曰：「《曲禮》『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亦是此意也。」諸公釋然，歸以告伊川。伊川曰：「教某説，不過如是。」次日，先生見伊川，伊川曰：「諸人謂子靳學，不以教渠，果否？」先生曰：「某以諸公遠來依先生之門受學，某豈敢輒爲他説。萬一有少差，便不誤他一生？」伊川頷之。

王介甫與曾子固鞏善，役法之變，皆曾參酌之，晚年亦相睽。伊川常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以子瞻定役法，凡曰元豐者，皆用意更改。當時若使子固定，必無損益者，又是他黨中，自可杜絶後人議也。因其睽，必能變之，況又元經他手，當知所裁

度也。此坐元祐術故也。」伊川每曰：「青苗決不可行，舊役法大弊，須量宜損益。」此段可疑。

伊川論國朝名相，必曰李文靖。

伊川與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間，正月一日，因弟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須當暫往潁昌見韓持國。」蓋韓八十也。春中往造焉，久留潁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有黃金藥楪一，重二十兩，似可爲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啟之。先生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爲？」詰朝遂歸。韓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政謂此爾。」❶再三謝過而別。

王子真佺期。來洛中，居於劉壽臣園亭中。一日，出謂園丁曰：「或人來尋，慎勿言我所向。」是日，富韓公來見焉，不遇而還。子真晚歸。又一日，忽戒灑埽，又於劉丐茶二杯，炷香以待。是日，伊川來，款語終日，蓋初未嘗夙告也。劉詰之。子真曰：「正叔欲來，信息甚大。」又嵩山前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聞其名，謂其爲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菴，是日不值。還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伊川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伊川以其誠意，復與之同至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静而明也。先生問於伊川，伊川曰：「静則自明也。」

先生嘗問伊川《春秋解》，伊川每曰：

❶「政」，涂刻本作「正」。

「已令劉絢去編集，俟其來。」一日，劉集成，呈於伊川，先生復請之。伊川曰：「當須自做也。」自涪陵歸，方下筆，竟不能成書，劉集終亦不出。

孟敦夫厚來伊川，又從王氏，而舉業特精，獨處一室，糞穢不治。嘗獻書於伊川，伊川曰：「孟厚初時説得也似，其後須没事生事。」一日，語之曰：「子胡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來見先生曰：「先生令某來見二公，若彦明則某所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先生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某之心也。」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竟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埽灑得潔净，莫更快人意否？」

寬因問伊川謂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説《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説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逐日虎皮出，是日更不出虎皮也。橫渠乃歸陝西。

先生曰：「昔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幹，先起下階。伊川謂范曰：『君看尹彦明，他時必有用於世。』」

明道説仁宗一日問：『折米折幾分？』曰：『折六分。』怪其太甚也，有旨，只令折五分。次供進偶覺，藏府曰：「習使然也。」却令如舊。又禁中進膳，飯中有砂石，含以密示嬪御曰：「切勿語人，朕曾食之，此死罪也。」又一日思生荔枝，有司言已供盡。近侍曰：「市有鬻者，請買之。」上曰：「不可令買

之，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中甚饑，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今次取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

先生曰：「楊中立答伊川論《西銘》書云云，尾説渠判然無疑。伊川曰：『楊時也未判然。』」

先生曰：「某纔十七八歲，見蘇季明教授。」時某亦習舉業，蘇曰：「子修舉業，得狀元及第便是了也。」先生曰：「不敢望此。」蘇曰：「子謂狀元及第便是了否？唯復這學更有裏？」先生疑之，日去見蘇，乃指先生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先生與思叔共學之久，一日，伊川問二子：「尋常見處同否？爲我言之。」先生曰：「某不逮思叔。如凡有請問未達，必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才説，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只是某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某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後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待。」

南方學者久從學於門，誰最是有得者？」伊川曰：「豈便敢道他有得處，且只是指與得箇岐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忒大煞。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豈不難哉？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

司馬温公修《通鑑》，伊川一日問：「修至何代？」温公曰：「唐初也。」伊川曰：「太宗、肅宗端的如何？」温公曰：「皆篡也。」伊川曰：「此復何疑？」伊川曰：「魏徵如何？」温公曰：「管仲，孔子與之。某

於魏徵亦然。」伊川曰：「管仲知非而反正，忍死以成功業，此聖人所取其反正也。魏徵只是事讎，何所取耶？」温公竟如舊説。魏管仲雖初有過，善補者也。魏徵初實無過者也，功業雖多，何足法乎？

與叔問伊川曰：「某見孟子亦有疑處。舜爲法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憂之如何？如舜而已。」伊川曰：「聖人憂則有之，疑則無。夫何故？人所當憂，不得不憂。如孔子『是吾憂也』，若疑則無之矣。」

先生曰：「近有人説伊川自比孔、孟。」先生曰：「某不識明道，每見伊川説學問，『某豈敢比先兄』，由是推之，決無此語也。」

先生曰：「悟則句句皆是這箇道理，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也。如孔子謂『六十而耳順』，聞無不通，然後可至不踰矩也。」明道作洛河竹木務時，過一寺門，墻上有人題「要不悶，守本分」。時田明之隨行，明道每過，必曰好語。一日明之問之，明道曰：「只被人不守本分也。」後先生聞此語，復問伊川。伊川曰：「只爲人不能盡分。」先生謂寬曰：「看伊川此語，豈不是悟則句句是？凡一言一句便推到極處，看盡分字是大小氣象。」又謂寬曰：「才説盡分，便不消説悶也。」

先生曰：「伊川《易序》既成，其中有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先生告伊川曰：「似太洩漏天機。」伊川曰：「汝看得如此甚善。」伊川作《詩序》二篇，昔人傳之不真。先生一日請問：「曾作否？」伊川曰：「有之，但不欲示人。」再三請，乃得之，曰：「爲子出此二篇。」今傳之者是也。

先生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似伊川。伊川問之，先生曰：「『心廣體胖』，只是

自樂。」伊川曰：「到這裏，和樂字也著不得。」

右四十一條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❶寬字居之。

先生云：初見伊川先生，一日有江南人鮑某守官西京，見伊川問仁曰：「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曰：「愛人，仁之事耳。」先生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沈思久之，曰：「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

伊川使人抄范純夫《唐鑑》。先生問曰：「此書如何？」伊川曰：「足以垂世。」《唐鑑》議論多與伊川同。如中宗在房陵事之類。

伊川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閱。一日出《易傳序》示門弟子，先生受之歸，伏讀數日後，見伊川。伊川問所見。先生曰：「某固欲有所問，然不敢發。」伊川曰：「何事也？」先生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似太露天機也。」伊川歎美曰：「近日學者何嘗及此？某亦不得已而言焉耳。」

明道嘗謂人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先生初聞之，以問，伊川曰：「此事甚大，人當自識之。」先生曰：「『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

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伊川必再三喻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

❶ 靖，原作「請」，據涂刻本改。

下一字也。

先生又云：「見王信伯云：昔時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之意於張思叔，思叔對曰：『堯、舜其猶病諸！』後因侍伊川，伊川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如何說？』則對以思叔之語。伊川曰：『不然。天地以無心，故不憂。聖人致有爲之事，故憂。』」

游定夫問伊川：「『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及其至也，至於『無聲無臭』乎？」伊川曰：「馴此可以至矣。」後先生與周恭叔以此語問伊川。伊川曰：「然其間亦豈無事？」恭叔請問，伊川曰：「如荀子云『學者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❶可以明之。」

昔嘗請益於伊川曰：「某謂動静一理。」伊川曰：「試諭之。」適聞寺鐘聲，某曰：「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

有人説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游定夫忽自太學歸蔡，過扶溝見伊川。伊川問：「試有期，何以歸也？」定夫曰：「某讀禮太學，以是應試者多，而鄉舉者實少。」伊川笑之。定夫請問，伊川曰：「是未知學也。豈無義無命乎？」定夫即復歸太學，是歲登第。「定夫」字誤，當作「顯道」。

昔見伊川問《易》，乾、坤二卦斯可矣。伊川曰：「聖人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尚不能了。乾、坤二卦，豈能盡也？」既坐，伊川復曰：「子以爲何人分上事？」對曰：「聖人分上事。」曰：「若聖人分上事，則乾、坤二卦亦不須，況六十四乎？」

伊川所戴帽，桶八寸，簷七分四直。

❶「爲」字，原無，據涂刻本補。

鮑若雨與同志數人見伊川，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恐孝弟不足以盡堯、舜之道。」伊川令與和靜商量。諸人見和靜，和靜對曰：「此何所疑？孝以事親，弟以事長。能盡孝弟之道者，惟堯、舜能之。」諸人未喻。和靜曰：「且如孝子『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且道此箇道理如何？」鮑復見伊川，伊川曰：「某亦不過如此說。」鮑又曰：「尹秀才直是秘此道，不肯容易說。」伊川後問之，和靜曰：「此道衆所公共，某何敢秘其說？但恐一語有差，則有累學者。」伊川曰：「某思慮不及。」

張思叔與和靜侍伊川，伊川問曰：「賢輩尋常商量事，有疑處否？」對曰：「張某所說，某不疑；某所說，張某不疑。張某聰明，道頭知尾。某必待再三問然後曉。然但恐張某守不定如某。」伊川喜。

右十四條見呂堅中所記《尹和靜語》堅中字景實。

問：「將孔子之言切要處思索如何？」❶曰：「須是熟看《語》、《孟》，玩味咀嚼。伊川云『若熟看《語録》，亦自得』者此也。當時門人有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問：「伊川說『人之生也直』，是『天命之謂性』。謝顯道云：『順理之謂直。』竊謂順理是率性之事，天命之性無待於順理也。」二說異同？」曰：「伊川說上一截，顯道說下一截。」

先生曰：「明道猶有謔語，若伊川則全無。」問：「如何謔語？」曰：「明道聞司馬温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有

❶「子」，涂刻本作「孟」。

疑遂止，笑曰：「我將謂從『天命之謂性』便疑了。」伊川直是謹嚴，坐間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

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否？」少游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騂然。

先生曰：「伊川年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年長則健忘，豈可不知其故哉？」

伊川涪陵之行，過灧澦，波濤洶湧，舟中之人皆驚愕失措，獨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如斯，達去如斯。」欲答之而舟已行。

右五條見《震澤語録》王蘋信伯，門人，信州周憲所記。

說之見伊川先生，論曾子易簀事。先生曰：「是禮也。君子所以貴乎禮者，爲其以之而生，以之而死，如此其明也。」說之曰：「是禮，古人孰不然？蓋曾子獨有傳焉爾。後世之士自賤其身而絶於禮，此事始廢。或者似有得於此，而蔽於浮屠老子虛誕之說，乃不謂之禮而謂之達，安知吾道之所以貴哉？」先生曰：「然。」

右一事見《晁詹事文集》說之，以道。

神宗問明道以張載、邢恕之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張子正蒙》云：「冰之融釋，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爲「有」。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右五條見《晁氏客語》不知何人所録。

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閒了，都無用處。」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年少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右四條見《呂氏童蒙訓》呂本中字居仁，原明侍講之孫。

有言鬼物於伊川先生者。先生云：「君曾親見邪？」伊川以爲若是人傳，必不足信；若是親見，容是眼病。

尹彥明與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以篤行，俱爲先生所稱。先生没，思叔亦病死。彥明窮居教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伊川教人，專以「敬以直内」爲本，彥明獨能「力行之」。

彥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内」，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歸自涪陵，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内」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

晁以道常説：頃嘗以書問伊川先生云：「某平生所願學者，康節先生也。康節先生没，不可見，康節之友惟先生在，願因先生問康節之學。」伊川答書云：「某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

崇寧初，家叔舜從，以黨人子弟補外官，知河南府鞏縣，請見伊川先生，問：「當今新法初行，當如何做？」先生云：「只有義命兩字。當行不當行者義也，得失禍福命也。君子所處，只説義如何耳。」

以道見伊川先生，論難反復。以道曰：「如此，是先生亦欲人同己。」先生不答。門人云：「先生所欲同者，非同己也，正欲道之同耳。」

崇寧元年，叔父舜從至洛中，請見伊川先生，先生召食，食五品，亦甚豐潔。坐間問事甚衆，先生一一酬答。臨行，又請教，語甚詳，既而微笑云：「只被公家學佛。」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説「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才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右八事《吕氏雜志》同上。

伊川先生自涪州順流而歸，峽江峻急，風作浪湧，舟人皆失色，而先生端坐不動。岸旁有問者云：「達後如此？舍後如此？」伊川先生意其非凡人也，欲起揖之，而舟去遠矣。親見吕舍人十一丈説。按：此段已見《邵氏聞見録》及《震澤語録》，❶恐當以邵氏所記爲正。

伊川先生自涪州歸，過襄州，楊畏爲守，待之甚厚。先生曰：「某罪戾之餘，安敢當此？」畏曰：「今時事已變。」先生曰：「時事雖變，某

❶「聞見」，原誤作「見聞」，今正。

安敢變？」此乃劉子駒處見其祖所録，今省記此。

右二事汪端明記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❶謹按通直郎崇政殿説書程頤，人物纖汙，天資憸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某陳説，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藉一事，汎濫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摇撼聖聽，推難引之迹，❷以眩惑淵慮。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啟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爲，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爲卑佞附合之語。借如曰：「雖使孔子復生，爲陛下陳説，不過如此。」又如曰：「伏望陛下燕閒之餘，深思臣之説，無忘臣之論。」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敷奏，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頤無日無此語以感切上聽，陛下亦必黽勉爲之應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邇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者六七人，頤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横僭過甚，並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

右孔文仲《章疏》按文仲所言，雖極其誣詆，然所載經筵進説，尤見先生所以愛君之心，有門弟子所不及聞者，故今特附于此。《吕申公家傳》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惷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然則此疏，不掩防微納忠之善言，乃其伉直所發，而凡醜詆無根之語，則爲浮薄輩所使，而晚乃悔之者也。

河南程氏外書第十二

❶「左」，原誤作「右」，據陳刻本、涂刻本改。

❷「引」，陳刻本、涂刻本作「考」。

明道先生文集目録

第一

銘詩

五首

贈王求甫鐵如意

送呂晦叔

贈司馬君實

陪陸子履遊白石萬固

戲題

題淮南寺

和家君早寒之什

和詠草

和邵堯夫打乖吟

和堯夫首尾吟

和堯夫西街之什

遊月陂

秋日偶成

代少卿和王宣徽遊崇福宮

和王安之五首

小園

野軒

汙亭

藥軒

晚暉亭

和花庵

子直示以新詩一軸偶爲四韻奉謝

和諸公梅臺

後一日再和

郊行即事

春日江上

下白徑嶺先寄孔周翰郎中

盆荷

陳公廙園修禊事席上賦

酬韓持國資政湖上獨酌見贈

哭張子厚先生

第二

奏疏表

明道先生文集目録

明道文集卷之一

銘　詩

顔樂亭銘　爲孔周翰作❶

天之生民，是爲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顔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爲醒。周爰闕里，惟顔舊止。巷汙於榛，井堙而圮。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賈善諭，發帑以金。巷治以闢，井渫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顔樂。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顔惟孔學。百世之下，顔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偶成　時作鄠縣主簿

雲淡風輕近午天，望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

游鄠山詩序❷

僕自幼時，已聞秦山多奇占，有扈者尤復秀出，常恨遊賞無便。嘉祐二年，始應舉得官，遂請於天官氏，願主簿書於是邑，謂厭飫雲山，以償素志。今到官幾二年矣，中間

---

❶「顔樂亭」，據文意當作「顔樂亭銘」。注文「銘」當爲大字。

❷此題涂刻本作「游鄠縣山詩十二首」，下小字「有序」。

被符移，奔走外幹者三居其二，其一則簿書期會，倉廥出入，固無暇息。惟白雲特在山面，最爲近邑，常乘間兩至，其餘佳處，都未得往。變化初心，辜負泉石。五年二月初吉，聞貳車晁公來遊諸山。先是，晁公見約同往，會探吏失期。二日早，晁公以書見命，始知車騎已留草堂，走白邑大夫張君。時民産有在山麓者，以罪没官，府符方命量其租入之數，因請以往。鞭馬至山，而晁公已由高觀登紫閣，還憩下院，見待已久。遂奉陪西遊，經李氏五花莊，息駕池上，夜宿白雲精舍。詰旦，晁公西首，僕復並山，東遊紫閣，登南山，望仙掌，回抵高觀谷，探石穴，窺石潭，因周視所定田，徜徉於花林水竹間。夜止草堂。是晚，雨氣自西山來，始慮不得徧詣諸境。一霎遂霽。明旦入太平谷，憩息於重雲下院。自入太平谷，山水益奇絶，殆非人境。石道甚巇，下視可悸，往往步亂石間。入長嘯洞，過虎溪西南，下至重雲閣，❶訪鳳池，觀雲頂、凌霄、羅漢三峰；登東嶺，望大頂積雪；復東北來雲際下深澗，白石磷磷於水間，水聲清泠可愛，坐石掬水，戀戀不能去者久之，遂宿大定寺。凌晨，登上方，候日初上，西望藥山，北眺大頂，千峰萬巒，目極無際。下山緣東澗，渡横橋，復憩於重雲下院。出谷遊太平宮故基而歸。馬上率爾口語，往往成詩章。自入山至歸，凡四日，得長短詠共十二篇，姑存之以誌遊覽之次第云。

白雲道中

吏身拘絆同疏屬，俗眼塵昏甚瞽矇。辜

❶「雲」下，涂刻本有「轉西」二字。

負終南好泉石，一年一度到山中。

馬上偶成

身勞無補公家事，心冗空令學業衰。世路嶮巇功業遠，未能歸去不男兒。

遊紫閣山

仙掌遠相招，縈紆渡石橋。瞑雲生澗底，寒雨下山腰。樹色千層亂，天形一罅遥。吏紛難久駐，回首羨漁樵。

獼猴

山僧云：「晏元獻公來，獼猴滿山。」

聞説獼猴性頗靈，相車來便滿山迎。鞭羸到此何曾見，始覺毛蟲更世情。

高觀谷

轟雷疊鼓響前峰，來自彤雲翠藹中。洞壑積陰成氣象，鬼神憑暗弄威風。噴崖雨露千尋濕，落石珠璣萬顆紅。縱有虬龍難駐足，還應不是旱時功。

草堂

寺在竹林之心，其竹蓋將十頃。

參差臺殿緑雲中，四面篔簹一徑通。曾讀華陽真誥上，神仙居在碧琳宫。

長嘯巖中得冰以石敲餐甚佳

車倦人煩渴思長，巖中冰片玉成方。老仙笑我塵勞久，乞與雲膏洗俗腸。

游重雲

久厭塵籠萬慮昏，喜尋泉石暫清神。目勞足倦深山裏，猶勝低眉對俗人。

長嘯洞北回望大頂如列屛幛比到山前却不見蓋爲仙掌所蔽

行盡重雲幾曲山，回頭方見碧峰寒。天將仙掌都遮斷，元恐塵中俗眼看。

凌霄三峰

長嘯巖東古寺前，三峰相倚勢相連。偶逢雲静得見日，若有路通須近天。陰吹響雷生谷底，老松如箸見崖顚。結根不得居平地，猶與蓮花遠比肩。

雲際山

南藥東邊白閣西，登臨身共白雲齊。上方頂上朝來望，陡覺群峰四面低。

下山偶成

襟裾三日絶塵埃，欲上籃輿首重迴。不是吾儒本經濟，等閑争肯出山來。

是遊也得小松黃楊各四本植於公署之西窗戲作五絶呈邑令張寺丞興宗

中春時節百花明，何必繁絃列管聲。借問近郊行樂地，潢溪山水照人淸。

心閑不爲管絃樂，道勝豈因名利榮？莫謂冗官難自適，暇時還得肆游行。

功名不是關心事，富貴由來自有天。任是榷酤虧課利，不過抽得俸中錢。

有生得遇唐虞聖，爲政仍逢守令賢。縱得無能閒主簿，嬉遊不負艷陽天。

獄訟已聞寃滯雪，田農還喜土膏勻。只應野叟猶相笑，不與溪山作主人。

春雪

二月將臨尾，群陰久退潛。只知桃李艷，何復雪霜嫌？密霰仍先集，飄霙忽散霑。帶風成料峭，和雨作廉纖。江漢初彌望，珠璣亦間兼。片痕才著瓦，斜勢漸穿簾。鳥化遼城鶴，途鋪越女縑。落英時鬭舞，飛絮或同黏。直把瓊瑤比，誰疑鵠鷺撏？透肌錐共利，洒面刃爭銛。寒怯開闈賞，光凝伴月覘。價增樵市炭，興入酒家帘。駐足銀粧履，昂頭玉裹髯。如何欺煦律，重復困窮閻？薪乏經朝備，衣因恃暖拈。擷芳游女恨，憂歲老農占。惜竹頻敲葉，愁花旋覆苫。失權悲太皥，助虐有飛廉。驟降初疑勇，旋消亦訝謙。朔雲雖借便，水后可無厭。縱任陰靈巧，難令木氣殲。寒威徒自奮，春氣亦時添。積勢方平壠，澌流已墜簷。暗空猶杳杳，近地即佔佔。遠水難遮面，高峰不裹尖。著牆聊畫粉，蓋地豈成鹽？紈扇驚塵噎，崑崗認火炎。端來荐融釋，空復助洳漸。積潤終滋嫩，驚雷亦震淹。東君莫惆悵，杲日待重瞻。

晚春

人生百年永，光景我逾半。中間幾悲歡，況復多聚散。青陽變晚春，弱條成老榦。

不爲時節驚，把酒欲誰勸？

桃花菊

仙人紺髮粉紅腮，近自武陵源上來。此花近歲方有。不比常花羞晚發，故將春色待秋開。存留金蘂天偏與，漏泄春香衆始猜。兼得佳名共堅節，曉霜還獨對樓臺。

早寒

一夜成霜特地嚴，朝來寒氣入書簾。乍須火暖親爐獸，初覺冰澌結硯蟾。敗葉卷風輕蔌蔌，遠峰經曉静尖尖。出門未要貂狐燠，且著輕裘次第添。

新晴野步二首

青帝方成萬物春，如何淫雨害芳晨？乞求共指雲間日，悔恨輕嫌陌上塵。消盡風威猶料峭，放閑山色已嶙峋。❶燕遊莫道王孫樂，亦有羲皇更上人。

陰曀消除六幕寬，嬉遊何事我心閑。烏聲人意融和候，草色花芳杳藹間。水底斷霞光出岸，雲頭斜日影銜山。緣情若論詩家興，却恐騷人合厚顔。

西湖

濮水橋邊鴨子陂，樓臺只在郡城西。煙波乍見心先快，島嶼將尋路欲迷。盡日無風横舴艋，有時經雨飲虹霓。如何咫尺塵埃地，能使遊人意不齊？

❶「閑」，涂刻本作「開」。

環翠亭

城居不見萬山重，因起高亭破遠空。虛曠直疑天宇外，周旋如在畫屏中。凝嵐散藹層層出，削玉排青面面同。暫得登臨已忘去，四時佳致屬賢公。

中秋月

雲静好風吹，清光溢四垂。金行方盛日，陰魄正中時。髣髴窺瑶闕，分明露桂枝。遴英同醉賞，誰復歎官羈？

象戲

大都博奕皆戲劇，象戲翻能學用兵。車馬尚存周戰法，偏裨兼備漢官名。中軍八面將軍重，河外尖斜步卒輕。却凭紋楸聊自笑，雄如劉項亦閑争。

九日訪張子直承出看花戲書學舍五首

平日邀相見，過門又不逢。貪隨看花伴，應笑我龍鍾。

須知春色醲於酒，醉得遊人意自狂。直使華顛老公子，看花争入少年塲。

貪花自是少年事，沉酒定嫌醒者非。顧我疎慵老山野，却騎歸馬背斜暉。

下馬問老僕，言公賞花去。只在近園中，叢深不知處。

桃李飄零杏子青，滿城車馬響春霆。就中得意張公子，十日花前醉不醒。

贈王求甫鐵如意

妖言莫信傳張惡，虛氣休將碎唾壺。借

問閑窗静抓背，何如争勝擊珊瑚？

送吕晦叔赴河陽

曉日都門颭旆旌，晚風鐃吹入三城。知公再爲蒼生起，不是尋常刺史行。

贈司馬君實

二龍閑卧洛波清，今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

陪陸子履遊白石萬固

條山蒼蒼河流黄，中蒲形勢天下疆。帝得賢侯殿一方，四年不更慰民望。元豐戊午季春月，上心閔雨愁黎蒼。使車四出走群望，我亦奉命來侯疆。❶情誠感格天意順，❷詔書才下雨已霽。病麥還青禾出土，野農鼓舞歌君王。故人相見不道舊，爲雨歡喜殊未央。聖主寬憂小臣樂，自可放蕩舒胸腸。白石萬固皆勝地，主人爲我攜壺觴。況逢佳日俗所尚，車馬未曉填康莊。扶提十里雜老幼，迤邐千騎明戈槍。初聽鳴鐃入青靄，漸見朱旆輝朝陽。遨頭自是謝康樂，後乘獨慚元漫郎。侯來雖知有賓客，衆喜更爲將豐穰。臨溪坐石遍巖谷，幽處往往聞絲簧。山光似迎好客動，日景定爲遊人長。乘高望遠興不盡，戀戀不知岐路忙。人生汩没苦百態，得此樂事真難常。我辭佳境已惆悵，侯亦那得久此鄉？他時會合重相語，辜負泉石何能忘？

❶「侯」，陳刻本、涂刻本作「陝」。
❷「情」，涂刻本作「精」。

戲　題

曾是去年賞春日，春光過了又逡巡。❶却是去年春自去，我心依舊去年春。

題淮南寺

南去北來休便休，白蘋吹盡楚江秋。道人不是悲秋客，一任晚山相對愁。

和家君早寒之什

滿地清霜結曉寒，平明飛霰洒柴關。乍憑酒力温肌骨，陡覺風威著面顔。閭里相呼泥北户，牛羊收牧下前山。急須趁日藏薪炭，凍後高枝不易攀。

和詠草

漸覺東皇意思匀，陳根初動夜來新。忽驚平地有輕緑，已蓋六街無舊塵。莫爲枯榮吟野草，恐當作「火」。且憐愁醉梶舊作「枕」。香輪。詩人空怨王孫遠，極目萋萋又一春。

和邵堯夫打乖吟二首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顔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客求墨妙多攜卷，天爲詩豪剩借春。儘把笑談親俗子，德容猶足慰鄉人。

聖賢事業本經綸，肯爲巢由繼後塵？三幣未回伊尹志，萬鍾難换子輿貧。且因經

❶「又」，陳刻本、涂刻本作「只」。

世藏千古，已占西軒度十春。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

和堯夫首尾吟

先生非是愛吟詩，爲要形容至樂時。醉裏乾坤都寓物，閑來風月更輸誰？死生有命人何與，消長隨時我不悲。直到希夷無事處，先生非是愛吟詩。

和堯夫西街之什二首

先生相與賞西街，小子親攜几杖來。行次每容參劇論，坐隅還許侍餘盃。檻前流水心同樂，林外青山眼重開。時泰身閑難兩得，直須乘興數追陪。

先生高蹈隱西街，風月猶牽賦詠才。暫到隣家賞池館，便將佳句寫瓊瑰。壯圖已讓心先快，劇韻仍降字占授。只有一條誇大甚，水邊曾未兩三盃。

遊月陂

月陂堤上四徘徊，北有中天百尺臺。萬物已隨秋氣改，一樽聊爲晚涼開。水心雲影閑相照，林下泉聲静自來。世事無端何足計，但逢佳日約重陪。

秋日偶成二首

寥寥天氣已高秋，更倚凌虚百尺樓。世上利名群蠛蠓，古來興廢幾浮漚。退居陋巷顔回樂，不見長安李白愁。兩事到頭須有得，我心處處自優游。

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静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

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代少卿和王宣徽遊崇福宮

睿祖開真宇，祥光下紫微。威容凝粹穆，仙仗儼周圍。嗣聖嚴追奉，神遊遂此歸。冕旒臨秘殿，天日照西畿。朱鳳銜星蓋，清童護玉衣。鶴笙鳴遠吹，珠蘂弄晴暉。瑶草春常在，瓊霜曉未晞。木文靈像出，太一醴泉飛。醮夕思飆馭，香晨望絳闈。衰遲愧宮職，蕭洒自忘機。

和王安之五首

小　園

閑坊西曲奉常家，景物天然占一窊。恰似庾園基址小，全勝浥澗路途賒。知君陋巷心猶樂，比我僑居事已誇。且喜杖藜相過易，隔墻無用少游車。白樂天有詩戲盧中丞浥澗山居去城之遠。

野　軒

誰憐大第多奇景，自愛貧家有古風。會向紅塵生野思，始知泉石在胸中。

汙　亭

强潔猶來真有爲，好高安得是無心？汙亭妙旨君須會，物我何爭事莫侵。

藥　軒

囊中數味應千種，砌下栽苗過百名。好是微風入庭户，清香交迭滿檐楹。

晚　暉　亭

亭下花光春正好，亭頭山色晚尤佳。欲

知剩占清一作「春」。風處，思順街東第一家。

和花菴

得意即爲適，種花非貴多。一區才丈席，滿目自雲蘿。靜聽禽聲樂，閑招月色過。期公在康濟，終奈此情何？

子直示以新詩一軸偶爲四韻奉謝

治劇君能佚，居閑我更慵。自惟降藻麗，不解繼春容。寡和知高唱，深情見古風。静吟《梁甫》意，真似卧隆中。

和諸公梅臺

急須乘興賞春英，莫待空枝謾寄聲。淑景暖風前日事，淡雲微雨此時情。

後一日再和

常勸嬉遊須及辰，莫辭巾屨染埃塵。秖應風雨梅臺上，已減前時一半春。

郊行即事

芳原緑野恣行時，春入遥山碧四圍。興逐亂紅穿柳巷，困臨流水坐苔磯。莫辭盞酒十分醉，秖恐風花一片飛。况是清明好天氣，不妨游衍莫忘歸。

春日江上

新蒲嫩柳滿汀洲，春入漁舟一棹浮。雲幕倒遮天外日，風帘輕颺竹間樓。望窮遠岫微茫見，興逐歸槎汗漫游。不畏蛟螭起波

浪，却憐清泚向東流。

下白徑嶺先寄孔周翰郎中

驟經微雨過芳郊，轉覺長河氣象豪。歸騎已登吴坂峻，飛雲猶認華山高。門前岐路通西國，城上樓臺壓巨濤。欲問甘棠舊風化，主人邀客醉香醪。

盆荷二首

庭下竹青青，盆一作「圓」。荷水面平。誰言無遠趣？自覺有餘清。影倒假山翠，波光朝日明。漣漪尤緑净，凉吹夜來生。

衡茅岑寂掩柴關，庭下蕭疎竹數竿。狹地難容大池沼，淺盆聊作小波瀾。澄澄皓月供宵影，瑟瑟凉風助曉寒。❶不校蹄涔與滄海，未知清興有誰安？

陳公廙園修禊事席上賦

盛集蘭亭舊，風流洛社今。坐中無俗客，水曲有清音。香篆來還去，花枝泛復沉。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

酬韓持國資政湖上獨酌見贈

對花酌酒公能樂，飯糗羹藜我自貧。若語至誠無内外，却應分別更迷真。韓詩云：「曲肱飲水程夫子，宴坐焚香范使君。愧我未能忘外樂，緑尊紅芰對西曛。」

哭張子厚先生

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

❶「助」，陳刻本作「動」。

山東無復蒼生望，[1]西土誰共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寢門慟哭知何限，豈獨交親念舊游？

明道文集卷之一

[1] 「山東」，涂刻本互乙。

明道文集卷之二

奏　疏　表

論王霸之辨❶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説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

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

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

❶「之辨」，涂刻本作「劄子」。

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爲也。

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

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❶將大有爲而返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熙寧二年上，時爲監察御史裏行。

論遣張載按獄❷

臣伏聞差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久爲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獎，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爲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源於治政之大體者；❸儻使之講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

❶「王」，原誤作「生」，今據四庫本《二程文集》改。
❷此題涂刻本作「乞留張載狀」。
❸「治政」，陳刻本、涂刻本作「政治」。

夫推按詔一作「訟」。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爲，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鈎深練覈之能，攻摘斷擊之用，正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人，❶而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修潔之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失。況苗振罪犯明白，情狀已具，得一公平幹敏之人，便足了事。伏乞朝廷別賜選差，貴全事體，謹具狀奏聞。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上，時爲監察御史裏行。

論君道一作「上殿劄子」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一作「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一本此句在上句上。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

❶「人」，陳刻本、涂刻本作「之」。

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嘵嘵，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一作「義」。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一作「正」。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❶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

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一作「尚」。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群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埽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

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

❶「刑」，原誤作「形」，今據四庫本《二程文集》改。

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于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

漸自太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爲人師者，使教於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爲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郡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爲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

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

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奸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莅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

成否之分數爲之賞罰。

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

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爲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爲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

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録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爲萬世行之。熙寧元年上，時爲監察御史裏行。

諫新法疏 熙寧三年三月四日

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覬，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況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爲害已多。蓋安危之

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强，言語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

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駮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一作「動」。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輿情大鬱，衆論益讙，若欲遂行，必難終濟。

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爲，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況糶糴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朝廷未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言，再賜施行，則天下幸甚！時爲監察御史裏行。上語及程顥疏，安石曰：「顥至中書，臣略論以方鎮沮毀朝廷法令，朝廷申明使知法意，不得謂之疏駮大臣章奏。顥乃言：『大臣論列，事當包含。』此言尤爲害理。若不申明法意，使中外具知，則是縱使邪説誣民，而令詔令本意更不明於天下。如此則異議何由帖息？」

再上疏 熙寧三年四月十七日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之於險阻，❶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

❶「之」，陳刻本、涂刻本作「至」。

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

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時權監察御史裏行，由是罷爲權發遣京西路同提點刑獄。❶

辭西京提刑奏狀

臣伏蒙聖恩，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已瀝懇誠，不敢祗受，願從竄謫，日冀允俞。不避煩瀆，輒再陳請。

臣出自冗散，過蒙陛下拔擢，寘在言責。伏自供職已來，每有論列，惟知以憂國愛君爲心，不敢以揚己矜衆爲事。陛下亮其愚直，每加優容，故常指陳安危，辨析邪正。知人主不當自聖，則未嘗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忍爲阿黨之計。明則陛下，幽則鬼神。臣之微誠，實仰臨照。

然臣學術寡陋，智識闊疎，徒有捧土之心，曾微回天之力。近以力陳時政之失，併論大臣之非，不能裨補聖明，是臣隳廢職業。既已抗章自劾，屏居俟命。豈意刑書未正，而恩典過頒。使臣粗知廉隅，必不敢蒙耻願就。如其見利忘義，靦面受之，陛下有臣如此，亦將安用？況臺諫之任，朝廷綱紀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而去，臣恐綱紀自此弛廢。臣雖無狀，敢以死請。

伏望陛下開白日之照，厲嚴霜之刑，投

❶「點」，原誤作「典」，據下篇首句及文意改。

諸荒陬，❶實所甘分。臣無任瀝血祈天之至！熙寧三年四月上。上謂王安石曰：「人情如此紛紛，奈何？」安石曰：「陳襄、程顥專黨吕公著，都無助陛下爲治之實。今當邪説紛紛之時，乃用襄知制誥，顥提點刑獄，人稱其平正。此輩小人，若附公著，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利皆歸之，既不得志，又不失陛下奬用，何爲肯退聽而不爲善？」乃以爲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

論十事劄子

師傅　六官　經界　鄉黨　貢士　兵役　民食　四民　川澤❷　分數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一作「稱」。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効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爲者，固可概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

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

❶「諸」，涂刻本作「謫」。
❷「川」，陳刻本、涂刻本作「山」。

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

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恒産，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酇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効，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强宗，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

之凶，即盜賊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

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困。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恒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争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

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説哉？惟聖明裁擇！

論養賢劄子

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爲艱而不爲也。

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虚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實高下而進退之也。

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委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群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詔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爲輔弼，爲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取進止。

謝澶州簽判表

論議無補，職業不修；國有典刑，罪在誅戮。曲蒙弘貸，仰荷鴻私；期於糜捐，莫

可報謝。中謝。

臣性質朴魯，學術空虛，志意粗修，智識無取。陛下講圖大政，博謀群材，過聽侍臣之言，猥加風憲之任。臣既遭遇明聖，亦思誓竭疲駑，惟知直道以事君，豈忍曲學而阿世！屢進潤疎之論，愧非擊搏之才，徒嘗刳瀝肺肝，曾無裨補毫髮。既不能繩愆糾繆，固不願沽直買名。豈敢冒寵以居？惟是奉身而退。

自劾之章繼上，闔門之請采堅。天意未回，憲章尚屈，更奉發中之詔，俾分提憲之權。不惟沮諍論之風，亦懼廢賞刑之實；力形奏述，恭俟誅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極天清明，普日照臨，洞正邪之心迹，辨真僞於幽微，察臣忠誠，恕臣狂直，不忍寘諸重辟，投之遠荒，解其察視之官，處以便安之地。生成之賜，義固等於乾坤；涵容之恩，重益逾於山嶽。臣敢不日新素學，力蹈所知，秉心不回，信道愈篤。願狥小夫之志，不爲儒者之羞；或能自進於尋常，庶可仰酬於萬一！

明道文集卷之二

明道文集卷之三

書

答横渠先生定性書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説於左右。

所謂定者，動亦定，静亦定，無將迎，無内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内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内？是有意於絶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内外也。既以内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一作「物」。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

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

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内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匆匆，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記

晉城縣令書名記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一無「記」字。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一作「其」。與古史之意一作「事」。異矣。

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知爲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爲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其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能自始至，即皇皇然圖所施設，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更書已至矣。儻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己之政，則盡其法而去之，其迹固無餘矣。而況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復

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

故欲聞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則因謂今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爲記者，尚爲近古。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牒，訪之吏民，纔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之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爲師戒云耳。來者請嗣書其次。

祭　文

祭富鄭公文❶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奉議郎監汝州鹽酒稅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程顥，謹遣外甥張敷，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太尉文忠公之靈。

嗚呼！粵稽古昔，得全實難；惟夔、契出乎唐、虞之際，而姬、吕位乎文、武之間。其餘雖有鉅賢碩輔，僅或濟一時之險艱；真儒大聖，多處非其位而孤騫。孰如我公，道行乎重熙累洽之運，而身享乎尊富安榮之完；事繫天下之重，位極人臣之班！生逢四世，皆上聖之主；時歷七紀，膺太平之安。勳業揭乎日月，聞望塞乎天淵，優游里第者猶十有三年。於人之職，可謂無負；在天之理，亦爲曲全。然而捐館之日，遠近聞之，孰不齎咨而涕漣？尚以公之没也，爲有憾焉。

嗚呼！世之常態，苟於自便；終始之節，艱於永肩。屏伏者以憂責不及而怠懈，休老者以血氣既衰而志遷。惟公年彌高而志愈厲，身久退而誠益堅。惟是愛君憂國之

❶「鄭」，涂刻本作「韓」。

道，極晝夜之拳拳。迨乎瞑目之旦，屬纊之前，萬物已莫累乎心胸，而朝廷之念，獨有進乎昔日之當權。宜乎易名之謚典，號爲摭實；祭册之聖詔，極於哀憐。則士大夫以公之没爲憾者，蓋非偶然。顥愚不肖，辱公禮遇，顧相期於義理，非見私於趨附。公薨於洛，賤居在汝。官守有制，欲往無路。斂不望棺，葬不臨墓。引領西風，悲慟何數！誠寓鄙文，禮陳非具。恭祭道周，後期無所。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彭侍郎文

悠悠彼蒼，顧佑有常。如何不淑，殲時之良？胡不憖遺，以慰士大夫之望？嗚呼！哀哉！昔我穉齒，爲公所器。教之誨之，實妻以子。二姓之歡，疇可倫擬？逾二十年，顧愛終始。我謫河北，公薨建康。義不得往，神魂飛翔。望南浦之蕭條，想丹旐之悠揚。淚如流水，不到公之堂；號聲動天，不徹公之喪。

惟公德尊本朝，行高當世；爲四國之矜式，被三朝之注倚；風誼傳於後人，事業存乎國史；磊落明白，掀揭天地。縱綿百世之長，公爲不亡；雖竭無能之鄙辭，何足以增盛德之輝光？惟寓愚之誠兮，因遠致乎肴觴。公其來饗兮，慰余之悲傷！長言恩禮之厚兮，知何時之可忘？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故户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狀

公諱思永，字季長。其先京兆人，唐之中世有爲吉州刺史者，因家焉，今爲廬陵人。

尚書治經術，以能詩名於世，慷慨有大節，仕不得志，未老，以東宮官退居臨湘，❶公其次子也。

公性淳粹明重，材質瑰秀。孩提時即異於常兒，未嘗爲戲弄之事，數歲已自知爲學。尚書每撫其背曰：「興吾家者，必是兒也。」未冠，居尚書喪，以孝聞。家貧無以葬，晝夜號泣，營治歲終，卒能襄事，扶喪數千里歸廬陵，知者無不咨歎。終喪，益自奮勵，力學有文稱。

天聖五年，舉進士擢第，授南康軍判官。計臣言其材，遂監泰州角斜鹽場。當路益知其賢，交薦之。秩滿，遷大理寺丞，監洪州鹽務，移知廣州南海縣。以母喪去職。服除，知洪州分寧縣。二邑素號難治，前令比以罪去，民化公之誠，相戒以毋犯法，至於無訟。

既又通判睦州。會海水大上，夜敗台州城，郡人多死。詔監司擇良吏往撫之，公遂行。將至，吏民皆號訴於道。公悉心救養，不憚勞苦，至忘寢食。盡葬溺死者，爲文以祭之，問疾苦，賑饑乏，去盜賊，撫羸弱。其始至也，城無完舍，公周行相視，爲之規畫，朝夕暴露，未嘗憩息。民貧不能營葺者，命工伐木以助之。數月而公私之舍畢復，人安其居。公視故城庳壞，僅有髣髴，思爲遠圖，召寮屬而謂之曰：「郡瀕海而無城，此水所以爲害也。當與諸君圖之。」程役勸功，民忘其勞，城成，遂爲永利。天子嘉之，錫書獎異。後去台還睦，二州之民，喜躍啼戀者交於道。

未幾，就移知潮州。潮民歲苦修堤之役，吏緣爲奸，貧者尤被其害。公爲之法，役

❶「宫」，原誤作「官」，據陳刻本、涂刻本改。

均而費省，民大悦。代還，知常州。時爲都官員外郎，尋召爲侍御史。極論内降授官賞之弊，以謂斜封非公朝之事，仁宗深然之。

皇祐祀明堂前一日，有傳赦語，百官皆得遷秩者。公方從駕宿景靈宮，亟上言，不宜濫恩，以益僥倖。既肆赦，果然。時張堯佐以妃族進，王守忠以親侍帷幄被寵。參知政事闕員，堯佐朝暮待命，守忠亦求爲節度使，物議讙動。公帥同列言之，皆曰宜待命行。公曰：「宜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救，則爲朝廷失矣。」遂獨抗疏極言，至曰：「陛下行此單恩，❶無意孤寒，獨爲堯佐、守忠故取悦衆人耳。」且言妃族秉政，内臣用事，皆非國家之福。疏入，仁宗震怒，人皆爲公危之。公曰：「苟二人之命不行，雖赴鼎鑊無恨。」於是御史中丞郭勸，諫官吴奎，皆爲上言其忠，當蒙聽納，不宜加罪。仁宗怒解，而堯佐、守忠之望遂格。公猶以汎恩罷臺職，以司封員外郎出守宣州。前守以贓敗，郡政隳弛，歲復大歉。公至，修紀綱，撫凋瘵，奏發官庾以活饑莩，卒無流亡。體量安撫使上公治狀，爲諸路一作「州」。之最。

儂智高連陷州郡，嶺表用兵，餉饋仰於荆、湖。除北路轉運使至部，奏黜守令之殘暴疲懦者各一人，而八州知勸。丁溪蠻酋彭仕羲恃險而驕，將帥群蠻爲亂，先移文罵辰州守將，將不能制，請公誅之。公行部至辰，仕羲畏公，即遣親信持書迎謁，禮甚謹。公推誠待之，論以禍福，皆悚懼感服，請自悛革，邊患遂息。

時大農以利誘諸路使，以羡餘爲獻。公曰：「哀民取賞，吾不忍爲。」遂無所獻。南

❶「單」，涂刻本作「覃」。

寇平，公以勞進工部郎中，召爲度支判官，升刑部。歲餘，出爲益州路轉運使。始直史館，賜三品服。入辭，仁宗諭之曰：「益部遠方，以卿安撫，吾無憂矣。」至蜀，會城都闕守，詔公權領府事。前政多務姑息，寖失法度，至有吏盗官錢千緡，付獄已三歲，猶縱其出入自若者。公命窮治之，一日而獄具。蜀人以交子貿易，皆藏於腰間，盗善以小刃取之於稠人中如己物，民病苦之。公得其狀，即捕獲一人，使疏其黨類，得十餘輩，悉黥隸諸軍，盗者遂絶。二罪而人知畏法，蜀乃大治。歲有中貴人祠峨嵋，常留成都中數十日，誅取珍貨奇玩，例至數百萬錢，一出於民間。公命三省其二，使者恨怒而去，公不之顧。

任中還兵部郎中，召還爲户部副使。歲餘，以天章閣待制，充陝西都轉運使。河朔謀帥，以公鎮高陽，仍進秩諫議大夫。英宗嗣位，恩升給事中。時狃於承平，治兵者鮮明紀律，而三關爲甚。公爲帥，方重嚴正，犯者頗以軍法從事，驕兵大戢。河北舊以桑麻爲産籍之高下，民懼不敢藝植，故益貧。公奏更其法，自是絲績之利，歲歲增益。在鎮二年，邊圉帖寧，人民浹和。

公惡邊臣之邀功啓事者，屢加裁正，遂與大臣持議不合。由是以病請解兵任，求爲江南官，徙知江寧府。潮與江寧舊多火災，迄公去未嘗作，人以爲德政之感。留金陵歲餘，復召權御史中丞。時追崇濮王大號，復有稱親之議，諫官御史以典禮未正，相繼論列者六七人，皆以罪去。公始拜中司，力陳其不可，且請召還言事者。上未之察，更爲疏極論其事，言益切至。英宗深加聽納，事幾施行，而大臣持之甚力，故不果。公因求

解憲職，以章言者五，進見而面陳者，多至不記。會英宗不豫，公方憂懼，不復自言。

今天子踐祚，正拜御史中丞，請裁損出入用度，❶務從儉約，以稱先志，上嘉納之。會御史蔣之奇奏發大臣陰事，其説蓋盛於都下，而之奇欲扳公爲助，乃曰「公嘗言之」。公亦謂帷箔之私，非外人所知，誠難究詰，然亦有以取之。故謗言一興，而人以爲信，且其首爲濮園議，違典禮以犯衆怒，不宜更在政府。而執政以之奇所論，冥昧不可質，迫公言其所從來。三問而公奏益急，且曰：「風聞者以廣聰明也。今必問其所從來，因而罪之，則後無聞矣。寧甘重謫，不敢廢國家開言路之法。」因極陳大臣朋黨專恣，非朝廷計。翌日，降授給事中，知黄州，道徙太平州。郊祀推恩，復工部侍郎，知亳州。未滿歲，移揚州。熙寧三年，上書告老，遷户部侍郎，致仕。朝廷憐之，故詔辭甚美，所以寵耀其終始焉。

公晚樂歷陽風土，遂徙居之。將歸，十一月過金陵，二十六日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一。金陵之人奔走供事，往來哭於道路，其得人心如此。公任官四十五年，累階至某，勳某，爵某，食邑若干。

公精慎，長於政事。遇繁劇，他人若不可堪，而公處之裕然，故世稱有大體精吏治者，必歸之公。其事業磊落，見於時者爲不少矣，然其德性之美，心術之醇，世尤尊之，蓋資稟有過於人者也。故其仁厚誠恕，出於自然。

年八九歲時，尚書爲岳州從事，公晨起將就學舍，得金釵於門外，公默坐其處，以伺

❶「出入」，涂刻本作「山陵」。

訪者。有一吏徘徊久之，問故，果墜釵者也。公詰其狀，驗之信，則出付之。吏謝以數百金，公笑不受曰：「我若欲之，取釵不過於數百金耶？」吏歎駭而去。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爲翫。客有墜其一於袖間者，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服公之量。

撫宗族有恩意，外甥孤女，❶收視之如己子，爲擇善士而嫁之。守常一，不妄遷習。與朋友交，盡信義，始卒無移改。廉潔純儉，本之天性。居母喪，貧甚，鄉人爭饋之，皆謝去，風俗爲之化。後居顯仕，自奉養不改其素。平生無聲色奇巧之翫。其氣宇高爽，議論清澹，而端莊恭謹，動必由禮，未嘗有惰慢之色、戲侮之言，見者皆知畏重。然襟度夷曠，不可澄撓，與人處，雖終歲莫見其喜怒之變。遇事明白，不事襮飾，接人無貴賤高下，一以忠信，動無疑忌，即之温然，有大雅之德。

爲政本仁惠，吏民愛之如父母，惟不喜矯情悦衆，揚己取譽。常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爲。」居憲府，多所論奏，未嘗以語人。或疵其少言，惟謝之，終不自辨。每謂人曰：「吾不爲他學，但幼即學平心以待物耳。」又常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則知思天下之寒者矣。」蓋源流如此，宜其仁恕之善見於天下，自朝廷至於士人，❷推其誠長者。至其持守剛勁，不可毫髮遷奪，喜善嫉惡，勇於斷決，不爲勢利誘，不以

❶「甥」，陳刻本、涂刻本作「姻」。

❷「士」，陳刻本、涂刻本作「庶」。

威武移。潮州州宅，舊傳多怪，前後守臣無寧處者。公迄去，未嘗問其有無。其達理守正若此，凛乎其丈夫也。故歷事三朝，人主信之。

公娶晏氏，故相元憲公之姪，而刑部侍郎諱容之子也，封延安郡君，有賢行，爲宗黨所尊。二男：長曰衛，前趙州軍事判官，孝謹和厚，以親老不忍去左右，解官歸侍者十年矣。次曰衎，俊敏有高才，方舉進士而卒。五女子：長適知鄂州嘉魚縣胡從，次適宜春李伯英，次即顥之室，又次適太常博士田祐，次適著作佐郎齊域，而歸李氏、齊氏者皆早世。孫四人：曰該，曰諮，並試將作監主簿，詢、訢尚幼。孫女五人，俱未嫁。

公終之明年，嗣子將以某月某日，奉公之喪，葬於和州歷陽縣某鄉某里某地。前期，得公之官次行事於其家，若公之道德，則顥所親炙而知者，謹加編録，請求誌於盛德君子，以圖不朽。謹狀。

明道文集卷之三

明道文集卷之四

墓誌銘

邵堯夫先生墓誌銘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於家。洛之人弔哭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

謹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❶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温、仲良，其二子也。

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爲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

先生始學於伯原，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一作寓。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

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

❶「祥符」，原誤作「符祥」，據文意改。

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强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悦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一有「爲」字。多矣。

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一有「者」字。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户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户之衆，各有所因而人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先生有書六十二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附於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慭遺，哲人之凶。嗚皐在南，伊流在東。

有寧一宫，先生所終。

李寺丞墓誌銘

予友李君仲通，諱敏之，世居北燕。高祖避亂南徙，今爲濮人。丞相文定公廸，乃其世父也。曾祖令珣，祖護，皆以丞相故贈太師尚書。令考遜，用子貴，贈吏部尚書。

仲通生而有賢資，端厚仁恕，見於孩提之時。舉動齊整，不妄言笑，燕居終日，泊然而無惰容，望之者皆知其君子人矣。與人言，無隱情，惟聞人之過則未嘗復出於口。安靖寡欲，居貧守約，裕如也。好古力學，博觀群書，尤精於《春秋》、《詩》、《易》。其後所得，殊爲高深。方勇勵自進，不幸短命，惜夫未見其止也。死之年纔三十矣！

仲通之德，蓋完於天成，孝友之性，尤爲絶異。侍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居喪，哀毁過甚。中外數百口，上愛下信，人無間言。群從聚居，臧獲使令者衆，雖馭之過嚴，不能使之無犯。惟偶爲仲通所責，則其人必慚悵累日，痛自飭勵。及仲通之亡，濮之人無賢不肖，皆失聲痛惜，或爲隕涕。非至誠及物，其能有是乎？

仲通外甚和易，遇物如恐傷之，雖家人未始見其喜怒。及其出辭氣，當事爲，則莊厲果斷，不可以非義回屈。始用蔭補郊社齋郎，調虔州瑞金縣主簿。會劇賊戴小八攻害數邑，朝廷患之，命御史督視。仲通時承尉乏，與其令謀曰：「劉右鶻、石門羅姓者，皆健賊，詔捕之累年矣。小八不能連二盗以自張，吾知其無能爲也。當説使自劾，則賊爲不足破矣。」乃遣人諭二盗。皆曰：「我服李君仁信久矣，願爲之死。然召我亦有以爲信

乎？」仲通即以其符誥與之，且約曰：「某日當以甲二百來見我於邑中。」衆皆恐懼，仲通曰：「彼欲爲惡，雖不召將至。且吾信於邑人，彼亦吾人也，何憚乎？」乃將二盜，與之周旋，卒得其死力，遂斬小八，盡平其黨。朝廷嘉之，遷衛尉寺丞，仍升一任。御史用間者言，將誅劉、羅二黨。仲通以爲失信不義，抗論甚力，久始見從。仲通又自言於朝，請因其立功，縻以冗職，可絶後患。書奏不報。其羅姓者，果復爲害。仲通宰江寧之上元，有古循吏之風。邑之舊田税不均，貧弱受其弊，仲通爲法以平之。豪猾惡其害己，共爲謗語，借勢於上官以摇其事。人皆爲仲通危，仲通堅處不變，未滿歲而所均者萬七一作「二」。千室。事業雖百未一施，概是二節，則高明之見，剛勇之氣，發於事者，亦可知已。

嗚呼！人非有古今之殊，特患夫忽近而慕遠耳。如吾仲通之材之美，古獨可以多乎哉？向若天假之年，成就其所學，自當無媿於古人，况使得與古之人並，而親炙於聖人之時乎？則吾知其果不後曾、閔之列矣！

仲通以治平三年五月終於家，熙寧七年二月庚寅，葬於濮州鄄城縣遺直鄉之先塋。夫人王氏祔焉。夫人，太子中舍杲之女，賢慧靖淑，雅有法度，及寡居，益自晦重，素衣一食以終身焉，蓋後仲通六年而亡。仲通嘗生二女，皆夭，卒無子，以兄之子孝和爲嗣。

仲通平生相知之深者莫如予，故將葬，其家以誌文來屬，其可辭乎？銘曰：

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揉兮，美惡不齊。禀生之類兮，偏駮其宜。有鍾粹美一作「純粹」。兮，會元之期。聖雖可學一作「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儇皎厲兮，去

道遠而。展矣仲通兮，賦材特奇。進復甚勇兮，其造可知。德何完兮命何虧？秀而不實聖所悲。孰能使我無愧辭，後欲有考觀銘詩。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侯氏，名可，字無可。其先太原人，宦學四方，因徙家華陰。少時倜儻不羈，以氣節自喜。既壯，盡易前好，篤志爲學。祁寒酷暑，未嘗廢業，博極群書，聲聞四馳。就學者日衆，雖邊隅遠人，皆願受業。諸侯交以書幣迎致，有善其禮命者，亦時往應之。故自陜而西多宗先生之學。元昊盜邊，時名卿賢儒，結轍西使，服先生之名，莫不願見。親老而家益貧，思得禄養，勉就科舉。再試春官，卒無所遇。因喟然太息曰：「丈夫之事，止於是乎？」會鑾酋儂智高攻陷二廣。孫威敏公奉命出征，習先生之賢，請干其軍事。先生奮然從之，振旅奏功。

初命武爵，言事者以爲非宜，遂改文資，調知巴州化成縣。巴俗尚鬼而廢醫，惟巫言是用，雖父母之疾，皆棄去弗視。先生誨以義理，嚴其禁戒，或親至病家，爲視醫藥，所活既衆，人亦知化。巴人娶婦，必責財於女氏，貧人至有老不得嫁者。先生爲立制度，稱其家之有無，與之約曰：「踰是者有誅。」未閲歲，邑無過時之女，遂變其俗。巴山土薄民貧，絲帛之賦反倍他所，日益凋弊。先生抗議計司，爭之數十，卒得均之。旁郡境多虎暴，農者不敢朝暮耕，商旅俟衆而後行。先生日夜治器械，發徒衆，親執弓矢，與之從事，迹而追之，遠或數百里，所殺不可勝數。後皆避人遠去，不復爲害。

再調耀州華原主簿。有富人不占地籍，惟以利誘貧民而質其田券，多至萬畝，歲責其入。先生晨馳至其家，發櫝出券，召其主而歸之，失業者復安其生。郡胥趙至誠，貪狡凶暴，持郡吏短長而爲奸利，前後爲守者莫能去，一郡患之。先生暴其罪，荷校置於獄。自守而下，畏恐生禍，交爲之請。先生不顧，卒言於帥府而誅之，聞者快服。用薦者，監慶州折博務。歲滿，授儀州軍事判官。計省第折博之最，就改大理評事。部使者丐留，遂復簽書本官事。韓忠獻公鎮長安，薦知涇陽縣。至則鑿小鄭一作「鄭」。泉以廣灌溉，議復鄭白舊利。未幾，召至闕下，得對便殿。始命計工興役，旋復專總其事。邀功害能之人，疾其不自己出，渠功有緒而讒毁交至，以微文細故爲先生罪，遂罷其役，美利不究，論者惜之。元豐己未季夏，先生以疾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三。

先生純誠孝友，剛正明決，非其義一毫不以屈於人，視貪邪奸佞若寇賊仇怨，顯攻面數，意其人改而後已。雖甚貴勢，視之藐然。遇人之善，友之助之，欲其成達，不啻如在己也。博物强記，貫涉萬類，若禮之制度，樂之形聲，《詩》之比興，《易》之象數，天文地理，陰陽氣運，醫藥算數之學，無不究其淵源。先生發强壯厲，勇於有爲，而平易仁恕，中懷洞然。至於輕財樂義，安貧守約，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謀其道不謀其利，忠於君不顧其身，古人所難能者，先生安而行之，蓋出於自然，非勉强所及。

少與申顔爲友，易衣互出，而謀食以養，二家如一。顔病，先生徒步千里，爲之求醫。歸而顔死矣，其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未斂而先生至，撫之而瞑。顔謀葬其

先世而未能，顏死無子，又不克葬，先生辛勤百圖，不足則賣衣以益之，卒襄其事。時方天寒，先生與其子單服以居。適有饋白金者，先生顧顏之孤妹爲憂，未遑卹己，遂以嫁之。近世朋友道薄，臨患難，鮮不愛其力，聞先生之風，可以激頹波而起廢疾。

先生家無甔石之儲，而人有不得其所者，必以先生爲歸。非力能也，誠使然也。一日自遠歸，家人方以窶告。友人郭行者詣門曰：「吾父病亟，醫須百千乃爲治，賣吾廬而不售。」先生憫然，計囊中裝適當其數，盡以與之。嘗隨計詣京師，里中出金賻行，比還，悉散其所餘，曰：「此金鄉里所以資應詔也，不可以爲他利，當與同舉者共之。」且行，聞鄉人有病於逆旅者，先生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瘉，貧無以爲車乘。先生曰：「子行則未能，留則將困。」因推其馬與之，躧步而歸。其克己濟物，若是者多矣。

少喜穰苴、孫武之學，兵家事無所不通。尤詳於西北形勢，談其山川、道路、郡縣部族，纖細備具，聽之者宛如在目前。一無此字。熙河未開之時，一作「前」。韓忠獻公請先生謀渭源之地。先生馳至境上，召其酋豪六百人，諭以朝廷恩德，爲明利害，皆感悟喜躍。翌日，詣軍門輸土納一作「聽」。命，願爲藩籬。一塵不驚，而開地八千頃，因城熟羊以撫之。忠獻公上其功，朝廷賞以減考績之年。治平中，虜嘗寇邊，主將出兵禦戰，轉運使以爲妄舉，互言於朝。時虜去未遠，遣先生按視其迹，受命即行，人皆爲之寒心。先生以數十騎，馳涉虜境，日暮猝與虜遇，乃分其騎爲三四，令之曰：「高爾旗幟，旋山徐行。」虜循環間見，疑以爲大兵誘己，終不敢擊。秦州舊

苦蕃酋反覆，縶其親愛而質之，多至七百人，久者已數十歲，公家之費不貲，雜羌離怨益甚。其後釋其縻而歸之，戎人感一作「悅」。服，乃先生發其謀也。

平生以勸學新民爲己任。主華學之教育者幾二十年。官之所至，必爲之治學舍，興絃誦，其所以成就材德，可勝道哉？先生之文，尤長於詩，晚益翫心於天人性命之學，其自樂者深矣。病革，命其子曰：「吾死，慎勿爲浮屠事。焚楮貨，徼福覬利，非吾志也。」嗚呼！死而不忘於正，可謂至矣。

大王父諱元，王父諱謩，當五代之亂，皆隱德弗耀。父諱道濟，潤州丹徒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刁氏，追封福昌縣太君。妻一作「其媲」。劉氏，早卒，封延長縣君。繼以其姝，封永壽縣君。二子：曰孚，曰淳。三孫，尚幼。先生之官，自評事四遷爲殿中丞，階宣奉郎，勳騎都尉，服錫五品。既終之明年仲春八日，葬於華陰縣保德鄉先塋之次，舉前夫人袝焉。顥，先生女兄之子也，知先生之道爲詳，故得論載行治之美，以詔後人。銘曰：

南山崇崇，其下也先生之宮。惟其清風，與山無窮。

程殿丞墓誌銘

程氏居永寧之博野，土風渾厚，世以忠廉孝謹聞。少師貴重於朝，始賜第京師，爲開封人。世風不衰，子孫多好善。而吾叔父，可謂能守其家法者矣。叔諱瑜，字叔寶，少師諱羽、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之曾孫，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高密縣君崔氏之孫，贈大理寺丞諱道、天水趙氏、長壽縣

太君任氏之子。

少以族兄廣平文簡公廕，試將作監主簿。未冠，爲荆南監利尉，即以幹敏稱。再調永州零陵簿，益以才著。時谿蠻嘯動，焚刼縣邑，道州寧遠最當賊衝，部使者命公攝令事。至止之日，邑無城壁，府無兵械，公經營創治，夜以繼日。完集未幾，蠻寇大至，設長圍以逼城。公激勵士卒躬冒矢石，捍守累日，以奇兵由水中旁出賊後，合戰甚苦，賊乃敗去。既而同守者皆論功丐賞，公曰：「城守吾事也。城獲完，足矣，尚當以爲利乎？」卒不自言。代還，得爲汝州龍興令。計省言其材，遂監解州鹽池，歲課羨溢。改大理寺丞，簽書磁州判官公事。太守武人，不知爲政，公從容開贊，一郡大治。事雖出公，而人莫窺其跡，謙晦不伐，率皆此類。以年勞，升太子贊善大夫，賜五品服。就移知卭州依政縣。時長壽太君春秋高，公懼有遠行之勞，即上書願就監臨，以便奉養。改舒州皖口監轄，乃以考課遷殿中丞。還朝，知濮州雷澤縣。未行，暴疾，終于京師，實嘉祐七年三月十八日也。

公姿儀偉秀，風度平雅，端莊謹厚，不妄言笑，進退動止，皆有法度，衣冠整理，望之肅然。三歲而孤，長壽太君教養嚴至，恂恂奉事，恪恭朝夕，未嘗少懈。善與人交，久而益篤。嗚呼！行足以勵俗，才足以有爲，不幸短命，未究所施，歿之年方四十三矣。

公娶張氏，封福昌縣君，和慈孝睦，族人推其賢。三子：曰預，以疾廢；曰顗，曰顒，皆爲儒學。三女：長適前常州軍事推宮王師古，仲適襄陵賈芮，季適汝南周純明。

熙寧二年八月丙申，公之從兄司農，葬公於河南府伊陽縣神陰鄉先塋之次。顒以

父命，得預役事，又掇公之官世行業而爲之誌，既又繫之以銘曰：

謹於奉親，勤於事君，端於立身，無愧乎古人。山可夷，谷可堙，斯言不泯。

程郎中墓誌

公諱璠，字仲韞，姓程氏，世居中山之博野。宋興，先少師以勳德顯重，賜第京師，始爲開封人。少師諱羽，其媲曰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是生虞部府君諱希振，娶博陵崔氏封高密縣君，是生尚書府君諱遹。公即尚書之仲子，母曰孝感太君、長安太君，皆張氏。

公生數歲而孤，教養於伯兄。十六，以族兄廣平文簡公廕，試將作監主簿。始冠，爲常州户曹掾。時朝廷遣使安撫二浙，表言公才，就除明州司法。力抗暴守，數活疑獄。當途者交薦之，遂改京官，知壽州安豐。邑富，多彊猾，小民困於浸漁，爲令者常苦其難制。公至未幾，皆斂手莫敢犯，盜賊亦越逸他境。增治芍陂，以廣灌溉，人賴其賜，道路謠頌，聞於京師。大豪陳順謀去其母，給之醉，宿旁舍，因誣以爲嫁，使其黨證之。公察其情，即命捕置，果已亡去。權至能使監司移其獄，公拒弗與，根索益急。順乃持金謂審官吏，❶謀去公以緩其事。吏即爲謾奏，移公興元府西縣。公具得行賂狀。人或勸公辨之，朝，公曰：「吾豈與吏辨者乎？」曹吏以謬誤自陳，得改洪州之豐城。江水嘗環城，人大饑。邑豪吴氏以貲得官，藏粟閉糴。公召諭之，不從，謂曰：「民餓且死，令亦不

❶「謂」，涂刻本作「謁」。

敢自保禄位，當杖爾以取之。」吴氏大懼，哀祈請命。於是富人争出粟，民用以濟。

以謀葬其先世，求知河南伊闕縣。秩滿，簽書河東節度判官公事。丁長安太君憂，服除，知永安縣，兼陵臺令。奉陵寢皆中貴人，前令多務姑息，往往侵暴邑人。公待之有方，皆斂戢就法度。内韓贄守洛，醜公正直，誣以非罪。洛人不直其事，讙聞道路，而公卒不自辨。還朝，通判和州。

先是，蔡州妖尼惠普，以左道惑衆，數年之間，四方響動，奔走奉事，唯恐不至。其後奸跡暴露，有司猶薄其罪，但坐杖背，❶羈置歷陽。時朝廷當有赦，惠普即詐疾以俟，卒得免杖，人皆神之，謂果不可得而刑也。居和未久，崇奉者稍稍自遠而至，郡守禮之甚謹。公始戾止，會守以謫去，權領郡事。一日捽至庭下，布獄械於前，使具道所以罔人之狀。故其奸謀詭説，皆掀揭呈露，乃正其罪而刑之。有識之士以謂微公之斷，不能解天下之惑。有李洞元者，爲神怪之説，妄言受知昭陵，嘗以金字書賜之，江、淮之間，從者如市，公亦按置於法。由是遠近悚服。復通判隰州。歲大饑，力爲賑助，所存活者甚衆。熙寧乙卯夏四月，代還。甲申，以疾終於河南，享年五十七。

公資質瑰壯，明辨剛決，接人誠厚，動有恩意，輕財好義，中懷豁如。材長於治民，嚴而有愛，敏而不苛，區繁劇，常有餘裕。其所斷獄，人自以爲不寃，故前所涖去，久而人思之。識用高爽，有大過人者。凡是山川道途，人物名氏，目所一見，耳所暫聞，閱年雖多，不復忘廢。豐城大邑，公爲之三年，識其

❶「背」，原誤作「皆」，據涂刻本改。

民且半，其餘政事條理，從可知矣。官自衛尉丞，❶九遷爲比部郎中，以年勞賜五品服。

始娶倪氏，事姑不謹，公以義罷遣。繼以曹氏，魏襄悼公利用之孫，封仁壽縣君。二子：曰顧，曰頡，皆太廟齋郎。四女：長適國子博士張昭立，次早亡，其二未嫁。

公平生不惑流俗邪妄之說，常曰：「吾死，慎勿爲浮屠事，及用陰陽拘忌之術。」公殁，家人奉以從事。熙寧十年仲秋丙申，公兄司農葬公河南府伊陽縣神陰鄉，祔於先塋，且命顥論公之官世才行以誌其墓。

程邵公墓誌

邵公，廣平程顥之次子也，生於治平始元仲秋之四日，死於熙寧首禩仲夏之十四日，越三日，藏一作「葬」。之於伊陽縣神陰鄉祖塋之東。

邵公，其幼名也；端慤，其名也。生而有奇質，未滿歲而温粹端重之態，完然可愛，聰明日發而方厚淳美之氣益備。其始言也，或授之以詩，率未三四過，即已成誦矣，久亦不復忘去。雖警悟俊穎，若照徹内外，而出之從容，故敏於見知，而安於言動。坐立必莊謹，不妄瞻視，未嘗有戲慢之色。孝友信讓之性，蓋出於自然。與人言則温然，及其有所不爲，則確乎其守也。大凡其心有所許，後雖以百事誘迫，終不復移矣。日視群兒，相與狎弄歡笑跳梁於前，泊乎如不聞知，雖有喜相侵暴者，亦莫之敢侮。蓋厥生五年，而人不見其有喜怒好欲。是豈特異於常兒哉？ 皆老於學者之所難能也，而吾兒之

❶「丞」上，陳刻本、涂刻本有「寺」字。

資乃成於生之初。嗚呼！使其降年之永，則吾不知其所至也。吾弟頤亦以斯文爲己任，嘗意是兒當世吾兄弟之學。今則已矣，則吾之慟，亦不特以父子之親也。

夫動静者陰陽之本，况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天理然矣，吾何言哉！以其葬日之迫，刊刻之不暇也，惟砂書於磚，以誌其壙。

澶娘墓誌銘

澶娘，廣平程顥之幼女也。其父佐澶淵軍而生，故命之曰澶。其第，四十七。生於熙寧四年季秋之丁未，死於十年季夏之壬午。其質端而厚，其氣温而良，其舉動知思，安静沉遠，殆如老成，衆皆意其福且壽。事固有莫可計者，命矣夫！始病痘瘡，工藥之過劑。一作「劇」。善醫者論之曰：「痘瘡之初，誠欲利者也，然當視其氣之彊弱，爲藥之可否；疾之重輕，爲劑之大小。今概以大藥下之，宜其死也。」噫！是亦命歟？人理之未至，吾容當責命於天，言之以爲世戒云耳。悲夫！

澶娘既死七十五日，而葬於河南伊陽縣神陰鄉先塋之東，與其姊嬌兒同兆。一作「穴」。銘曰：

合而生，非來；盡而死，非往。然而精氣本於天，形魄歸於地，謂之往亦可矣。

明道文集卷之四

明道文集卷之五

南廟試佚道使民賦 民得終佚，勞固無怨。

人情莫不樂利，聖政爲能使民。以佚道而敦敕，俾當時之服循。教本於農，雖極勤勞之事，功收於後，自無怨讟之因。

厥惟生民，各有常職。勞而獲養，則樂服其事；勤而無利，則重煩其力。惟王謹以政令，驅之稼穡。且爲生之本，宜教使以良勤，則從上也輕，蓋豐餘之自得。蠢爾農俗，陶乎教風。知所勞者爲乎己，圖所利者存乎終。莫不勉勉以從令，于于而勸功。志在便人，役以農疇之務；時雖畢力，樂於歲事之豐。雖復教令時頒，科條日出，嚴刑以董其或惰，加賦以戒其不一，然而俗樂趨勸，時無怨疾。擇可勞而勞也，敢憚初勤？因所利而利焉，自全終佚。

大抵善治俗者，率俗以敦本；善使民者，順民而不勞。道皆出於優佚，令無勤於繹騷。不奪其時，導以厚生之利；將求其欲，豈聞力穡之逃！勿謂民之冥而無知，勿謂農之勞而不務。趨其利則雖勞而樂，害其事則雖冥而懼。志取豐益，業其安固。使爾農於墾殖，縱極勤劬；異有國之力征，自膺饒俗。❶得非納於豐富之道，教以便安之途。在服勞而雖至，顧有憾以曾無。體兑象之悦民，下安其教；同周《詩》之戒事，衆樂而趨。異夫！雖上之行，抑民所願，或躬籍以爲率，或名官而申勸，是皆俾民有樂佚之道焉，雖勞何怨？

❶「俗」，陳刻本、涂刻本作「裕」。

南廟試九敘惟歌論

論曰：民受天地之中而生者也。水火金木土穀，民所賴而生者也。樹之君，使修舉其所賴而養之者也。修之有道，行之有節，上焉天順之，下焉民樂之。正德焉，利用焉，厚生焉，此其所以秉統持正，而制天下之命者也。在《書》禹之謨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其指言乎是也。舜、禹明其道，聖也，後世不及焉；功也，萬世所利焉。宜其事有次叙，而民歌樂之也。噫！舜之君，禹之臣，其歌之之民，日聞其道，日被其澤，其見而知之，或言或歌可矣。

今去聖久遠，踰數千祀，然可覆而舉之者，何也？得非一於道乎？道之大原在於經。經爲道，其發明天地之秘，形容聖人之心，一也，然當推本夫明其次、著其跡者言之，在《洪範》之九章。一曰五行，次二曰五事，統之以大中，終之以福極，聖人之道，其見於是乎！蓋五行者天之道也，五事者人之道也。修人事而致天道，此王者所以治也。五事修，五行叙，則其生材也美焉，阜焉，民居其中，享其利而安焉，豈非皇極之道用而致乎？五材之生，天也，非人也。五事之修，人也，非天也。雖然，五事正，則五材自然得其性矣。是則天之道，亦王者之所爲也。王者既修五事而致五材，則又舉正德之教而率之，明利用之源而阜之，開厚生之道而養之，五行協於上，六府利於下，三事舉於中。修焉，其功之叙也；和焉，其德之行也。如是，則民浩浩然，于于然，驩娯於下而歌頌其政矣。

或曰：子之言五行然矣，然六府之兼乎

穀，何也？答曰：五行，氣也；五材，形也。君之所致者氣也，民之所用者形也。五氣既叙，五材既豐，民並用焉。然穀者，民之所生也，不可一日無之，此六府所以兼穀也。要其本，則五氣之生而已，夫何惑焉？竊原《春秋》之文，求聖人之志，災之書者十一，❶大水之書者七，不雨之書者九，大旱之書者二，無麥苗、大無麥禾之書者各一。蓋言五行失其序，則六府失其宜。物失其宜，則尚何次叙之有乎？民失其所，則尚何歌詠之有乎？可以見聖人之心，重時政而謹民事，勤勤乎如是也。由是言之，則舜之德其至也。地平天成矣，萬世永賴矣，其民陶其教，遂其生，九功之德皆歌之矣。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其終之之道也，道是而已矣。

或問行於後者當如何？曰：五事本也，謹而明之；六府外也，時而治之。教之以德，節之以政。古之五正各司其方，可復也。周之六官各主其事，可用也。此其略也，其道則具於經矣。推而明之，勤而修之，是亦舜之政也。夫何遠哉？顧力行何如爾。謹論。此篇「經爲道」、「道是而已矣」兩處疑有脱誤。

南廟試策五道

第一道

問：禮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厚人倫之義也。是以鰥寡孤獨皆有養。後世則不然，教化之不明，衣食之不足，黎民老而不得其養，饑寒轉死於溝

❶「災」，陳刻本、涂刻本作「火」。

釐者，往往而是。今將考古養老之禮而行之，惟帝堯而上，不可聞已，虞、夏、商、周之時，其所養何老？所處何學？所衣何服？所食何禮？一歲凡幾行之？宜誦所聞，悉著於篇。

對：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裨海之外，何修何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純王之心，純王之政，此疑缺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尚慮其未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怠於親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是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鰥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教化不明，播棄其老，饑寒轉死者往往而是。嗚呼！率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猶却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爾。今朝廷清明，政教修舉，方欲稽講墜典，以風天下。明執事欲將明上意，故訪諸生以古之道，俾講求其說，敢不道其所聞，以裨一二哉？

蓋古者擇三公之有年德者，天子以父事之，謂之三老；孤卿之有年德者，天子以兄事之，謂之五更；皆一人爾。大夫士之以年致仕者，亦皆養之於其鄉里之庠序焉。所處：則有虞氏，國老養於上庠，庶老養於下庠；夏后氏，國老養於東序，庶老養於西序；商人，國老養於右學，庶老養於左學；周人，國老養於東膠，庶老養於虞庠是也。所服：則深燕縞玄之衣，四代所服也。所食：則饗燕食之禮，三代之制也，周人修而兼用之。一歲所行之數：則禮所謂春饗孤子，秋饗耆老，與夫釋菜釋奠之禮，亦其時乎！此古之略也。若夫潤飾之，則在乎時

矣。謹對。

第二道

問：昔者孔子傷時王之無政而作《春秋》，所以褒善貶惡，爲後王法也。自去聖既遠，諸儒異論，聖人之法得之者寡。至唐陸質學於啖、趙，號爲達者，其存書有《纂例》、《微旨》、《義統》，今之學者莫不觀焉。若夫諸儒之所失，與陸氏之所得，學者必有所取舍也。試爲條其大要，庶以質其是非。

對：《春秋》何爲而作哉？其王道之不行乎！孟子有言曰：「《春秋》，天子之事。」是也。去聖踰遠，諸儒紛紜，家執異論，人爲殊説，互相彈射，甚於仇讎。《開元秘書》言《春秋》者，蓋七百餘家矣。然聖人之法，得者至寡，至於棄經任傳，雜以符緯，膠固不通，使聖人之心鬱而不顯。吁！可痛也。獨唐陸淳得啖先生、趙夫子而師之，講求其學，積三十年，始大光瑩，絶出於諸家外；雖未能盡聖作之藴，然其攘異端，開正途，功亦大矣。惜夫其書之粹者，在乎《集傳》，而世微其傳矣。今所存者，請概言其一二，亦可以觀其道之所至焉。

《春秋》之法，大者在乎侵伐戰取，圍入執殺，盟會如聘，禘郊蒸嘗，歸復入納，災異賦役焉。然諸家之論，前矛後盾，未見其能一也。其間書侵者五十七，❶伐者二百四十三；❷書圍者四十四，入者二十七。聖人之意，其詳其備也如是。❸豈苟然哉？蓋誅

❶「五」，陳刻本、涂刻本作「三」。
❷「四」，原作「一」，據涂刻本改。
❸「其」，涂刻本作「旦」。

其禍亂之道耳。彼豈有是哉？先儒徒隨事而傳之，三《傳》往往從而美之者有矣。未有一言發明聖人誅之之心者也。獨陸君用啖氏之説曰：《春秋》紀師，何無曲直之辭？曰一之也。不一則禍亂之門闢矣。若夫其差者甚者，則在乎其文矣。此則見聖人絶惡之源，原情之法，此表裏之論也。其餘若盟若會，其法皆用是也。

禘郊之義，詭譎殊狀：左氏之文，略而不解；《公》、《穀》之論，泥而失真；何、杜之流，汎汎其間耳。陸氏之學，獨能斥先鄭之失，明諸侯之僭，謂禘爲王者之祭，明郊非周公之志，皆足以見其所存之博大，得聖師救亂明上下之心也。

餘若書鄭伯之克，謂克下之辭，明君臣之義，異乎所謂如二君與能殺者屑屑之論矣。書次於郎，則言非有俟而次，則意將爲賊爾，防兵亂之源，殊乎所謂過信次止者區區之談矣。發言侵言伐之例，則曰無名行師與稱罪致討之異，遠乎潤略之言，賊害之語矣。且取邑之條，則云力得之，不是其專奪，異乎不用師徒，不宜取之淺矣。其餘稱將稱師，紀名紀氏之類，亦皆度越於諸家遠甚。

旨義之衆，莫可歷數，要其歸，以聖人之道公，不以己得他見而立異，故其所造也遠，而所得也深。噫！聖門之學，吾不得而見焉，幸得見其幾者矣。則子厚之願掃其門，宜乎！對問之下，不能詳悉，故獻其略。謹對。

第三道

問：官之有屬，猶身之有臂，臂之有指也。自建官以來，未有無屬焉者也。舉今之官，則治其小者有屬，治其大者無屬。外郡縣，内群有司，此治其小者；内公府，

外刺部，此治其大者。治其小，且有屬；治其大，乃無屬，何其輕重勞佚之不侔哉？豈因其故常而恬莫之舉歟？抑舉之未見其益歟？刺部之屬，向嘗增之，直與其長等爾，非所謂屬也。公府之屬，今或存之，直他官而已，非所謂屬也。請悉陳前古治大有屬之法，可施於今者，皆何名，何選，何職，古何以有，而今何以無。古何以可，而今何以不可。詳之於説，以究當今之便。

對：竊觀治天下之道，如構室焉，其大者棟也，梁也。棟、梁豈能獨立哉？其所與相助而承上者，榱桷也。置官亦如是矣。古之三公之府，諸侯郡國，各有其屬，以成其政，後世改易不常。今則外之一郡一邑，内之一官一局，各有屬焉。至於公府機務之煩，外臺刺舉之重，則反無之。此誠小大重輕之貿焉，非必謂無益而莫之爲也，直因循故常未之更爾。

嚮者漕計之司，嘗爲之置副矣，副則誠亞其長者也。其下亦嘗創賓從之名者矣，是亦其屬也，第旋去之耳。近世宰相之官，兼門下之目，則府以其省名矣。今其屬者，乃省官爾，非丞相之屬。策謂前古治大有屬之法，可施於今者，則周冢宰之職有小宰焉，小宰之下皆其屬也，其餘五官亦各有屬焉，然其爵位有尊卑之差矣。外則牧伯之國，今刺舉之任也，其屬則其臣爾。漢之三公，府則有長史司直焉，東曹西曹之掾焉；内則御史，外則刺部，亦各自用其吏爲掾屬。其選之之道，則周六官以下，其屬皆命於天子；牧伯之臣，則其卿而下，其君選於其國爾。漢之三公，開府辟召；唐之藩鎮，亦自薦延。其位其職，則繫其長之所任而分治之耳。

今公府任其小事者非無也，直無若三公之孤，六卿之丞，共其事者爾。其治文書掌勞役者備矣，其職亦幾矣。苟欲慎其選，清其流，而易其官之名，則可矣。若欲夫預聞政事，則賢明之佐，謨謀於廟堂之上，又何細吏之問焉？若夫刺舉之屬，則在選任之爾。謹對。

第四道

問：今天下費益廣，財益匱，食加冗，農加困，貨愈籠，文愈密，而旱乾水溢，無歲無之。又未嘗得清源端本之術，少紓其弊。雖有智者，或任非其責，噤不出一語。嗚呼！忍而視斯民之殘也！今欲使財無匱，農無困，文無密，以拯斯民之殘，敢問何策之爲先？何修而後可？勿踈勿泛，以直所論。

對：天下大器，群生重畜，惟君上所制養焉。今土地之廣，人民之衆，較之近代，未爲甚盛也。然近歲費益廣，財益匱，食加冗，農加困，貨愈籠，文愈密者，何也？殆基本似有所未立，法度似有所未舉爾。三代之制，今不能收功於旦夕也，試取其切近於體務者言之。

今財之匱，食之冗，農之困，貨愈籠，文愈密者，弊雖煩，而其原一而已。其始在費益廣也。費益廣，則取於民者衆，實於府者鮮，財不得不匱，農不得不困矣。彼食冗者，亦費之一端爾。費既廣，財既匱，農既困，則貨不得不籠。貨之籠，則文不得不密矣。所謂費益廣者，不曰待哺之兵衆乎？夷狄之遺重乎？游食之徒煩乎？無用之供厚乎？爲今之計，兵之衆，豈能遽去之哉？在汰其冗而擇其精。戎狄之遺，豈能遽絶之

哉？在備於我而圖其後。游食之徒煩，則在禁其末而驅之農。無用之供厚，則在絶其源而損其數。然其所以制之者，有其道也。

夫水利之興，屯田之制，府兵之復，義倉之設，皆濟時之大利。顧縉紳議之熟矣，惟不以爲舊説之迂而忽之，則財以豐，食以足，貨利可寬，文法可損矣。雖旱乾水溢之變，繫乎歲數之常，亦吾有備焉爾。謹對。

第五道

問：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何其効之疾歟？又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何其効之遲歟？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必世云者，較諸善人則已疾，合諸聖人則已遲。三者之効，不能齊一，然則聖何道而疾？善何術而遲？王何務而必世？願以前代已然之迹，質於此三者。

對：聖人之道，無所苟而已矣。以聖人之才，施於天下，其易矣，猶必曰三年而有成也。然方之善人之効，則聖人之治，其疾也遠矣。仲尼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夫善人者，所謂「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也。既不循前人之弊而守之，又不得聖人之道而行之，宜其緩且久也。有人焉，相繼而往，則百年而後可至治矣。所謂「王者必世而後仁」，則蒙謂作禮樂之時爾。夫民之情，不可暴而使也，不可猝而化也，三年而成，大法定矣。漸之仁，摩之義，浹於肌膚，淪於骨髓，然後禮樂可得而興也。蓋禮樂者，雖上所以教民也，然其原則本於民，而成於上爾。則聖人之効所以疾，善人之効所以遲與！

夫王者之仁，其道可見矣，復請以前代

已然之迹而明之。孟子曰：「小國七年，大國五年，可爲政於天下。」此聖人之効也。若仲由謂「三年使知方」，伯禽之「三年報政」，雖不能若聖人之道醇且具也，然亦承聖師之教，奉周公之政，[1]其庶乎其次也。若漢之業創乎高祖，因循乎呂、惠，文帝守之以淳儉，孝景紹之以恭默，當時漢之興，幾百年矣，其風俗寛厚，幾致措刑，亦勝殘去殺之効乎！周承文王之業，歷武王之治，至成王之世，而周公作禮樂焉，此必世後仁之効乎！謹對。

明道文集卷之五

[1] 「政」，涂刻本作「訓」。

伊川先生文集目録

遺金閑志胡本無。

蜀守記

養魚記

書養魚記後

爲太中書家藏寶字後

聞侯舅應辟南征詩

游嵩山

謝王佺期寄藥

雜記三首胡本無。

第五、

書啟

爲家君上宰相書

謝呂晦叔待制相見書

爲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再書

答橫渠先生書

再答

上富鄭公書胡本無「誠能」至「之休」二十二字。

答富公小簡

上河南帥書

答人示奏草書

答朱長文書

上文潞公求龍門庵地小簡

上韓持國資政求撰兄墓誌書

上孫叔曼侍郎求寫兄墓誌書

答楊時慰書胡本無。

謝韓康公啟

又謝簡

答呂進伯簡三

與呂大臨論中書胡本去注文「子居，和叔之子」六字，卻於本文「子居」上加一「邪」字。

答楊時論西銘書

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第六

禮

第七

明道先生行狀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敘述序
明道先生墓表
宋太師致仕潞國公文彥博題
孝女程氏墓誌
爲家君祭司馬温公文
爲家君祭韓康公文
爲家君祭吕申公文
爲家君祭李屯田九縣君文
祭劉質夫文
祭李端伯文
祭楊應之文
祭朱公掞文

第八

墓誌　家傳　祭文

書先公自撰墓誌後
先公太中家傳
上谷郡君家傳胡本「絮爨」下無「皆」字。
叔父朝奉墓誌銘
家世舊事
改葬告少監文胡本「姪」作「猶子」。《祭四十一郎文》同。
祭席仁叟文
祭張子直文
祭四十一郎文
祭李邦直文
祭李通直文

右伊川先生文八卷。政和二年壬辰七月，孤端中序曰：道之在天下，民日用之，聖人慮後世不足以知之，載之六經，丁寧教告，纖悉具備，宜若人人見而知之。然自秦、漢以下，泯没無傳。惟伊川先生以出類之才，獨立乎百世之後，

天下學士大夫翕然宗師之，聖人之道蔽曀千四百年，至先生而復明。昔之論者，謂孟子之功可同於禹，以其辨異端、闢邪説也。當是時，去聖人未遠，異端之害教也未深，豈若後世沉深固結，雖豪傑之士，亦無以自脱。先生獨能如醉之醒，如夢之覺，其功豈不優於孟子哉？元祐初，大臣以先生道義薦諸朝，召爲崇政講官，哲宗信而敬之。既而同朝之士有以文章重於時者，忌先生名出己右，與其黨類巧爲謗詆，遂以罷去。其後朝命屢加，終不復起，居於洛陽，天下尊仰之。紹聖治元祐諸臣罪，先生坐嘗爲所薦，責涪州。今上嗣聖，得歸，遂居伊川，後七年而終。先生既没，昔之門人高弟皆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門人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不肖孤既無以嗣聞斯道，姑用記其言，且又使姪昺編次其遺文，俾後之學者觀其經述之通明，論議之純一，謀慮之宏深，出處之完潔，雖於先生之道未能備見其純全，亦將庶幾焉。先生有《易傳》六卷，《繫辭説》、《書説》、《詩説》、《春秋傳》、《改正大學》、《論》、《孟》説各一卷，别行。

伊川文集卷之一

奏　疏

爲太中上皇帝應詔書❶

臣珦言：伏覩八月八日詔勑，以比年以來，水潦爲沴，八月庚寅大雨，應中外臣僚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及當世利病。此蓋皇帝陛下承祖宗大業，嚴恭天命，祇畏警懼之深也。天下士民欽聞德音，苟有知見，孰不願披忠瀝懇，上達天聽？臣雖至愚，官爲省郎，職分郡寄，敢不竭其區區之誠，以應明詔。惟陛下寬其狂易之誅，賜之省覽，則天下幸甚！

臣聞水旱之沴，由陰陽之不和；陰陽不和，繫政事之所致。是以自昔明王，或遇災變，則必警懼，以省躬之過，思政之闕，廣延衆論，求所以當天心，致和氣，故能消弭變異，長保隆平。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雊雉之異。二王以爲懼而修政行德，遂致王道復興，皆爲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今陛下嗣位之初，比年陰沴，聖心警畏，下明詔以求政之闕，誠聖明之爲也。然臣觀近古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世有之。其如人君不由於至誠，天下徒以爲虚語，豈復有如商之二宗興王道於既衰者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興善治，思商宗之休實，鑒後代之虚飾，不獨消復災沴

❶ 此題涂刻本作「家君應詔上英宗皇帝書」，下有小字「治平二年」。

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

伏觀詔旨：「時政闕失，當世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毋有所諱。」臣竊惟天下之勢所甚急者，在安危治亂之機。若夫指一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病，徒爲小補，不足以救當世之弊，而副陛下勤求之意也。所謂安危治亂之機，臣請條其大端。

所謂安且治者：朝廷有綱紀權持，總攝百職庶務，天下之治，如網之有綱，裘之有領，舉之而有條，委之而不紊也。郡縣之官，得人而職修，惠養有道，朝廷政化宣達於下也。百姓安業，衣食足而有恒心，知孝悌忠信之教，率之易從，勞之不怨，心附於上，固而不可揺也。化行政肅，無姦宄盜賊之患，設有之，不足爲慮，蓋有殲滅之備，而無嚮應之虞也。民心和而陰陽順，無水旱蟲螟之災，雖有之，不能爲害，蓋倉廩實而府庫充，官用給於上，民食足於下也。武備修而威靈振，蠻夷戎狄無敢不服，雖有之，不足爲憂，蓋甲兵利而儲備豐，將善謀而士素練也。此六者，所謂安且治者。

今之事，一皆反是。朝廷紀綱汗漫離散，莫可總攝，本原如此，治將安出？郡縣之官，選不以道，更易之數，雖時謂才者，尚莫能稱其職，况庸常者乎？循常苟安，狃以成俗，舉世以爲當然。政治廢亂，生民困苦，朝廷雖有惠澤，孰能宣布以達於下？所與共理者如此，天下斯可知矣。百姓窮蹙，日以加甚，而重斂繁賦，消削之不息。天下户口雖衆，而自足者益寡。司牧者治其事爾，非有師保左右之也。其善惡勤惰，趨利避害，或昧而反之，一從其自然，而困之陷之之道又非一塗。人用無聊，苟度歲月，驅之於治則難格，率之於惡則易揺。民惟邦本，本

根如是，邦國奈何？民無生業，極困則慮生；不漸善教，思利而志動。乘間隙則萌姦宄，逼凍殍則爲盜賊。今兹幸無大故，尚爾苟安，設或遇大饑饉，有大勞役，奸雄一呼，所在必應。以今無事之時，尚恐力不能制，况勞擾多事之際乎？天下安危，實繫於此。

保民之道，以食爲本。今自京師至於天下，計平時之用，率無三年之蓄，民間空匱，則又甚焉。以萬室之邑觀之，有厚蓄者百無二三，困衣食者十居六七，統而較之，天下虚竭可知矣。豐年樂歲，飢寒見於道路，一穀不稔，便致流轉，卒有方數千里連數年之水旱，不知何以待之？姦盜蜂起於内，夷狄乘隙於外，雖欲爲之，末如何矣。

戎狄强盛，古未有比，歲輸金帛以修好，而好不可恃；窮天下之力以養兵，而兵不足用。尚幸二虜無謀，厭小欲而忘大利，故我得以紓朝夕之急。若其連衡而來，則必興數十萬之衆，宿於邊境，饋餉不繼，財用不充，將何以濟乎？驕惰之兵，縱無奔潰之患，曠日持久，終有窮極之虞。又况征斂興發，而人民轉亡；❶饑饉愁怨，而姦雄競起。事至於此，興衰可知。以此觀之，天下之勢，安乎？危乎？

凡此數端，皆有危亡之虞，而未至於是者，不識朝廷制置能使之然邪？抑亦天幸而偶然邪？幸然之事，其可常乎？先皇帝至仁格天地，保持之以至於今，歷時既已久，言者既已多，朝廷遂以爲果不足憂也，可以常然，姑維持之而已，雖聞至深至切之言，不爲動也。嗚呼！貽天下之患，必由於是乎！今天下尚無事，朝廷宜急思所以救時

❶「人民」，涂刻本互乙。

之道。不然，臣恐因循歲月，前之所陳者一事至，則爲之晚矣。中人之家，有百金之産，子孫保守，不敢不念。陛下承祖宗大業，可不懼乎？

今言當世之務者，必曰所先者：寬賦役也，勸農桑也，實倉廩也，備災害也，修武備也，明教化也。此誠要務，然猶未知其本也。臣以爲所尤先者有三焉，請爲陛下陳之。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有其本，不患無其用。

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此之謂也。夫以一夫之身，立志不篤，則不能自修，况天下之大，非體乾剛健，其能治乎？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而或欲爲而不知所措，或始鋭而不克其終，或安於積久之弊而不能改爲，或惑於衆多之論而莫知適用。此皆上志不立故也。

臣觀朝廷，每有善政，鮮克堅守，或行之而天下不從，請舉近年一二事以明之。朝廷以今之任人未嘗選擇，一用薦舉之定式，患所舉不得其人也，故詔以飭之，非不丁寧，然而當其任者如弗聞也。陛下以爲自後所舉果得其人乎？曾少異於舊乎？又以守令數易之害治也，詔廉察之官，舉其有善政者俾之再任，於今未聞有應詔者。豈天下守令無一人有善政邪？苟誠無之，朝廷負生民，

不已甚乎？且以爲善而行之，何不使天下奉承以見其効？若曰：「非不欲必行也，奈天下不從何？」如此則是政令不行矣，將如天下何？此亦在陛下而已。苟陛下之志先立，奮其英斷以必行之，雖彊大諸侯，跋扈藩鎮，亦將震慴，莫敢違也，況郡縣之吏乎？故臣願陛下以立志爲先，如臣前所陳，法先王之治，稽經典之訓，篤信而力行之，救天下深沉固結之弊，爲生民長久治安之計，勿以變舊爲難，勿以衆口爲惑，則三代之治可望於今日也。若曰人君所爲，不可以易，易而或失，其害則大。臣以爲不然。稽古而行，非爲易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法先王，稽訓典，將大有爲而致敗亂者乎？惟動不師古，苟安襲弊，卒至危亡者則多矣。事據昭然，無可疑也。願陛下不以臣之疎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

所謂責任者：夫以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説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

夫圖任之道，以愼擇爲本。擇之愼，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愼，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其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

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摇，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

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慎擇，擇之不慎，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慎，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摇；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群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爲，苟循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摇，日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

若曰非任之艱，知之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繫。此人君所以難之也。臣以爲知人誠難，亦繫取之之道如何爾。臯陶爲帝舜謨曰：「在知人。」禹吁而難之，及其陳九德，載采采，則曰「底可績」，蓋詢行考實，人焉廋哉？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履道之士，孝聞於家，行著於鄉，德推於朝廷，節見於事爲，其言合聖人之道，其施蹈經典之訓，及用之於朝，反致敗亂者乎？用是而求，其有差乎？若乃人君以爲賢，而用之卒敗厥事者，古亦多矣。稽迹其由，蓋取之不以其道也。大率以言事合於己心，則謂之才而用之，曾不循核本末，稽考名實，如前之云。傷明害政，不亦宜乎？四海之大，未始乏賢，誠能廣聰明，揚側陋，至誠降禮，求之以道，雖臯、夔、伊、周之比，亦可必有，賢德志道之士，皆可得而用也。

願陛下如臣前所陳，既堅求治之志，則以責任宰輔爲先，待之盡其禮，任之盡其誠，責之盡其職。不患其不爲，患其不能爲；不患其不能爲，患其不得爲。蓋不爲者可責之必爲，不能者可勉求而能，惟不得爲則已矣。所謂不得爲者，君臣之志不通，懷顧慮而不肯自盡，此由失待任之道也。

今執政大臣皆先朝之選，天下重望，在陛下責任之而已。臣願陛下召延宰執，從容訪問今天下之事，爲安爲危，爲治爲亂，當維持以度歲月乎？當有爲以救其弊乎？如曰當爲，則願示之以必爲之意，詢之以所爲之政，審慮之，力行之，時不可後，事不可緩也。如曰非不爲也，患不能也。則天下之廣，豈無賢德可以禮問？朝廷之上，豈無英髦可以討論？有先王之政可以考觀，有經典之訓可以取則，道豈遠哉？病不求爾。在君相協心勤求，力爲之而已。如曰無妄爲也，姑守常而已，則在陛下深思而明辨之。唐文宗之時，大權漸奪，天下將亂，而牛僧孺欺以爲治矣。史册書之，可爲明鑒。今陛下聖明，執政忠良，無是事也。願陛下不以臣之疎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

所謂求賢者：夫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群僚，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者採伐，不登於用。況賢能之士，傑出群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顧取之之道如何爾。

今取士之弊，議者亦多矣。臣不暇條析，而言大概。投名自薦，記誦聲律，非求賢之道爾。求不以道，則得非其賢，間或得才，適由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朝廷選任，盡自其中，曾不虞賢俊之棄遺於下也。果天下無遺賢邪？抑雖有之，吾姑守法於上，不足以爲意邪？將科舉所得之賢，已足治而不乏邪？❶臣以爲治天下今日之弊，蓋由此也。以今選舉之科，用今進任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賢，興天下之治，其猶北轅適越，不亦遠乎？臣願陛下如臣前所陳，既立求治之志，又思責任之道，則以求賢爲先。苟不先得賢，雖陛下焦心勞思，將安所施？誠得天下之賢，置之朝廷，則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此所謂勞於求賢，逸於得人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稱治之君，有不以求賢爲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此言之，用賢之驗，不其甚明？

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臣以爲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瓌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爾。

夫人君用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今朝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以求賢取士爲意。相先引彙，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恥。大率以爲任己可也，士將安補？今世無賢，求之何益？夫以周公之

❶「治」上，涂刻本有「致」字。

聖，其自任足矣，尚汲汲求賢以自輔也。以其聖且好賢，知人之明，宜天下之賢皆爲之用，莫有遺也。尚乃日不暇給，❶恐失天下之士。後之人其才不及周公，而自謂足矣，不求賢以自輔也。以其不求，且知之不明，宜賢者在下之多也，乃曰天下無賢矣。噫！何其用意與周公異也！❷欲其助皇明燭幽隱，不可得也。然亦繫上之所爲而已。陛下誠能專心致志，孜孜不倦，以求賢爲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朝廷之上，推賢援能者登進之，蔽賢自任者疎遠之，自然天下嚮風。自下及上，❸孰不以相先爲善行，薦達爲急務？搜拔既廣，❹雖小才片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益貴而守益堅，廉耻格而風教厚矣。天下之賢，其有遺乎？既得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

今世人情淺近，積慣成俗，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千百而取，群伍而用，庸惡混雜，曾不以爲非。設或拔一賢，進一善，出於不次，則求摭小差，衆議囂沸。如真廟擢种放，先朝用范仲淹是也。設非君心篤信，寧免疑惑，反自以爲過。此所以非常之舉，曠久不行也。伏見近日陛下不由言薦，擢范純仁置之言路，在今世爲非常之舉。純仁名臣之子，有才名，在位多言其能，陛下擢之，當也。然臣願陛下自信勿疑。純仁果賢，則陛下知人之明也。如用之而無顯効，則亦曰吾勞心任人，雖未得其効，亦無媿於天下矣。設或大敗厥職，則亦曰吾知之失也，當益務選擇，期於得人爾。蓋拔十得五，才不可勝

❶「給」，陳刻本、涂刻本作「食」。
❷「意」，陳刻本、涂刻本作「心」。
❸「自下及上」，陳刻本、涂刻本作「自上及下」。
❹「拔」，涂刻本作「羅」。

用；求賢而失，尚愈於不求。誠持是心，何患不得賢也！方陛下用純仁，識者皆喜，臣獨憂之。何者？陛下始奮英斷拔一人，誠恐或有差失，遂抑聖心，以爲專守常規，可以無過，不復以簡擢爲意，則天下將何望焉？此在陛下自信勿疑而已。願陛下不以臣之疎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

臣前所陳三者，治天下之本也。臣非不知有興利除害之方，安國養民之術，邊境備禦之策，教化根本之論，可以爲陛下陳之，顧三者不先，徒虛言爾，三者既行，不患爲之無術也。願陛下以社稷爲心，以生民爲念，鑒苟安之弊，思永世之策，賜之省覽，察其深誠，萬一有毫髮之補於聖朝，臣雖被妄言之誅，無所悔恨。昔賈誼爲漢文言治亂，漢文不能用，百世之下爲譏。❶ 願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狂瞽之言，惟聖明裁恕。干冒宸嚴，臣無任兢皇戰汗，激切屏營之至。

代太中上皇帝書❷

具位臣程珦皇恐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

臣聞孝莫大於安親，忠莫先於愛主，人倫之本，無越於斯。人無知愚，靡不知忠孝之爲美也，然而不得其道則反害之。故自古爲君者，莫不欲孝其親，而多獲不孝之譏；爲臣者莫不欲忠其君，而常負不忠之罪。何則？有其心，行之不得其道也。伏惟陛下以至德承洪業，以大孝奉先帝，聖心切至，天

❶ 「譏」下，涂刻本有「病」字。

❷ 此題涂刻本作「爲家君上神宗皇帝論薄葬書」，且下有小字「治平四年」。

下共知。然臣以疎賤，復敢區區冒萬死以進其説者，願陛下以至孝之心盡至孝之道，鑑歷古之失爲先帝深慮，則天下臣子之心無不慰安。所謂歷古之失，臣觀秦、漢而下，爲帝王者，居天下之尊，有四海之富，其生也奉養之如之何，其亡也安厝之如之何，然而鮮克保完其陵墓者，其故何哉？獨魏文帝、唐太宗所傳嗣君，能盡孝道，爲之遠慮，至今安全，事迹昭然，存諸簡策。嗚呼！二嗣君不苟爲崇侈以狥己意，乃以安親爲心，可謂至孝矣。漢武之葬，霍光秉政，暗於大體，奢侈過度，至使陵中不復容物，赤眉之亂，遂見發掘。識者謂赤眉之暴，無異光自爲之，爲其不能深慮以致後害也。二君從儉，後世不謂其不孝；霍光厚葬，千古不免爲罪人。自古以來，觀此明鑑而不能行之者，無他，衆議難違，人情所迫爾。苟若務合常情，遂亡遠慮，是乃厚於人情而薄於先君也，不亦惑乎！魏文帝所作終制，及唐虞世南所上封事，皆足取法。其指陳深切，非所忍言，願陛下取而觀之，可以見明君賢臣所慮深遠。古人有言曰：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自昔人臣當大事之際，乃以興廢之言爲忌諱，莫敢議及，如此苟循人情，辜負往者，不忠之大者也。

臣竊慮陛下追念先帝，聖情罔極，必欲崇厚陵寢，以盡孝心。臣愚以爲：違先帝之儉德，損陛下之孝道，無益於實，有累於後，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損抑至情，深爲永慮，❶承奉遺詔，嚴飭有司，凡百規模，盡依魏文之制，明器所須，皆以瓦木爲之，金銀銅鐵珍寶奇異之物無得入壙，然後昭示遐邇，

❶「永」，陳刻本、涂刻本作「遠」。

刊之金石，如是則陛下之孝顯於無窮，陛下之明高於曠古。至於紈帛易朽之物，亦能爲患於數百年之後，漢薄后陵是也。或曰：山陵崇大，雖使無藏，安能信於後世？臣以爲不然。天下既知之，後世必知之。臣嘗遊秦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惟昭陵不犯。陵旁居人尚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所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獨全也。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有陛下欲厚其親，而臣反欲薄於其君乎？誠以厚於先帝，無厚於此者也。遺簪墜履，尚當保而藏之，不敢不恭，况於園陵，得不窮深極遠以慮之乎？

陛下嗣位方初，群臣畏威，臣苟不言，必慮無敢言者。陛下以臣言爲妄而罪之，則臣死且不悔；以臣言爲是而從之，則可以爲先帝之福，大陛下之孝，安天下之心，示萬世之法，所補豈不厚哉？

臣哀誠内激，言意狂率，願陛下詳覽而深察之，天下不勝大願。臣無任踰越狂狷恐懼之極，臣昧死頓首謹言。

代彭中丞論濮王稱親疏❶

臣思永言：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奏章交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爲陛下明辨其事。

竊以濮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爲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爲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爲姪。此

❶ 此題涂刻本作「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論濮王典禮疏」，且下有小字「治平二年四月」。

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爲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辨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寔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絶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

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致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爲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濮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

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爲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絶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别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别，斯亂大倫。

今濮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爲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貳，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爲决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姦人以邪説惑陛下，言親義非一，不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

則與稱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疎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爲本，乃以疑似無正定之名黷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仁廟，乃有嚮背之嫌；去之於濮王，不損所生之重？絶無小益，徒亂大倫。

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謂不加殊名，無以別於臣列。臣以爲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爲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爲濮國太王，如此則夐然殊號，絶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爲率。借如既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於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國極尊崇之道，於仁皇無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爲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爲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爲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

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已，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海宇億兆涵被仁恩。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聞以濮王爲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孝事仁皇之心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絶，群情洶懼，異論喧囂。夫王者之孝，在乎得四海之歡心，胡爲以不正無益之

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爲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位，濮王居藩，陛下既爲冢嗣，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側懼？是則君臣兄弟立致釁隙，其視陛下當如何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

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歡於上，皆當垂祐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悦，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夫姦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爲身謀，害義傷孝，以陷陛下。今既公論如此，不無徊徨，百計搜求，務爲巧飾，欺罔聖聽，枝梧言者，儌冀得已，尚圖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辯已至，使陛下之心無由而悟。

伏乞將臣此章，省覽數遍，裁自宸衷，無使姦人與議。其措心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陛下者，皆姦人也。幸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説，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願。

代呂晦叔應詔疏[1]

伏覩今月十三日詔勑，以彗出東方，許中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臣自言事得罪，久去朝廷，無所補報，退就閑冗。尚敢區區以言自進者，誠見陛下寅畏天命，有恐懼修省之意。草萊之人，尚思效其忠懇，况臣世荷國恩，久忝近侍，雖罪釁之餘，敢不竭其愚

[1] 此題涂刻本作「代呂公著應詔上神宗皇帝書」，且下有小字「熙寧八年十月」。

誠，以應明詔？

臣伏觀前史所載，彗之爲變多矣，鮮有無其應者，蓋上天之意，非徒然也。今陛下既有警畏之心，當思消弭之道。且以今日之變，孰從而來？《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非政之所致歟？如曰非政之由，則經爲誣矣，臣復何言？詔之所求，亦爲虛設。若以爲政之所致，則改以一作「而」。順天，在陛下而已。晏子所謂「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傳》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又曰：「所以除舊布新。」臣願陛下祗若天戒，思當除者何事，而當新者何道。如曰舊政既善，無所可除，則天爲誣矣，臣復何言？若以爲當求自新，則在陛下思之而已。自非大無道之世，何嘗不遇災而懼？然而能自新者蓋寡，大率蔽於所欲，惑於所任，明不足以自辨也。視是而爲非，以邪而爲正，敗亡至而不寤，天亦不能戒也。豈其惡存而好亡，憎治而喜亂哉？亦惑而不能辨爾。臣以爲辨之非艱，顧不得其道也。誠能省己之存心，考己之任人，察己之爲政，思己之自處，然後質之人言，何惑之不可辨哉？能辨其惑，則知所以應天自新之道矣。臣請爲陛下辨之。

所謂省己之存心者：人君因億兆以爲尊，其撫之治之之道，當盡其至誠惻怛之心，視之如傷，動敢不慎？兢兢然惟懼一政之不順於天，一事之不合於理，如此，王者之公心也。若乃恃所據之勢，肆求欲之心，以嚴法令舉條綱爲可喜，以富國家强兵甲爲自得，鋭於作爲，快於自任，貪惑至於如此，迷错豈能自知？若是者，以天下狥其私欲者也。勤身勞力，適足以致負一作「貪」。敗，夙興夜寐，適足以招後悔。以是而致善治者，

未之聞也。願陛下内省於心，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

所謂考己之任人者：夫王者之取人，以天下之公而不以己，求其見正而不求其從欲，逆心者求諸道，巽志者察其非，尚孜孜焉懼或失也。此王者任人之公也。若乃喜同而惡異，偏信而害明，謂彼所言者吾之所大欲也，悦而望之，信而惑之，至於甚惡而不察，恣欺而不悟。推是而往，鹿可以爲馬矣。願陛下考己之任人，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

方陛下思治之初，未有所偏主，好惡取舍一以公議，天下謂之賢，陛下從而賢之者衆矣，進之於朝亦多矣。及乎既有爲也，皆以不合而去之，更用後來之人，皆昔未嘗以爲賢者也，然後議論無違。始之所賢者皆愚，始之未嘗賢者皆賢，此爲天下之公乎？己意之私乎？自論議無違之後，逆耳怫心之言亦罕聞矣。夫以居至尊之位，負出世之資，而不聞怫逆之言，可懼之大者也。知人之難，雖至明不能無失。然至於朝合則爲不世之賢，暮隙則有一作「爲」。無窮之罪，顛錯亦已甚矣。在任人之道當改亦明矣。

所謂察己之爲政者：爲政之道，以順民心爲本，以厚民生爲本，以安而不擾爲本。陛下以今日之事，方於即位之初，民心爲歡悦乎？爲愁怨乎？民生爲阜足乎？爲窮蹙乎？政事爲安之乎？爲擾之乎？億兆之口非不能言也，顧恐察之不審爾。苟有不察，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

所謂思己之自處者：聖人謂「亡者保其

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陛下必不以斯言爲妄。自古以來，何嘗有以危亡爲憂而至危亡者乎？惟其自謂治安而危亡卒至者則多矣。不識陛下平日自處，以天下爲如何，聖心所自知也。苟有憂危恐懼之心，常慮所任者非其人，所由者非其道，唯恐不聞天下之言，如此則聖王保天下之心也，上帝其鑒之矣。或以爲已安且治，所任者當矣，所爲者至矣，天下之言不足恤矣，如此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

所謂質之人言者，當有其方。欲詢之於衆人乎？衆人之言可使同也。欲訪之下民乎？下民之言亦可爲也。察之以一人之心，而蔽之以衆人之智，其可勝乎？是不足以辨惑，而足以固其蔽爾。臣以爲在外一二老臣，事先朝數十年，久當大任，天下共知其非欺妄人也，知其非覆敗邦家者也，臣願陛下禮而問之，宜可信也。及天下所謂賢人君子，陛下聞之於有爲之前，而不在今日利害之間者，亦可訪也。以是數者參考之，則所當改者何事，所當新者何道，固可見矣。

天下之人，一聞詔音，莫不鼓舞相慶，謂陛下必能上應天心，召迎和氣。臣以爲唯至誠可以動天，在陛下誠意而已。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雊雉之異，二王以爲懼而修政，遂致王道復興，皆爲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近世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常有之，倘人君不由於至誠，則天下徒以爲虛語，其能感天心弭災變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然改爲，思商宗之休實，鑑後代之虛飾，不獨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天下幸甚！

代富弼上神宗皇帝疏稿❶

臣弼伏覩太皇太后山陵有期，老臣之心有所甚切，不忍不言，昧死以聞，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勝大願！

往者營奉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豫，未能聽事。朝廷罔然不知其制，失於迫卒，不復深慮博訪，凡百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以巨木架石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壙中又爲鐵罩，重且萬斤，以木爲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毀。梓宮之厚度不盈尺，異日以億萬鈞之石，自高而墜，其將奈何？思之及此，骨寒膽喪。臣始則不知其詳，後則無以爲計。士民之間有知之者，無不痛心飲恨，況老臣之心乎？況陛下之心乎？其後厚陵始爲石藏，議者竊意主事大臣已悟昭陵之事，獨陛下未知之爾。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天下之養，因此事會，當爲之謀。

竊以周公制合葬之禮，仲尼善魯人之祔。歷代諸陵，雖不盡用，亦多行之。太祖皇帝神謀聖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夫以周公之制，仲尼之訓，歷代之舊，藝祖之法，循而行之，可無疑也。老臣願陛下思安親之道，爲後日之慮，決於聖心，勿循浮議，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徹去鐵罩，用厚陵石藏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陛下莫大之孝。復何難哉？在陛下斷之而已。既合禮典，又順人情，雖無知之人必不

❶ 此題涂刻本作「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論永昭陵疏」，下有小字「元豐三年」。

敢以爲非是。但恐有以陰陽拘忌之説，上惑聰明者，❶在陛下睿斷，不難辨也。不遵聖訓，不度事宜，而規規於拘忌者，爲賢乎？爲愚乎？且陰陽之説，設爲可信，吉凶之應，貴賤當同。今天下臣庶之家，夫婦莫不同穴，未聞以爲忌也。獨國家忌之，有何義理？唐中宗庸昏之主，尚能守禮法，盡孝心，責嚴善思愚惑之論，卒祔乾陵。其後高宗子孫歷世延永，是合葬非不利也。

老臣位至三公，年將八十，復何求哉？所保者名節而已，肯以不是事勸陛下取譏於後世乎？復恐陛下謂臣心雖忠切，而識慮愚暗，不能曉達事理。臣誠至愚，然臣所言者，欲陛下守經典之訓，遵藝祖之規，使仁宗皇帝得安全之道，於太皇太后極崇奉之意，豈獨老臣之心哉？天下之心莫不然也。陛下不信，試以臣之所陳，訪於群臣，必無以爲非者。若以臣言爲非，則是使仁宗遺骨聖體碎於巨石之下而不恤，乃爲是也。凡有血氣之類，孰肯爲此意乎？

臣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至宰相，聾瞽之蔽，不能早知而救之於始，已爲大罪。今遇可爲之時，若更惜情顧己，不能極言，天地神靈，必加誅殛死，何面目見仁宗於地下？且陛下不知則已，今既聞之，在常人之情，無可忍而不爲之理，况陛下至仁大孝乎？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則天下不勝大願。

富公見託爲此奏，頤以拙於文辭，辭之再三，其意甚切，義不可拒。數日之間，遂生顧慮，不克上。惜乎其不果於義也，遂爲忠孝罪人！

❶「聰明」，涂刻本作「聖聰」。

上仁宗皇帝書皇祐二年

草莽賤臣程頤，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闕下。

臣伏觀前古：聖明之主，無不好聞直諫，博采芻蕘，故視益明而聽益聰，紀綱正而天下治；昏亂之主，無不惡聞過失，忽棄正言，故視益蔽而聽益塞，紀綱廢而天下亂。治亂之因，未有不由是也。伏惟陛下德侔天地，明並日月，寬慈仁聖，自古無比，曷嘗害一忠臣，戮一正士。群臣雖有以言事得罪者，旋復拔擢過其分際，此千載一遇言事之秋也。桀、紂暴亂，殘賊忠良，然而義士不顧死以盡其節。明聖在上，其仁如天，布衣之士雖非當言責也，苟有可以裨聖治，何忍默默而不言哉？今臣竭其愚忠，非有斧鉞之虞也。所慮進言者至衆，豈盡有取，狂愚必多，而陛下因謂賤士之言無適用者。臣雖披心腹，瀝肝膽，不見省覽，秖成徒爲，此臣之所懼也。儻或陛下少留聖慮，則非臣之幸，實天下之幸。臣請自陳所學，然後以臣之學議天下之事。

臣所學者，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爲聖人，賢者由之爲賢者，堯、舜用之爲堯、舜，仲尼述之爲仲尼。其爲道也至大，其行之也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而下，衰而不振；魏、晉之屬，去之遠甚；漢、唐小康，行之不醇。自古學之者衆矣，而考其得者蓋寡焉。道必充於己，而後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也。出處無常，惟義所在。所謂道非大成，不苟於用，顔回、曾參之徒是也。天之大命在夫子矣，故彼得自善其身，非至

聖人則不出也。在於平世，無所用者亦然。所謂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也。亮感先主三顧之義，閔生民塗炭之苦，思致天下於三代，義不得自安而作也。如臣者，生逢明聖之主，而天下有危亂之虞，義豈可苟善其身，而不以一言悟陛下哉？故曰出處無常，惟義所在。

臣請議天下之事。不識陛下以今天下爲安乎？危乎？治乎？亂乎？烏可知危亂而不思救之之道？如曰安且治矣，則臣請明其未然。方今之勢，誠何異於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者乎？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竊惟固本之道，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於足衣食。今天下民力匱竭，衣食不足，春耕而播，延息以待，一歲失望，便須流亡。以此而言，本未得爲固也。臣料陛下仁慈，愛民如子，必不忍使之困苦一至於是。臣竊疑左右前後壅蔽陛下聰明，使陛下不得而知。今國家財用，常多不足，不足則責於三司，三司責諸路轉運。轉運何所出？誅剥於民爾。或四方有事，則多非時配卒，毒害尤深。急令誅求，竭民膏血，往往破産亡業，骨肉離散。衆人觀之，猶可傷痛；陛下爲民父母，豈不憫哉？

民無儲備，官廩復空。臣觀京師緣邊以至天下，率無二年之備。卒有連歲凶災，如明道中，不知國家何以待之？坐食之卒，計踰百萬，既無以供費，將重斂於民，而民已散矣。强敵乘隙於外，姦雄生心於内，則土崩瓦解之勢，深可虞也。太寧之世，聖人猶不忘爲備，必有九年之蓄，以待凶歲。況今百姓困苦，愁怨之氣上衝於天，災沴凶荒，是所

召也。陛下能保其必無乎？中民之家有十金之産，子孫不能守，則人皆謂之不孝。陛下承祖宗基業，而前有土崩瓦解之勢，可不懼哉？

戎狄强盛，自古無比，幸而目前尚守盟誓。果能以金帛厭其欲乎？能必料其常爲今日之計乎？則夫沿邊豈宜無備？益以兵則用不足，省其戍則力弗支，皆非長久之策也。前者昊賊叛逆，西垂用兵，數年之間，天下太困。蓋内外經制，多失其宜，陝西之民，苦毒尤甚。及多逃散，重以軍法禁之，以至人心大怨，皆有思寇之言。悖逆之深，不敢以聞聖聽，顧恐陛下亦頗知之。故曰：「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彼庶民者，飢寒既切於内，父子不相保，尚能顧忠義哉？非民無良，政使然也。當時秦中，寇盜屢起，儻稽撲滅，必多響應，幸而尋時盡能誅剪。尚賴社稷之福，西虜亦疲，彼知未可遠圖，遂且詭辭稱順。向若更相牽制，未得休兵，内釁將生，言之可駭。今天下勞弊，不比景祐以前。復有加曩時之役，臣愚切恐不能堪矣。况爲患者，豈止西戎？臣每思之，神魂飛越。不知朝廷議者以爲如何，亦嘗置之慮乎？其謂制之無術乎？

臣竊謂今天下猶無事，人命未甚危，陛下宜早警惕于衷，思行王道。不然，臣恐歲月易失，因循不思，事勢觀之，理無常爾。雖我太祖之有天下，救五代之亂，不戮一人，自古無之，非漢、唐可比，固知趙氏之祀安於泰山。然而損陛下之聖明，陷斯民於荼毒，深可痛也。臣料群臣必未嘗有爲陛下陳王道者，以陛下聖明，豈有言而不行者乎？

竊惟王道之本，仁也。臣觀陛下之仁，堯、舜之仁也。然而天下未治者，誠由有仁

心而無仁政爾。故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陛下精心庶政，常懼一夫不獲其所，未嘗以一喜怒殺一無辜；官吏有犯入人罪者，則終身棄之。是陛下愛人之深也。然而凶年飢歲，老弱轉死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爲盜賊，犯刑戮者，幾千萬人矣。豈陛下愛人之心哉？必謂歲使之然，非政之罪歟？則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三代之民，無是病也。豈三代之政不可行於今邪？州縣之吏有陷人於辟者，陛下必深惡之，然而民不知義，復迫困窮，放辟邪侈而入於罪者，非陛下陷之乎？必謂其自然，則教化，聖人之妄言邪？

天下之治，由得賢也。天下不治，由失賢也。世不乏賢，顧求之之道如何爾。今夫求賢，本爲治也。治天下之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也。求乎明於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者，各以其所得大小而用之。有宰相事業者，使爲宰相；有卿大夫事業者，使爲卿大夫；有爲郡之術者，使爲刺史；有治縣之政者，使爲縣令。各得其任，則無職不舉，然而天下弗治者，未之有也。

國家取士，雖以數科，然而賢良方正，歲止一二人而已，又所得不過博聞强記之士爾；明經之屬，唯專念誦，不曉義理，尤無用者也。最貴盛者，唯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爲工。詞賦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學之以取科第，積日累久，至於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豈嘗知之？居其位，責其事業，則未嘗學之。譬如胡人操舟，越客爲御，求其善也，不亦難乎？往者丁度建言，「祖宗以來，得人不少」，愚瞽之甚，議者至今切齒。

使墨論墨，固以墨爲善矣。

今天下未治，誠由有君而無臣也。豈世無人？求之失其道爾。苟欲取士必得，豈無術哉？王道之不行二千年矣，後之愚者皆云時異事變，不可復行，此則無知之深也。然而人主往往惑於其言。今有人得物於道，示玉工，曰玉也；示衆人，曰石也。則當以玉工爲是乎？以衆人爲然乎？必以玉工爲是矣。何則？識與不識也。聖人垂教，思以治後世，而愚者謂不可行於今。則將守聖人之道乎？從衆人之言乎？謂衆人以王道可行，其猶詰瞽者以五色之鮮，詢聾者以八音之美，其曰不然，宜也。彼非憎五色而惡八音，聞見限也。

臣觀陛下之心，非不憂慮天下也。以陛下憂慮天下之心行王道，豈難乎哉？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曰：「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以諸侯之位，一國之地，五年可以王天下。況陛下居天子之尊，令行四海，如風之動，苟行王政，奚啻反手之易哉？昔者大禹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思以利天下，雖勞苦不避也。今陛下行王政，非有苦身體勞思慮之難也，何憚而不爲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匹夫猶當行道以顯父母，況陛下貴爲天子，豈不發憤求治，思齊堯、舜，納民仁壽，上光祖考，垂休無窮？凡所謂孝，無大於此者也。

臣以謂：治今天下，猶理亂絲，非持其端，條而舉之，不可得而治也。故臣前所陳，不及歷指政治之闕，但明有危亂之虞，救之當以王道也。然而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願得一面天顏，罄陳所學。如或有取，陛

下其置之左右，使盡其誠；苟實可用，陛下其大用之；若行而不効，當服罔上之誅，亦不虛受陛下爵禄也。

陛下問群臣，群臣必謂寒賤之士，未可使近上側。自臣思之，以爲不然。臣高祖羽，太祖朝年六十餘，爲縣令，一言遭遇，聖祖特加拔擢，攀附太宗，終於兵部侍郎。顧遇之厚，群臣無比，備存家牒，不敢繁述。臣曾祖希振，既以父任，後祖遹復被推恩。國家録先世之勳臣，父珦又蒙延賞，今爲國子博士。非有横草之功，食君禄四世，一百年矣。臣料天下受國恩之厚，無如臣家者。臣自識事以來，思爲國家盡死，未得其路爾。則臣進見，宜無疑也。或者更爲强詞，言其不可，此乃自負陰私，懼防詆訐者也。

伏望陛下出於聖斷，勿狥衆言，以王道爲心，以生民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昔漢武笑齊宣不行孟子之説，自致不王，而不用仲舒之策；隋文笑漢武不用仲舒之策，不至於道，而不聽王通之言。二主之昏，料陛下亦嘗笑之矣。臣雖不敢望三子之賢，然臣之所學，三子之道也。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望陛下特留意焉。臣愚無任踰越狂狷恐懼之極，臣頤昧死頓首謹言。

伊川文集卷之一

伊川文集卷之二

表　疏

辭免西京國子監教授表元豐八年十一月

臣頤言：今月日，准汝州牒，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者。臣愚陋小儒，晦處草野，忽承明命，不任震驚。中謝。

伏念臣才識迂疎，學術膚淺，自治不足，焉能教人？豈敢貪冒寵榮，致朝廷於過舉？所降誥命，不敢當受，謹奉表辭免以聞。

再辭免表

臣頤言：今月日，准汝州牒，備到尚書禮部符，奉聖旨，不許辭免恩命者。中謝。

伏以皇帝陛下嗣位之初，方圖大治，首拔一人於畎畝之中，宜得英異之才，寘之於位，則天下聳動，知朝廷急賢，不特濟一時之用，足以爲後世之光。今乃取庸常之人，命之以官，則天下何望？後世何觀？朝廷之舉也何爲？臣之受也何義？臣雖至愚，敢貪寵禄，以速戾厥躬？是以罔虞刑威，而必盡其辭也。臣願陛下擴知臣之明以照四方，充取臣之心以求真賢，求之以其方，待之以其道，雖聖賢亦將爲陛下出。况如臣者，何足道哉？冒犯天嚴，臣無任戰恐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館職狀元祐元年閏二月二十四日

伏蒙聖恩，授臣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聞命震驚，不知所措。臣昨蒙恩，授西京國子監教授，方再具辭免，奉聖旨，令乘遞馬赴闕。祇命而來，未獲進見，遽然有此除授。伏念臣草萊之人，既蒙賜召，禮合見君，先受恩命，義理未安。况祖宗朝布衣被召者，故事具存。伏望聖慈，令臣入見。所降誥命，不敢當受。伏候敕旨。

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

新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臣程頤。右臣昨日上殿，辭免前降恩命。面奉德音，除臣崇政殿説書。臣雖瀝懇辭避，不蒙俞允。臣輒有愚誠，昧死上聞天聽。

竊以知人則哲，帝堯所難。雖陛下聖鑒之明，然臣方獲進對於頃刻之間，陛下見其何者，遽加擢任？今取臣於畎畝之中，驟置經筵，蓋非常之舉，朝廷責其報效，天下之所觀矚。苟或不當，則失望於今而貽譏於後，可不慎哉？

臣亦未敢必辭，只乞再令臣上殿，進劄子三道，言經筵事。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爲不誤，臣之受命爲無愧；所言而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如此，則朝廷無舉動之過，愚臣得去就之宜。伏望聖慈特賜俞允，臣無任。

貼　黄

臣不候命下，便有奏陳，蓋欲朝廷審處於未授之前，免煩回改成命。

貼　黄

如以臣昨日已上殿，只乞旨揮許臣實

封劄子進呈，逐一分明貼黃，亦與口陳無異。

論經筵第一劄子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一作「傅」。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

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沖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止。

貼黃

臣竊料衆人之意，必以爲皇帝尚幼，未煩如此，此乃淺近之見。夫幼而習之，爲功則易；發然後禁，禮經所非。古人所

以自能食能言而教者，蓋爲此也。

第二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踈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

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千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愼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翫皆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貼黄

今不設保傅之官，傅德義保身體之責皆在經筵，皇帝在宮中語言動作衣服飲食，皆當使經筵官知之。

第三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祇懼爲首。從古以來，未

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

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爲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爲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進止。

貼黃

竊聞講官在御案旁，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乞別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

貼黃

臣竊意朝廷循沿舊體，只以經筵爲一美事。臣以爲，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爲重？

辭免崇政殿説書表

臣頤言：准閤門告報，伏蒙聖恩，除臣通直郎，充崇政殿説書者。臣昨上殿，面奉德音，已嘗瀝懇辭避。及繼有陳奏，愚誠已竭，天聽不回。中謝。

竊以儒者得以經術進説於人主之前，言信則志行。自昔抱道之士，孰不願之？顧恨弗獲。臣何人哉？有此遭遇。然臣竊觀前古君臣道合，靡不由至誠感動，信以發志。今臣道未行於家室，善未信於鄉黨，何足以感動人主之心乎？苟不度其誠之未至，而欲善辭説於進對之間，爲一時之觀則可矣，必欲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久誠而無斁，臣知其不可也。臣是以欲進而思義，喜時而愧己，冒犯天威，而盡其區區之説。

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方賴左右前後之人輔養聖性。勸講之職，任莫重焉。竊惟海宇之廣，賢俊至多。臣願朝廷博謀群臣，旁加收擇，期得出類之賢，寘諸左右，輔成聖德，爲廟社生靈之福。如臣之愚，實懼不足以當重任。所有誥命，不敢當受。謹奉表辭免以聞。

再辭免狀

臣蒙恩授通直郎，崇政殿説書，尋具表辭免。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

臣聞古之人見行可而後仕。臣雖至愚，讀書爲儒，敢不先民是憲？臣近進劄子三道，未聞進止，伏望聖慈，更賜省覽。如小有可用，則臣受命，不敢復辭；或狂妄無取，則乞許臣辭避。所貴朝廷無取人之失，小臣盡進退之道。臣山野之人，不能文飾，傾竭悃誠，願賜開納。伏候勅旨。

乞六參日上殿劄子 元祐元年四月

臣竊以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止講明經義？所以薰陶性質。古所謂承弼厥辟，出入起居者焉。宜朝夕納誨，以輔上德。

自來暑熱罷講，直至中秋，方御經筵。數月之間，講讀官無由進見。夫以文、武之齊聖，而欲旦夕承弼。今乃數月不接儒臣，甚非先王輔導養德之意。方主上春秋之富，輔養之道，豈可疎略？如此臣欲乞未御講筵，每遇六參日，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數日一對儒臣，不惟有益人主，在勸講之禮亦當然。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上太皇太后書 元祐元年

六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

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於茲幾三十年矣。當英祖朝暨神宗之初，屢爲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爲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己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爲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至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

臣竊内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以斯時，❶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慮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覬詳察。曰如小有可用，❷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祗受，是陛下不以爲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

❶「以」，陳刻本、涂刻本作「於」。

❷「曰」，陳刻本、涂刻本無此字。

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

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朴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昭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効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

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愼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爲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爲，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必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爲知恤玆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

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

爲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一作「思慮」。偏好生於内，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

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皋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傲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毁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况冲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

伏自四月末間，以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内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説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

其自然，是輔導官都不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

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爲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寮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潁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

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之時則可。經筵講疑一作「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游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爲便？春夏之際，人氣烝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爲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

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

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閑爾。又以爲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蘆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説，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爲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閑所也。

陛下擇臣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説以示學者，覬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説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爲信，何不一賜訪

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殛。臣愚不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辭免判登聞鼓院奏狀 元祐元年八月

臣今月二十二日，准尚書省黃牒，奉勑差臣兼權判登聞鼓院。臣不敢避斧鉞之誅，傾瀝悃誠，上煩天聽。竊以勸講之官，體宜專任。臣昨於六月中所進文字，論之甚詳，不敢重疊叙陳。伏望聖慈將臣前來文字再賜省覽，惟求義理之當，不以臣微賤而廢其言。前件勑命不敢當受，伏乞特降睿旨，許令辭免。冒瀆宸嚴，臣無任。

貼黄

自來鼓院官出入以時，若使兼領，遇講説日，或有急訴訟，必須留滯。伏望聖慈特賜詳察。

再辭免狀

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兼權判登聞鼓院，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微賤小官，冒瀆天威，甘從顯戮。既荷朝廷寬大之賜，敢復盡其區區之誠。如陛下擢臣草野之中，置之勸講之列，天下聳然知陛下崇儒重道，留意大本。豈特一時之美事？足一作「將」。爲後世之盛談。今復命臣兼判鼓院，使臣入則侍人主而談道德，出則坐司局而領訴訟。臣愚竊謂失朝廷用人之體。況臣稟性朴愚，唯知爲學，今時之務，皆所未諳，使臨事局，必致廢闕。若得專心致志，窮研聖學，以備顧問，臣愚不勝至願。伏望聖慈矜察，特許辭免。伏候勑旨。

論冬至稱賀劄子 元祐元年

臣伏聞冬至日，百官拜表稱賀。臣以爲：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若受表賀，大失居喪之禮。萬方後世，輕笑朝廷，無以風化天下。臣欲乞特降中旨，改賀作慰。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術輔導人主，見此違經失禮，不敢不言。取進止。

貼黄

臣竊慮聖意，以去年冬至及今歲旦已受賀表，不欲改更，此甚不然。後是可以蓋前非，改過不吝，成湯所以稱聖也。

又上太皇太后疏 元祐二年春

臣頤傾竭愚誠，冒聞天聽，狂妄之誅，非所敢避。伏念臣草萊賤士，蒙陛下拔擢，置之勸講之列，夙夜畢精竭慮，思所以補報萬一。昨於去年六月中，嘗有奏陳，言輔導人主之事，已踰半年，不蒙施行一事。臣愚竊思，所言甚多，如皆不可用，其狂妄亦甚矣。雖朝廷寬大，不欲以言罪人，然主上春秋方富，宜親道德之士，豈可以狂妄之人置之左右？臣彷徨疑慮，不能自已。況臣所言，非出己意，皆先王之法，祖宗之舊，不應無一事合聖心者。臣竊疑文字煩多，陛下不能詳覽；或雖蒙覽，而未察愚意。臣不敢一一再言，止取一事最切者，復爲陛下陳之。

臣前上言，乞於延和殿講讀，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説，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禀，便得上聞。臣今思之，太皇太后雙日垂

簾聽政，隻日若更親臨講讀，亦恐煩勞聖躬。欲乞只就垂簾日聽政罷，聖體不倦時，召當日講官至簾前，問當主上進業次第，講説所至，如何開益。使天下知陛下於輔養人主之道，用意如此。延對儒臣，自古以爲美事。陛下試從臣言，後當知其不謬。此一時之事，且非定制。如其無益，罷之何晚？自來經筵，賜坐啜茶，蓋人主崇儒重道之體。今太皇太后省察主上進業，雖或使之講説，亦無此禮。臣所以再言此一事者，蓋輔導之間，有當奏知之事，無由上達。若得時至簾前，可以陳説，所繫甚大。

陛下必謂主上幼冲，間日講讀足矣，更無他事。此甚不然。蓋從前不曾有爲陛下極陳輔養少主之道者，故陛下未深思爾。願陛下聖明，不以臣之微賤而忽其言。察臣區區之心，豈有他哉？惟欲有補於人主爾。臣披瀝肝膽，言盡於此。伏望聖慈采納，天下幸甚！

乞就寬涼處講讀奏狀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伏見邇英閣講讀，入夏漸熱。去年四月後，侵晨講讀，亦甚有暑氣，恐於聖體非宜。欲乞特降聖旨，移就一寬涼處，貴得穩便。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　黄

雖祖宗以來只在邇英，緣主上聖體少嫩，尤須過意慎護。祖宗法度固有不可改者，至於講讀處所，即無不可從便之理。

貼　黄

如別無穩便，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隻日講讀，與雙日垂簾自不相妨。

又上太皇太后書元祐二年四月

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

臣近言，邇英講讀漸熱，乞移就寬涼處。貼黄稱，如别無穩便處所，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竊聞給事中顧臨有言，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本謂邇英熱，恐於聖體非宜。今聞修展邇英，苟得寬涼，則臣志願遂矣。於臨之言，在臣自可不恤。然有所甚害，不得不爲陛下辨之。若臨之言止於移惑太皇太后聖意，臣官非諫諍，不辨尚可也。今以臨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安得不辨？

臣竊謂自古國家所患，無大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能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之論易入，道義之言難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諛言悦陛下。竊聞陛下博覽前史，請陛下歷觀簡策，前世母后臨朝，有不壞紀綱者乎？有以至公爲心，孜孜求治爲英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簡策所無之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爲簡策所無之功業，不止維持歲月，俟人主長大而已。蓋望陛下致海内於治安，詒孫謀於久大。詒謀致治之道，當使聖德日躋，善治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稽古。道必詢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淺士，以守道爲迂，以稽古爲泥，適足惑亂人主之聽。

近年以來，士風益衰，志趣汙下，議論鄙淺，高識遠見之士益少，習以成風矣。此風不革，臣以爲非興隆之象，乃陵替之勢也。

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爲愛君，以卑折爲尊主，以隨俗爲知變，以習非爲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苟如是者衆，則人君雖有高世之見，豈能獨任哉？臣不知進道德之言，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下之遠圖，移陛下之善意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説爾。夫殿上講説，義理之至當，古者所常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

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大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當以爲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爲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是避殿上也。若避殿上，則不應置崇政説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説書，然亦必不肯於不可講説之處置説書官也。臣每進講，未嘗不規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爲法。如臨之意，則是禁止主上不得復爲優禮昭素之事，及有崇政設職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爲，若主上信以爲然，所損豈不甚大？殿上説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甚有重於此者。臣今口未敢言，然中心惟欲輔養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王，光耀史册，不止此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飲宴孰重？真宗、仁宗時皆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皆在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諭其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時之事爾，日常則不可。」夫於義苟當，日常何害？義或不可，一時亦不可也。

臣始言之，執政大臣未以爲非也，及臨

一言，則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之言爲是者，亦或有之。若謂四五大臣皆以爲是，則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臨之言，而又迫於尊君之意，故不敢言爾，恐非以道事君之義。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唯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强尊則不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屈矣；周宣帝稱天，自比上帝，群臣齋戒清身數日方得朝見，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見，則必以桓榮爲不能尊君，以周宣之臣爲能尊君矣。不知道之人益進，不合理之言日聞，雖人主聖明，習熟見聞，亦恐不能無損爾。後世功業益卑，先王粹美之道不復見於世者，正由淺俗之論易信而得行爾。

夫先王之道，雖未能盡行，然稽古之心，不可無也。猶學者於聖賢之事，雖未能盡行，然希慕之心，不可無也。此乃進學求益之道。今臨之意，則以古先之事爲不足法，今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進也。此乃塞進善之門，絶稽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進德之際，而其所獻納如是。使勸講官稍思職業，敢不辨乎？若陛下以臣言爲非，則狂妄之誅，不可避也。萬一以臣言爲是，則願陛下明示好古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雖鄙陋之人，見陛下聖慮高明，不喜淺近，亦將勉思義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見，懼獲鄙於聖鑒矣。誠如是，則將見道學日明，至言日進，弊風日革。爲益孰大於此？臣職當辨明，義不敢默。臣無任懇切惶懼待罪之至。

論開樂御宴奏狀[1]元祐二年夏

臣伏覩有司排備，開樂御宴。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義輔導人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

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爲開樂張宴，則是特爲一喜慶之事。失禮意，害人情，無大於此。雖曰故事，祖宗亦不盡行，或以故而罷，或因事而行。臣愚竊恐祖宗之意，亦疑未安故也。

自古太平日久，則禮樂純備，蓋講求損益而漸至爾。雖祖宗故事，固有不可改者，有當隨事損益者。若以爲皆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朝廷之事，更無損益之理，得爲是乎？況先朝美事，亦何嘗必行？臣前日所言殿上講說是也。故事未安，則守而不改，臣前日所言冬至受表賀是也。

臣前後累進狂言，未嘗得蒙采用，而言之不已者，蓋職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聖慈特賜聽納，自中降旨，罷開樂宴。直候因事而用，於義爲安，冒瀆天威，臣無任。

乞歸田里第一狀元祐二年十一月初六日

臣昨任崇政殿說書，忽奉勅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有言事官言臣罪狀。臣既知是責命，禮當奔走就職。今已到任訖，方敢傾瀝懇誠，仰干天聽。

竊念臣本草萊之人，因二三大臣論薦，遂蒙朝廷擢任，寘之經筵，授以朝階。今既

[1]「開」，原誤作「聞」，據四庫本《二程文集》改。

有罪，不使勸講，則所受之官，理當還奪。雖朝廷務存寬厚，在臣義所難處。伏望聖慈，許臣納官歸田里，以安愚分。冒瀆宸嚴，臣無任。

貼黃

若臣元是朝官，朝廷用爲説書，雖罷説書，却以朝官去，乃其分也。臣本無官，只因説書授以朝官。既罷説書，獨取朝官而去，極無義理。

第二狀 十二月十八日

臣今月十四日准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以臣乞歸田里，奉聖旨不允所乞者。聞命惶懼，不知所安。須至再竭悃誠，上煩天聽。

臣昨自崇政殿説書受勅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因諫官有言。臣雖不知所言何事，必是罪惡有實。竊念臣畎畝之人，因司馬光、吕公著、韓絳等以行義稱薦，蒙朝廷受官。今既有罪惡，是無行義，自當追奪，以正誤朝廷之罪。尚叨禄位，有何義理？臣愚竊意朝廷顧惜事體，以嘗旌用，不欲放棄。臣竊以爲不然，始聞其善而用之，陛下急賢之心也；後見其惡而去之，至公之道也。伏望聖慈，俯鑒丹誠，許歸田里。

第三狀 元祐三年春

臣竊以見善而用，❶見不善而退，人主黜陟之至公；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儒者進退之大節。黜陟失當，則亂所由生；進退忘

❶「竊」，原作「切」，據涂刻本改。

義，則道所由廢。

愚臣無狀，蒙陛下擢自衡茅，寘之勸講，旋以人言，至於黜逐。朝廷信其惡矣，愚臣道不用矣。信其惡而使之在官，恐非黜陟之當；道不用而徒玆苟祿，殊乖進退之義。臣是以不敢遑寧，繼上封章，願歸田里。待命三月，未奉一作「聞」。俞音。在臣義既當去，敢不固請？與其至於瀆而加罪，曷若因其請而使去。臣非不知享祿勝於躬耕，貧匱不如溫足。顧以讀書爲儒，粗知廉耻，不敢枉道以求苟安。伏望聖慈，矜察至誠，俾完素守。苟遂丘園之請，敢忘天地之恩？罔避誅夷，必期俞允。

乞致仕第一狀

臣伏自到任，三具奏陳，乞歸田里。待命又已三月，未得指揮。在臣所以求去之義，前後陳述盡矣。不敢重疊，煩瀆聖聽。竊以朝廷特起臣於畎畝之中，❶寘之經筵，使輔導人主，非常之舉也。既以罪去，若包羞苟得，不顧去就之義，實懼萬世之下，非笑聖朝之舉。臣是以屢冒天威，必期得請。自古爲臣陳力，不能則致其仕，禮也。竊恐朝廷顧惜事體，❷既已招來，不欲放棄。臣更不敢乞歸田里，只乞令臣致仕。伏望聖慈，察其懇誠，特賜俞允。

第二狀

臣自到任，三請歸田，一乞致仕。至今未得指揮，須至再竭懇誠，仰冀省察。

❶「竊」，原作「切」，據涂刻本改。
❷「竊」，原作「切」，據涂刻本改。

方皇帝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臨朝之始，一新政事，首及人才，擢臣草野之中，處以勸講之職。觀陛下好賢之心，可謂至矣；惟陛下用人之意，不其深乎？歷觀簡策，自古母后臨朝，未有能爲如此之事者，豈止聳動一時？足以輝光千古。臣既遭遇如此，宜有令德重望，爲朝廷光。而乃德義不修，誠意不至，上不能取信人主，下不能鎮服浮議，遂致詆毁潛加，罪釁陰積，招延未幾，斥逐隨至，使陛下高古之盛美，翻爲天下所譏議。古之君子，用之則其君尊榮。今臣之進，乃爲聖明之累，則臣之罪大矣。尚以何義，復齒仕列？臣是以累上封章，願歸田里。臣若得去，則天下後世當謂：陛下前日招延，雖不得獲上有道、明哲保身之士，猶不失行己有耻、進退顧義之人。則朝廷之舉，未爲大過；二三大臣之薦，未爲甚欺。故臣之累請，不止自爲，亦所以爲朝廷也。

不知臣者，不以臣爲忿躁，必以臣爲沽激。臣豈然哉？臣身傳至學，心存事道，不得行於時，尚當行於己，不見信於今，尚期信於後，安肯失禮害義，以自毁於後世乎？蓋質之聖賢，考之經義，爲當然爾。況去就之義，豈獨臣知之？學道者所共知也。願陛下遍詢輔臣，臣之請爲義乎？爲非義乎？如以爲非義，是臣所學偏謬，不敢避愚妄煩瀆之罪。如以爲義，則乞從臣之請。或朝廷顧惜事體，不欲使歸田里，只乞令臣致仕。

辭免服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狀元祐七年四月

臣今月一日，准河南府差人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

西京國子監者。臣昨被責命，出爲外官，夙夜靡遑，惟是内省。始蒙招致之禮，旋爲黜逐之人，將胡顔以立朝？當自劾而引去。至於五請而未聽，豈可力辯以求伸？遂且從容，以須替罷。未及任滿，遽丁家艱，思無忝於所生，惟堅持於素節。未終喪制，已降除書，上體眷恩，内深愧懼。

伏念臣志存守道，識昧隨時，俗所忌憎，動招謗毁。昨蒙擢任，既以人言被黜，爲朝廷羞矣。今復授以職任，適足重爲朝廷羞，無所益於明時，徒取笑於後世。伏望聖慈，矜察愚誠，追寢恩命。臣昨因丁憂既已去官，今來所降誥命，不敢祗受，已於河南府寄納。伏乞朝廷檢會臣前來五次奏陳，特賜指揮，許歸田里。

再辭免表

臣頤言：昨蒙聖恩，授臣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尋具狀辭免。今月十九日，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斥逐之人，分當遠引；甄收之命，義實難安。中謝。

伏念臣力學有年，以身任道，唯知耕養以求志，不希聞達以干時。皇帝陛下詔起臣於草野之中，而授臣以講説之職。臣切思之，❶得以講學侍人主，苟能致人主得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則天下享唐、虞、夏、商、周之治，儒者逢時，孰過於此？臣是以躍然有許國之心。❷在職歲餘，夙夜畢精竭

❶「切」，涂刻本作「竊」。
❷「躍」，涂刻本作「慨」。

繼於先王。

自二年春後來，臣每進説，陛下常首肯應臣。臣知陛下聖資樂學，誠自以謂千載之遇也。而不思道大則難容，跡孤者易躓。入朝見嫉，世俗之常態；名高毁甚，史册之明言。如臣至愚，豈免衆口？不能取信於上，而欲爲繼古之事，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難也。臣何狂簡，敢爾覬幸？宜其獲罪明時，見嗟公論。志既乖於事道，義當致於爲臣。屢懇請而未從，俄遭憂而罷去。銜恤既終於喪制，退身當遂於初心。豈捨王哉？忠戀之誠雖至；不得已也，去就之義當然。

自惟衰邁之軀，得就安閑之地。聞今傳後，更有望於殘年；行道致君，甘息心於聖世。豈期矜貸，尚俾甄升？恩雖甚隆，義則難處。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勸學人主。不用則亦已矣。若復無耻以苟禄位，孟子所謂「是爲壟斷也」。儒者進退，當如是乎？臣非苟自重，實懼上累聖明，使天下後世謂朝廷特起之士乃貪利苟得之人，甚可羞也。臣猶羞之，况朝廷乎？在臣無可受之理，敢冒萬死，上還恩命。伏乞檢會臣前後累奏，特賜指揮。

貼　黄

臣家傳忠孝，世受國恩，擢自草萊，久侍經閣。豈無愛君報國之心？義迫當去，無路自效。惟今日冒死，爲陛下陳儒者進退之道，爲臣去就之義，覬望有補，乃區區上報之心也。

貼　黄

臣求去與辭官前後七章，陳説進退之

義，既已詳明，言亦盡於此矣。皆據經義，非出私意。伏望聖明，特賜省察。

謝管勾崇福宫狀 元祐七年五月

臣昨蒙聖恩，除臣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兩具表狀免辭，乞歸田里。今月十日，准勑特授左通直郎、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宫者。誤蒙甄録，再露封章。不敢遂言，惟盡敬主之意；深陳古義，蓋存報國之心。天聽至高，言已盡而誠孚未格；君威難犯，慮其瀆而憂懼交深。非特畏於刑章，實願存於國體。幸蒙寬貸，豈敢頻煩？臣更不敢固違朝命，所降勑牒，臣已領訖。伏爲見患腰跨，拜受未得，候痊損日，謝恩就職次。

申河南府乞尋醫狀 元祐七年八月

頤昨准勑授左通直郎、管勾嵩山崇福宫。尋具奏聞，爲患腰跨，拜受未得，候痊損日，謝恩就職次。今來已滿百日，未得痊安。切懼久稽朝命，❶欲乞尋醫，謹具申西京留府，伏乞依條施行。

辭免再除直秘閣判監狀 元祐九年春

臣今月十四日，准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尚書省劄子一道。伏蒙聖恩，授臣依前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專主教導者。祇荷睿恩，不任惶懼。

恭以皇帝陛下親政之初，萬邦黎獻，至

❶「切」，涂刻本作「竊」。

于海隅蒼生夷狄蠻貊之人，莫不仰首以觀，傾耳而聽。今聽政未及兩月，而念及勸學舊臣，收録於退藏之中。兹見陛下聖明，崇儒重道，事無不察，足以聳動天下。然而處得其道，用當其人，乃允公論，爲盛美之事，不然則四方傳議，反累聖政。

伏念臣去年丁憂服闋之初，已蒙朝廷授此職任。臣以於義未安，兩具奏辭免，陳儒者進退之義，已極詳明。但恐微賤之言，繫常程文字，即以付外，不曾得經聖覽。既而改命祠宮，遂以尋醫得去。方安愚分，忽被誤恩。雖仰荷於甄收，敢自渝其節守！伏望聖慈，曲憐舊物，深鑒丹誠，將臣前來辭免表狀，特賜省覽，則知臣所以辭者，蓋守古義，非出私意。所降誥命，不敢祗受，已於河南府寄納。冒瀆宸嚴，臣無任。

再辭免狀

臣昨蒙聖恩，授臣依前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尋具狀辭免。今月十七日，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奉聖旨不許辭免者。聞命惶懼，不知所措。臣聞「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今主上親政之初，臣未極其言，而遽爲孫言，則不敬莫大乎是。臣是以不避斧鉞之誅，而必盡其辭也。

臣昨被恩命，即具奏陳，乞將臣丁憂服闋之初，辭免表狀，特賜省覽，則知臣所以辭者，蓋守古義，非出私意。今奉聖旨，不許辭免。臣誠至愚，不喻朝廷之意。不知以臣前日所陳進退之義爲是乎？爲非乎？若以爲是，則受爲非義。臣四十年學聖人之道，

敢以非義而受，致朝廷於過舉乎？若以臣前日所陳爲非，是臣狂妄不知義理，狂妄不知義理之人，使去宜也，豈可處教導之職？不知使臣以何義受之？臣竊思之：豈非朝廷以臣微賤，去就不足爲輕重，故忽棄其言，陛下不經省覽，而輔臣莫以告也？臣誠微賤，然臣之言，本諸聖賢之言；臣之進退，守儒者進退之道。雖朝廷不見省察，臣恐天下後世，有誦其言、思其義，而以進退儒者之道議朝廷也。故臣區區愛君之意，不能自已，尚冀微誠，感悟聖心。謹昧死以聞，不敢受命，再瀆宸嚴。臣無任。

謝復官表 元符三年十月

臣頤言：今月二十日，准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者。始竄遐荒，分甘終廢；豈期洪造，復畀舊官？仰荷恩私，伏增愧懼。中謝。

竊念臣天資愚暗，自致放投；既仰荷於寬恩，如安居於樂土；忽遇非常之宥，繼蒙牽復之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兼容，明無不照；念先帝經筵之舊，推至仁愛物之心。臣敢不益善其身，勵精所學，期有傳於後世，以上報於深恩！

伊川文集卷之二

伊川文集卷之三

學　制

三學看詳文 元祐元年五月

一、三學制。看詳舊制，公私試，試上舍，補内舍，蓋無虚月，皆糊名考校，排定高下，煩勞費用，不可勝言，於學者都無所益。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争，殊非教養之道。今立法改試爲課，更不考定高下，只輪番請召學生，當面下點抹，教其未至。所貴有益學者，不失庠序之體。舊制考察行藝，以不犯罰爲行，試在高等爲藝，有注官、免省試、免解三等旌擢。今不用舊考察法，只於内舍推擇才學行藝爲衆所稱者，升爲上舍。上舍學行才器堪爲時用者，長貳狀其行能，聞於朝廷。

一、三學制。看詳太學舊制，博士二人，同講一經，《論語》、《孟子》又置學諭分講。二人聖人之道雖一，而治經家法各有不同。二人同講一經，則學者所從不一。今立法，置博士十人，六人分講六經，餘四人分講《論語》、《孟子》。講大經終者，却講小經。諸經輪互講説，有專經者，亦許通那。

一、律學制。看詳律學之設，蓋欲居官者知爲政之方。其未出官及未有官人，且當專意經術，並令入太學，乃學古入官之義。今立法，到吏部人方許入律學。

一、武學制。看詳所治經書，有《三略》、《六韜》、《尉繚子》，鄙淺無取。今減去，却添

人《孝經》、《論語》、《孟子》、《左氏傳》言兵事。

一、三學制。看詳舊來條制，有期親尊長服，不許應舉。後來改法，雖祖父母喪，亦許應舉。夫尊祖之義，人道之本。若許居喪進取，深害義理。今立法，學生遭祖父母喪，給長假，行服。貢舉條貫，乞朝廷指揮修改。

論改學制事目

一、舊來博士，只是講說考校，不治學事，所以別置正録十員。今已立法，博士分治學事，及增置職事人。其正録並合減罷。所減罷官，乞與比類差遣，俸給如舊，及依元條年限改官。

一、舊制八十齋，每齋三十人，學生以二千四百人爲額。每齋五間，容三十人，極甚迫窄，至兩人共一卧榻，暑月難處，遂更互請假出外。學者失所如此，而願留者，止爲解額優寬而已。今欲以七間爲一齋，容三十人，除學官職事人及諸般占使外，可爲五十齋，所容千五百人。在朝廷廣教之意，雖爲未足，而齋舍未能遽增，所容止可如此。若朝廷選通儒爲教導之官，去利誘，來實學之士，人數雖減，成才必多。

一、國學解額，嘉祐以前一百人，自元豐後欲得舉人入學，遂設利誘之法，改作太學解額五百人。又患來者遽去，復立一年之限，以拘留之。近日朝廷知其非便，已改去逐次科場一年之限。然而人數歲歲增添，以外處解名比之，五百人額當有萬餘人奔湊。使萬餘人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所費財幾何？所破産幾何？少年子弟遠父兄而放蕩者幾何？父母骨肉離別悲念以至失所

者幾何？以萬餘人聚之京師，弊害不可勝言。今欲量留一百人解額，以待在學者取應，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況人於鄉里，行迹易知，冒濫之弊，因而少革。

一、近年編修勑條，並立看詳，要見删改因依。今來國子監勑令，是有司所行條貫已立。看詳外有三學制，皆是庠序之事，與他處條貫體面不同。今來條立所存，舊文甚少，觀文可見義理，乞更不立看詳。

回禮部取問狀

準尚書禮部帖子，仰國子監修太學條制手分，依下項所問事理，具印狀送尚書禮部。

一、本部看詳創法，有司推行之際，須有條目事實，方可經久施行。今來尊賢立堂，待賓、吏師立齋，並繫創立，即未見得：祭酒司業以下，如何延請？尊禮學録以下，如何供億？條目合有幾？其人在學若干歲月？朝廷如何進用？又待賓、吏師二齋，不言無人即虚，若無其人未委，合與不合亦虚。

勘會學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學者所矜式者，長貳以下尊禮之。學録一人，專主供億，無其人則虚之。所謂道德之士，不必遠引古者，以近時言之。如胡太常瑗、張著作載、邵推官雍之輩，所居之鄉，學者不遠千里而至，願一識其面，一聞其言，以爲模楷。有如此之人至於京師，則長貳造門求見，道學者願得矜式之意，延請居於堂中，或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不可必其久速也。不獨學者得以矜式而已，又以見長貳之

爲教，不敢足諸己，既上求古之人，復博采今之士，取善服義，如恐不及，乃爲教之大本，化人之要道。如此待之，即是尊禮。所謂供億，只是灑埽堂室，供給飲膳，學録專主，所貴整肅，不須更立條目。待賓、吏師體皆相類，無人則虚，理自當爾。只於一處立文，自可見矣。

一、看詳文稱朝廷廣教之意，不當有限，只於齋舍立定可容人數，每齋改爲七間，繫咸二十四齋，❶止容一千六百餘人，即是立限，比舊更窄。又條稱三舍，每齋七楹，其看詳文却稱七間爲一齋，有此間架不同。又稱舊制每齋五間，至兩人共一卧榻，暑月難處，未見得：今來各展兩間，設與不設三十卧榻？其太學見今屋宇，若依新立條貫，一齋七間，修截得若干齋舍，有無妨闕？又條稱若學行著聞，及曾得解人，並免試使入内舍，如何容著？

勘會看詳文，稱朝廷廣教之意，不當有限，蓋謂不當立定二千四百人之限。若逐齋人數，自是據地位所容，難爲强使之多。齋舍多少，則繫朝廷處之。雖使未及，徐圖之可也。蓋無立定限數之意。若不恤齋舍寬窄，苟欲人數之多，使學者不安其居，乃是徒爲美觀，不務實事，非聖朝立事之意。所稱每齋七楹，則是七間，別無間架不同。見今學舍，除學官職事人及諸般占使外，可爲五十餘齋，每齋置三十卧榻，並是量度丈尺，算計可容。舊來常是二人，或有三人共一榻，不惟暑月難處，兼褻瀆至甚。其學行著聞，及曾得解人免試入學，逐齋人數自定，即無容著不得之理。

❶「咸」，陳刻本無此字，涂刻本作「减」。

一、舊制考行藝，以不犯罰爲行，試在高等爲藝。今來看詳文稱不用舊考察法，只於内舍推擇才學行藝爲衆所稱者，升爲上舍，上舍學行才器堪爲時用者，長貳狀其行能，聞於朝廷，未見得：長貳如何推擇？及狀其行能，其條目事實，各合如何聞於朝廷？如何推恩？又既不用舊法考察，若曾犯罰，及課曾在退等，合與不合推擇？如推擇有不當，及生員在齋供課代筆，竊用他人文字，如何防察？

勘會舊考察法，專據文簿，計校等差，所以今來立法，只委長貳，以公議推擇。凡所推擇，一繫長貳鑒裁。長貳公明與否，則繫朝廷所任用。在朝廷豈可不信所任用，而專考驗於案籍？自古推賢進善未聞如此。今但取學行才器堪爲時用者，聞於朝廷。所推恩數，自繫朝廷裁處，有司不當立法。所狀行能，各隨人之所有，難爲更立條目。既推學行才器之人，推擇不當，自有論如律之文，更不須繁文勘會犯罰退等之類，其在齋供課，明有長諭察視，不得交互課卷之文。兼供課與舊來公私試不同，别無陞黜，自少代筆竊用之事，有則自當罰格。若更苛細，曲爲防閑，甚失庠序之體。

一、舉人及仕宦家子弟，鬬毆使酒等，本監採察，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本部看詳條稱仕宦家子弟，據文即雖作工商諸色在公之人，其家各曾仕宦，及見仕宦，亦是仕宦家子弟，如何却令國子監採察？若本監止是採察仕宦家子弟爲舉人者，即今來立文未盡。又稱舉人及仕宦家子弟，據文即舉人家子弟，亦在其中。若本監不採察舉人家子弟，即立文亦是未盡。兼看詳假有舉人本貫是廣南，因游學在西川，若

有犯牒與本貫施行，有無迂枉？

本所勘會監勑稱舉人及仕宦家子弟，蓋是兩般，猶言舉人若仕宦家子弟也。凡文若是一事而言及者，必須以重及輕，未有以輕及重者。豈有先言舉人，以及仕宦之理？如或以爲不明，即可改及爲若。古者四民各世其業，後世法度不立，失守易業，仕族之貴而爲工商雜類者有矣。此朝廷當禁而未能者，固未嘗立文許其然也。既流落入於非類，豈復能責其士人行檢？況自來條制，凡爲品官家立法，皆是仕族之體，未嘗更開説若爲工商之類時則如何也。略舉一二事以爲證。如舊衣服令五品以上子孫婚聽假以爵弁，即不言若充軍及遭黥杖者之類許假與否。又雜令品官家雖不請券，並聽入驛，即不言子弟爲卒僕乞丐者之類許入驛與否。此蓋大體立法，不可亦謂之立文不盡。欲厚風教，當由仕族始，所以立法之意，欲并包仕族子弟。若指定爲舉人者，則年少學業未成，或治家不暇應舉者，皆不及也。所云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或者疑辭，量可而行爾。安得便見迂枉？必云牒本貫者，蓋人之惡最恥聞於鄉里，立文所以爲警，且暴一罪而使之一鄉知戒，所益甚大。

一、新制稱四方士人願觀光者，掌儀引入游覽堂舍，觀禮儀，聽絃誦，唯不得入齋。願觀光者既不得入齋，即未見得，於何處觀禮儀、聽絃誦？又其觀聽繫在何時？若願觀光者，無時得入，即掌儀疲於接引，亦非學校之體。若限以時，則新制無法。又言士人願觀講説者，聽堂上相見。今看詳願觀講説者，未見令何人引入，如何相見？若願觀之人衆，至位次不足，如何序齒，如何令坐，皆未有法。

本所勘會太學首善之地，將以流化天下。從來賓客不得過客位，天下之士徒聞朝廷有學，而不得見其規制，視其法度，所以今來立觀光之法。觀學者出入往來，少長有叙，威儀濟濟，即是觀禮儀。行廊廡之間，聞諸齋絃誦之聲，即是聽絃誦。自可使觀光之士，以爲盛談，流傳天下。何必須入齋中，及更立處所？學制通客之時，自有明文，即無無時得入之説。所謂掌儀疲於引接，亦無是理。以太學之大，掌儀八人之多，又早晚不許通客，不當升堂，掌禮之時，常輪一人延接四方之士，極非過當。設使美化大行，願觀者衆，數時之間，不過數番而已。樂使人嚮善者，固不憚其煩也。况又更休，願觀講説者即是賓客，明有學制，門吏白直學，後報所見之人，相見自有常儀，坐位自有爵齒，不須煩文。往年胡博士瑗講《易》，常有外來請聽者，多或至千數人。孫殿丞復説《春秋》，初講旬日間，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後謝之，立聽户外者甚衆，當時《春秋》之學爲之一盛，至今數十年傳爲美事。

一、合支用條制所不載者，長貳裁度支破。今要見如何裁度支破？因何删去舊條「比類」二字？

本所勘會本監支費，隨宜應用，條制豈能具載？舊條，長貳審量比類支給。若須比類，必多拘礙；或無類例，亦須裁度。所以立法，但云裁度，删去「比類」二字。用「比類」字，則關防之意多；去二字，則委付之意重。朝廷之任長貳，自當有體。

論禮部看詳狀

准都省送下禮部狀，看詳三學制，國子

監勑勒送國子監長貳，與元修官同共再行看詳。已於某月日，與長貳同狀供去訖。竊慮朝廷只見禮部一面辭説，未盡見元初立法之意，今却將禮部看詳事節，逐一開析如後。

一、學制，尊賢堂、待賓齋、吏師齋等，先准禮部帖子，取問修條制所，「今來尊賢立堂，待賓、吏師立齋，即未見得祭酒以下，如何延請？尊禮學録以下，如何供億？條目各合有幾？其人在學若干歲月？朝廷如何進用？」本所爲見禮部所問，與立法意全不相似，遂逐一開析供答。今來送到禮部看詳所駁之事，却已改換了前來所難之意，却稱學士大夫有賢可尊，朝廷自當褒顯，以勸多士，不應有遺，却於學校立法，俟其自至京師，然後祭酒以下延請尊禮。再詳所駁，依前誤認立法之意。雖是朝廷褒顯之士，苟未大用，何妨學校延請？何必須待朝廷所遺，方得尊禮？不應有遺之説，大非朝廷用心。雖古盛治之世，賢才並用，尚旁求博采，未嘗敢言已無遺也。又云「若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殆非尊禮之實，亦恐道德之士，出處去來，不應如此」。此蓋因禮部取問其人在學若干歲月，故本所如此供答。大意謂道德之士，一見其人，足以矜式；一聞其言，足以興起；得其一至，猶足爲益。况淹久乎？或速或久，繫其人所處之勢，固難必也。如此，尊賢之道，可謂至矣。而禮部以爲非尊禮之實，不知如何乃謂之實也？夫與人爲善，君子所樂；亂國之聘，夫子亦往。從太學之禮請，而云「道德之士，出處去來，不應如此」，似不知君子出處之道。本所供答禮部狀稱，全文具《回禮部取問狀》内。今來禮部看詳，引所供狀，只至「矜式而已」字便住，將一段文義，中間截斷，要切義理，都將删去。又

云：「尊賢堂稱無人則虛，有司無所執守。」切緣學制是學校之事，❶將付之儒臣以治學者，與尋常吏文不同。今來禮部，蓋欲全用吏文。若使吏人以吏文格之，則新修之學制，皆不可用。

一、禮部看詳，四方士人願觀光一事，但云「難議施行」，不言所以，伏乞朝廷詳酌。

一、禮部看詳：舊法，每齋五間，容三十人，不聞有訴窄狹者。今新立條制，每齋展爲七間，止容得一千六百餘人，有八百餘人須至遣出。勘會自來暑月齋舍中難處，須至更互請假出外，今年尤甚。應是在學已及一年，可以應舉者，往往遷出。朝廷立定齋舍間數，豈有學者自訴窄狹之理？今來立定逐齋所容人數之法，亦須乘學者稀少之時，漸次修展，某年只幾人。豈有一旦遣出之事？以至增添牀榻，皆有法度，並是據間架丈尺算計，不惟寬涼，兼是齊整。又云即是齋舍數目，未有定論。夫今日所設學官職事人及其餘事，皆是且據今日學舍爲之，安用須立數目定論？太平日久，則文風益盛，學者益衆。故唐至貞觀六年以後，學生增至三千二百。異日朝廷美化大行，事力克盛，❷學生之員，增至唐生員之數，未爲過也。何必須要立定數目？

一、三舍升補推擇法，禮部所駁最詳。天竊以舊法，惟三舍升補一事，最爲未便。天下人所以議論，❸言者所以爲言，朝廷所以重修，及争競之端，獄訟之興，皆由於此。而禮部乃云，三舍升補法，爲最完密，不可以

❶「切」，涂刻本作「竊」。
❷「克」，涂刻本作「充」。
❸「議論」，涂刻本互乙。

廢，則禮部用意可見。其看詳云：「行法以來，至今七年，得推恩授官纔一人，其中選艱難又如此。」夫朝廷養士，唯欲成材之多，豈以艱難爲貴？以二千人之衆，七年之久，通其去來，不知幾千人矣。應授官者纔一人，何其少也？正由書行藝考察之法不可用爾。夫人之美行，天之尊爵，莫過於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不知前日有書此而蒙考察者乎？又云：「今來一切略去此法，惟令長貳推擇行藝衆所稱者升爲上舍，緣行藝若無法考驗，即無事實可據，恐人情不服，別致爭訟。」夫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且立之以格，考之以文，則人案跡以求差殊，爭心所以起也。授之賢才，重其委任，則人無辭以犯分，義訟所以息也。今以專任長貳爲不可，是不知治體之甚。古之時，天子擇宰相而任之政，宰相擇諸司長官而委之治，諸司長官各擇其屬而授以事，治功所以成也。後世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前日考察之法是也。始於諸齋，而由正録博士以及長貳諸齋所取，學官就其中而論之，不得有易也。學官所考，長貳就其中而論之，不得有易也。易之則按文責跡，入於罪矣。是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今欲朝廷專任長貳。長貳自委之屬官，以達於下。取舍在長貳，則上下之體順，而各得致其功，先王爲治之道也。難者必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使防閑詳密，上下相制，爲可循守也。此世俗鄙論，烏足以言治道？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自古以來，未有如是而能成治者也。

一、禮部看詳：「博士十人，六人分講六經，四人分講《論語》、《孟子》，難以施行。」今詳禮部所駁之意，却是不知太學有四堂，自來分講諸經，四處各講《論語》、《孟子》。又云「諸經輪互講説，若治經家法不同，愈見紛亂」。夫人講一經則終一經，是一家之學，比之人講一授，安得却爲紛亂？又云「一人日專一經，不惟已勞，如有疾故在假，月日稍久，不免别那博士代講，學者所從，亦安能一？」博士之職，比之他官，極爲清簡，日講書一授，不足爲勞，人專一經，所從自一。若疾病稍久，或他事故則出，無可奈何，不當以此爲限。

一、禮部看詳：「武學入學之法，難以施行。」乃是禮部未喻立法之意。乞自朝廷詳察。其中更不引試，便入外舍，尤爲疎簡。其間豈無隳業苟求之人？亦是禮部未詳外舍之法。其外舍立法，已甚詳密，不過一月須試，又不許請假。隳業之人，無由久容。

一、禮部看詳：「律學本以教習法律，今來却令講經讀史，不唯事情迂潤，兼妨廢生員專意法律。」夫法律之意，蓋本諸經。先能知經，乃可議律。專意法律者，胥吏之事，可以行文案治，期會貫通。經義者，士人之事也，可以爲政治民。所以律學必使兼治經史。又云：「太學博士，通取幕職州縣官；律學博士，却止取承務郎以上，難以施行。」緣太學生秖是布衣之士，或未出官人。設有已歷官人願入，亦是能自折節之人。律學皆是已從仕者，所以教官須宜稍重。

一、禮部看詳：「武學制減去《三略》、《六韜》、《尉繚子》，却合添習《孝經》、《論語》、《孟子》，於事情迂潤，難以施行。」勘會元立法減去《三略》等，蓋爲鄙淺無取。今禮

部以爲有取，恐是不曾研究。其添入《孝經》、《論語》等，蓋欲武勇之士能知義理，比之漢明帝令羽林通《孝經》，唐太宗使飛騎受經，尚未足爲迂濶。

一、禮部看詳：「未有官人，不許入律學，即舉人盡當遣出。」但立入學之法，先在學之人，久須自去，豈有遣出之理？又云：「已有官人，使之習學法律，以應吏部試格，正其宜分，難令與未有官人一例，不許入學，難以施行。」夫學古入官，古之制也。未出官人，且令入太學，專治經術，最爲善意，不可改也。

一、禮部看詳：「國子監勑主簿書庫官職事，不至繁重，難以不依常制。」舉官勘會主簿專管莊土支收文案諸事，最爲繁重。書庫官本職外，准備本監逐時差委幹當，皆須公勤幹敏之人。立法不依常制，舉官所貴得人。禮部又引本所修立上條，不曾申明得旨，勑條不許。既曰修條，即須損益舊法，豈可却引舊條，破難朝廷？差官修條，即當盡其所見，聽朝廷取舍。若令逐事先申明取旨，不唯於體非是，兼亦於法無文。

一、禮部看詳：「助教雖緣進納，亦繫有官人，難以却令繳納誥勑，繫牴牾勘會上條繫舊法。」竊詳元初立法之意，蓋爲助教皆是富民，只納數百千，便得爲士人，即恐流類混雜，又不可絶人進善，所以願納誥身，乃許入學。今來禮部駁難，必爲專指助教。其餘進納官，却無此法。蓋進納自齋郎以上，朝廷許其臨政治民，難爲不許入學。監學立法，又不可侵議進納條貫，所以專指助教。

一、禮部看詳，大率以檢察士人爲不可。竊以朝廷欲厚風教，必自士人始。近世士風薄惡，士人不修行檢，或無異於市井小人，朝

廷未嘗有法以教勵檢束之也。近年方有檢察舉人條貫。今來立法，更加增益，使之詳備。蓋欲士人有所忌憚，而天下知朝廷欲厚風教之意，習俗漸化。今禮部難云：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即不說如何施行事節。又帖子文具《回禮部取問狀》。勘會學生在學，有犯則依學規。待學者之道也。舉人及仕族子弟有犯於外，自有條法。更令本監察訪者，蓋欲朝廷有法檢束，士人知所戒懼爾。況所察皆是顯惡，失士人之行者，難爲因本監察訪，不用常憲。又云：「假有舉人本貫是廣南，游學在西川，若有所犯，却牒廣南施行，顯是迂枉。」今令本監採訪，及牒開封府，則是在京。所以更云或本貫者，或者疑辭，蓋量宜可牒本貫，則牒本貫，欲其一鄉知戒爾。禮部有西川牒廣南之說，乃是誤認立法之意。

一、禮部看詳稱「三舍升補法，不可以廢，須用命官正録。其三舍升補舊法，事理甚明白，賢愚所共知，繫在朝廷取舍。」又云：「新條添置學生，充正録人，給錢米屋若干，未見支錢米去處。」切緣自來職事人，❶皆有俸錢，禮部合知支錢去處。又云：「屋見繫出賃，收掠房錢，難以施行。」錢既可支，屋亦何異？新條明載，於閑慢處支撥，無難行之理。

一、禮部看詳：「舊條錢物，格令所不載者，長貳審詳比類支給。❷今來所修新條，删去『比類』二字，只令長貳裁度支破。緣存『比類』二字，即臨時輕重多寡，有所依倣，不至過有支破。合依舊存『比類』二字。禮部

❶「切」，涂刻本作「竊」。
❷「詳」，涂刻本作「量」。

先有帖子取問本所因何删去舊條『比類』二字？」❶本所供答稱，勘會本監支費，文具《回禮部取問狀》內。其事理甚明，乞自朝廷詳酌。

一、禮部勘會，「官員在職，遭祖父母喪，不許解官行服。今若獨令舉人不得應舉，考之人情法意，皆所未安」。竊以官員在職，蓋守其常。舉人應舉，乃是求進。律禁冒哀求仕，不聞禁冒哀守常也。官員與舉人事體不同。又云：「今乞修改貢舉條貫，及立到上條，遭祖父母喪給長假奔喪等事，難議施行。」學生遭祖父母喪，非有君事官守，安然不奔，自非不孝、甚惡之人，不應至此。學校所以厚人倫。立法固當教以尊祖，若祖父母喪不許奔，深害人理。

一、禮部看詳：「新制，博士減去二員，又令一人專講一經，無輪講法。又添分治學事，比舊已是煩勞。兼月課先須考較，緣又考課卷不少，又令五人爲番請召，對面點抹，慮日力不給，却成苟簡。亦生員請益，恐不暇應答，難以施行。」自來學中生員整會假限，辯理事節，自有牒訴，如聽訟之所，今來修改法制，無致訟之端。學事清簡，博士日逐説書治學，事不爲煩勞。改試爲課，乃學校大體。當面點抹教告，爲益最多。舊來公私試排比名次，衆人争計高下，必銖銖而校之，用功甚多。當面讀過，指其瑕病，用力甚少。一日只請三番，計人數十日可畢。今限半月，已甚優游。又有長貳察其當否之法，無日力不足却成苟簡之事。自來學官學生，皆不相識，今則人人相接，易爲誘益。

一、禮部看詳：「改齋諭爲學諭，名稱不正。」自慶曆學制，逐齋置學諭。蓋學正者，

❶「本」上，涂刻本有「一」字。

太學之正也；學諭者，教諭爲學者也。義各不同，非是名稱不正。齋諭之名，不成意義。今來改作學諭，本爲正名。又云：「長貳選差，與舊法不同，難議施行。」帖子稱舊令繫令博士參預，不唯知接生員，親於長貳，亦或互相防檢，無所容私。新條立意，大率唯是欲朝廷重倚任，故使長貳自委其屬。禮部所難，大率唯是欲密爲防檢，恐其有私。若使屬與其長互相防檢，非先王之道。

一、禮部看詳：「保官狀式，舊條稱私罪徒，今條稱私罪情重。舊條稱徭人并相容隱之人，不許爲保，今條内删去。又舊條稱曾經屏斥之人，不許人保，今條内稱自來士行無闕。舊條稱未及七十，今條内稱年若干。並無删改因依，兼慮士行無闕，立文太泛，有司難以執用勘會。」私罪雖不至徒，有情重不可爲保者。徭人與歸明無異，相隱之人及七十以上，自有海行格式。既云士行無闕，則曾經屏斥在其中矣。

一、禮部看詳：「學規舊制，不齒之罰，一曰盜博鬭毆，今删去盜字。即未委犯盜，合如何施行？若謂行止乖惡，注云乖惡多端，犯名教者皆是，包盜在内。又緣謗訕、悖慢、兇恣、受賕、鬭毆之類，亦是有犯名教，亦是包括在内。❶今却分立。兼行止乖惡，舊無此一項。」切緣學校所以檢束學者，❷不可設盜賊之法。況有行止乖惡一條，凡言之醜者皆麗其中。他犯可言者，自合分立條項。

伊川文集卷之三

❶「是」，涂刻本作「合」。
❷「切緣」，陳刻本作「切念」，涂刻本作「竊念」。

伊川文集卷之四

雜　著

顔子所好何學論

先生始冠，遊太學，胡安定以是試諸生，得此論，大驚異之，即請相見，遂以先生爲學職。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顔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顔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

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一作「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顔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

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人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

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强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漢文殺薄昭論❶

古人謂忠孝不兩全，恩義有相奪，非至論也。忠孝，恩義，一理也。不忠則非孝，無恩則無義，並行而不相悖。故或捐親以盡節，或舍君而全孝，惟所當而已。

唐李衛公以爲：漢文誅薄昭，斷則明矣，義則未安。司馬温公以爲：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

❶ 此題涂刻本作「論漢文殺薄昭事」。

皆執一之論，未盡於義也。義既未安，則非明也；有所不行，不害其爲公器也。不得於義，則非恩之正；害恩之正，則不得爲義。使薄昭盜長陵土，則太后雖不食而死，昭不可不誅也。其殺漢使，爲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昭執而殺之，太后之心可傷也，昭不可赦也。后若必害其生，則存昭以全后可也。或與忿争而殺之，則貸昭以慰母心可也。此之謂能權。蓋先王之制也，八議設而後重輕得其宜，義豈有屈乎？法主於義，義當而謂之屈法，不知法者也。

賑濟論❶

不制民之產，無儲蓄之備，飢而後發廩以食之，廩有竭而飢者不可勝濟也。今不暇論其本，救目前之死亡，唯有節則所及廣。常見今時州縣濟饑之法，❷或給之米豆，或食以粥飯，來者與之，不復有辨，中雖欲辨之亦不能也。穀貴之時，何人不願得食？倉廩既竭，則殍死者在前，無以救之矣。數年前，一親戚爲郡守，愛恤之心，可謂至矣。雞鳴而起，親視俵散，官吏後至者，必責怒之，於是流民歌咏，至者日衆。未幾穀盡，殍者滿道。愚常矜其用心，而嗤其不善處事。

救饑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廣之處，宿戒使晨入，至巳則闔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申而出之。給米者午即出。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矣。比之不擇而與，當活數倍之多也。凡

❶ 此題涂刻本作「與人論立賑濟法事」。
❷ 「常」，涂刻本作「嘗」。

濟饑，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完，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寬廣居處，切不得令相枕藉。如作粥飯，須官員親嘗，恐生及入石灰。不給浮浪游手，無是理也。平日當禁游惰，至其饑餓，則哀矜之，一也。

爲太中作試漢州學生策問 三首❶

問：士之所以貴乎人倫者，以明道也。若止於治聲律，爲禄利而已，則與夫工技之事，將何異乎？夫所謂道，固若大路然，人皆可勉而至也。如不可學而至，則古聖人何爲教人勤勤如是？豈其欺後世邪？然學之之道當如何？後之儒者，莫不以爲文章、治經術爲務。文章則華靡其詞，新奇其意，取悅人耳目而已。經術則解釋辭訓，較先儒短長，立異說以爲己工而已。如是之學，果可至於道乎？仲尼之門，獨稱顔子爲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也。與今之學，不其異乎？或曰：如是則在修身謹行而已。夫檢於行者，設曰勉强之可也；通諸身者，❷謹修而可能乎？况無諸中不能强於外也，此爲儒之本，諒諸君之所素存也。幸明辨而詳著於篇。

問：聖人之道，傳諸經學者，必以經爲本。然而諸經之奥，多所難明。今取其大要，各舉其一以言之。夫《易》卦之德，曰元亨利貞。或爲四：曰元也，亨也，利也，貞也。或爲二：曰大亨也，利於貞也。其詞既同，義可異乎？所以異者何謂？《春秋》垂

❶ 此題涂刻本作「爲家君作試漢州學策問三首」。

❷ 「身」，陳刻本、涂刻本作「心」。

褒貶之法，所貶則明矣，所褒者何事？《詩》之美刺，聖人取其止乎禮義者，以爲法於後世。晉武公身爲并奪，《無衣》美之，其教安在？《書》爲王者軌範，不獨著聖王之事以爲法也，亦存其失以示戒爾，《五子之歌》是也。如盤庚之遷國，穆王之訓刑，爲是而可法邪？爲非而可戒邪？《禮記》雜出於漢諸儒所傳，謬亂多矣。考之，完合於聖人者，其篇有幾？夫古人之學貴專，不以泛濫爲賢。諸君之於經，必各有所治，人言其所學可也，惟毋泛毋略。

問：儒者積學於己，以待用也。當世之務，固當講明。若夫朝廷之治，君相謨之，斯無間矣。以一郡而言，守之職豈不以養人爲本？然而民産不制，何術以濟乎困窮？吏繇有數，何道以寬乎力役？比閭無法，教化何由而可行？衣食不足，風俗何緣而可厚？自唐而上，世有循吏，著之史册。何今世獨無其人？豈古之治不可行於今邪？抑爲之者不得其道邪？思欲仰希前哲之爲，上副聖朝之寄，何所施設而能及斯？諸君從事於學，既勤且久，爲政之方，固當明其體要，至於民一作「風」。俗一作「之」。利病，皆耳目之所接也。願陳高論，得以矜式。

修立孔氏條制❶

一、添賜田并舊賜爲五百頃，設溝，封爲奉聖鄉，世襲奉聖公爵，以奉祭祀，不使更爲他官，位在中大夫之下。如有高才重德，朝廷必賴其用，即令嗣子奉祀事。

一、所賜田，蠲免税賦，依鄉川厚薄，召

❶ 此題下，涂刻本有小字「元祐元年十月。奏狀闕」。

人種佃。其佃户，並免差徭夫役。

一、奉聖公表章慶賀、進奉聖節，並依兗州例。朝廷頒歷賜衣等恩數，並依兗州知州。每遇大禮，許入覲陪位。

一、奉聖公差當直兵士二十人。❶

一、奉聖公宅教授一人，主導翊襲封之人，及教導其嗣子。吏部於舉到學官選差。❷

一、置官一員，主其家事，或只令仙源縣簿尉兼管。

四箴并序❸

顔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顔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　箴

心兮本虚，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一作「之爲」。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　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

❶「二」，涂刻本作「三」，句下有小注「一作二十人」。

❷「官」下，涂刻本有「內」字。

❸「并序」，涂刻本爲小字。

言　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内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　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一作「爲」。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印　銘

我祖喬伯，始封於程，及其後世，以國爲姓。惟我皇考，卜居近程，復爵爲伯，子孫是稱。程伯之後，崇寧癸未歲二月丁卯，頤銘。

褉飲詩序

上已褉飲，風流遠矣，而蘭亭之會，最爲後人所稱慕者，何哉？蓋其遊多豪逸之才，而右軍之書，復爲好事者所重爾。事之顯晦，未嘗不在人也。

潁川陳公廙始治洛居，則引流迴環爲泛觴之所。元豐乙未，首修褉事。公廙好古重道，所命皆儒學之士。既樂嘉賓，形於咏歌，有「不媿山陰」之句。諸君屬而和者，皆有高致。野人程頤不能賦詩，因論今昔之異，而爲之評曰：以我好賢方逐樂之心，[1]禮義爲疎曠之比，道藝當筆札之工，誠不媿矣。安知後日之視今日，不若今人之慕昔人也哉？

[1]「我」，涂刻本無此字。

遺金閑志❶

元豐庚申歲，予行至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歎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予曰：「人得之，❷乃非亡也。吾歎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爲用矣。」

至雍，以語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者之言如何？」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書而志之。後十五年，紹聖乙亥秋九月，❸因閱故編，偶見之，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爲之涕下。

蜀守記❹

成都人稱近時鎮蜀之善者，莫如田元鈞、文潞公；語不善者，必曰蔣堂、程戡。故謡言曰：「彦博虧虧，猶言「不如」也。田况，程戡勝蔣堂。」言最善之中田更優，不善之中程猶差勝也。

予嘗訪之士大夫，以至閭里間，察其善不善之迹。所謂善者，得民心之悦，固有可

❶ 此題涂刻本作「雍行録」。
❷ 「人」上，涂刻本有「使」字。
❸ 「紹聖」至「九月」，涂刻本無此七字。
❹ 此題涂刻本作「記蜀守」。

善焉。所謂最不善者，乃可謂至善者也。❶至今人言及蔣公時事，必有不樂之言。問其所不樂者，衆口所同，惟三事而已：減損遨樂，毁后土廟及諸淫祠，伐江瀆廟木修府舍也。其尤失人心者，節遨樂也。前蔣者數十年爲政。後闕。

養魚記 時年二十二

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猫，見其煦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箸。支頤而觀之者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得入洿池，魚尾不盈尺不中取，❷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物獲如是，則吾人之樂其生，遂其性，宜何如哉？思是一無此二十字。魚之一無「之」字。於是時，寧有是困耶？推是魚，孰不可見耶？魚乎！魚乎！細鈎密綱，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得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置汝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之命。生汝誠吾心。汝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奈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因作《養魚記》。一無此上十一字，有「爾乎」二字。至和甲午季夏記。

書養魚記後❸

吾昔作《養魚記》，於茲幾三十年矣，故

❶ 「至」，涂刻本作「最」。
❷ 「取」，涂刻本作「殺」。
❸ 此題涂刻本無。

藁中偶見之。竊自歎，少而有志，不忍毀去。觀昔日之所知，循今日之所至，愧負初心，不幾於自棄者乎？示諸小子，當以吾爲戒。元豐己未正月戊戌，西齋南牕下書。

爲太中書家藏寶字後❶

先臣少師，以府僚事太宗皇帝於開封，被眷特異，前後所賜親筆多矣。天聖中，遭家難，諸父繼亡。臣時未冠，復在遠方，京師賜第，外姻守之。寶藏之物，既於盜手，於今在者，乃其遺也。故太宗遺書惟存十二字，❷其六乃開封文移，皆緣祭祀及貢舉事。臣恭思太宗皇帝以介弟之貴，晉王之重，尹正天府，而常事之小者，皆親書之，自來大臣領州小事，多不親書。聖心可見矣。蓋於祀事之嚴，取士之重，雖細故必親，誠孝恭虔之心也，急賢好士之心也。嗚呼！成萬世無窮之基，豈不由是心乎？愚臣竊謂，是心也宜爲後聖法。元祐四年己巳十一月癸未，太中大夫致仕上柱國永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臣程珦題。❸

詩

聞侯舅應辟南征詩❹時年十八

辭華奔競至道離，茫茫學者争驅馳。先生獨奮孟軻舌，扶持聖教增光輝。志期周禮制區夏，人稱孔子生關西。當途聞聲交薦

❶ 此題涂刻本作「爲家君書家藏太宗皇帝寶字後」。
❷ 「遺」，涂刻本作「親」。「二」，涂刻本作「三」。
❸ 此題涂刻本作「聞舅氏侯無可應辟南征詩」。
❹ 「題」上，涂刻本有「謹」字。

牘，蒼生無福徒爾爲。道大不爲當世用，著書將期來者知。今朝有客關内至，聞從大幕征南垂。南垂凶寇陷州郡，久張螳臂抗天威。聖皇赫怒捷書緩，虎侯秉鉞驅熊羆。宏才未得天下宰，良謀且作軍中師。蕞爾小蠻何足殄，庶幾聊吐胸中奇。

游嵩山

鞭羸百里遠來遊，巖谷陰雲暝不收。遮斷好山教不見，如何天意異人謀。

謝王佺期寄藥

至誠通聖一作「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雜説

三首❶

父母之於子，愛之至也。子不孝，則愛心弛焉。聖人之於民，雖窮凶極惡而陷於刑戮，哀矜之心無有異也。❷情有替也，誠無息也。

言命所以安義，從義不復語命。以命安義，非循理者也。

仲尼之徒，豈皆聖人？其見豈能盡同於仲尼？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故常舍己以求合聖人之教，是以卒歸於不異也。及夫子没，則漸異也。

伊川文集卷之四

❶「雜説三首」，涂刻本通作一題，無「首」字。
❷「矜」，涂刻本作「矝」。

伊川文集卷之五

書　啓

爲家君上宰相書

珦聞：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爲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爲惡，二者爲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一作「也」。伏惟閣下以上賢之資，爲聖主之輔，深功厚德，卓出前古，所以致今日之治者，蓋由盡心勸懲之道，而天下之善惡明也。今若有善人於此而不得彰顯，以至於泯没，則於閣下，豈不甚惜，而欲聞之乎？珦是以敢忘其僭易之罪，而布其誠懇於左右。

伏念珦之曾祖，當五代之亂，棄官避世，以俟真主之興。我朝受命，首赴闕庭，一言遭遇，受聖祖非常之知。及太宗皇帝之在晉藩，親自選擢，俾之輔佑，於時真宗皇帝親受經訓。太宗纂緒，顧遇益隆，凡所獻替，無不開納，稱其忠厚，待以腹心，前後兩欲相之。而姦臣盧多遜惡其方正，皆因四方之事，薦之使行。暨於還朝，復將大用，而先祖自以衰老，瀝懇辭避，乃特爲改置交明殿學士之職，俾處庶僚之右。制辭丁寧，復示終用爲相之旨，至於没身，不許告老。歷事兩朝，受

恩三聖，終始一節，存没異遇。考於謚法，宜得美名。而當時有司失於舉行，門生故吏不能論請，以至於今，未有易其名者。珣大懼年祀浸遠，遂至湮晦，近三請於朝廷，而有司引條例，以既葬爲限。

夫聖人作謚之意，本以彰善癉惡，若以請之後時，遂廢其禮，則是爲善者未必見褒，而爲惡者得以自隱也。况國家推恩，率循舊例。竊見近日王嗣宗輩，亦是已葬，朝廷恩旨，特許追賜。獨珣之曾祖以條例爲限，某竊惑焉。若以官言之，則三品以上，皆應令文。以德言之，則先祖清儉之節，淳厚之德，寬大之量，周通之才，比於嗣宗，誠亦無媿。何嗣宗得請於無例之前，而先祖見抑於有例之後？若以先祖非兩府而異之耶？則太宗皇帝眷遇如此，累將柄用，至於老疾，聖意未已。制詞具在，遺旨如存，繼聖之朝，得不念之哉？

古之聖賢，生非其時，身無其位，不得主懲勸於天下，尚猶論古之人，觀其言，考其世，以分別其賢愚善惡。何哉？有至仁之心，而自任之重也。故人有一善，晦而不顯，其心媿恥，若己揜之。今閣下當明盛之時，居宰執之任，褒賢勸善，是所職也。若使本朝賢士名跡湮晦，以爲朝廷之闕，閣下得不惜之乎？矧主上以至孝御天下，祖宗之朝，一政一令，靡所更易，一器一玩，弗忍遺棄，而恩舊之臣，豈不存念？伏望閣下體聖祖選擢之意，感神宗恩遇之厚，念真皇受經之舊，副主上繼志之心，力賜主張，許循近例。如此，則恩滿泉底，光生後昆，則珣闔門粉骨，不足以報厚德矣。

謝呂晦叔待制相見書❶

竊以古之時，公卿大夫求於士，故士雖自守窮閻，名必聞，才必用。今之時，士求於公卿大夫，故干進者顯榮，守道者沉晦。頤處乎今之世，才微學寡，不敢枉道妄動，雖親戚鄉閭間，鮮克知其所存者，矧敢期知於公卿大夫乎？

伏承閣下屈近侍之尊，下顧愚陋，仰荷厚禮，媿不足以當之。噫！公卿不下士久矣。頤晦於賤貧，世莫之顧，而公獨降禮以就之。非好賢樂善之深，孰能如是乎？幸甚幸甚。願閣下持是好賢之心，廣求之之方，盡待之之道，異日登廟堂，翊明天子治，以之自輔，以福天下，豈不厚與！鄙朴之人，不善文詞，姑竭其區區，少致謝懇。

爲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中允明公執事。竊以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於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於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人莫不從教，小人修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群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爲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往者朝廷深念其然，究思治本，詔京師至於郡縣皆立學。雖未能如古之時，比屋人人而教之，

❶「相見書」，涂刻本無此三字。

可以教爲士者矣。誠能教之由士始，使爲士者明倫理而安德義，知治亂之道，政化之本，處足以爲鄉里法，出可以備朝廷用，如是，則雖未能詳備如古之教，亦得其大端近古而有漸矣。是朝廷爲教之意，非不正也。顧州縣之吏奉承之何如爾。

珦庸瑣之質，叨恩領郡，雖才不足以有爲，然少承父師之訓，久從士大夫之後，涉聞學古爲政之道，不敢斷斷俗吏之爲，❶專以簿書期會爲事，勉思所以副朝廷明教化育賢才之意，以學校爲先務。然念教道之職，非得豪傑之士，學術足以待問，行義足以率人，則何以爲衆人之矜式？

竊聞執事懿文高行，爲時所推，仕不合則奉身而退，不爲榮利屈其志，歸安田間，道義爲鄉里重。豈特今人之難能？古人所難能也。愚謂執事非甘於退處而樂於自善也，蓋道既不偶，去就之義，不得不然。在執事之心，諒無一日忘天下，不以行道濟物爲意也。蓋聞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此鄉人所望於執事，而執事所以自任也。

珦是以敢布其區區之意，願執事從鄉人之望，枉屈軒馭，來莅郡庠，俾後進子弟得所依歸。不獨一郡學者漸被善教，四方之士聞風慕義，亦將奔走門下。是執事之道雖未用於時，而所及人者固已博矣。孟子所謂「天下之樂也」，執事豈無意乎？或賜允從，不勝幸甚。

❶「俗」上，陳刻本、涂刻本有「如」字。

再書

近者書其鄙懇，❶陳於左右，輒欲邀致軒從。內省不度，方負媿愓，辱教之答，詞意甚厚，且承燕居休適，感慰深矣。然而過持謙巽，未許臨屈。區區之意，有所未盡，輒敢再浼聽覽。

珦至郡之初，延見僚吏士民，首道朝廷所以憂念遠方，愛養元元之意；既則詢州郡之賢人，足以取則爲治者，於是聞執事之名於衆人之口。珦退而三思三省之。始曰：彼鄉先生也，吾將奉之以教郡人。既而曰：賢者以類至，惟賢能致賢，彼賢豈我屑耶？既又曰：❷賢者雖有爲而退，豈將自善其身耶？必將化導鄉里，教育後進。自古賢者，未有不然者也。豈特守之爲乎？於是决之不疑，以請於左右。豈意執事未賜深亮，拒而弗從。

珦竊觀在《易·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無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上九以陽剛之德，居無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而不居其位，爲衆人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爲衆人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已無與於天下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無咎。聖人又從而贊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無所慮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存心如是之仁，與夫索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矣。今執事居是鄉，爲一鄉所宗仰，適當《觀》上九之義。豈得圖一身之安逸，而不以化導爲意乎？

❶「其」，涂刻本作「具」。
❷「又」，涂刻本作「而」。

見諭「日一作「曰」。近多微疾，憚於應接」。此大不然。古者庠序爲養老之地，所養皆眉壽之人，其禮有扶，有杖，有鯁噎之祝，則其羸廢可知。蓋資其道德模範，豈尚其筋力也哉？幸執事觀《觀》爻之義，詳聖人贊之之意，思賢人君子所當用心，勉從鄉人之願，不勝幸甚！

答横渠先生書

累書所論，病倦不能詳説，試以鄙見道其略，幸不責其妄易。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如「虚無即氣則虚無」之語，❶深探遠賾，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然此語未能無過。餘所論，以大概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寛裕温厚一作「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觀，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爾，能無差乎？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何日得拜見，當以來書爲據，句句而論，字字而議，庶及精微。牽勉病軀，不能周悉。

謝生佛祖禮樂之説，相知之淺者，亦可料也。何吾叔更見問？大哥書中云「聖人之悟，前後矛盾」不知謂何，莫不至此否？

再答

昨書中所示之意，❷於愚意未安，敢再請於左右。今承盈幅之諭，詳味三反，鄙意益未安。此非侍坐之間，從容辨析，不能究

❶ 下「虚無」，當爲「無無」。

❷ 「昨」下，涂刻本空一字。

也，豈尺書所可道哉？況十八叔、大哥皆在京師，相見且請熟議，異日當請聞之。

内一事，云已與大哥議而未合者，試以所見言之。所云「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信乎入神之奧。若欲以思慮求之，是既已自累其心於不神矣，惡得而求之哉？」頤以爲有所事，乃有思也，無思則無所事矣。孟子之是言，方言養氣之道如是，何遽及神乎？氣完則理正，理正則不私，不私之至則神。自養氣至此猶遠，不可驟同語也。以孟子觀之，自見其次第也。當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句，「心」字屬下句。此説與大哥之言固無殊，但恐言之未詳爾。遠地未由拜見，豈勝傾戀之切？餘意未能具道。

所論「勿忘者，但不舍其虚明善應之心爾」。此言恐未便。既有存於心而不舍，則何謂虚明？安能善應邪？虚明善應，乃可存而不忘乎？

上富鄭公書

伊川程頤齋心裁書，再拜獻於致政司空相公閣下。

頤鄙野之人，未嘗請謁有位，故不獲從鄉里士子趨進門下。今者來自山中，聞太皇太后厭代，心誠有所迫切，無路上達，敢以聞於左右。蓋非公無可告者，非公無肯爲者。

頤頃歲見治昭陵，制度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辛執而下，受成而已，莫復置思。以巨木架石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既又觀陵中之物，見所謂鐵罩者，鐵幾萬斤，以木爲骨，大不及三寸，其相穿叩之處，厚纔寸餘。遠不過二三十年，決

須摧朽，壓於梓宮。於時私心惶駭，不能自已。使人聞於魏公，魏公不以爲意。以魏公之忠孝，於仁皇非不盡心，惟其蔽於衆論，昧於遠慮。以天下之力，葬一人於至危之地，可不痛哉！陵土既復，❶固知無可奈何。然每一念之，心悸魄喪，或終夕不寐。今鄉鄰之間，有如是事，可謀爲而不以告人，必謂之不信，況仁皇天下父母乎？

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宮闈。因此事會，可爲之謀。夫合葬之禮，周公已來，未之有改，近取諸唐，帝、后亦或同穴。至於乾陵，乃是再啓。太祖皇帝神謀遠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稽典禮則得尊親之道，狥俗法則皆享福之永。此爲可行，無足疑者。

伏願公忠誠奮發，爲朝廷極論其事，請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撤去鐵罩，用厚陵石槨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主上莫大之孝，任此事者，非公孰能？誠能爲之，天祐忠孝，必俾公熾昌壽臧，子孫保無疆之休。竊惟公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極人臣，恩遇無比。料公之心，苟能使仁皇聖體保其安全，雖陷一作「蹈」。禍患，所不避也。況一言之易，肯顧慮而不發乎？事理至明，顧主上素未知爾。以公言之重，竭誠致懇，再三陳之，不憂朝廷之不悟，獨繫公爲不爲爾。

哀誠憤激，語辭鄙直，內省狂易，戰灼無地。不宣。

答富公小簡

昨日妄有布聞，方懷煩瀆之懼。乃辱教

❶ 「復」，涂刻本作「覆」。

誨，加賜酒食，仰荷台意之厚，不勝媿悚！尊者之賜，禮不敢辭。然頤方有言於左右。公若見取，雖執鞭門下，蓋所欣慕，況受賜乎？苟不見從，是忘忠義。公之賜也，實爲頤羞，未敢拜貺。謹復上納，瀆冒台嚴，第深戰慄。

上河南帥書❶

頤荷德既深，思報宜異，輒以狂言，浼聞台聽。公到鎮之初，必多詢訪。衆人對公之語，頤能料之。當曰：「虜既再寇河外，必不復來，公可高枕矣。」是常言也，未知奇勝之道。兵法曰：「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謂其不來，乃其所以來也。又曰：「彼興大衆，豈徒然哉？河外空矣，復來何利？」是大不然。誠使彼得出不意，破蕩數壘，足以勞弊一道，爲利大矣，何必負載而歸，然後爲利也？竊恐謀士悦於寬憂，計司幸於緩責，衆論既一，公雖未信，而上下之心已懈矣，是可慮也。

寧捐力於不用，毋惜功而致悔。莫若使彼聞嚴備而絶意，則疆埸安矣。豈獨使敵人知有備而不來？當使內地之人信可恃而願往，則一二年間，便可致完實，長久之策也。自古乘塞禦敵，必用驍猛；招徠撫養，多在儒將。今日之事則異矣，願公念之。

答人示奏草書

辱示奏藁，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欽服！欽服！子弟當勉公以速且堅，何可已也？然於愚意有未安者，敢布

❶「南」，涂刻本作「東」。

左右。

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主。頤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飢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世苟私利於目前，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迂。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覬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淺見無取，惟公裁之。

答朱長文書 或云：明道先生之文。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爲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群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没而無聞焉。此爲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恐不記書中之言，故却録去。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某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嘗敢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爲吾弟盡其説，庶幾有小補也。

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人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

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末乎？某何敢以此奉責？

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没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

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群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

臨紙遽書，不復思繹，故言無次序，多註改。勿訝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却請示下，足以代面話。

上文潞公求龍門菴地小簡

頤竊見勝善上方舊址，從來荒廢爲無用之地。野人率易，敢有干聞，欲得葺幽居於其上，爲避暑著書之所。唐王龜構書堂於西谷，❶松齋之名，傳之至今。頤雖不才，亦能

❶「構」，涂刻本作「㧓」。

爲龍門山添勝跡於後代，爲門下之美事。可否，俟命。

上韓持國資政求撰兄墓誌❶

頤輒恃顧遇之厚，敢以哀誠，上煩台聽。

家兄學術才行，爲世所重，自朝廷至於草野，相知何啻千數。今將歸葬伊川，當求誌述，以傳不朽。然念相知者雖多也，能知其道者則鮮矣；有文者亦衆也，而其文足以發明其志意，形容其德美者，則鮮矣；能言者非少也，而名尊德重，足以取信於人者則鮮矣。如是，誌之作豈易哉？

頤竊謂：智足以知其道學，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後世，莫如閣下。家兄素出門下，受知最深，不幸早世，當蒙哀惻。頤其道不得施於時，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没無聞，此尤深可哀也。恭惟閣下至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願丐雄文，以光窀穸，俾伯夷不泯於西山，展季得顯於東國。則死生受賜，子孫敢忘？捐軀殞命，未足爲報。率妄之罪，非所敢逃。

上孫叔曼侍郎求寫兄墓誌書❷

頤輒恃垂顧，敢以哀誠，上煩台聽。

家兄學術才行，爲時所重，出入門下，受知最深。不幸短命，天下孰不哀之？又其功業不得施於時，道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没無聞，此尤深可哀也。

切惟自昔有道之士，名或未彰，賢人君

❶ 此題涂刻本作「上韓持國資政書」。

❷ 此題涂刻本作「上孫叔曼侍郎書」。

子爲之發揚而後顯於後世者多矣。今將歸葬伊川，太一資政韓公爲誌其墓，思得大賢之筆，共久其傳。恭惟閣下，名足以取重將來，道足以流光後世，致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頤求真蹟，以賁窀穸。倘蒙哀矜，曲賜開允，則死生受賜，子孫敢忘！內循率妄，戰越無地。

答楊時慰書

頤泣啓。頤罪惡不弟，感招禍變，不自死滅，兄長喪亡，哀苦怨痛，肝心摧裂。日月迅速，忽將三月，追思痛切，不可堪處。遠承慰問，及寄示祭文哀辭，足見歲寒之意。

家兄道學行義，足以澤世垂後，不幸至此，天乎奈何！頤悲苦之餘，僅存氣息，筋骸支離，尤倦執筆。況哀誠非書所能盡！所幸老而經此煩惱，飲食起居如常，不煩深慮。伏紙摧咽，言不倫次。頤泣啓楊君法曹。九月十二日。

十月二十四日葬，韓持國爲誌，行狀頤自作，徐當寄去。

謝韓公啓❶

竊以朝廷取士，所以爲致治之先；公卿薦賢，固必有知人之哲。允諧公議，始厭衆聞。

頤也不才，少而從學，致知格物，粗窺聖道之端倪；明善誠身，未得古人之髣髴。徒忘懷於白首，竊有志於斯文。時和歲豐，已

❶「公」上，涂刻本有「康」字。

足素望；言揚德進，敢有覬心？屬嗣皇訪落之初，乃元老告猷之會。豈虞過聽，猥被明揚？文陛進登，被德音之溫厚；西清入侍，密宸扆之光輝。考於近世而來，可謂非常之遇。荷恩爲愧，揣分則逾。若何行爲，可以報稱？惟殫素學，勉副厚知，過此以還，不知所措。末緣望履，徒切向風。悃愊所懷，敷宣罔既。

又謝簡

頤惶恐再拜啓。仲夏毒熱，伏惟臺候動止萬福。頤執耕畎畝，於門下未嘗有一日之素，猥蒙過聽，薦之於朝，沾被恩命，何以稱報？末由展覿，伏冀上爲宗社，善護寢興。下情區區之至。

答呂進伯簡三

相別累年，區區企渴之深，言不盡意。按部往來，想在勞止。❶秦人瘡瘵未復，而偶此旱暵，賴賢使者措置，受賜何涯！儒者逢時，生靈之幸。勉成休功，乃所願望。頤備員於此，夙夜自竭，未見其補，時望賜書，開諭不逮。與叔每過從，至慰至幸。引素門牆，坐馳神爽。所欲道者，非面不盡。惟千萬自愛。

別紙見諭，持法爲要，其來已久矣。既爲今日官，當於今日事中，圖所設施。舊法之拘，不得有爲者，舉世皆是也。以頤觀之，苟遷就於法中，所可爲者尚多。先兄明道之

❶「在」，陳刻本、涂刻本作「亦」。

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鄙見如此，進伯以爲如何？

荷公知遇之厚，輒有少見，上補聰明，亦久懷憤鬱，無所控告，遇公而伸爾。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當極嚴恭。漢武遠祀地祇於汾脽，❶既爲非禮。後世復建祠宇，其失已甚。因唐妖人作《韋安道傳》，遂爲塑像以配食，誣瀆天地。天下之妄，天下之惡，有大於此者乎？公爲使者，此而不正，將正何事？願以其像投之河流。慎勿先露，先露則傳駭觀聽矣。勿請勿議，必見沮矣。毋虞後患，典憲不能相及，亦可料也。願公勿疑。

與呂大臨論中書

此書其全不可復見，今只據呂氏所録到者編之。

大臨云：中者道之所由出。

先生曰：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

大臨云：謂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已悉所諭。但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❷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與達道，豈有二乎？

先生曰：中即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外，別爲一物矣。所謂「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

❶「脽」，原誤作「雎」，據文意改。

❷「混」，原誤作「泥」，據涂刻本及下文改。

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可混而爲一，即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爲二乎？

大臨云：既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道。此非性中別有道也，中即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由中而出者莫非道，所以言道之所由出也，與「率性之謂道」之義同，亦非道中別有中也。

先生曰：「中即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若謂性有體段亦不可，姑假此以明彼。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即天地可乎？❶方圓既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出。如中既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於中？蓋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❷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與「率性之謂道」其義自異。性道不可一作「可以」。合一而言。中止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德。○又曰：觀此義，一作「語」。謂不可與性同德，字亦未安。子居對以中者性之德，却爲近之。子居，和叔之子，一云義山之字。○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若謂道出於中，則天圓地方，謂方圓者天地所自出，可乎？

大臨云：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

先生曰：不倚之謂中，甚善。語猶未瑩。不雜之謂和，未當。

大臨云：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

❶「即」，原作「而」，據涂刻本改。

❷「自」，陳刻本、涂刻本作「無」。

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此心度物，所以甚於權衡之審者，正以至虚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間，則輕重長短皆失其中矣。又安得如權、如度乎？故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其中」也。大臨始者有見於此，便指此心名爲中，故前言中者道之所由出也。今細思之，乃命名未當爾。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所謂以中形道，正此意也。「率性之謂道」者，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理義也。以此心應萬事之變，亦無往而非理義也。皆非指道體而言也。若論道體，又安可言由中而出乎？先生以爲此言未是。

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於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大臨云：聖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非止取純一無僞，可與聖人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取諸此而已。此義，大臨昔者既聞先生君子之教，反求諸己，若有所自得，參之前言往行，將無所不合。由是而之焉，似得其所安，以是自信不疑，拳拳服膺，不敢失墜。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竊恐辭命不明，言不逮意，致高明或未深喻，輒露所見，求益左右。卒爲賜教，指其迷謬，幸甚。聖人之學，以中爲大本。雖堯、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執其中」。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心即赤子之

心，純一無僞。即天地之心，神明不測。即孔子之絶四，四者有一物存乎其間，則不得其中。即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心無偏倚，則至明至平，其察物甚於權度之審。即《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心所發，純是義理，與天下之所同然，安得不和？大臨前日敢指赤子之心爲中者，其説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大臨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一有「竊謂」字。純一無僞，無所偏倚，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來教云：「所謂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理義，言雖無病，而聖人氣味殊少。」大臨反而思之，方覺辭氣迫窘，無沉浸醲厚之風，此則淺陋之罪，敢不承教？大臨更不敢拜書先生左右，恐煩往答，❶只令義山持此請教。蒙塞未達，不免再三浼瀆，惟望乘間口諭義山，傳誨一二，幸甚！幸甚！

先生曰：所云非謂無毫髮之異，是有異也。有異者得爲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

大臨云：大臨以赤子之心爲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所謂大本之實，則先生與大臨之言未有異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爾。大臨初謂赤子之心，止取純一無僞，與聖人同。一有「處」字。恐孟子之義亦然，更不曲折。一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爲言，固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爲大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此所深

❶「往」，陳刻本、涂刻本作「枉」。

疑未喻，又恐傳言者失指，切望指教。

先生曰：所論意，雖以已發者爲未發，反一作「及」。求諸言，却是認已發者爲説。詞之未瑩，乃是擇之未精爾。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所謂傳言者失指，及反覆觀之，雖曰有差，亦不失大意。又如前論「中即性也」，已是分而爲二，不若謂之性中。「性中」語未甚瑩。以謂聖人氣味殊少，亦不須言聖人。第二書所以答去者，❶極分明矣。

答楊時論西銘書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爲人借去，俟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横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某聞：天下之事，有甚難而易者，有甚

❶「以」，涂刻本無此字。

易而難者，獨繫在上之人，爲與不爲而已。昔韓欲罷秦兵，使鄭國説以鑿涇水溉田，注填閼之水，溉瀉鹵之地四萬頃，畝收常一鍾，關中遂爲沃壤，無凶年，秦以富强。至漢，白公復引涇水以溉田，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衣食關中，億萬之口。」此兩渠之功也。秦、漢而下，皆獲其利。熙寧中，神宗皇帝講求治功，興葺遺利。時先祖殿丞，建明鄭、白之利，神宗皇帝賜對便殿，大稱聖心，付以其事，興役踰年，功已有敘，而害能者巧爲沮止，不終厥功。陝右之人，至今爲恨。某每思神宗皇帝知其利而欲興之意，與先祖盡其力而被沮之恨，某未嘗不憤歎至於流涕也。閣下嘗尹長安矣，必聞其事。

今則又非昔年之比也。涇水低下，渠口高仰，灌溉之功，幾盡廢矣。民用困之，❶物斛湧貴，職此之由。今方外有不順之羌，師旅之興，儲偫爲急。❷誠使秦中歲增穀數百千萬斛，所濟豈不甚大？某，關西陋儒也，自幼小稔知其事，人微處遠，無由自伸其憤鬱。幸遇僕射相公，以經緯之才，逢時得君，以天下事爲己任。某是以敢不避狂妄之誅，塵瀆鈞聽。倘蒙采録，或致成功，不使先祖抱恨泉下，則某平生志願足矣。

上謝帥師直書

頤皇恐上書於知府安撫寶文閣下。❸

頤至愚，學道幾五十年，惟是自信，行其所知，不敢爲世俗所移。知之罪之，則繫乎

❶「之」，陳刻本、涂刻本作「乏」。
❷「偫」，涂刻本作「備」。
❸「書」，涂刻本作「訴」。

人焉。

伏覩律節文：諸醫爲人合藥，誤不如本方殺人者，徒二年半；故不如本方殺傷人者，以故殺傷論，雖不傷人，杖六十。古人造律之意，非特矜死者之無辜，亦以警懼庸醫，使不敢輕妄，致害人命，則其爲益，豈不甚大？近世以來，律雖存而實不用。俗吏拘文，乃云律稱合藥，誤不如本方，若用藥不如方論，雖日殺千人，法所不禁，官不當治也。遂使庸醫輩恣其盲妄，無所忌憚，殺人如麻。耳目所聞見，士大夫爲庸醫反陰陽，背方論而殺之者，不可勝數。況天下之大，民庶之衆，可勝言哉？獨嘉祐中，族兄太中嗣宗，知扶溝縣，嘗以醫者用藥，過劑殺人，送府鞭其背。過劑乃用藥之失，非合藥誤也。當時衆論稱之，蓋他人未嘗用此律故也。

今死者之家，莫肯與醫者辨者，其故有三。以當官者無愛人之心，苟欲省事，不肯爲之窮辨，一也。與醫者習熟，不忍訟之，二也。慮今而後，難復用藥，❶三也。是皆以利害爲心，而不顧骨肉之義，❷知其冤死而不爲之辨，骨肉之義絶矣。既不能辨，則爲之詞曰彼無惡意，又曰訟之無益矣，又曰己之命也。此皆至愚不知義理之言。彼有惡意，自當從故殺傷之法，此律正爲無故意者設也。辨之所以申骨肉之義，豈繫有益無益也？謂己之命，則爲人毆而殺之，亦可以不校矣。世之人，雖其父母本非死疾，爲醫所殺，隱忍而不辨者多矣。衆人觀之，亦不以爲非也。習俗之迷人也如是。今之士大夫，使馬醫治馬，誤殺馬而杖馬醫者，目所常見，

❶「藥」，陳刻本、涂刻本作「醫」。
❷「不」，涂刻本作「無」。

耳所常聞，衆人不以爲非也。至以父母骨肉爲醫所殺而責醫者，則未嘗見。豈愛親不若愛馬乎？愚惑不思之甚也。

凡人之疾病，誤醫者多矣。若風疾與氣藥，肝病而攻脾之類，雖不中病，未能害人。其死乃病死，未得爲醫殺之也。若醫經明言下之則死，是不下則不死也。今下而殺之，與操刃而斷其喉何異？古人立法，原其意本不惡，故罪止於徒，恕之至也。若聽其妄殺人而不加治，豈爲政之道乎？

姪子某爲令醴泉，病陰證傷寒，而邑之醫者乃大下之，又與洗心散，遂至冤死。今有狀披訴。伏惟明公居大帥之任，操勸懲之柄，經術政事聞於天下，高識遠見卓然絶俗。法之所無者，尚可權其宜而行之，況有法可依者乎？民之於令，其義最重。致令之死，而不加一毫之罪，於義得爲安乎？竊聞邑中憤歎不平之聲，聞於道路。豈當任者獨不念之乎？重思閣下，天下吏師，誠能行之，郡縣必多效之者。若使遠近傳之，庸醫之輩皆知戒懼，不敢輕視人命，則公及人之功，豈細也哉？匪惟先兄父子懷結草之報，當獲上天之祐，後昆享繁衍盛大之福。不勝哀懇，頤皇恐上訴。

與金堂謝君書

頤啓。前月末，吴齋郎送到書信，即遞中奉報，計半月方達。冬寒，遠想雅履安和。僑居旋爲客次，日以延望，乃知止行，甚悒悒也。來春江水穩善，候有所授，能一訪甚佳。只云忠涪間看親，人必不疑也。

頤偕小子甚安。來春本欲作《春秋》文字，以此無書，故未能，却先了《論》、《孟》或

《禮記》也。《春秋》大義數十，皎如日星，不容遺忘，只恐微細義例，老年精神，有所漏落。且請推官用意尋究，後日見助，如往年所説，許止、蔡般書葬類是也。若欲治《易》，先尋繹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餘人《易》説，無取枉費功。年亦長矣，宜汲汲也。未相見間，千百慎愛。十一月初九日，頤啓。知縣推官。❶

答周孚先問并跋

问：先生舊語門人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市井之人，雖曰營利，猶有休息時。禪客行住坐卧，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至忙。」孚先竊謂此語，如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若助長，即是忙也。或者謂此語非爲學者設，謂以聖人方之，禪客未嘗閑，若學者須是行住坐卧在道。

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方其學也，固當有事，亦當知助長之非。

問：《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孚先竊謂，聖者謂有聖人資質，一不念則流入於狂。狂者進取，曾皙之徒是也。借如顏子，不能拳拳服膺，亦必至於此。若是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雖不念亦無害也。

六德：知仁聖義中和。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

問：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静；知者樂，仁者壽。」孚先竊謂樂山樂水，狀仁知之體；動静述

❶「知縣推官」，涂刻本無此四字。

仁知之用；樂與壽明仁知之効。知則能知之，能知之則務窮物理，務窮物理則運用不息，故樂水。水謂其周流也，故動。動謂其理之無窮也，故樂。樂謂其無疑也。仁則能體之，能體之則有得於所性，有得於所性則循理而行之，故樂山。山謂其安止也，故静。静謂其無待於外也，故壽。壽謂其達生理也。

言意未能體仁知，且宜潛思。

問：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孚先竊謂，此語是告學者，亦是入道之序。故知及之者，見得到也；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莊以涖之者，外設藩垣以遠暴慢也；動之以禮，觀時應用皆欲中節也。或者謂此是人君事。

臨政處己，莫不皆然。所謂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此言未能盡仁，且宜致思。仁則安矣，所以云守也。

孚先舊講習太學，建中靖國庚辰冬，過洛陽，游伊川先生之門，預群弟子之列，親炙模範，時聞誨語。越明年暮春，歸省庭闈，期歲復入學，以所疑爲書，請質於先生，皆得親筆開諭，逮今幾四十年矣。以今日視前日，固知學之不博，問之不切。日月逝矣，功不加倍，祇益自歉。紹興丁巳冬，周孚先謹書。

答張閎中書

《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耄則傳矣。書

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徒是也。

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答楊時書

頤啓。相別多年，常深渴想。前日自伊川歸，得十一月十五日南康發來書，知赴新任，體況安佳，甚慰遠懷。頤如常，自去冬來，多在伊川。見謀居伊，力薄未能遽成耳。朝廷設教官，蓋欲教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苟能修職，則「不素餐兮」，孰大於是？赴省試令子，不知其名，中第可喻及也。名迪者好學質美，當成遠器，應未有北來期。兩小子大者頃城尉，小者鄢陵尉。承問，故及之。此獨與諸孫處，歲計稔則自餘，無足道。春暄，惟進學自愛，不宣。頤啓楊君教授。三月六日。

答楊迪書

相別累月，思渴。前承惠書，恐已出京，故不復奉答。近又收書，乃知未行。喜聞夏暑安佳。

前書所問心迹之説，固知未能無疑也。若以心迹有判，則象憂亦憂，乃僞矣。是宜精索，未易曉也。又云：「有道，又有易，何

如？」此語全未是。更將《傳序》詳思，當自通矣。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合也。大率所論，辭與意太多。孔、孟之門人，豈能盡與孔、孟同？唯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之說，是以能思而卒同也。若紛然致疑，終亦必亡而已。勉之！勉之！盛暑在途，千百自愛。

答門人書

前者奉答，適病倦不能詳。後來親知講論，幾盈箱矣。設端雖多，大率意不相遠。於大概尚弗識，況屈伸久速之際乎？平日不謂至如是。豈皆知不足以及之？蓋爲衆說漂呴，不能自立爾。此由見信不篤故也。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姑求自曉，無庸他恤。深尤不知者，甚無謂也。

答鮑若雨書并答問

頤咨。諸君處，常問知動止。忽領惠書，審已安康，其慰可知。頤如常，不煩見念。示及所疑，百忙中謝君告行，不暇周悉，略奉答，思之可也。夏暑，❶千百善愛。五月十日，頤咨鮑君秀才。

疑難六，謹寫拜呈，伏乞詳賜指諭。

若雨拜覆。

佛氏輪迴之說，凡爲善者，死則復

❶「夏」，涂刻本作「袢」。

生爲善人，爲惡者，死則變而爲禽獸之類。雖無此實應，竊恐有此理。何則？凡稟冲氣以生者，未始不同。聖人先得人之所同者而踐履之，故能保全太和。至死，其氣冥會於中和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復生爲人之理。愚者平居作惡，而冲氣已喪。至死，其氣則會於繆戾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爲禽獸之理。故曰恐有此理也。

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能原始則能要終矣。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神妙萬物而爲言。」觀此，則佛氏所謂鬼神者妄矣。然祖考來格，敬鬼神而遠之之說，則似乎有佛氏所謂。意者，氣類感應處，便是來格，但當至誠，不當褻近，近得却有也。不知此說如何？

潛心久當自明。

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嘗謂凡人氣量窄狹，只爲私心隔斷。苟以直養而無害，則無私心。苟無私心，則志氣自然廣大，充塞于天地之間。氣象自可以意會而莫能狀者，❶此所謂難言也。或謂塞于天地之間，只是到處去得，此言似無氣味。

如是涵養。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云云。觀此一篇，都無聖人氣象。或謂樂正子從子敖，有激而云，不得不然。

此無疑，真孟子之言。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

❶「自」，陳刻本、涂刻本作「有」。

人矣。」此言是子路説耶？孔子説耶？

仲尼言。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所謂二不孝何如？説者謂陷父於不義，與家貧親老，不求禄仕，竊恐不然。

何以知不然？所謂禄仕，凡所以養皆同。

定親書

頤啓。伏以古重大婚，蓋將傳萬世之嗣；禮稱至敬，所以合二姓之歡。顧族望之非華，愧聲猷之弗競。不量非偶，妄意高門。以頤第幾男，雖已勝冠，未諧受室。恭承賢閤第幾小娘子，性質一作「資」。甚茂，德容有光。輒緣事契之家，敢有婚姻之願。豈期謙厚，遽賜允從？穆卜良辰，恭仲言定。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又書

不量衰族，久慕高閎。輒憑咫尺之書，已諾婚姻之好。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答求婚書

頤啓。族望非高，聲猷弗競，猥蒙謙眷，屢致勤誠，爰稽合姓之文，將卜宜家之慶。伏承某人，性質挺立，器藴夙成，以頤第幾女子，年已及笄，義當有適，特枉緘題之及，俾交秦、晉之歡。仰認深誠，敢言非偶！在姆師之訓，雖愧未閑；而箕箒之勤，願俾恭事。

伊川文集卷之五

伊川文集卷之六

禮

婚禮

納采

納采，謂壻氏爲女氏所采，故致禮以成其意。使辭曰：「吾子有惠，貺某室也；某壻父。有先人之禮，使某也敢納采。」

問名

問名，謂問所娶女子之名，若今之小名也。使者請辭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

納吉

納吉，謂壻氏既得女名，以告神而卜之，得吉兆，又往告女氏，猶今之言定。使辭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

納徵

徵，證也，成也，用皮帛以證成娶婦之禮。使辭曰：「吾子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某物，使某也請納徵。」

請期

請期，實告婚期也，必先禮請以示謙。使辭曰：「吾子有貺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女氏對曰：「某既前受命矣，惟命之從。」一作「是聽」。使

又曰：「某使某聽命于吾子。」女氏固辭使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日猶言甲乙之類。

成　婚

期日，壻氏告迎于廟。初昏禮雖云「初昏」，然當量居之遠近。壻受命于所尊，謂醮而受告戒之命。出乘，前引婦車，受命而出，乘馬前引婦車，迎婦之車也。今或用擔子。執燭前馬。使徒役持火炬居前照道，今用燭四或二。賓將至，賓，壻也。女氏之擯，俟于大門之外，主人俟于門內。賓降，下車也。擯進揖請事。賓對今以介對。曰：「某稱壻父。命某壻名。以茲初昏，將請承命。」擯對曰：「主人固以恭俟。」擯揖入門，主人揖賓，及階。主人揖升，介以賓升。介南面，贊賓就位。東面。再拜，贊即席內告具。主人肅賓而先，賓從之見于廟。見女氏之先祖。至于中堂，見女之尊者，偏見女之黨于東序。贊者延賓出就位，贊者以女氏之子姪爲之。卒食，興辭。介以賓辭。主人請入戒女氏，奉女辭于廟，至于中堂。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父西面醮女而戒之，母施衿結帨，今謂之整冠飾。戒諸西階之上。擯者出，壻降立于庭中，北面。婦降自西階，壻揖，前導，立于車前。既升，而先俟于門外。先之者，導之也。門外，壻家大門外也。婦至，主人壻也。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壻退就次。及期，期謂早暮之節。贊者引壻入，贊者，壻氏之女相。立東席，西面。姆侍奉婦立西席，東面。贊揖壻再拜，男下女也。姆侍扶婦答拜，遂即席。女之從者沃壻盥于南，壻之從者沃婦盥于北。沃盥，以水濯手也，於坐席之南北。壻搢笏舉婦蒙首，蓋頭也。復位。贊者進酌，用常爵。三爵，用巹，姆助婦舉。卒食，相者以壻婦興，說服。女之從者

受壻服，壻之從者受婦服。燭出，康成云：禮畢。女侍待呼于外。夙興，婦纚笄衣服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進拜，奠贄還又拜，見屬之尊者長者於東偏，南面東上，屬自爲別。是爲見已，不復特見。若異宮，則見諸父各就其寢。幼者賤者，皆見於堂下，西面北上。舅姑入于室。婦盥，饋。舅姑饗婦于堂之西偏。卒食，婦降自阼階。饗禮謂嫡婦。翌日，壻拜于婦氏之門。

奠菜

三月預祭祀，事舅姑，復三月然後奠菜。祝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菜於□舅某子□姑某氏。此段義有未詳。

葬說并圖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一作「澤」。草木一作「生物」。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决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犂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窑。」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火葬一作「焚」。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一作「焚」。矣。至於年祀寖遠，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

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著龜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下穴昭穆圖❶

巽	〇	巳	丙	離	丁	未	〇	坤
〇		穴六				穴七		〇
辰								申
乙								庚
卯震		穴四		券臺		穴五		兌酉
甲								辛
寅								戌
第四穴或此下		穴二		穴一		穴三		〇
艮	〇	丑	癸	坎	壬	亥	〇	乾

葬法決疑

古者聖人制卜葬之禮，蓋以市朝遷變，莫得預測，水泉交浸，一作「侵」。不可先知，所以定吉凶，決善惡也。後代陰陽家流，競爲詭誕之説，葬書一術，遂至百二十家。爲害之大，妄謬之甚，在分五姓。五姓之説，驗諸經典，本無證據，古陰陽書亦無此説，直是野俗相傳，竟無所出之處。惟《堪輿經》黄帝對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黄帝之時，只有姬、姜二三姓，其諸姓氏盡出後代。何得當時已有此語？固妄謬無稽之言。其所謂五姓者，宫商角徵羽是也。天下萬物，悉配屬之，

❶ 涂刻本乾至坤行酉庚間不夾「兑」字，艮至巽行甲卯間不夾「震」字，中門坎離行「坎」作「子」，「離」作「午」。

行事吉凶，依此爲法。至如以張、王等爲商，武、庾等爲羽，是則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爲宫，以趙姓爲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宫商，複姓數字，徵角不辨，都無憑據，只信其臆説爾。

夫姓之於人也，其始也亦如萬物之同形者，呼某白黑小大以爲别爾。❶後世聖人乃爲之制，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其後子孫因邑因官，分枝布葉，而庶姓益廣。如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本皆姬姓；華、向、蕭、亳、皇甫，本皆子姓。其餘皆爾，不可勝舉。今者用其祖姓，則往往數經更易，難盡尋究。况復葬書不載古姓，若用今姓，則皆後代所受，乃是吉凶隨時變改也。人之分宗，譬如木之異枝。木之性，❷有所宜之地也。取其枝而散植之，其性所宜，寧有異乎？若一祖之裔，姓音不同，同葬一地，遂言彼凶而此吉，决無是理。設有人父本宫姓，子以功勳更賜商姓，則將如何用之？今二人同言，則必擇其賢者信之。葬禮聖人所制，五姓俗人所説，何乃舍聖制而從俗説，不亦愚乎？

昔三代之時，天下諸侯之國，卿大夫之家，久者千餘歲，其下至數百歲不絶。此時葬者未有五姓也。古之時，庶人之年不可得而見矣。君卿大夫，史籍所可見者，往往八九十歲，有百歲者。❸自唐而來，五姓葬法行於世已，❹數世百歲之家鮮矣，人壽七八

❶「某」，涂刻本作「其」。
❷「性」，原誤作「姓」，據陳刻本、涂刻本改。
❸「者」下，涂刻本有「不少矣」三字。
❹「已」，陳刻本、涂刻本作「矣」。

十歲者希矣。苟吉凶長短，不由於葬邪？則安用違聖人之制而從愚俗所尚？吉凶長短，果由於葬邪？是乃今之法，徒使人家不久長，壽命短促，大凶之道也。進退無取，何足言哉？夫葬者藏也，一藏之後，不可復改，必求其永安。故孝子慈孫，尤所慎重。欲地之安者，在乎水之利。水既利，則終無虞矣。不止水一事，此大概也。而今之葬者，謂風水隨姓而異，此尤大害也。愚者執信，將求其吉，反獲其凶矣。

至於卜選時日，亦多乖謬。按葬者逢日食則舍於道左，待明而行，行是必須晴明，❶不可用昏黑也。而葬書用乾艮二時爲吉，此二時皆是夜半，如何用之？又曰己亥日葬大凶。❷今按《春秋》之中，此日葬者二十餘人，皆無其應。宜忌者不忌，而不宜忌者反忌之，顛倒虛妄之甚也。下穴之位，不分昭穆，易亂尊卑。死者如有知，居之其安乎？如此背謬者多矣，不欲盡斥，但當棄而勿用，自從正法耳。

記葬用栢棺事

古人之葬，欲比化不使土親膚。今奇玩之物，尚寶藏固密，以防損污，況親之遺骨，當如何哉？世俗淺識，惟欲不見而已，又有求速化之說。是豈知必誠必信之義？且非欲其不化也，未化之間，保藏當如是爾。

吾自少時，謀葬曾祖虞部已下，積年累

❶「行行」，涂刻本不重。
❷「大」，涂刻本無此字。

歲，精意思索，欲知何物能後骨而朽。後咸陽原上有人發東漢時墓，❶栢棺尚在。又韓修王城圯，得古栢木，皆堅潤如新。諺有松千栢萬之説，於是知栢最可以久。然意猶未已，因觀雜書，有松脂入地，千年爲茯苓，萬年爲琥珀之説。疑物莫久於此，遂以栢爲棺，而塗以松脂，特出臆計，非有稽也。不數月，嵩山法王寺下鄉民，穿地得古棺，裹以松栢，❷乃知古人已用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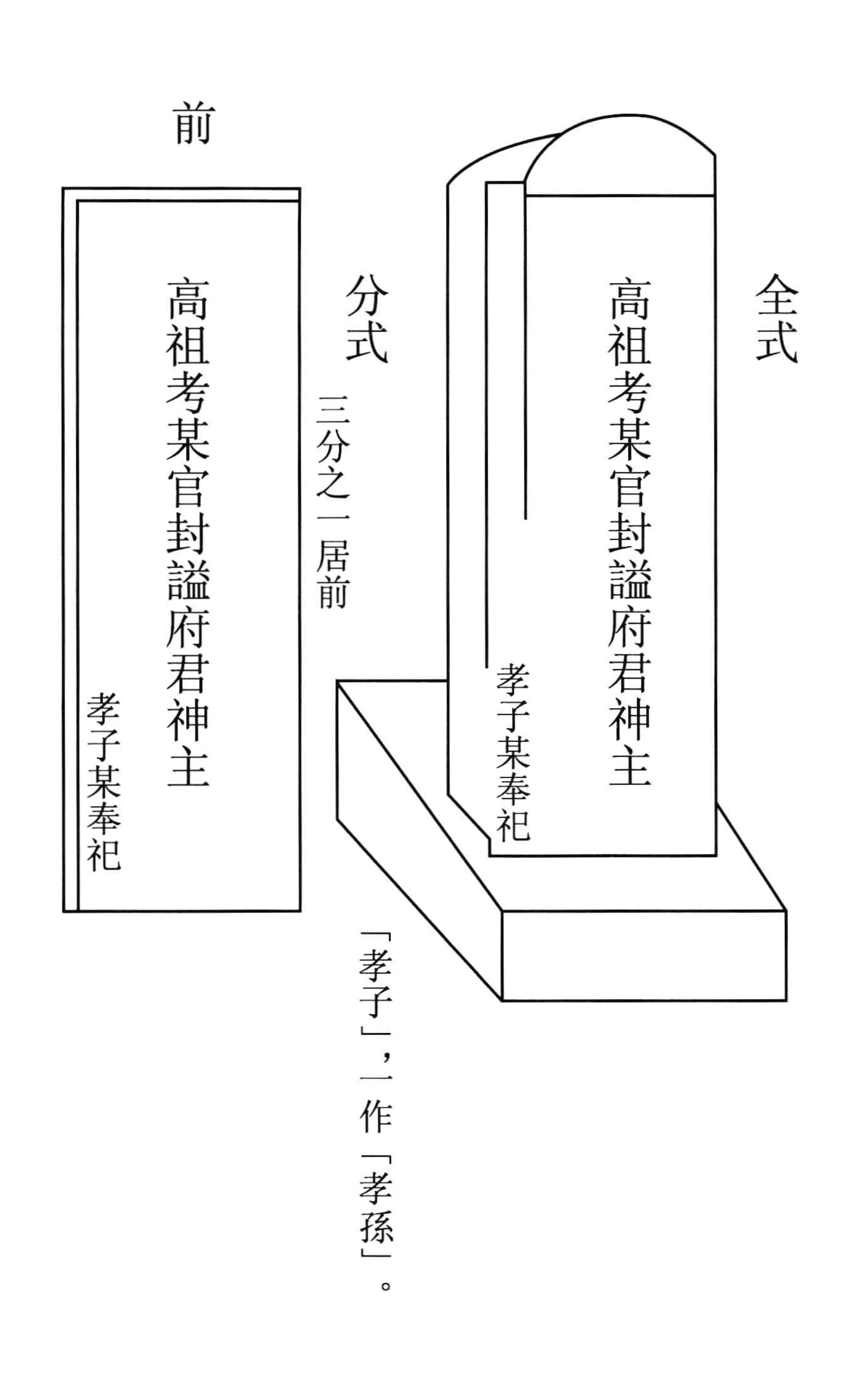
自是三十四年，七經葬事。求安之道，思之至矣。地中之事，察之詳矣。地中之患有二，惟蟲與水而已。所謂毋使土親膚，不惟以土爲污，有土則有蟲，蟲之侵骨，甚可畏也。世人墓中多置鐵以辟土獸。土獸希有之物，❸尚知備之，蟲爲必有而不知備，何也？惟木堅縫完，則不能入。求堅莫如栢，求完莫如漆。然二物亦不可保，栢有入土數百年而不朽者，有數十年而朽者。人多以爲栢心不朽，而心之朽者，見亦多矣。後闕。

作主式 用古尺。

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月日辰。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身趺皆厚一寸二分。剡上五分爲圓首，寸之下勒前爲頷而判之，❹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分。陷中以書爵姓名行，曰「故某官某公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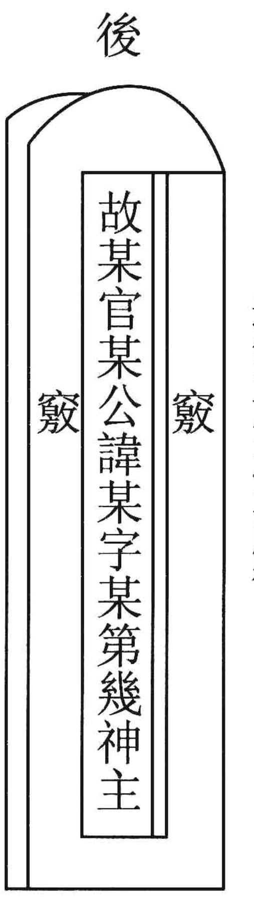
❶「後」下，涂刻本有「聞」字。
❷「栢」，涂刻本作「脂」，與上文一致。
❸「土獸土獸」，涂刻本不重。
❹「頷」，原作「額」，據涂刻本及後文改。

某字某第幾神主」。陷中長六寸，濶一寸。一本云「長一尺」。合之植於趺。身出趺上一尺八分，并趺高一尺二寸。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一，謂圓徑四分。居二分之上。謂在七寸二分之上。粉塗其前，以書屬稱，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或號行，如處士秀才幾郎幾翁。旁題主祀之名，曰「孝子某奉祀」。加贈易世，則筆滌而更之，水以洒廟牆。外改中不改。



「孝子」，一作「孝孫」。

連頷三分之二居後



趺

祭　禮

羅氏本有此，諸本皆無之，恐未必先生所著，姑附於此。

凡祭，洒埽廳事，設几案於階下，設盥盆帨手巾。祭前一日，視滌濯，五更起，安排如法。具時菓，並菜三飣或五飣，盞盤匙筯訖。次設香卓，次設盥盆茅縮。更祭服，焚香請曰：「孝孫某，今以仲春之祭，共請太祖某官、高祖某官、曾祖某官、祖某官、考某官，降赴神位。」奠酒焚香，跪。執事者過酒，左手把盤，右手以酒澆酹於灌盆茅縮處。俛伏，興，再拜，左避位，遂行獻。執事者注酒，下食二味，或一味，隨人家貧富。頃之，再拜。亞獻如前。三獻如前。事畢，焚香曰：「祭事已畢。」揖執事者徹饌。祭祖妣亦如前式。四時祭。❶

始　祖 冬至祭。

祭始祖，灑埽廳事，如時祭，只設一位，以妣配。祝執辭，出主人之左，東向讀之，曰：「維年月日，孝遠孫某，敢昭告于某氏之祖妣，今以陽至之始，追惟報本，禮不敢忘，謹備清酌庶羞之奠，尚享！」三獻如前式。

先　祖 立春祭。

祭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曰：「維年月日，孝遠孫某，今以生物之始，恭請先祖祖妣以下降居神位。」餘如前式。

❶「四時祭」，涂刻本作爲本段標題居前。

禰季秋祭。

祭禰曰：「孝子某，今以成物之始，恭請考君某官，妣某官某封某氏，降居神位。」餘如前式。

伊川文集卷之六

伊川文集卷之七

行狀　墓誌　祭文

明道先生行狀

曾祖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遹，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珦，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爲河南人。

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强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群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户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到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

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

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

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朞，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晝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

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

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

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

再朞，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

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强盗及鬭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

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湧。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税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讐。先生盡知民産厚薄，第其先後，按藉而命之，無有辭者。

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傚，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

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吕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説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先生不飾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

「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

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寖行其説，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剥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

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

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

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滅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

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

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運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横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横，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

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説。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敘年勞，丐遷秩，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

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

先生爲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盗，雖樂歲，强盗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强盗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

畿邑田税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户四等，而畿内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

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閲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户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户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

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淩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

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稚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

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恨惜。

先生資禀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温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温；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藴，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己，内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没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神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説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

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埽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

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事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一有「五」字。子一有「三早卒」字。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一有「四」字。女一有「三夭」二字。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於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概，以求誌於作者，謹狀。元豐八年八月日弟頤狀。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敘述序 敘述四篇，見附録。❶

先兄明道之葬，頤狀其實，❷以求誌銘，且備異日史氏採録。既而門人朋友爲文以敘其事迹、述其道學者甚衆。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文多不能盡取，取其有補於《行狀》之不及者數篇，附於《行狀》之後。

❶「附録」上，涂刻本有「遺書」二字。
❷「實」，涂刻本作「行」。

明道先生墓表

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

宋太師致仕潞國公文彥博題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❶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揭聖學以示人，❷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復明，❸爲功大矣。於是帝師採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知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世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孝女程氏墓誌

孝女程氏，其第二十九，有宋名臣諱羽之後，故宗正寺丞顥之女。幼而莊靜，不妄言笑；風格瀟灑，趣向高潔；發言慮事，遠出人意；終日安坐，儼然如齊；未嘗教之讀書，而自通文義。舉族愛重之，擇配欲得稱

---

❶「憖」，原誤作「慭」，據文意改。

❷「揭」，涂刻本作「倡」。

❸「復」，涂刻本作「後」。

者。其父名重於時，知聞遍天下，有識者皆願出其門。訪求七八年，未有可者。既長矣，親族皆以爲憂，交舊咸以爲非，謂自古未聞以賢而不嫁者。不得已而下求，嘗有所議，不忍使之聞知，蓋度其不屑也。母亡，持喪盡哀，雖古篤孝之士，無以過也，遂以毁死。病既革，頤念無以適其意，謂之曰：「爾喜聞道義，吾爲爾言之。」曰：「何不素教我？今且惛矣。我死無憾，獨以不勝喪爲恨爾。」盡召兄弟舅甥姪，人人教誡，幼者撫視，頃之而絶。嗚呼！是雖女子，亦天地中一異人也。如其高識卓行，使之享年，足以名世勵俗，並前古賢婦，垂光簡册。不幸短命，何痛如之！

衆人皆以未得所歸爲恨，頤獨不然。頤與其父以聖賢爲師，所爲尚一作「常」。恐不當其意，苟未遇賢者而以配世俗常人，是使之抱羞辱以没世。頤恨其死，不恨其未嫁也。其生以嘉祐辛丑九月庚戌，其卒以元豐乙丑二月丙寅，葬於伊川先塋之東，是年十月乙酉也。叔父頤誌。

爲家君祭司馬温公文

嗚呼！公乎！誠貫天地，行通神明。狥己者私，衆口爲容於異論；❶合聽則聖，百姓曾無於間言。老始逢時，心期行道；致君澤物，雖有志而未終；救弊除煩，則爲功而已大。何天乎之不弔，斯人也而遽亡！溥天興殄瘁之悲，明主失倚毗之望。如其可贖，人百其身。死生既極於哀榮，名德永高於今古。藐兹羸老，夙被深知；撫柩慟哀，

❶「爲」，涂刻本作「或」。

聊陳薄奠。

爲家君祭韓康公文

嗚呼！惟公：天賦忠義，世推孝友；忠以事君，完始終之大節；孝施有政，作儀刑於四方；樂善本乎至誠，好學至於没齒。故有識之士，無思不服。垂老之年，其猷益壯。位雖極於將相，志則歉於施爲。恢弘之度，若海瀆之難量；高邈之風，非世俗之可企。推賢獎善，惟日不足；周急樂施，室幾屢空。方逢時之尚年，遽奉身而勇退。如何不弔，奄及云亡！忠義之表，天不憖遺；孝友之規，世將安倣？寒族有姻家之契，二男蒙國士之知。感恩德而未讎，痛音容之遽隔。兹焉歸葬，復阻臨穴；恭陳薄奠，以寫哀誠。

爲家君祭吕申公文

嗚呼！公稟則異，得天之粹；遘兹昌辰，出爲嘉瑞。生而富貴，處之無累；幼而聰明，充之能至。學既知真，仕則爲道；出入屢更，夷險一操。二聖臨御，人望是從；起藩入輔，命相册公。平日視公，静密恂恂；❶國論所斷，一言萬鈞。謂公無位，位爲相臣；謂公得志，志存未伸。然公心如權衡，所以無間言於率土；德如山嶽，所以致敬心於人主。從容語默之間，人孰量其所補？胡上天之不弔，不一老之憖遺？淵水無涯，將孰求於攸濟？百身莫贖，爲有識之同悲。嗚呼！哀哉！羸老餘生，辱知有

❶「密」，涂刻本作「默」。

素。二男論忘勢之交，不偶無疇知之路；阻臨穴以伸哀，姑托文而披露。想英靈兮如在，監丹誠而來顧！

爲家君祭李屯田九縣君文

嗚呼！夫婦不幸，皆終盛年，美才不克究其施，淑德不克久其芳，此親戚交舊知聞所共悲也。及兹歸葬，去故鄉之沮洳，得水土之深厚，幽安顯慰，其善之報而幸之厚與！羸老不任遠之，莫由臨穴，盡於一哀，聊爲薄奠，尚其來饗！

祭劉質夫文

嗚呼！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興斯文於既絶，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遊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方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則所以惜子者，豈止從遊之情哉？兹焉歸葬，不克臨穴，姑因薄奠，以敘其哀。

祭李端伯文

嗚呼！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子與劉質夫爲有力矣。質夫於子爲外兄弟，同邑而居，同門而學，才器相類，志尚如一。予謂二子可以大受，期之遠到，而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予憂事道者鮮，悲傳學之難。嗚呼！天於斯文，何其艱哉！官制有拘，不克臨穴，寄文爲奠，以敘其哀。

祭楊應之文

嗚呼！昔予與君，邂逅相遇於大江之南，言契氣合，遂從予游，歲將三紀，情均骨肉。忽聞來訃，何痛如之！嗚呼應之！誰謂君而止於此乎？高才偉度，絶出群類；善志奇蘊，曾未得施；天胡爲厚其禀而嗇其年？人誰不死？君之死爲可恨也，奚止交舊之情，悲哀而已？管城之原，歸祔先兆；屬予衰年，憚於長道；不能臨穴一慟，以伸余情，姑致菲薄之奠。魂兮其來，歆此誠意！

祭朱公掞文

嗚呼！道既不明，世罕信者。不信則不求，不求則何得？斯道之所以久不明也。自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異，君時甚少，獨信不疑。非夫豪傑特立之士，能如是乎？篤學力行，至於没齒，志不渝於金石，行可質於神明。在邦在家，臨民臨事，造次動静，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蹇蹇王臣之節，凛凛循吏之風，著見事爲，皆可紀述。謂當大施於時，必得其壽，天胡難忱，遽止於此。嗚呼！哀哉！不幸七八年之間，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劉質夫、李端伯、吕與叔、范巽之、楊應之相繼而逝也。今君復往，使予踽踽於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特交朋之情而已？邙山之陽，歸祔先宅；思平生之深契，痛音容之永隔。陳薄奠以將誠，庶英靈兮來格！

伊川文集卷之七

伊川文集卷之八

墓誌　家傳　祭文

太中自撰墓誌❶

程姓，珦名，伯温字。姓源世系，詳於家牒，故不復書。曾王父，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子少師，諱羽。曾王母，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王父，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王母，高密縣君崔氏。考，贈司空，諱遹。妣，追封趙國太夫人張氏，冀國太夫人張氏。

予性質顓蒙，學術黯淺，不能自奮，以嗣先世。天聖中，仁宗皇帝念及祖宗舊臣，例録子孫一人，補郊社齋郎。歷黄州黄陂、吉州廬陵二縣尉，潤州觀察支使。由按察官論薦，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龔州，徐州沛縣。監在京西染院，知鳳、磁、漢三州事。熙寧中，厭於職事，丐就閑局，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宫。歲滿再任，遂請致任。官，自大理寺丞十三遷至太中大夫。勳，自騎都尉至上柱國。爵，永年縣伯。食邑，户九伯。❷

娶侯氏，贈尚書比部員外郎道濟之長女，封壽安縣君，先三十八年卒，追封上谷郡君。男六人：長應昌，次天錫，皆幼亡；次顥，承議郎宗正寺丞，先卒；次頤，今爲通直郎；次韓奴、蠻奴，皆夭。女四人：長婆嬌，幼亡；次適奉禮郎席延年；

❶ 此題涂刻本作「書先公自撰墓誌後」。
❷ 「伯」，涂刻本作「百」。

次馮兒，幼亡；次適都官郎中李正臣。孫男五人：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監西京酒；次端中，治進士業；次端輔，早亡；次端本，治進士業；次端彥，郊社齋郎。孫女八人：長適宣義郎李偲，次適假承務郎朱純之，次適安定席彥正，次未嫁而卒，次爲李偲繼室，次適清河張敷，次幼亡。曾孫六人：昂，昇，昺，昜，旻，暈。曾孫女一人。

元祐五年庚午春正月十三日己卯，以疾終於正寢，先居暖室，既得疾，命遷正寢。享年八十五。越三月孟夏庚戌望，葬於伊川先塋之次，上谷郡君祔焉。

予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但知廉慎寬和，孜孜夙夜，無勳勞可以報國，無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瑕謫，爲幸多矣。葬日，切不用干求時賢製撰銘誌，既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詞溢美，徒累不德爾。只用此文，刻於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不以爲有知也。

先公太中，年七十，則自爲墓誌及書戒命於後，後十五年終壽。子孫奉命不敢違，惟就其闕處，事未至者，皆缺字，使後人加之。加所遷官爵，晚生諸孫及享年之數，終葬時日而已。醇德懿行，宜傳後世者，皆莫敢誌，著之家牒。孤頤泣血書。

先公太中家傳

先公太中諱珦，字伯温。舊名温，一有「其」字。字君玉，既登朝，改後名。景德三年丙午正月二十三日，生於京師泰寧坊賜第。

性仁孝温厚，恪勤畏慎。開府事父兄謹敬過人，責子弟甚嚴，公纔十餘歲，則使治家

事。事有小不稱意旨，公恐懼若無所容。自少爲族兄文簡公所器。開府終於黄陂，公年始冠，諸父繼亡，聚屬甚衆，無田園可依，遂寓居黄陂。勞身苦志，奉養諸母，教撫弟妹。時長弟璠七歲，從弟瑜六歲，餘皆孩幼。後數歲，朝廷録舊臣之後，授公郊社齋郎，以口衆不能偕行，遂不赴調。文簡公義之，爲請於朝，就注黄陂縣尉。任滿，又不能調，閑居安貧，以待諸弟之長。至長弟與從弟皆得官娶婦，二妹既嫁，乃復赴調。

授吉州廬陵縣尉。時劉丞相沆已貴顯，其子弟有恃勢暴横於鄉里者，郡守以下皆爲之屈，公獨不與接。劉丞相聞而愧之，待公甚厚。再調潤州觀察支使。有侍禁曹元哲者，挾權要勢，與人争田。守畏逼，囑公右之，公弗爲撓。潤當途，事煩劇，多賴公以濟。聲聞甚著。部使者至，無有不論薦者。

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事。虔人素號難治，而邑之衣錦鄉尤爲稱首，自昔治之與他鄉異。前令欲以慘酷威之，盛冬使争者對立於庭，以雪埋及膝，而人益不服。公善告諭之，與他鄉一視，人遂信服。在邑幾二年，而獄空者歲餘。江西狡民善爲古券契，田訟最爲難辨，而虔尤甚。旁邑有争，積十餘歲不能决，部使者以委公。根連證佐，嚻然盈庭，公獨呼争者前訊之，不十數語，盡得其情，遂皆服。事决於頃刻之間，人以爲神。

就移知襲州事。時宜州反獠歐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自宜至襲，歷數州矣，莫之禁也。公使詰之，對曰：「過潯州，守以爲妖，投奉神之具於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公曰：「試再投之。」越人畏鬼，甚於畏官，皆莫敢前。公杖不奉命者，及投之，乃流

去，人方信其爲妄。在州二歲，部使者未嘗入境。時潘師旦爲提點刑獄，最稱嚴察，一道慴畏，嘗過境上，以書謝公曰：「既聞清治，不須至也。」遷太子中舍。明堂覃恩，改殿中丞。代還在塗，而儂智高作亂，破州城，後守貸死覊置，人皆以公獲免爲積善之報。

授知徐州沛縣事。會久雨，平原出水。穀既不登，晚種不入，民無卒歲具。公謂：俟可耕而種，則時已過矣。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有丐於市者，自稱僧伽之弟，愚者相倡，争遺金錢，公杖之而出諸境。

遷國子博士，賜緋魚袋。歸監在京西染院，遷尚書虞部員外郎，知鳳州事。鳳當川、蜀之衝，軺傳旁午，毀譽易得。爲守者相承，務豐厨傳，主吏多至破産。公裁減幾半，曰：「是足以爲禮，未爲薄也。」會漢中不稔，饑民自褒斜山谷而出。公教於路口爲糜粥以待之，所濟甚衆。遷司門員外郎。丁崇國太夫人憂，服除，權判鴻臚寺。

英宗嗣位，覃恩，遷庫部員外郎，知磁州事。磁城，趙簡子所築，東南隅水泉惡，灌濯亦不可用。居民安於久習，婦女晨出遠汲，不惟勞，且乏用，風俗以之弊。歷千餘歲，無爲慮者。公度城曲之地，曰：「此去滏水數步之近，漸漬既久，地脉當變矣。」穿二井，果美泉也，人甚賴之，時久雨，自河以北，城壘皆圮。公言於帥府，請發衆治之。帥不敢主，使聽命於朝。公請於朝者三，不報。蓋自北虜通好，未嘗發衆治城。時韓魏公秉政，使人諭公曰：「城壞，州當自治，何以請爲？」公曰：「役大，法不許擅興。且完舊，非創築，何害？」乃得請。後數月，始概命諸

州治城。每歲春首，興役治河，民間自秋成則爲之備，貧室尚患不及。是年，二役並興，人甚苦之。獨磁先已畢工，民得復營河役之用，又築於未凍之前，城得堅固。遷水部郎中。

神宗即位，覃恩，遷司門郎中。是歲，城中瓦屋及濠水上，冰凘盤屈，成花卉之狀，奇怪駭目，郡官皆以爲嘉瑞，請以上聞。公曰：「石晉之末嘗有此，朝廷豈不惡之？」衆皆服。代還，知漢州事，遷庫部郎中。蜀俗輕浮，而公臨之以安静。視事之翌日，上謝表，命園中取竹爲篙。衆吏持篙走白，殺青而文見於中，曰「君王萬歲」。公知其僞，不應，吏懼而退。中元節宴開元寺，蓋盛遊也。酒方行，衆呼曰：「佛光見。」觀者相騰踏，❶不可禁。公安坐不動，頃之乃定。大興州學，親視敦勉，士人從化者甚衆。漢守有園圃公田之入，素稱優厚，至者無不厚藏而歸。公始被命，親舊以其素貧，皆爲之喜。公擇而取之，終任所獲，布數百匹而已。

熙寧中，議行新法，州縣囂然，皆以爲不可，公未嘗深論也。及法出，爲守令者奉行惟恐後。成都一道，抗議指其有未便者，獨公一人。時李元瑜爲使者，挾朝廷勢，凌蔑州郡，沮公以爲妄議。公奏請不俟滿罷去，不報。乃移疾，乞授代，不復視事。歸朝，願就閑局，得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宫。❷歲滿再任，遷司農少卿。南郊，恩賜金紫。以年及七十，乞致仕。

家貧口衆，仰禄以生，據禮引年，略不以生事爲慮，人皆服公勇决。兩經南郊恩，以

❶「踏」，涂刻本作「踐」。
❷「宫」，原作「官」，據陳刻本、涂刻本改。

子叙，遷中散大夫、中大夫。今上即位，覃恩，遷太中大夫，累封永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勳上柱國。

元祐五年正月十三日，以疾終於西京國子監公舍。先居暖室，病革，命遷正寢，享年八十有五。太師文彦博，西京留守韓公縝，今左丞蘇公頌等九人，相繼以公清節言於朝。詔賜帛二百匹，仍命有司供其葬事。以四月十五日，葬于伊川先塋之次。

始少師厭五代河北之多亂，徙葬少監於京兆之興平，將謀居醴泉；及貴，賜第於泰寧坊，遂再世居京師。嘉祐初，公卜葬祖考於伊川，始居河南。

公娶侯氏，贈尚書比部員外郎道濟之女，封壽安縣君，先公三十八年終，追封上谷郡君。男六人：長曰應昌，次曰天錫，皆幼亡；次曰顥，任承議郎宗正寺丞，先公五年卒；次頤也；次韓奴，次蠻奴，皆幼亡。女四人：長幼亡，次適奉禮郎席延年，次幼亡，次適都官郎中李正臣。

公孝於奉親，順於事長，慈於撫幼，寬於治民。二歲喪母，❶祖母崔夫人撫愛異於他孫，嘗以漆鉢貯錢與之，公終身保藏其鉢，命子孫寶之。開府再娶崇國太夫人。時方八歲，已能親順顔色，崇國愛之如己出。奉養五十年，崇國未嘗形愠色。開府喜飲酒，公平生遇美酒，未嘗不思親。頤自垂髫至白首，不記其曾偶忘也。遇人與開府同年而生者，士人也無賢愚高下必拜之；賤者亦待之加禮。開府嘗從趙炎者貸錢伍千，未償。公記其姓名，而不知其子孫鄉里，終身訪求，以不獲爲恨。

❶「二」，涂刻本作「一」。

始公撫育諸孤弟，其長二人仕登朝省，二十餘年間皆亡。長弟之子九歲，從弟之子十一歲，公復撫養，至于成長，畢其婚宦。育二孤皆再世，亦異事也。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後遇劉氏之族子於襄邑，偶詢其宗系，知姻家也。未幾劉生卒，其子立之纔七歲，公取歸教養，今登進士第，爲宣德郎矣。

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語，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煖。與人接，淡而有常。不妄交遊，於所信愛，久而益篤。在虔時，常假倅南安軍，一獄掾周惇實，年甚少，不爲守所知。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及爲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遷授，輒一薦之。

聞人有慶樂事，喜之如在己。不爲皎皎之行，平生不親附權勢，而請謁常禮，亦不廢也。至於親舊之貴顯者，既不與之加親，亦不示之疎遠，故賢者莫不敬愛，不賢者亦無敢慢。寓居黄陂時，主簿貪凶人也，常曰：「諺云明鏡爲醜婦之冤，❶君居此照我，何其不幸也！」遂頗自斂。有歐陽乾曜者，以才華自負，多肆輕傲，易公年少，常以語侵公，公如不聞。後公官嶺下，乾曜適倦道路，公以人船濟之。乾曜曰：「可謂汪汪如千頃之波也。」南昌黄灝有高才，名動江表，然頗不

❶「鏡」，原誤作「境」，據涂刻本改。

羈，稠人廣坐，無所不狎侮。公時最少，獨見禮重，常目公曰：「長者無笑我。」自少時德度服人已如此。

居官臨事，孜孜不倦。歷守四郡，温恭待下，身率以清慎，所至，寮屬無有敢貪縱者。自朝廷行考課法，無歲不居上。平生居官，不以私事答朴人。❶公之親愛者，常有所怒，堅請杖之，曰：「吏卒小人，不加以威，是使之慢也。」公曰：「當官用刑，蓋假手耳，豈可用於私也？」終不從。謙退不伐善，常歉然自以爲不足；❷所能者，雖曲藝小事，人莫知也。平生所爲詩甚多，自謂非工，即棄去；退休後所作，方稍編録，亦未嘗以示人也。

自少師以來，家傳清白，而公處己尤約。官至四品，奉養如寒士，縑素之衣，有二三十年不易者。終身非宴會不重肉。既謝事，遂屏朝衣。賓客來者，無貴賤見之，雖公相亦不往謝。方仕宦時，每歎曰：「我貧，未能舍禄仕。苟得早退，休閑十年，志願足矣。」自領崇福，外無職事，内不問家有無者，蓋二十餘年。居常默坐，人問：「静坐既久，寧無悶乎？」公笑曰：「吾無悶也。」家人欲其怡悦，每勸之出遊，時往親戚之家，或園亭佛舍，然公之樂不在此也。嘗從二子遊壽安山，爲詩曰：「藏拙歸來已十年，身心世事不相關。洛陽山水尋須遍，更有何人似我閑？」顧謂二子曰：「遊山之樂，猶不如静坐。」蓋亦非好也。晚與文潞公、席君從、司馬伯康爲同甲會，洛中圖畫，傳爲盛事。

年八十，喪長子，親舊以其慈愛素厚，憂

❶「朴」，涂刻本作「扑」。

❷「以爲不足」，涂刻本作「不以爲足」。

不能堪，公以理自處，無過哀也。頤時未仕，闔門皇皇，不知所以爲生，公不以爲憂也。及頤被召，叨備勸講，人皆慶之，公無甚喜也。嘗有疾，召醫眂脉，曰：「無害。」公笑曰：「吾年至此矣，有害無害皆可也。」雖疾病，服藥必加巾。年七十，則自爲墓誌，紀履歷始終而已。書其後以戒子孫曰：「吾歷官十二任，享禄六十年，但知廉慎寬和，孜孜夙夜，無勳勞可以報國，無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瑕謫，爲幸多矣。葬日，切不用干求時賢製撰銘誌，既無事實可紀，不免虚詞溢美，徒累不德，只用此文刻於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不以爲有知也。」不肖孤奉命不敢違，於葬既無銘，述家傳所記，不敢一辭溢美，取誣親之罪，承公志也。

上谷郡君家傳

先妣夫人姓侯氏，❶太原盂縣人，行第一，一作「二」❷。世爲河東大姓。曾祖元，祖暠，當五代之亂，以武勇聞。劉氏偏據日，錫土於烏河川，以控寇盜，亡其爵位。父道濟，始以儒學中科第，爲潤州丹徒縣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福昌縣太君刁氏。

夫人幼而聰悟過人，女功之事，無所不能。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丹徒君愛之過於子，每以政事問之，所言雅合其意，常歎曰：「恨汝非男子。」七八歲時，常教以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刁夫人素有風厥之疾，多夜作，

❶「妣」，原作「姚」，據涂刻本改。

❷「二」，原作「一」，據涂刻本改。

不知人者久之，夫人涕泣扶侍，常連夕不寐。

年十九，歸於我。❶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德容之盛，内外親戚無不敬愛。衆人遊觀之所，往往捨所觀而觀夫人。先公賴其内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禀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己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朴奴婢，❷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此大時，能爲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收養之。有小商，出未還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歲，人所不取。夫人懼其必死，使抱以歸。時聚族甚衆，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别糴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收養，得全其生，願以爲獻。」夫人曰：「我本以待汝歸，非欲之也。」好爲藥餌，以濟病者。大寒，有負炭而繫者過門，❸家人欲呼之。夫人勸止曰：「慎勿爲此，勝則貧者困矣。」

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羹，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

❶「我」下，涂刻本有「公」字。

❷「朴」，涂刻本作「扑」。

❸「繫」，涂刻本作「擎」，下有小注：「一作擊，一作繫」。

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其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居常教告家人曰：「見人善，則當如己善，必共成之。視他物，當如己物，必加愛之。」先公罷尉廬陵，赴調，寓居歷陽。會叔父亦解掾毗陵，聚口甚衆，儲備不足，夫人經營轉易，得不困乏。先公歸，問其所爲，歎曰：「良轉運使才也。」所居之處，鄰婦里姥皆願爲之用，雖勞不怨。始寓丹陽，僦葛氏舍以居。守舍王氏翁姥庸狡，前後居者無不苦之。夫人待之有道，遂反柔良。及還去，王姥涕戀不已。

夫人安於貧約，服用儉素，觀親族間紛華相尚，如無所見。少女方數歲，忽失所在，乳姥輩悲泣叫號。夫人罵止之，曰：「在當求得。苟亡失矣，汝如是，將何爲？」在廬陵時，公宇多怪，家人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熱爾。」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椎乎？可與之。」後家人不敢復言怪，怪亦不復有，遂獲安居。

夫人有知人之鑒。姜應明者，中神童第，人競觀之。夫人曰：「非遠器也。」後果以罪廢。頤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書，因書綫貼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曰「殿前及第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曰「處士」。及先兄登第，頤以不才罷應科舉，方知夫人知之於童稚中矣。寶藏手澤，使後世子孫知夫人之精鑒。

夫人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深以爲非。平生所爲詩，不過三二篇，❶皆不存。獨記在歷陽時，先公覲親河朔，夜聞鳴雁，嘗爲詩曰：「何處

❶「二」，涂刻本作「十」。

驚飛起？　雝雝過草堂。早是愁無寐，忽聞意轉傷。良人沙塞外，羈妾守空房。欲寄迴文信，誰能付汝將？」讀史，見姦邪逆亂之事，常掩卷憤歎；見忠孝節義之士，則欽慕不已。嘗稱唐太宗得禦戎之道，其識慮高遠，有英雄之氣。夫人之弟可世，稱名儒，才智甚高，嘗自謂不如夫人。

夫人自少多病，好方餌修養之術，甚得其效。從先公官嶺外，偶迎涼露寢，遂中瘴癘。及北歸，道中病革，召醫視脉，曰可治。謂二子曰：「給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頤曰：「今日百五，爲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夫人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一作「二十二」。日，生於太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於江寧，享年四十九。始封壽安縣君，追封上谷郡君。

叔父朝奉墓誌銘

叔父名琉，字季聰。贈太子少師諱羽、清河郡太君張氏、襄陵郡太君賈氏之曾孫，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高密縣君崔氏之孫，贈開府儀同三司諱遹、榮國太夫人張氏、崇國太夫人張氏之子，先公太中之季弟。其上世居深州之博野，累代聚居，以孝義稱。至少師顯於朝，賜第京師，始居開封。先君葬祖考於伊川，遂遷河南。

公天性孝友淳質，不事文飾。幼孤，事崇國能竭其力。於宗族篤恩義，愛幼稺如己生，事伯兄丘嫂如父母。與人接，傾盡心腑，信人如己，屢致欺而不變。人多笑之，而好德者重之。年四十五，始以伯兄太中恩，補郊社齋郎，調懷州修武縣主簿。秩滿，受權

澤州端氏縣令，閲歲即真。用薦者，改大理寺丞，復四遷，至朝奉郎。積勳至上輕車都尉，賜服銀緋。歷河中府龍門、汝州襄城縣事，權管勾西京國子監，遂致官事。公當官竭力，不擇難易，盡心於愛人，故所至民愛之。嘗捕蝗，徒步執箠，爲衆人先，其不愛力皆此類。喜求民利病，力可行者行之，不能者言之上官，雖沮却不恨。

年五十始有子，傷從兄無嗣，遂以繼之。先君六得任子恩，公與二子實居其三，則公之見愛於兄，與先君之厚於弟，可見矣。

娶賈氏，追封宜興縣君。繼室張氏，封壽光縣君。子二人：長曰頔，郊社齋郎，出繼從伯父後；次曰顒，太廟齋郎。女二人：長適承議郎劉立之，次適進士王霖。公生於天聖元年四月壬寅，終於紹聖四年六月乙酉，歷年七十有五。是年十月某日，葬於伊川，祔先塋。孤姪頤號泣而銘其穴曰：

孝於事親，順於事兄；質直而好義，勤瘁以奉公。家無間言，仕有善效；古之所謂躬行君子，公其是乎！歸全於斯，嗚呼！哀哉！

家世舊事

少師影帳畫侍婢二人：一曰鳳子，一曰宜子。頤幼時猶記伯祖母指其爲誰，今則無能識者。抱笏蒼頭曰福郎，家人傳曰，畫工呼使啜茶，視而寫之。福郎尋卒，人以爲畫殺。叔父七郎中影帳亦畫侍者二人：大者曰楚雲，小者曰僿一作「賽」。奴，未幾二人皆卒。由是家中益神其事。人壽短長有定數，豈畫能殺？蓋偶然爾。

成都寺院皆無高門限，傳云少師脚短，

當時皆去之，至今猶不復用。

少師卜居醴泉，第舍卑狹。頤少時嘗到，宛然如舊，諸房門皆題誰居，先公太中所記也。後十年再到，則已爲四翁名逢堯。房子孫所賣，更易房室，不忍復觀矣。自少師貴顯，居京師，醴泉第宅，大評事諸孫居之，後遂分而賣之，先公未嘗問也。券契皆存，以其上有少師書字，故不忍毀去，然收藏甚密，家中子弟有未嘗見者。先公守鳳州時，❶四翁問欲得宅否？先公答以叔有之與某有之正同，❷當善守而已。又出一少師小印合示頤曰：「祖物也，可收之。」頤曰：「翁能保之足矣。」不敢受者，所以安其疑心也。又如太宗皇帝御書及少監真像皆在，亦未敢求見。不意纔數年，四翁卒，比再至醴泉，則散失盡矣。思之痛傷。後又二十年，頤到醴泉，改葬少師，始求得少監、段太君誥於三翁家，少師犀帶於長安太監簿家，少師緑玉枕於四翁女种家，鞍兀於三翁家。❸

少師厭河北五代兵戈，及宰醴泉，遂謀居焉，徙葬少監于縣城之西。既顯，雖賜第居京師，囊橐至於御書誥勑皆多在醴泉。從高祖、太評事、四評事，治生事皆淳儉嚴整，太評事家人未嘗見笑，惟長孫始生，長安虞部也。一老嫗白曰：「承旨將軍也。新婦生男。」微開顔曰：「善視之。」曾祖母崔夫人亦留醴泉，與從曾祖母雷氏將軍之室。奉事二叔姑，❹晨夕敬畏，❺平居必曳之長裾。烹飪少有失節則不食，拱手而起。二婦恐懼，不敢問所

❶「州」，涂刻本無此字。
❷「某」，涂刻本作「珦」。
❸「兀」，涂刻本作「瓦」。
❹「姑」，涂刻本作「舅」。
❺「敬」，涂刻本作「兢」。

由；伺其食美，取所餘嘗之，然後知所嗜。太高祖母楊氏前卒，四高祖母李氏主內事，性尤嚴峻。二婦晝則供侍，夜復課以女工之事。雷氏不堪其勞，有間則泣於後庭，崔夫人每勸勉之，竟得羸疾而終。崔夫人怡怡如也，叔舅姑遂加愛之。後外祖崔駕部過雍，見其艱苦之甚，屬少師取至京師，不撤帷帳，盡置囊篋，云暫往省覲，叔舅姑方聽其來。少師之待兄弟，崔夫人之事叔舅姑，從世所當法也。❶

少師治醴泉，惠愛及人至深。其後諸房子弟既多，不無侵損於邑人，而邑人敬愛之不衰。有争忿者，及門則止，俟過而復争。小兒持盤賣菓，爲族中群兒奪取，啼而不敢較。嘉祐初，頤過邑，去少師時八十年矣。驢足病，呼醫治之，問知姓程，辭錢不受。昔時，村婦多持香茶祈蠶於家，因掐取其土以乞靈，後禁止之。

族父文簡公應舉來京師，館於廳旁書室，唯乘一驢，更無餘資，至則賣驢，得錢數千。伯祖殿直輕財好義，待族人甚厚，日責文簡公具酒餚，欲觀其器度。文簡公訴曰：「驢兒已喫至尾矣。」

文簡公一夕夢紫衣持箱幞，其中若勑書，授之曰：「壽州陳氏。」不測所謂，以問伯祖殿直，亦莫能曉。後登科，有媒氏來告，有陳氏求婿，必欲得高第者。問其鄉里，乃壽州人。文簡公年少才高，欲婿名家，弗許。伯祖曰：「爾夢如是，蓋默定矣，豈可違也？」强之使就，後累年猶怏怏。陳夫人賢德宜家，夫婦偕老，享封大國，子孫相繼，豈偶然哉？

❶「從」，涂刻本作「後」。

叔祖寺丞有知人之鑒，常謂文簡公公輔之器。文簡公爲著作佐郎時，賈文元尚少，一日侍叔祖坐，曰：「某昨夜夢坐此，有一人乘驢而來，索紙寫門狀，復乘驢而去，坐中有一人指之曰，此將來宰相也。」頃之，文簡公乘驢而來，索紙寫門狀，復登驢而去，❶正如所説之夢。賈文元曰：「程六當爲宰相。」歎羨不已。叔祖謂曰：「爾無羨彼，爾作相當在先。」及文簡公爲兩制，賈方小官；及參大政，風望傾朝，衆謂旦夕爰立，俄以事罷去，比三易藩郡，而賈已登庸，方拜使相。雖古之精於術者，無以過也。

叔祖寺丞年四十，謂家人曰：「吾明年死矣。」居數月，又指堂前屋曰：「吾去死，如隔此屋矣。」又數月，指室中窗曰：「吾之死，止如隔此紙爾。」未幾而卒。

叔祖多才藝。與人會射，發矢能如其意。常從主人之後，主人中則亦中，主人遠則亦遠，不差尺寸。

伯祖殿直喜施，而與人周。一日苦寒，有儒生造門，即持綿袴與之。其人大驚曰：「何以知我無袴也？」蓋於游從間，嘗察其不足也。至晚年，家資懸罄，而爲義不衰。有儒生以講説醵錢。時家無所有，偶伯祖母有珠子裝抹胸，賣得十三千，盡以與之。

明道先生宰晉城時，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晨起，有老父立於門外，問之，曰「我汝父也，今來就汝居」，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辨之。老父曰：「業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抱去，某人某人見之。」先生謂曰：「歲久矣，爾何記之詳也？」

❶「去」，涂刻本作「出」。

老父曰：「某歸而知之，則書於藥法策後。」因懷中取策進之。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家。」先生問張氏子曰：「爾年幾何？」曰：「三十六矣。」「爾父而在，年幾何？」曰：「七十六矣。」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人已謂之三翁乎？」❶老父驚駭服罪。

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爲不使？」曰：「《本草》説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師宰之相信如此。

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某説《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頤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

改葬告少監文

維元祐六年辛未二月癸卯，玄孫右承議郎權司管勾西京國子監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琉，謹遣姪頤就壙所，以酒肴之具，祭告于高祖少監、高祖母京兆太君段氏之靈。秦人之俗，以開發冢墓爲事。近年以來，太評事、四評事墓繼遭盗刼。少師墓亦嘗有穴，固不知完否。苟不完矣，理當改厝。幸而尚完，異日之禍，不得不慮。今將改葬少師，而遷公丘封，使後人不知墓之所在，以圖永安。謹具昭告，伏惟鑒饗。

❶ 「人」，涂刻本無此字。

祭席仁叟文

年月日，河南程頤謹以香醪致奠於亡姊夫奉禮郎席仁叟之靈。自我未冠，與君爲姻，游從嬉戲，不殊同隊之魚；情好恩義，無異一門之親。知吾心而丹誠相照，信吾道而白首逾新。仁叟晚年見信益篤。於聚散之間，尚不勝於悽慘；況死生之隔，何以喻其悲辛？昔我姊之云亡，望君舍而來奔，悼彼中途之夭逝，各懷哀憤以難伸。表情誠之不替，遂婚姻之重論。於是君之女以女於吾姪，我之息復歸於君門。敦契義之如是，豈淺薄之所存？何其降年不永，訃音遽聞！相去千里，徒增勞於魂夢；逮兹三稔，始獲展於丘墳。宿草雖久，予哀未泯。挈甥女以將歸，敘中懷而告違。清香一炷，芳醪一巵，君其饗之，當鑒我心之悲！

祭張子直文

妹夫故尚書虞部員外郎張君子直之靈。嗚呼！與君游從，歲踰一紀；❶情在睦姻，我於君而既厚；心存樂善，君於我而彌隆。會則盡合簪之歡，別則有索居之歎；信吾道而白首益堅，知余心而中懷靡間。君在洛南，我居畿甸；❷常爲命駕之約，方切離群之戀。忽承置郵之書，重有婚姻之願；雖稚女之愛憐，感君心之勤眷。遽報諾音，曾未幾月，走介欻來，言君被疾。觀遺辭之甚遽，已驚皇而自失。走十舍之修途，冒如焚之赫日；始及近郊，已聞捐室。撫孤孀而長慟，

❶「紀」，涂刻本作「終」。
❷「畿」，原作「幾」，據涂刻本改。

痛死生之永隔。❶

嗚呼！子直！惟君之生，爲善是力；臨官政有慈惠幹濟之稱，居鄉里推謹厚淳和之德。謂所享之宜長，胡降衷之莫測？祐薄命短，人之所悲；母老子幼，禍兮何極？雖道路以興嗟，❷宜親朋之共惜。何君命之若斯，俾我心之重畫。覊旅之次，肴羞麤飾，惟君之靈，監斯誠而來格！

祭四十一郎文

叔父頤令昂具酒餚致祭於姪四十一郎之靈。嗚呼！乃祖乃父，世積慶善，而汝兄弟姊妹皆不克壽。天造差忒，至如是乎！惟汝資稟善和修謹，無子弟之過，期汝有成，而遽死耶？吾方以罪戾，竄縶遠方，生不獲視汝疾，死不獲撫汝柩，寃痛之深，衷腸如割。吾知汝有未伸之志，抱無窮之恨，吾當致力，慰爾心於泉下。又汝婦盛年，自今當待之加厚，冀其安室。嗣子循良，今已可見，當教誨之，期於成立，則汝爲有後矣。此外吾無以致其力矣。嗚呼！吾將七十，望汝收我，而我反哭汝，天乎！寃哉！

祭李邦直文

嗚呼！惟公：世推文章，位登丞輔；簡編見其才華，廊廟存其步武，固不待誄而後知也。自與公別，於兹九年，既升沉之異迹，望履舃以無緣。惟期與公挂冠之後，居洛之濱，葛巾藜杖，日以相親。何志願之未諧，遂音容之永隔！追念平昔，悲辛填臆。

❶「永」，涂刻本作「遂」。

❷「興」，涂刻本作「猶」。

嗚呼！哀哉！頤也少服公名，晚識公面；重以姻媾，始終異眷。感懷知遇，丹誠莫見；一慟靈筵，聊伸薄奠。

祭李通直文先生之婿。

嗚呼！余周流天下，閱人多矣，求其忠孝仁厚如子者幾希。宜得其壽，而遽死耶？余老矣，有賴於子，而反哭於子，何其酷邪？薄奠致誠，尚其來享！

伊川文集卷之八

